



卡斯特罗言论集

卡斯特罗言论集

第一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卡斯特罗言論集

第一册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4 · 插页 5 · 字数 311,000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901·722 定价(五) 2.20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收集了古巴革命領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將宣判我无罪》以及从一九五九年二月起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期間的讲演和論文，共二十六篇，分成两册出版。各篇排列以发表時間先后为序，其中已出过中文单行本的，在收入本书时曾根据原文对譯文作了某些修改。

一九六三年四月

目 录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在古巴 圣地亚哥紧急法庭上的自我辯护詞）	1
就任总理职务时的演說（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六日）	82
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105
在第一届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	145
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一九六〇年九月 二十六日）	178
在《新聞对答》电视特別节目里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五日）	236
在古巴五个产业工会大会上的演說（一九六〇年 十一月八日）	310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	339
在拉丁美洲种植园工人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 演說（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	361
在紀念攻打总統府四周年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411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在古巴圣地亚哥
紧急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词)

古巴国家印刷局序：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是我国人民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那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设立于古巴的圣地亚哥市立医院一个小房间的法庭上，不但审判了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政变后建立的独裁政权，而且审判了五十年来阻碍着古巴民族的政治发展的整个殖民地政权。这位二十六岁的青年革命家，从被告变成了批驳不倒的原告，他控诉了古巴的和人民的敌人，揭露了使祖国奄奄一息的各种罪恶和创伤。

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仅揭发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种种暴行、腐败和叛国行为，并以感人的言词综述了臭名远扬的普拉特修正案通过以来沉重地笼罩在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严重危机，同时，他还十分精确地规定了一整个革命阶段的纲领的基本路线：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住宅政策，民族独立的政策，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一致，把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工业化，等等。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自我辩护詞中，真实地反映了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的意义。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事件，不是一次旨在推翻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专制政府的冒险行动，而是革命的第一个澎湃的浪濤，这一革命将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生活开创一个新的解放的时代。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光辉地说明，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勇士們，原来打算夺取古巴島最东端的那个兵营，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便发动全国各阶层的爱国人民来反对亲帝国主义的暴政。这是非常正确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在軍事上虽然失败了，但从古巴革命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方面来说則是一个胜利。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向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展示了武装斗争的客观可能性；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和七月二十六日革命运动的诞生，在把各个傳統党派排除出政治舞台方面走了第一步。这些傳統党派由于屈从美国国务院，由于迷信所謂地理宿命論和为特权阶级效劳，完全没有能力对古巴和古巴人民的问题求得正确的、革命的解决。只有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那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們由于具有真正的革命思想而团结一致，准备忍受最大的牺牲，来争取实现国家结构的經濟、政治和社会的必要改革。

这就是被告以辩护律师身分所作的这个不平常的辩护詞中所包含的主要政治教訓。同时，《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有着偉大的道义内容。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我国

人民精华的化身，以令人难忘的雄辩口才在屠杀人民的劊子手面前表达了他对古巴民族的创造力的火热的信念。他歌颂了人民举行起义来打破不正义的枷锁的神圣权利。他的辩护词通篇闪耀着义务感、责任感、爱国主义以及爱自由、爱正义、爱人类尊严的无比光辉。这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一代进行勇敢和英雄主义教育的多么辉煌的一课！这是对人民反抗压迫的能力的多么大的信任！对古巴民族举行起义的前途又是一种多么大的信心！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只有那些在任何斗争环境里都保持对人民白璧无瑕的赤诚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情。“我们出生在我們的先輩傳給我們的自由国家里。我們不会同意作任何人的奴隶，除非我們的国土沉入海底。”

现在，美帝国主义威胁着要对古巴革命进行直接的侵犯。在这样的時候，这些话表达了信心，表达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一致的愿望。

革命胜利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印行过好几次。今年是“教育年”，国家印刷局决定大量出版这一历史文献。在我国光荣的历史上这一决定性的时刻，我国千千万万城乡人民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将能够在这个文献中吸取融合了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尊严的教育。

諸位法官先生：

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律师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被告遭到过这么多的严重的非法待遇。在本

案中，律師和被告是同一个人。作为律師，他甚至連起訴書都不能看到；作为被告，他被關閉在与外界完全隔絕、毫无联系的孤零零的牢房里，迄今已有七十六天，这是違反一切人道的和法律的規定的。

講話人从心眼里厌恶幼稚的自負，沒有心情、而且生性也不善于夸夸其談和作什么聳人听聞的事情。我不得不在这个法庭上进行自我辯护，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实际上完全剝夺了我的受辯护权；第二，因为只有感受至深的人，眼見祖國受到那样深重的災難、正义遭到那样踐踏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場合讲出嘔心瀝血、凝結着真理的話来。

并非沒有慷慨的朋友願意为我作辯护。哈瓦那律師公會为此給我指定了一位有才干有勇气的律師，豪尔赫·帕格列里博士，他是本城律師公會的主席。但是却有人不容許他执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来探望我，都被拒于監獄門外。只是經過一个半月之后，由于法庭的干預，才允許他当着軍事情報局的一个軍曹的面和我會見十分鐘。按常理說，一个律師是應該和他的當事人单独交談的，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权利，除非是一个古巴战俘落到了铁石心腸的专制当局手中，他們是不讲什么法理人情的。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不能容忍对我们的辯护策略进行这种卑污的刺探。难道他們想預先知道我們用什么方法粉碎他們就蒙卡达兵營事件捏造的弥天大謊，用什么方法把他們企图竭力掩盖的可怕真相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嗎？于是，当时我們就决定由我运用我的律師資格，自作辯护。

軍事情報局的軍曹听到了这个决定，报告了他的上級，这引起了異常的恐惧，就好像是哪个調皮搗蛋的妖怪捉弄他們，對他們來說，由于我的过錯，他們的一切計劃都要破产了。法官先生們，他

們为了剝夺我享有这一个在古巴有着悠久傳統的权利施加了多少压力,你們是最清楚不过了。法庭不能向这种企图让步,因为这等于陷被告于毫无保障的境地。被告現在行使这项权利,沒有任何理由对该說的东西緘口不言。我认为首先有必要說明对我实行野蛮的隔离的理由是什么,不让我讲话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如法庭所知,要阴谋杀害我;有哪些严重的事件他們不想让人民知道;在本案中发生的一切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奥妙何在。这就是我准备清楚地表白的一切。

二

你們曾經把这次审判称为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审判。如果你們当真这样想,你們就不該容許別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嘲弄你們、玷污你們的职权。第一次开庭是在九月二十一日。那天在被告席上坐了一百多人,四周是上百挺机枪和刺刀——这些东西可耻地闖进了法庭。絕大部分被告都与事件无关,他們在镇压机关的地牢里受尽各种凌辱和虐待之后,又被拘押了好多天。剩下的那一小部分被告雄糾糾地挺立着,准备自豪地承认他們参加了爭取自由的战斗,作出史无前例的自我牺牲的榜样,而把那些在本案中被恶意陷害的人,从监狱的虎口里解救出来。曾經交战过的人们,又一次面对面了。正义仍旧在我們一边,一場真理对謊言的激烈战斗即将展开。可以肯定,現政权沒有預想到它在道义上的崩潰就在眼前!

……怎么能够維持得住所有这些誣告呢?既然有这么多的青年准备冒一切危險——監禁、酷刑,如果必要的話,死亡——在法

庭面前揭露事实真相，那末又怎么能够阻止得了人們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呢？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受到訊問，审問了我两个小时。我回答了檢察官先生和二十位辯护律師的問題。我以准确的数字和无法辯駁的資料证实我們一共花掉多少錢，这些錢是怎样得来的，我們收集到哪些武器。没有什么需要隱瞞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以我們共和国的战斗史上前所未有的牺牲获得的。^①我談到了鼓舞我們斗争的目的和我們对待敌人一貫坚持的人道和寬大的作風。如果

① “普里奧或任何人都沒有給过我們錢，我們的經費是靠我們全体同志共同筹措和节衣縮食得来的，靠了一些追隨我的万死不辞的人們的慷慨捐贈。我保存着一份清單，開列有他們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們捐款的数目，他們几乎全都牺牲了，然而我保有一些有据可查的材料，証明正是他們捐贈了这笔为数达一万六千四百八十比索的巨款，这笔款已經全數開銷，分文不剩。为了筹集这笔款項，他們往往放棄了最基本的需要，例如节省下吃飯和電費的開銷，有人甚至卖掉或典押了自己使用的劳动工具。”

——“根据你的話，可以知道你的同志們是十分貧寒的，你是否能更詳細地說明，在這種情況下，這筆錢是怎么籌措起來的？”

——“在我們仍然活着和已被害的人當中，捐款的人如下：目前出庭受審的赫志斯·蒙塔內捐贈四千比索，這是他受雇的通用汽車公司結束在古巴的業務時發給他的遣散費；奧斯卡·阿耳卡德（他也出庭受審了）抵押了他的實驗室，得了三千六百比索，另外他頂出了他的一個會計事務所，以所得款項作了另一筆捐獻；雷納托·吉塔特（已遇害）捐款一千比索；埃爾內斯托·蒂索爾把他的一個养鸡場捐獻給我們的運動使用；佩德羅·馬雷羅賣掉了他家中的全套餐廳用具、電冰箱和全套客廳用具，他沒有賣成他的全套臥室用具，只是由於我的勸阻，此外還因為他向一個吝嗇鬼要價二百比索而未能成交……切納爾德捐贈一千比索；埃耳皮迪奧·索薩把他的工作職位轉賣給了別人，這是在一家大公司里的會計職位；何塞·路易斯·塔森德作了類似的犧牲，他是最克己犧牲的同志之一；阿維耳·聖塔馬利亞典押了他的汽車，然而這不是他唯一的貢獻，他的貢獻還要大得多，他獻出了他的生命，這在革命取得勝利的時刻是無價之寶；這個名單還可以繼續念下去，然而我覺得，只要法庭願意，最好還是整理好以後以書面形式交給法庭，附在預審的材料中，以調查這一切是否真實。”（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首次出庭時的預審筆錄）

說我能够完成我的任务，证实了所有被无辜地牽連在本案中的被告沒有直接或間接参加过活动的話，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的英勇的同伴們众口一詞地支持我的說法。我说过，他們絕不会由于要对事件承担后果，而对革命者和爱国者的身分感到羞愧和后悔。在監獄里，不准許我同他們交談，然而我們想作的却完完全全一样。这是因为，当人們的心中怀着同一的理想时，不管是監獄的墻壁还是墓地的泥土，什么都不能把他們隔絕开来；因为同一的怀念，同一的心灵，同一的思想，同一的良知，同一的自尊心，激励着他們所有的人。

从那时起，政府就那些事件所搭起的无耻謊言的樓閣，就开始像紙扎的房子一样地倒塌了。結果，檢察官先生也意識到把所有被指控为煽动者的人都关在監獄里是多么荒唐，他立即要求暫時釋放他們。

我在第一次开庭中結束了我的供詞后，曾請求法庭允許我离开被告席，而坐在辯护律师席上。在这一点上，我的确获得了許可。于是，就开始了我在这次审判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使命：彻底粉碎攻击我們的战士們的怯懦、阴險、卑鄙、无耻的誣蔑，不可爭辯地揭露对俘虏犯下的可怖可恶的罪行，让全民族和全世界都看到我国人民的无穷災难，他們正在遭受着他們全部历史上最凶恶、最惨无人道的压迫。

第二次开庭是在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提出証詞的才不过十个人，就已經使在曼薩尼罗地区犯下的謀杀罪行揭露无遗了，特别是明确了那个地区軍事駐营地长官的直接責任并且記錄在案。还有三百人未曾作証呢。如果根据汇集起来的大批材料和证据在法庭上审問那些要对謀杀事件負責的軍人們本人的話，結果会怎

样呢？政府能够允许我在旁听审判的大批公众面前，当着来自全岛各地的新闻记者和律师，以及反对党的领袖们——这些人被愚蠢地放在被告席上，结果他们就近把这里谈论的一切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样作吗？他们宁可把法院连同所有的法官炸得粉碎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①

他们阴谋阻挠我出席审判，并且为此使用了军事手段。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的晚间，第三次开庭的前夕，两位刑事法医来到了我的牢房。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忧悒。“我们来给你作一次检查”，——他们对我说。“是谁这么关心我的健康呢？”——我问他们。实际上，我一看到他们，就已明白来意。他们总算很够朋友了，对我讲了实话：那天下午监狱里来了一个查维亚诺上校，他对他们说，我“在审判中对政府极其不利”，并且吩咐他们签署一份证书，说我有病，不能继续出庭。医生们对我表示，他们准备辞掉自己的职务，去承受迫害，而把问题交给我自己处理。我不忍心要他们轻易地作这种牺牲，但是我也决不容许那种企图得逞。为了把这件事交给他们自己的良知去判断，我仅仅答复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是你们的责任，我对自己的责任也很了解。”

之后他们就离去了，并且签署了证书。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他们好心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我看来危险万分的性命。关于那次谈话，我并不曾承担保守秘密的义务；我只是对事实负责。如果在这里讲出来损害了那两位善良的自由职业者的

^① 人民社会党机关报《今日报》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发生后数小时被查封。在攻打兵营事件的审讯中，出庭受审的被告除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镇压后的其他幸存者外，尚有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华金·奥尔多基·梅萨和拉塞罗·培尼亚，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如米略·奥乔亚、阿伊达·佩拉约、路易斯·卡塞罗、阿图罗·特利亚埃切等人。

物质利益，他們的荣誉却被洗刷清白了——而这一点要有价值得多。当天晚上我就給本法庭写了一封信，揭露策划中的阴谋，要求派两位法医来鉴定我的良好的健康状况，我还向你們說明，如果为了挽救我的性命就得容忍这种伎倆的話，那末我是千百倍地宁願牺牲性命的。为了表明我决心要单枪匹馬对所有这些下流的勾当展开斗争，我在信中还加上了导师馬蒂的下面这一思想：“一项正义的事业，起自山涧的洞底，可以胜过千軍万馬。”这封信，正如本庭所知道的，就是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博士在九月二十六日第三次开庭时所提出的信件。尽管对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我还是把信送到了她的手中。不用說，由于这封信，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埃尔南德斯博士被隔离，而对我呢，由于我本来就已经被隔离，就把我迁到监狱中最偏僻的角落。从那时起，所有的被告在出庭以前都要从头到脚仔细地搜查一遍。^①

二十七日来了两位法医，他們证实了我的健康状况确实良好。然而这以后，不管法院怎样一再下令，我却再也没有被带到法庭上来过。还不止于此，有一些身分不明的人天天散发上百份伪造的小册子，胡說什么要把我从獄中劫出去，这是一种笨拙的喊

① 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律师在她的头发中夹带了一个紙卷，当众交給法官，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張字条中向法庭控告对他施行的阴谋。这張字条的全文如下：

“致紧急法庭：

“菲德尔·卡斯特罗·魯斯，律师，在本年第三十七号案件中出庭自我辩护，謹說明如下情况：

“1. 有人企图阻撓我出庭，因为我如果出庭，就会揭穿就七月二十六日的英雄业绩捏造的种种荒謬謾言，那一天对俘虏們的恐怖罪行不免会全部暴露，——我声明，这些罪行是古巴历史上最駭人听闻的屠杀——因此，今天我接到通知說，由于我患病，我将不必出庭，而实际情况是，我的健康情况绝对良好，未患任何疾病。这是一种最无耻地欺騙法庭的企图。”

捉賊的把戲，目的是借口越獄而从肉体上消灭我。这一企图由于有高度警惕的朋友們及时揭露而未能得逞，同时医师证书的虛伪性也被揭破，他們要想阻撓我出庭就只有公开无耻地和法庭对抗了。

諸位法官先生，这里所發生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帶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誣蔑的人的道义信念。这样，在剝夺了我的一切之后，又剝夺了我作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权利。請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执行公共秩序法^①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檢查的时候。現政权該是犯下了何等駭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我應該強調指出那些軍事首腦們一向對你們所持的傲慢不遜的態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最起碼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更恶劣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綫，阻止我同任何人講話——那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們不仅在監獄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們各位面前，也絲毫不理会你們的規定。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起碼的榮譽問題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沒有机会出庭了。他們作出了那些傲慢不遜的事之后，終于把我們帶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們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們，也仅仅是他們从三月十日以來一直在踐踏法律——把我們送进監獄，他們要强加給你們的

^① 公共秩序法，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政变后不久頒布，該法取消公民的民主权利，实行审查制度，为政府武装部队的恐怖鎮压活动奠定法律基础。

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願武器順从袍服”这句拉丁諺語在这里一次也沒有实现过。我要求你們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到头来都是完全徒劳的,因为我的勇敢的伙伴們以空前的爱国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們的职责。

“不錯,我們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們决不为此而反悔。”当他们挨个被傳去訊問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說,并且跟着就以令人感动的勇气向法庭揭露在我們的弟兄們的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虽然我不在場,但是由于博尼亚托監獄的难友們的帮助,我能够足不出牢房而了解审判的全部詳情,难友們不顾任何严厉惩罚的威胁,运用各种机智的方法将剪报和各种情报傳到我的手中。他們就这样地报复監獄长塔沃亚达和副監獄官罗薩瓦尔的胡作非为,这两个人讓他們一天到晚地劳动,修建私人別墅,贪污他們的生活費,讓他們挨餓。

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顛倒了过来;原告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塔的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他的凶殘的走狗們会遭到人民的判决的話,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現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們被送往皮諾斯島,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①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繞在人們耳中。他們被帶到那里,离乡背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絕在社会之外,在苦獄中磨灭他們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們不认为,正像我所說的,这样的情况对本律师履行他的使命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里是指佩德罗·阿伯拉罕·卡斯特尔斯—巴雷拉,他是陸軍上校,在馬查多时代任皮諾斯島模范監獄監獄长。一九三三年馬查多倒台时,被控負有杀害五百名政治犯的责任,因而被枪毙。

來說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嗎？

經過這些卑污和非法的陰謀以後，根據發號施令者的意志，也由於審判者的軟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醫院這個小房間里，在這裡悄悄地對我進行審判，讓別人聽不到我的講話，壓住我的聲音，使任何人都無法知道我將要說的話。那末，莊嚴的司法大廈又作什麼用呢？毫無疑問，法官先生們在那裡要感到舒適得多。我提醒你們注意一點：在這樣一個由帶着鋒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圍着的醫院里設立法庭是不合適的，因為人民可能認為我們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監禁了……

我請你們回憶一下，你們的訴訟法規定，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允許旁聽”^①；然而這次開庭卻絕對不許人民出庭旁聽。只有兩名律師和六名記者獲准出庭，而新聞檢查却不許記者在報紙上發表片言只語。我看到，在這個房間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聽眾是百來名士兵和軍官。這樣親切地認真關懷我，太叫我感謝了！但願整個軍隊都到我面前來！我知道，總有那么一天，他們會急切地希望洗淨一小撮沒有靈魂的人為實現自己的野心而在他們的軍服上濺上的恥辱和血的可怕的污點。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遙自在地騎在高尙的士兵背上的人們可够瞧的了！……當然這是假定人民沒有早就把他們打倒的話。

最後，我應該說，我在獄中不能拿到任何論述刑法的著作。我手頭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這是一位律師——為我的同志們辯護的英勇的包迪利奧·卡斯特利亞諾斯博士剛剛借給我的。同樣，他們也禁止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來，監獄的檢查當局也許認為

^① 古巴刑事訴訟法第四條。

这些著作太富于颠复性了吧。也许是因为我说过馬蒂是七月二十六日事件的主謀的緣故吧。^①

此外还禁止我携带有关任何其他問題的参考书出庭。这一点也沒关系！导师的学說我銘刻在心，一切曾保卫各国人民自由的人們的崇高理想，全都保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对法庭只有一个要求：为了补偿被告在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所遭受的这么多无法无天的虐待，我希望法庭应允我这一要求，即尊重我完全自由地表达我的意見的权利。不这样的话，就連一点純粹表面的公正也沒有了，那么这次审判的最后这一段将是空前的耻辱和卑怯。

我承认，我感到有点失望。我原来以为，檢察官先生会提出一个严重的控告，会充分說明，根据什么論点和什么理由来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什么法律，什么正义?!）应该判处我二十六年徒刑。然而沒有这样。他仅仅是宣讀了社会保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根据这条以及加重处分的規定，要求判处我二十六年徒刑。我认为，要求把一个人送到不見天日的地方关上四分之一世紀以上的時間，只花两分钟提出要求和陈述理由，那是太少了。也许檢察官先生对法庭感到不滿意吧？因为，据我看到，他在本案上三言两語了事的态度，同法官先生們頗有点儿矜持地宣布这是一场重要审讯的庄严口吻对照起来，簡直是开玩笑。因为，我曾經看到过，檢察官

① ——“我是否属于这个运动？”——以律师身分作自我辯护的被告之一問道。

——“不！”——菲德尔回答。

——“那么我不是这次革命的主謀嗎？”

——“誰也不必担心会被指控为革命的主謀，因为唯一的主謀者是何塞·馬蒂。”（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出庭預审笔录）

先生在一件小小的販毒案上作十倍长的滔滔发言，而只不过要求判某个公民六个月徒刑。檢察官先生沒有就他的主張讲一句話。我是公道的，……我明白，一个檢察官既然曾經宣誓忠誠于共和国宪法，要他到这里来代表一个不合宪法的、虽有法規为依据但是沒有任何法律和道义基础的事实上的政府，要求把一个古巴青年，一个像他一样的律师，一个……也許像他一样正直的人判处二十六年徒刑，那是很为难的。然而檢察官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我曾看到許多才能比他差得远的人写下长篇累牘的东西，为这种局面辯护。那末，怎能认为他是缺乏为此辯护的理由，怎能认为——不論任何正直的人对此是感到如何厌恶——他哪怕是談一刻钟也不成呢？毫無疑問，这一切隱藏着幕后的大阴谋。

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們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述，让我可以有一个駁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這個問題提出一个严肃的論点嗎？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嗎？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七月二十六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問題嗎？檢察官的起訴只限于唸一唸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們以为，我也只糾纏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圍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圍繞着这几行字打轉嗎？但是，我絕不接受这种約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爭論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問題，而是討論根本的原則問題，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問題，討論我們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問題。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結束时，我会因为不曾維護原則、不曾說出真理、不曾譴責罪行而感到內疚。

檢察官先生这篇拙劣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钟来反駁。我現在

只限于在法律上对它作一番小小的批駁，因为我打算先把战场上零七八碎的东西扫除干净，以便随后对一切谎言、虚伪、伪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极端卑怯大加讨伐，这一切就是三月十日以来、甚至在三月十日以前就已开始的在古巴称为司法的粗制滥造的滑稽剧的基础。

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被指控的罪行必须确切地符合法典上有明文规定的罪行。如果对争议的事件没有可适用的条款，就不构成罪行。

现在有关的条款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凡煽动武装暴乱反对**国家合宪诸权**的主犯，得剥夺其自由三年至十年。如暴动见诸行动，得剥夺其自由五年至二十年。”

檢察官先生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呢？誰告訴你說我們鼓动暴动反对**国家合宪诸权**的呢？有两件事情是一望便知的。首先，压迫我們民族的独裁統治不是一个合宪政权，而是一个違宪政权，它的成立是違背宪法，撇开宪法，蹂躪了共和国的真正宪法的。直接由当家作主的人民制定的宪法才是真正的宪法。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更充分地加以說明，以批駁那些胆小鬼和卖国賊为了辯解不可辯解的东西而捏造出的虛假的論点。其次，这一条是讲的“諸权”，是复数，不是单数，因为它所指的是一个由相互均衡、相互制約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治理的共和国。我們所策划的起义是針對一个不合法的单一政权的，它篡夺了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将其集中于一身，从而破坏了我們現在正在分析的这一条款明文保护的全部制度。至于說三月十日以后的司法权的独立性，我連談也不要談，因为我沒有閑功夫来胡扯……不論怎样引申、节略或者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是沒有一个逗点适用于七月二十六日事件

的。讓我們把這一條款好好地放在一邊，等到有機會再把它應用於真正煽動暴亂反對國家合憲諸權的人吧！往後，我還要談一談法典，讓檢察官先生記起他可悲地忘却了的某些情況。

我提醒你們注意，我的話剛剛開始。假如在你們的靈魂里還有一點愛祖國、愛人類、愛正義之心的話，就請注意聽我講話。我知道我會被迫沉默多年；我知道他們將用盡一切手段掩蓋事實真相；我知道他們將玩弄陰謀，使人們把我遺忘。但是我的聲音卻不會因此被壓下去，哪怕我最感到孤獨的時候，我的聲音也還在胸中聚集着力量，不管那些沒有心肝的懦夫怎樣抹殺我的聲音，我還要使我內心深處的呼聲充滿熱情。

三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我在山區的一間小草房裡聽到了獨裁者的廣播講話，那時我們參加武裝起義的人還剩下十八個。^①沒有經歷過類似的時刻的人們，是不會懂得什麼叫生活中的痛苦和憤慨的。我們不但感到長期懷抱的解放我國人民的希望歸於破滅，而且看到暴君比以往更加卑鄙無恥、耀武揚威地騎在人民的頭上。在他的笨拙的、可憎又可厭的講話裡，謊言和誣蔑滔滔不絕，使人不禁想起那從前一夜起就滔滔不絕地傾瀉的青年的純潔的鮮血，他們是在他與聞、縱容、共謀和嘉獎下，被那群令人難以想像的最

① ……“我們原來打算改變登陸古巴島的計劃，把登陸地點從東部移往西部，因此當計劃的第一階段失敗時，我指示同志們返回錫沃內莊園，然後再進入馬埃斯特腊山，打算在那裡取得援助，並齊精蓄銳。”（菲德爾·卡斯特羅第一次出庭預審筆錄）

黑心的杀人匪徒杀害的。对他所讲的话，那怕只是一瞬间表示相信，都足以使一个有良心的人终生感到悔恨和羞愧。当时我甚至不能希望在他的卑贱的脸上打下真理的烙印，给他留下一辈子的、千年万代的谴责的印记，因为当时有一千多人带着射程远、杀伤力大的武器把我们紧紧地包围住，他们的口号是带着我们的尸体回去。但是今天，人们已经开始了解真相，而我也能用在这里发表的谈话来完成我的责无旁贷的使命，当这一使命圆满完成时，我就可以平静地、幸福地死去了，所以，我要毫不留情地鞭撻那些狂暴的杀人犯。

我很有必要来考察一下事实。政府说，这次袭击干得周密、漂亮，表明是有军事专家参加制定计划的。这简直是荒谬绝伦！计划是一群青年人制定的，他们谁也没有军事经验，除了两个既没牺牲、也没被俘的人之外，我可以透露一下他们的名字。他们是：阿维耳·圣塔马利亚，何塞·路易斯·塔森德，雷纳托·吉塔尔·罗塞尔，佩德罗·米雷特，赫苏斯·蒙塔内和讲话人自己。有一半已经牺牲了。为了对他们表示应有的悼念，我可以说，他们并非军事专家，但他们有充沛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不是双方力量如此悬殊的话，他们完全能够给那些既不是军事家也不是爱国者的三月十日的全体将军们以最沉重的打击。

在一个花费数百万比索搞特务、收买和告密活动的强力镇压的政权下，组织、训练、动员人们和获得武器要更加困难得多。但是，那些青年和其他许多青年以真正难以置信的赤忱、慎重和毅力完成了这些任务；更值得赞扬的是，他们总是愿意为理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人们从全岛最遥远的村镇来到这个省份，他们最后的动员工

作进行得非常准确，绝对秘密。同样，发动攻击时也的确配合得很漂亮。清晨五点十五分在巴亚莫和古巴的圣地亚哥同时发动。兵营四周的建筑物一个个被攻克，同预定计划分秒不差。但是，为了严格地说明真实情况，我这里要第一次透露一个给我们带来致命伤的事实，尽管这可能使我们的业绩减色。我们的部队有一半主力、而且是配备最精良的那部分人，由于不幸的失误，在进城时迷了路，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没有赶到。阿维耳·圣塔马利亚带领二十一个人占领了市立医院；跟他同去的还有准备照看伤员的一个医生和我们的两个女战友。劳尔·卡斯特罗带十个人，占领了司法大厦；我的任务是同其余九十五个人攻打兵营。我带四十五人在第一组，前面还有一个八人的尖兵队，他们强占了第三号哨所。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的汽车遇到了一个配备数挺机枪的外围巡逻队，于是战斗开始了。掌握着几乎全部重武器的后备队——先头部队只配备轻武器——走错了一条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完全迷了路。我应该说明，我对这些人的勇敢是毫不怀疑的，他们迷路以后感到极大的难过和失望。由于当时的战斗所采取的形式，又由于战斗双方的服色一样，这部分人很难同我们重新建立联系。他们中很多人后来被捕，英勇就义。

在斗争中首先必须遵守人道，这是我们全体人员都受过的明确的教诲。从没有过别的什么荷枪实弹的人对敌人更宽宏大量。我们一开始就捉到许多俘虏，至少将近二十个士兵。在开始有一个时候，我们有三个人——拉米罗·瓦尔德斯，何塞·苏亚雷斯和赫苏斯·蒙塔内冲进一个营房，把将近五十个士兵扣押了一段时间。这些俘虏在法院曾经作证，他们毫无例外地承认受到绝对的尊重，甚至没挨过一句辱骂。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要衷心地对检察

官先生表示一点谢意；在审判我的同志们的过程中，他在报告中公正地承认了我们在斗争中保持高尚的宽容精神，认为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

军队的纪律是相当坏的。他们靠了数量上十五比一的优势，靠了兵营的防御工事的保护，最后取得了胜利。我们的人枪法要好得多，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双方的人员都表现了很大的勇气。

追究到战术上失败的原因，我认为除了刚才提到的痛心的失误外，把我们精心训练的指挥员分散开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最优秀的成员和最勇敢的领袖中，有二十七个人在巴亚莫，二十一个在市立医院，十个在司法大厦。如果是另外一种调度的话，结果可能不同。和巡逻队的遭遇战（这完全是偶然的，因为要是早二十秒钟或晚二十秒钟的话，就不会在那儿碰上巡逻队），使兵营有时间调动起来，否则就可以不放一枪地把它拿下来，因为哨所已被我们控制。另外一方面，除了 22 口径步枪有充裕的弹药供应外，我们的弹药是极少的。我们要是手榴弹的话，他们连一刻钟也抵抗不了。

当我断定夺取兵营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我们的队伍分散为八人和十人的小组，分头撤退。撤退是在六个狙击手的掩护下进行的，他们在佩德罗·米雷特和菲德尔·拉夫拉多的率领下，英勇地堵住军队的进路。我们在战斗中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牺牲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战斗停止后惨无人道的野兽行径所造成的。攻打市立医院的一组只损失了一个人；其余的人，当军队封锁了医院的唯一出口的时候，被切断了退路，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他们才放下武器。同他们一起的有我

們的青年中最豪爽、最为人敬愛和最頑強的阿維耳·聖塔馬里亞，他的光榮的抵抗使他在古巴歷史上永垂不朽。我們就將看到他們所遭遇的命運，看到巴蒂斯塔如何企圖嚴懲我們青年一代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主義。

我們的原定計劃是，一旦攻打兵營失敗，就上山繼續鬥爭。我在錫沃內收集殘部，聚集了原部队的三分之一，但很多人已經灰心喪氣了。約二十人決定自首；隨後我們將看到他們的下場。其餘的十八個人帶着剩下的武器和彈藥，隨我上了山。那個地區對我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在一周的時間里我們佔據着格蘭彼埃德拉山脈的高峰，政府軍佔據着山腳。我們下不去，他們也不打算上來。打垮我們的最後抵抗的，倒不是武器而是飢渴。我不得不把人分散成若干小組，有一些小組溜過了政府軍的防線，另外一些由佩雷茲·塞蘭特斯大主教^①護送去自首了。我身邊只剩下兩個

① 天主教上層勾結暴君，并害怕蒙卡達的革命運動轉化為人民武裝起義，因此自願為巴蒂斯塔出力，充當調解的工具，以便宜於逮捕菲德爾。佩雷茲·塞蘭特斯大主教在給佩雷斯·查維亞諾上校的信中寫道：

“本市

致‘馬塞奧’第一團團長

阿耳貝托·德耳里奧·查維亞諾上校

尊敬的朋友：

我高興地表示願意竭盡棉力，搜尋上星期日清晨攻打蒙卡達兵營的逃亡者，我萬分感謝您給我的方便，使我得以達到在此事上你我兩人所共同關心的崇高目標。我還感謝您對逃亡者和我的保證，這種保證使得這一崇高的目標有可能得以實現，使逃亡者放下武器，恢復正常生活，使幸福與寧靜回到他們淒涼的家庭，回到整個古巴大家庭，這個家庭的成員目前正在牽腸掛肚，為他們的子弟的命運、為共和國的安寧和平而擔憂。

凡是像我這樣把為古巴大家庭謀幸福、為自己的兄弟姐妹作一切必要犧牲看成責無旁貸的義務的人，都是永遠不憚其煩願為此事效力，願為任何個人力所能及的困難任務效力的。

我只希望您惠予安排能夠迅速找到不論藏在何處的逃亡者的便利條件，

人，何塞·苏亚雷斯和奥斯卡·阿尔卡尔德。我们三个人都精疲力尽了。八月一日星期六的清晨，萨里亚中尉率领一股军队，乘我们睡着的时候偷袭了我们。对战俘的屠杀由于在市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那时已经停止。这位军官是个懂得荣誉的人，他不准那几个暴徒把我们反绑双手当场屠杀。

我无需在此揭穿乌加尔德·卡里略之流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卑怯、无能和罪行而编造的那些玷污我名字的笨拙谎言。事实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并不打算用史诗般的故事来为法庭解闷。我所说的一切对于最正确地了解我往后所陈述的事情都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使人们能冷静地判断我们的态度，我要提到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只要我们闯入高级军官的住宅把他们一一逮捕起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夺取兵营。我们出于非常人道的考虑，为了避免在他们家属面前演出悲剧和搏斗的场面，否定了这个办法。第二，我们决定不到我们确实掌握了兵营的时候，不夺取任何广播电台。我们这种态度，从它的风度和气派来说是极其少见的，这就免得市民血流成河。我本可以仅用十个人就占领一座电台，并且动

以便能到达他们所在的地点，或使他们接近一个事先约定的安全地点。专此敬候指示，以便立即开始此一工作。

愿向阁下再申仰慕之忱，对阁下崇高的基督感情，愿下一丝不苟的军人风格，表示景仰。阁下是军队的光荣和荣誉，足堪担负阁下所担负的素来责任重大而在此危急之秋特别吃重的崇高职责。在目前时刻能有一位如此英明的首长为国干城，共和国幸甚，圣地亚哥幸甚。（按：这些话是在奥连特省七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连续数日的大屠杀后写的。）

愿主保佑这一事业，保佑我们全体。保佑共和国。

您的忠实朋友，为您祝福的教士

圣地亚哥大主教恩里克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

員人民投入斗争。他們的气魄是无可怀疑的；我有爱德华多·奇瓦斯在 CMQ 电台的最后一次讲话的录音；^① 还有能够打动最冷

- ① 爱德华多·奇瓦斯(一九〇七——一九五一)，直到拉蒙·格劳执政的中期一直担任古巴革命党领袖。后来，他創立古巴人民党，菲德尔曾参加这个党的青年組織。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性政党，主張革新社会生活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一九五二年六月的选举中获得人民社会党的支持。在它的创办人逝世和这一年三月十日的政变以后，这个党宣告解体。通过选举斗争在古巴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伙伴的途径由是宣告終結。

奇瓦斯是一个不調和地攻击政府贪污腐败的人。他于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在 CMQ 电合作广播演說后自杀。他认为他的自杀是激励古巴人民的最有效的方式。他的录了音的最后的讲演詞，原是非德尔·卡斯特罗打算在夺取了圣地亚哥广播电台以后播送出去的。他說了下面的話：

“五个世紀以前，宗教裁判法庭冲着伽利略叫嚷：說謊鬼！騙子手！拿出地球圍着太阳轉的证据来！伽利略对这一明显的事实拿不出具体的证据，因此就被定了罪。但是，他繼續坚定地重复着他确信的真理：‘可是地球是在轉动的！’‘可是地球是在轉动的！’”

“五年以前，我控訴教育部长何塞·曼努埃尔·阿莱曼贪污购置教学材料的錢和学生的早飯錢，在迈阿密购置不动产来建立一个小天地。阿莱曼部长和他所有的应声虫拚命叫嚷：說謊鬼！造謠家！拿出证据来！我对他們盜竊國庫錢財的行为拿不出具体的证据，但是我繼續重复我确信不移的事实：他們是偷了錢！他們是偷了錢！”

“現在，我控訴共和國成立以來到今天所有政府中最腐化墮落的卡洛斯·普里奧政府，我控訴它的教育部长奧雷利亞諾·桑切斯·阿兰戈……贪污购置教学材料的錢和学生的早飯錢，并在危地馬拉和中美洲其他国家大量进行投資。

“上个星期天，我在这个进行教育和从事战斗的讲台上，提出了有关普里奧政府的严重贪污腐化的无可辯駁的证据：貧困不堪的学校和医院的照片，同不久以前生活还頗貧困的执政者們豪華的別墅庄园的照片恰成对比。但是，尽管有馬查多、巴蒂斯塔、格劳·圣馬丁和卡洛斯·普里奧的不断的贪污盜竊，他們並沒有能够損伤古巴人民的道德观念，这就非常清楚地說明人民的品性的堅定。我上星期天的演說沒有引起严重局勢所要求的反响。古巴需要猛醒。可是，我的敲击也許还不够强烈。我們需要繼續喚醒古巴人民。

“古巴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土地富饒和它的人民天賦的智慧，在历史

漠的人的爱国诗篇和战歌，这些东西在人们听到战斗的声响时就更能发生作用。尽管我们的处境濒于绝望，我还是没有想使用这种手段。

四

政府十分强调人民并没有跟着我们的运动后面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幼稚、同时又这样满怀恶意的论断。他们企图以此证明人民的俯首帖耳和胆小怕事；差一点儿就要说人民支持独裁统治了，而不知这种话是如何地侮辱了强悍的奥连特人。古巴的圣地亚哥本来以为那只是士兵间的一场械斗，直到许多小时以后，才获悉发生了什么事。谁能怀疑古巴的圣地亚哥富有反抗精神的爱国人民的勇敢、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精神呢？如果蒙卡达落在我们的手中，连古巴的圣地亚哥的妇女也会拿起武器来！市立医院的

上将会有光辉的未来，但是应该实现这一未来。其他岛国的人民条件没有我们的祖国优越，但他们在历史上起了特殊显著的作用。与此相反，古巴由于其统治者的腐化和盲目，至今还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除了某些例外，这些统治者的思想都一直是在地上爬的。

“这样宜于获得伟大前途的各种自然因素的聚合，加上我国人民的崇高的品质，就只差一个能担负自己历史使命的正直和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了。这个班子不能是现政府的班子。现政府这班人尽管标榜新方针来掩盖他们的贪污盗窃、走私和无耻，但是已经腐朽透顶了。这个班子也不能是巴蒂斯塔的虚假的反对派，他们鼓励上校们回来，恢复用蓖麻油和树胶施刑的日子，重新执行逃亡法。也不可能是追随前总统格劳的那班只知愤世嫉俗之徒。唯一能够拯救古巴的领导者的班子是古巴人民党。它的路线是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反对同其他党派相勾结，不容许作政治买卖和妥协。

“人民党的同志们，前进！争取经济独立、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把政府中的盗贼清扫出去！古巴人民，起来，向前进！古巴人民，猛醒！这是我最后一次敲你们的门！”

女护士們就曾为战士們的許多枪枝上过子彈！她們也进行了战斗。这些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

我們的意图从来就不是要和兵營的士兵作战，而是想出其不意地控制它和夺取武器，号召人民，然后再召集軍人們，呼吁他們拋棄可恶的独裁的旗帜，而擎起自由的大纛；保卫民族的大利益，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小利益；調轉枪口朝人民的敌人射击，而不是向包括他們的父母子女在內的人民射击；作为人民的兄弟——他們本来就是人民的兄弟——同人民一起斗争，而不是作为敌人——政府希望他們成为敌人——来反对人民；团結起来朝着美妙的、值得为它贡献生命的唯一理想——祖国的强大和幸福前进。請問那些不相信会有許多士兵加入我們一边的人：哪一个古巴人不爱荣誉？哪一顆心在自由的晨曦中不会燃燒起来？

海軍部队就沒有同我們作战，毫无疑問，以后他們会跑到我們这一边来的。人們都知道，这部分軍隊和独裁政权最离心离德，在他們中間有很高的爱国主义觉悟。至于說到国民軍的其余部分，他們会对起义的人民作战嗎？我肯定說是不会的。士兵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观察力、有感觉的人。他很容易受人民的意見、信仰和好恶的影响。如果你問他的意見的話，他可能說他不能表达出来；但这并不是說他沒有意見。其他公民所关心的問題恰恰也是和他利害攸关的；养家糊口、房租、子女的教育和前途等等。他的每一个亲人都是他和人民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接触点，把他所处的社会的現狀和前景联系起来。誰要是以为，一个士兵拿了国家微薄的薪餉，他作为家庭和社会成員的窘迫所帶給他的对切身問題的忧愁煩惱就能烟消云散，那是非常愚蠢的。

这一段簡短的解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是直到現在还很少

有人考虑过的一桩事实的基础：士兵深深地尊重大多数人民的感情。在馬查多^①当政时代，随着人民的反感的增长，军队的忠诚也显著地下降，甚至一群妇女都几乎鼓动起哥伦比亚兵营哗变。但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是最近的一桩事实：当格劳·圣馬丁^②的政权在老百姓当中深得人心时，在肆无忌惮的退伍军人和野心勃勃的文职官员的唆使下，军队中的阴谋活动层出不穷，但没有一次获得广大军人的响应。

三月十日政变发生在政府威信扫地的时刻，巴蒂斯塔和他的集团利用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他们不等到六月一日以后再动手呢？很简单，因为如果等到全国大多数人民在选举中表明了他们的情绪的话，任何阴谋都不会在军队中得到响应。^③

由此也可以作出第二个论断：陆军从来没有背叛过得到大多

① 赫拉尔多·馬查多由于执政时謀害了不可計数的人，被詩人喬文·馬丁奈斯·維叶納叫作“长着爪子的驴”。他生于一八六二年，一九四〇年在流亡中死去，一九二四和一九二八年两度任古巴总统。他的特点是忠順于美国。他第二次任总统时所进行的恐怖統治，是古巴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之一。他的名为“大棒”的秘密警察的消灭反对政府的人的方法之一，是把囚犯丢到满是鯊魚的水中。他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的一次革命总罢工中被推翻，逃亡国外，在迈阿密避难。

② 拉蒙·格劳·圣馬丁，医生，政治家，生于一八八七年。由于反对赫拉尔多·馬查多而著名，馬查多把他囚禁在普林西佩要塞，后来轉送到皮諾斯島。一九三三年“长着爪子的驴”垮台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任命他担任古巴临时总统，他担任这个职位到一九三四年革命委员会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压力下被推翻的时候。十年后，即一九四四年，他当选总统，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古巴革命党彻底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卡洛斯·普里奧·索卡拉斯接替了他。

③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里是指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九五二年六月的普选，并指巴蒂斯塔——他已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没有希望取得胜利——为了防止举行选举和不让民主陣綫上台而策动三月十日軍事政变这一事实。

数人民支持的政权。这都是历史的真理，如果巴蒂斯塔执意違背古巴絕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不顾一切地把持政权的話，那么，他的下場将比赫拉尔多·馬查多还要悲惨。

我可以就武装部队发表一下我的意見，因为当大家都沉默的时候，我曾經談論过他們并且維護过他們。我当时这样作并非是为了什么私利而搞阴谋活动，因为那时候我們都正常地享有充分的宪法权利。我这样作是出于純粹的人道的感情和公民的責任。当时的《警惕报》由于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采取的立場，是人們最喜欢看的報紙之一。在这份报上，我对高級文武官員强迫士兵在他們的私人庄园里进行强制劳动的作法，展开过一場值得紀念的討伐。我提供了很多資料、照片、影片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证据，我还带着这些东西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三日出席法庭，揭露这样的事。我在文章中多次讲过，增加在軍隊中服役的人的薪餉是起碼的公正。我願意知道一下是否还有別的什么人在那种情况下曾大声疾呼，抗議这种不公道的事情。巴蒂斯塔之流穩如泰山地住在他的花天酒地的別墅里，有各种各样的保障，而我既沒有保鏢的人也沒有武器，要冒千百种風險，难道不是这样嗎？

像过去我曾維護过他們那样，現在当大家又沉默不言的时候，我告訴他們：他們可怜地受騙了；在三月十日的污点、欺騙和耻辱上，又加上了更严重千百倍的污点和耻辱——古巴的圣地亚哥的駭人听聞的、无法抵賴的罪行。从那时起，陸軍的軍服上可怕地濺上了鮮血。如果說以前我向人民、向法院揭露了許多軍人像奴隶一样地在私人庄园里进行劳动的話，今天我要很痛心地說，有的軍人連毛发里都沾滿了被毒刑拷打、被杀害的許多古巴青年的鮮血。我还要說，如果是为国家出力报效，保卫民族，尊重人民和保护公民，

一个士兵每月理应至少掙一百比索；但是如果是为了进行屠杀、暗害，为了压迫人民、背叛民族和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那么国家不值得在陆军身上花一分钱，哥伦比亚兵营应当改为学校，在那儿不应驻扎军队而应收容一万名孤儿。^①

由于我希望说得公允，我不能把所有的军人都看做是那些罪行、那些污点、那些耻辱的拥护者，那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叛徒和坏蛋干出来的。但是，一切珍视自己的事业、爱惜自己的组织、有自尊心和荣誉感的军人，都有责任要求洗刷这些污点，制裁这些欺骗行为，惩罚这些罪恶，并为此而斗争，如果他们不想使军人这一称号永远意味着耻辱而不是骄傲的话。

当然，三月十日政权不得不把士兵从私人庄园里调出来，但这是为了让他们替独裁政党的那帮政客充当门房、司机、仆人和保镖。任何一个四级或五级的官员都自以为有权让一个军人替他开汽车，作随身护卫，就好像他们总是害怕有人会在背后给他们理所应得的一脚似的。

如果真心打算改革的话，为什么不没收像赫诺维沃·佩雷兹·达梅拉这样通过压榨士兵、强迫士兵进行奴隶劳动和侵吞军饷的手段发财致富的那批人的全部庄园和百万钱财呢？然而没有这样作，赫诺维沃之流仍然拥有在他们的庄园里护卫他们的士兵，因为三月十日事变的将军们内心也希望学他们的榜样，他们不肯立下惩办的先例。

三月十日是一个卑鄙的骗局，的确是……在选举失败以后，巴蒂斯塔和他那一伙声名狼藉、品质恶劣的政客利用陆军的不满，

^① 哥伦比亚兵营现在已经没有了，在那里建立了著名的“自由城”，“自由城”是一个巨大的学校中心，目前有一万多儿童在那里免费学习。

把陆軍当作从士兵的背脊爬上政权的工具。我知道有很多人由于明白了真相而感到不滿：他們的薪餉一度有所增加，但随后通过各种克扣和緊縮，又降低了；无数已退伍的旧軍人又归队了，因而妨碍有能力和有前途的青年人的晋升；有功的軍人受排挤而高級將領任用亲戚朋友的歪風邪气极为盛行。許多正直的軍人現在都在捫心自問，軍队有什么必要去承担破坏宪法、把一小撮人拥上政权的巨大历史責任呢？这一小撮人毫无道德，臭名远揚，政治上腐化墮落，不可救药，要不是靠了刺刀，而且不是他們自己揮舞的刺刀，他們是永远无法再捞到一官半职的……

另外一方面，軍人遭受着比文职官員更恶劣的暴政統治。他們經常受監視，他們任何一个人的职位都毫无保障；任何一点无根据的猜疑，任何誹謗，任何陰謀，任何密告都足以使他們不光彩地調职、除名或者关进監獄。塔維尼利亚^①不是在一个通令中禁止他們和任何反对派的公民，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交談嗎？……这是多么严重的不信任！……就是对羅馬的修女也沒有这样的清規戒律！大肆吹噓的給士兵們建筑的房子，在全古巴島也不超过三百幢；然而花在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上的錢，却足够为每个入伍者盖一所住房；其次，巴蒂斯塔所关心的，不是保护陆軍，而是叫陆軍保护他；增加它的压迫和屠杀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增加士兵的福利。执行繁重的警备任务，經常不得离开营房，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遭到居民仇視，前途沒有保障，这就是他們給予士兵的一切。这无异于說：“士兵啊，为政权而死吧，貢獻你的汗水和鮮血吧，我們會給你作悼詞并且追升你的职位（当这已对你毫无

^① 弗朗西斯科·塔維尼利亚將軍，巴蒂斯塔軍队的參謀长，他是独裁者的死党。他的两个儿子被分別任命为空軍司令和坦克兵司令，許多罪行应由他們負責。

意义的时候)；之后，……我们仍将生活得很好，发财致富。杀吧，糟蹋吧，压迫人民吧。当人民感到厌倦，这一切都完蛋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行付出代价，而我们将到国外去像王公大人一般过日子。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又回来的话，你和你的儿女都不要来叩我们别墅的大门，因为我们那时一定是百万富翁，百万富翁是不认得穷光蛋的。杀吧，士兵，压迫人民吧，为政权而死吧，贡献你的汗水和鲜血吧。……”但是，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无视这个极其悲惨的现实，决心反对将要把他们也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那么胜利仍然注定要属于人民的。

五

檢察官先生对了解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很有兴趣。这种可能性是以技术方面、军事方面以及社会方面的原因为基础的。曾经有人企图制造一种神话，硬说现代化武器使人民不可能对独裁统治进行公开的面对面斗争。军事检阅和军械展览的目的就是要宣扬这种神话，要在居民中制造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心理。没有任何武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战胜决心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民。过去和现在都有无数历史的事例。玻利维亚的事例是记忆犹新的。玻利维亚的矿工们用炸药筒就打败了和粉碎了几团正规军。^①但是我们古巴人很幸运地无需在别的国家寻找先例，因为我们自己的祖国就是一个最雄辩和最杰出的范例。在一八九五年的战争中，在古巴有近五十万手持武器的西班牙军队，这个数字大大超过

^① 这是指玻利维亚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的民主革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取得了政权，在这次革命中工人们击败了玻利维亚的正规军。

了独裁政权对付已经增长了五倍的人民所能运用的军队。当时起义者的武器简直无法与西班牙军队更新式更精良的武器相比。西班牙军队常常拥有野战炮队，他们的步兵使用一种类似现代步兵仍旧使用的后膛枪。古巴人所拥有的武器一般只是砍刀，因为他们的子弹带几乎经常是空的。安东尼奥·马塞奥的参谋长米罗·阿尔亨特尔将军^①曾叙述了独立战争中的一个难忘的场面。为了避免记忆有誤，我设法带来了一份抄本。

“佩德罗·德耳加多率领的新兵，大部分只配备有砍刀。当他们扑向西班牙士兵时，伤亡惨重，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每五十人就有二十五人牺牲。有些人没有手枪、没有砍刀、甚至没有匕首，他们就赤手空拳地攻击西班牙人！在翁都河边的草丛中，又发现了十五具古巴人的尸体，一时还认不出这些人是属于哪一部分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曾握有武器；他们的衣服尚完整，他们的腰间只挂着一个洋铁碗；两步外有一匹死马和原封未动的马具。人们推想得到当时的悲壮景象：这些人跟随着他们的勇敢的领袖佩德罗·德耳加多中校，以行动获得了英雄的光荣，他们赤手空拳扑向敌人的刺刀；他们四周的人听到的金属响声，只是他们的水杯在马鞍上的撞击声。马塞奥非常激动，他是见惯了在各种场合下各种情况的死亡的人，但是他低声吐出这样的赞美的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赤手空拳地攻打西班牙人的这些新入伍者，把水杯当作了全部装备。而我以前却把他们看作是累赘！……”

当人民想争得自由时，他们就是这样进行斗争的：他们掷石头

^① 何塞·米罗·阿尔亨特尔，见《古巴：战争编年史。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西部战役和挺进战役》。菲德尔·卡斯特罗引用的一段见哈瓦那莱克斯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出版的第四版第二卷第50页和51页。

打飞机，把坦克打得翻了过来！

一旦古巴的圣地亚哥城落入我們手中，我們就会立即使奥連特省的人投入战争。攻打巴亚莫正是为了能把我們的先头部队布置在考托河旁。不要忘記，今天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这个省份无疑是古巴最富有战斗性和爱国精神的一个省；就是这个省一連三十年点燃着为独立而斗争的烽火，贡献了最多的鲜血，作了最大的牺牲，表现出最高的英雄主义。在奥連特省，至今仍然能够呼吸到那个光荣的史詩般的年代的空气。当每天清晨雄鸡像号兵吹起床号那样高唱的时候，当太阳在高耸的山巒上光芒四射地升起的时候，这一天仿佛又回到了亚拉或拜雷的岁月。^①

六

我说过，我們可能成功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是社会方面的，因为我們确信人民和我們在一起。当我們談到人民的时候，我們并不是指国内的富裕和保守阶层，那些人欢迎一切压迫者的政权，一切独裁統治，一切暴君，跪倒在輪換上台的主子面前磕响头，直磕得头破血流。当我們談到斗争的时候，我們所說的人民是指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什么人都对他們許下諾言，但又都欺騙和背叛了他們；他們渴望有一个更加美好、尊严和正义的祖国；他們由于世世

① 亚拉呼声是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得斯在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宣布的独立宣言。亚拉是奥連特省曼薩尼罗管轄区的一个小市鎮。塞斯佩得斯是古巴第一任总统，被西班牙人枪杀。拜雷呼声是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起义后发表的宣言，这次起义使古巴最后脱离西班牙統治而取得独立。拜雷是奥連特省的一个小市鎮。

代代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愚弄而渴望正义，渴望一切方面的伟大的英明的变革；并且当他们具有一种信仰，或相信某个人，特别是当他们充分地相信自己的时候，就准备为实现这一切而献出最后一滴血。要对一种主张具有真心诚意，首要的条件是要作别人所没有作的事情，那就是要毫无畏惧和十分明确地讲话。那些花言巧语的骗子和职业政客玩弄事事圆满、人人欢喜的魔术，势必要在一切方面欺骗一切人。革命者要勇敢地宣布自己的思想，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讲出自己的意图，从而使谁都不受骗，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

如果是谈到斗争的话，我们所称为人民的是六十万没有工作、期望诚实地赚得面包而无需远离祖国谋生的古巴人；是五十万住在破草房里的农业工人，他们一年只有四个月的活干，其余的八个月就得忍饥挨饿，一家老小不得温饱，他们自己没有寸土可耕，要是没有这么多铁石心肠的人他们的状况原应该更为打动人；是四十万产业工人和雇工，他们的退休金被贪污，他们的斗争果实被剥夺，他们的住宅是拥挤的地狱般的房屋，他们的工资从老板的手中转到恶棍^①手中，他们的前途就是减薪和被辞退，他们的生命就是不间断的劳动，他们的休息就是进坟墓；是十万小农，他们一辈子耕种着一块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老是伤心地瞅着它，就好像摩西看着上帝许给他的土地一样，可是到死也不能得到这块土地；他们就像封建农奴一样，必须为租种这些小块土地交付部分产品，他们不能够热爱这块土地，改良它和美化它，也不能种上一棵檸檬树或者一棵橘子树，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有个警官带上几个农

^① 恶棍(garrotero)，对高利贷者、重利盘剥者的称呼。

村警卫队员来把他们撵走；是三万名教师和教授，他们忘我地献身于为后代的美好命运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却非常坏，薪金少得可怜；是两万小商人，他们被债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在危机的打击和贪官污吏的勒索下淪于破产；^①是一万青年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医生、工程师、律师、兽医、教育家、牙医、药剂师、记者、画家、雕刻家等等，他们取得了文凭，充满着希望地走出课堂，期望奋斗一番，然而却走入一个死胡同，所有的大门对他们紧闭着，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恳求。这就是人民，他们承受着一切不幸，因此能够大无畏地进行战斗！在他们痛苦的道路充满着欺骗和虚伪的诺言，我们并不要对他们这样说：“我们将给你什么，”而是说：“你这里就有，你要想让自由和幸福属于你，现在就用全力进行斗争吧！”

七

在进行辩护的过程中，应该宣布本来计划在夺取了蒙卡达兵营之后立即宣布和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的五项革命法律。可能查维亚诺上校^②已经别有用心地把那些文件毁掉了，但是如果他已经把文件毁掉的话，我却还把它们保存在记忆中。

-
-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里是指这个阶层一贯遭到敲诈勒索以及巴蒂斯塔给与各美国垄断集团的特权，美国垄断集团的竞争摧毁了古巴的小零售商。
 - ② 阿耳贝托·德耳里奥·查维亚诺上校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攻打蒙卡达要塞时蒙卡达兵营马塞奥团的团长，他要对那天和以后几天对俘虏和老百姓所犯的罪行负直接责任。

第一項革命法律是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并宣布以一九四〇年的宪法为真正的国家最高法律，与此同时，由人民决定对它进行修改或更换。至于这部宪法的实施，和对违法的人进行严厉惩罚，由于还没有人民选举出的机构来执行，作为这个最高权力的暂时的体现者、合法的权力唯一基础的革命运动，除去修改宪法之外，拥有一切合宪的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这种态度是再清楚不过了，完全没有什么糊涂的废话：一个受到起义群众欢迎的政府，将有一切必要的权力来切实实施人民的意志和真正的正义。从那一刻起，三月十日以来一直违背和脱离宪法的司法权力机构将停止行使这一权力，并在它重新掌握共和国最高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之前，立即对它进行彻底的清洗。如果预先没有这些措施，就恢复法制，把维护法制的责任交给那些无耻地违法乱纪的人手中，就等于是再一次的骗局和背叛。

第二項革命法律规定，将土地的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所有权交给拥有土地五卡瓦耶里亚^①或五卡瓦耶里亚以下的垦殖农、半垦殖农、佃农、分成制佃农和暂耕农，国家对原土地占有者将按照他在这些土地上十年收益的平均数进行赔偿。

第三項革命法律规定，在包括糖厂在内的一切大工、商、矿业企业中，工人和职员有分取百分之三十利润的权利。由于考虑到另有应该执行的农业方面的法律，一切纯粹的农业企业不在此

^① 古代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目前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中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各国仍然通用。一卡瓦耶里亚等于六十法内格或等于三千八百六十三公亩；在古巴等于一千三百四十三公亩（即十三万四千三百平方米）。这个名称的起源是这样的：过去骑士在参加战争夺得敌人的土地以后，就进行分配，分配的每一份额，即称为“卡瓦耶里亚”。

例。^①

第四項革命法律規定，一切垦殖农有权取得甘蔗收益的百分之五十五，所有已經經營了三年或三年以上的小垦殖农所取得的最低份額不得小于四万阿罗瓦^②。

第五項革命法律規定，通过特別法庭来沒收历届政府的一切貪污犯的全部財產，沒收其继承人的一切来源不正当的遺產或法院判与的財產。特別法庭拥有充分权力来进行一切調查，并得为此目的对在国内登記或在国内营业的可能匿藏貪污財物的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檢查，并要求外国政府引渡罪犯和冻结財產。收回的財產一半用以充实工人的退休基金，另一半用于医院、养老和慈幼机构以及社会福利机关。

此外并宣布，古巴在美洲的政策是同大陆上一切民主国家的人民紧密团结一致的政策，一切受到血腥独裁統治迫害的兄弟国家的政治人物，在馬蒂的祖国，将不会像今天这样地遭受迫害、饥饿和被出卖，而将得到慷慨的接待、兄弟的情誼和面包。古巴应该成为自由的堡垒，而不应是暴虐統治的可耻的一环。

这些法律将立即予以宣布，并且一旦战斗結束和在对另外一系列法律和措施的内容和范畴进行了詳細的研究后，接着就会頒布另外一系列的基本法律和措施，如土地改革，全面的教育改革，以及电力托拉斯和电话托拉斯的国有化，并把它們以过高的价格非法向人民多收的錢归还人民，把一切偷漏的稅收交給国庫。

① 此法为了工人的利益規定对資本抽取重稅，在审判的当时，它是进步的。但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九六〇年十月的更进一步的法律，規定为了古巴人民的利益而征收主要的生产工具。

② Arroba, 古巴重量单位，一阿罗瓦等于十一.五公斤。——譯者注

所有这些和另外的一些法令的动机，都是在于严格地执行我国宪法上的两个基本条款，其中之一规定禁止大庄园，并为此目的而规定了每个人或每个单位经营每一种农产品可以拥有的土地面积最高限额，并采取目的在于使土地归还古巴人的措施。另一个条款明确规定国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向一切没有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并保证每个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能够过温饱的生活。这些条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被指责为不合宪法。紧跟着就将出现的第一个由人民选举的政府，必须尊重这些法律，这不仅因为它对民族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因为当人民取得了世代所渴望的权利的时候，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这些权利夺走。^①

土地问题、工业化问题、住房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和人民的健康问题，这六个具体问题，我们将在取得公众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同时，立即采取措施着手解决。

如果不了解我国除了最可耻的政治压迫外在这六方面所面临的触目惊心的悲剧的话，也许这样的叙述显得太冷淡和理论化了。

古巴百分之八十五的小农要交纳地租，经常遭受着被夺佃的威胁。一半以上的最好的已耕地在外国人手中。在奥连特这个最宽阔的省份内，联合果品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土地将南北两海岸联成一片。有二十万农户没有一寸土地可为他们饥肠辘辘的儿女们种些粮食作物，相反地，在富豪们手里却有近三十万卡瓦耶里亚的肥沃土地闲置不用。如果说古巴是一个以农业著称的国家，它的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城市依赖于乡村，是农村人民争取到了国家的独立，我们民族的强大和繁荣取决于热爱土地、善于耕作的健康的

^① 在审判时提出的全部总额已为革命政府所完成。

和生气勃勃的农民，取决于一个能够保护和引导农民的国家机构，那么这样的状况如何能继续下去呢？

除了一些食品、木材和纺织工业外，古巴仍是一个原材料产地。出口食糖而进口糖果，出口皮革而进口皮鞋，出口原铁而进口犁耙……。大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工业化是迫切需要的，认为必须建立冶金工业、造纸工业、化学工业，应该改良牲畜的饲养、农作物的耕种，以及改进我们的食品工业的技术和加工，以便使其能够对付欧洲的干酪、炼乳、白酒和食油工业以及美国罐头工业所进行的破产性竞争，认为我们需要商船，认为游览业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财源；但是资本家却要求工人完全听从他们摆布，国家袖手不管，于是工业化也就束之高阁。

住宅的悲剧是同样严重，或者说是更为凄惨的。古巴有二十万间茅屋和草棚；在城市和乡村有四十万户人家挤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破旧、矮小阴暗的房屋里面；二百二十万城市居民要缴付占他们的收入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房租；二百八十万农村和郊区居民没有电灯。在这里情况也一样；如果国家打算降低房租，房东们就威胁着要使所有的建筑工程都陷于瘫痪；如果国家袖手不管，他们就在能够收取高昂房租的时候盖些新房，否则，哪怕其余的居民都睡在露天里，他们也不会砌一块砖的。电力垄断集团^①的行为也是一样，他们也只把他们的线路铺设到有利可图的地方为止，在这些地方以外哪怕有人一辈子在黑暗中生活，他们也是漠不关心的。国家袖手旁观，而人民继续没有房屋，没有电灯。

我们的教育制度又对上述一切作了完善的补充，在那些农民

^① 像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古巴的电力垄断权是操纵在美国国内外电力公司及其分公司电力证券股份公司手里。

不是土地的主人的乡村，干嗎要农业学校呢？沒有工业的城市干嗎要技术或者工业学校呢？一切都出于一个荒謬的邏輯；这也沒有，那也沒有。任何一个欧洲小国都有二百所以上技术和工艺学校；在古巴，这类学校不超过六个，而毕业的青年得到文凭但无处就业。到乡下的公立学校去上学的是些无鞋无袜、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孩子，而且不到学龄儿童的一半，教师常常不得不用自己的薪金购买必需的教学用品。这如何能使祖国强大呢？

人們只有死去才能摆脱这种貧困；而在这一点上，国家确实在帮忙。百分之九十的农村儿童被那些从他們光着的脚趾钻进去的寄生虫所啃噬。一个綁架或杀害婴儿的消息会使社会震惊，但是由于缺少生活資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大批被杀害的时候，社会却罪恶地置若罔聞，这些孩子在痛苦的呻吟中死去，在那无辜的眼睛里現出死亡的灵光，好像在望着那无尽头的地方，祈求寬恕人們的自私，祈求上帝的詛咒不要落在人們的头上。当一个家长一年只能工作四个月时，他拿什么去給他的孩子們购买衣裳和药物呢？佝僂病患者不断增多，活到三十岁就連一只好牙齿也沒有了，他們已听过一千万次演說，到头来还是死于貧困和受騙。要想住进总是挤得滿滿的国家医院，沒有政界要人介紹是办不到的，而这个政客則要求不幸者全家都投他的票，好使古巴永远保持原样或者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五月到十二月有一百万人失业，一个五百五十万人口的古巴，失业的人比有四千万人口的法国或意大利还多，这难道是不能理解的嗎？

諸位法官先生，当你們审問一个盜窃犯时，你們并不問一問他失业多久，有几个儿女，一星期几天吃飯，几天不吃，你們絲毫不关

心犯人所生活的社会条件，毫不考虑地就把他送进了监狱。那些为了取得保险费而焚烧商店和铺子的鬻佬，尽管也烧坏了人，却是不会进监狱的，因为他们的钱用来雇用律师和贿赂法官是绰绰有余的。你们把因饥饿而行窃的不幸者送进监狱，而成百万地盗窃国家钱财的数以百计的盗贼却从来没有一个在铁窗后面睡过一晚。年终你们同他们在某个豪华的地方吃上一顿晚饭，就对他们毕恭毕敬。在古巴，当一个官员在一昼夜间变成了百万富翁，走进鬻佬集团的时候，他就会得到像巴尔扎克作品中的那个著名人物泰勒费尔向一个刚刚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的青年人敬酒时所说的那样的欢迎词：“先生们，让我们为黄金的权力而痛饮吧！远不止百万家财的瓦伦廷先生现在刚刚升上宝座。他是国王，他像所有富翁一样，无所不能，高于一切。从今以后，宪法所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对他将成为神话，他不再服从法律，而是法律将服从他。对百万富翁来说不存在法院和制裁。”

国家的前途和它的问题的解决不能再取决于十几个财阀自私的利益了，不能再取决于十一二个巨头在他们装有冷气设备的办公室里对他们的利润的冷酷的盘算了。国家是不能再跪着祈求几个有钱的大财主们显示奇迹了，因为他们就像《旧约》里被先知的愤怒所击倒的金牛犢一样，是不会作出任何奇迹的。只有我们以我国的解放者在创建共和国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毅力、诚实和爱国精神，投身到斗争中去，共和国的问题才能解决。这是不能靠卡洛斯·薩拉德里加斯^①之流的政治家来解决的，他们的政治活动就

^① 卡洛斯·薩拉德里加斯，古巴政治家。巴蒂斯塔立宪政府（一九四〇——一九四四年）期间曾任参议员和反法西斯全国团结内阁的官员。他代表资产阶级妥协派的利益。一九四四年被提名为候选人，同格劳·圣马丁竞选总统。

在于一切保持现状，整天胡说些什么“企业绝对自由”、“投资保证”和“供求法则”以解决这些问题。在第五大街的一座大楼里，那些部长们可以愉快地畅谈，直到今天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人连骨灰都化得无影无踪为止。而在现今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社会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的。

一个得到人民支持和享有民族尊严的革命政府，在清洗了各个机构里的贪官污吏之后，就将立即着手实行国家工业化，通过国家银行和工农业开发银行调动目前十五亿比索的全部闲散资金，并把这一巨大的任务交给专家和真正有才干的人去研究、领导、规划和执行，使这些工作不卷到任何政治阴谋中去。

革命政府在使今天缴付地租的十万小农成为自己小块土地的主人之后，就将着手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首先，依据宪法分别规定经营各种农产品的最高土地面积，多余的土地予以征收，还要收回被霸占的国有土地，排干海水侵占的地方和沼泽地，建立大片的苗圃，留出育林区。其次，将其余可利用的土地优先分给人口多的农户，发展农业合作社以便共同使用成本高的各种设备和冷藏器械，对农作物和畜牧业进行专门的技术领导。最后，向农民提供资金和设备，保护农民和向他们提供有用的知识。

革命政府将解决住宅问题，坚决把房租降低百分之五十，房主自己住的房子免除一切赋税，出租的房租则将增加二倍，拆除特别破旧的房屋，在这些地方盖起多层的现代化建筑，并且以从未有过的规模资助人们在全岛兴建住宅。这一切所根据的观点是：如果在农村人们向往的是家家有自己的土地，那么，在城市里，人们向往的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的住宅或房间。现在有足够的材料和人手来为每个古巴家庭建造一所像样的住宅。但是如果我們继续等待

金牛犢显示奇迹，再过一千年，問題也不会解决。另一方面，把电流輸送到全島的一切角落的可能性，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大了，因为在这一工业部門中核能的运用，已是一个事实，这还将大大降低电力的生产成本。

通过这三項措施和改革，失业問題就会自动消失，疾病的預防和治疗也就成为一个容易得多的任务了。

最后，革命政府将对我们的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使之适应前面提到的任务，給将要在一个更加幸福的祖国生活的后代以应有的培养。不应忘記先驅者^①的話：“拉丁美洲在犯一个严重的錯誤，在几乎完全依靠农产品生存的人民中，教育却专门只为城市生活而不为农村生活培养人材。”“最幸福的人民就是使自己的儿女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能得到最好教育的人民。”“有教养的人民永远是强大的和自由的。”

八

但是，教育的灵魂是教师，古巴教育者的收入太可怜了，但是也没有人比古巴教师更热爱自己的专业了。誰不是在一个公立小学里学会最初的几个字母呢？对那些肩負着今天和明天都是神圣使命的教育事业的男女的菲薄待遇，現在該改变了。

任何一个教师掙的錢不應該少于二百比索，任何一个中学教师的收入不应少于三百五十比索，如果我們希望他們能全力以赴

^① Apóstol (原意是指耶穌派出傳教的使徒。——譯者注)，在古巴是对一八九五年爱国革命最高領導者的称呼。

地献身于这个崇高的任务，不受悲惨贫困生活的打搅的话。此外，还应该允许在农村工作的教师免费乘用交通工具；教师最少每五年脱产六个月，薪金照发，使他们能在国内外进修，以获得最新的教育知识，不断改进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从哪儿抽出必需的钱呢？当没有贪污盗窃的时候，当没有那些被逃税漏税的大企业收买的贪官污吏的时候，当国家大量的资财都被调动起来而且不再用来购买坦克、飞机、大炮，在这个没有国境线可守的国家里镇压人民的时候，在人们希望教育而不是屠杀的时候，那时就有绰绰有余的钱了。

古巴可以很宽裕地容纳三倍于现在的人口，在目前的居民中存在的贫困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市场应该充满产品；家家的贮藏室也都应堆得满满的；全部人手都可以勤劳地进行生产。这决不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倒是有人餓着肚子躺下而同时却有地没有播种，是有孩子们得不到医治而死亡，是百分之三十的农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古巴历史。不可思议的是我国农村的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条件，比哥侖布发现当时“人们所见过土地中的最美丽的土地”时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还要差。有人会说我是幻想者，我要像馬蒂一样地对他們說：“真正的人所关心的不是优裕的生活，而是自己的义务；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今天的梦想将是明天的法律，因为誰若是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了多少世纪来遭受杀戮的、怒愤填膺的人民在沸腾起来，誰就知道未来毫无例外地是在义之所在的这一边的。”

只有从这种崇高的目的出发，才可能理解在圣地亚哥牺牲的人们的英雄气概。我们所依靠的微少的物质手段使我们不能确保

成功。有人对士兵们说，普里奥^①给了我们一百万比索，他们想歪曲对他们来说最严重的事实：我们的运动和过去没有任何联系，起来反对暴政统治的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古巴的新的一代，这些青年当巴蒂斯塔在一九三四年犯下他最初的罪行的时候还几乎不到七岁。关于一百万比索的谎言是再荒唐不过了：如果我们以不到二万比索的钱武装了一百六十五人，攻打了一个团和一个骑兵团，那末我们用一百万比索就可以武装八千人，攻打五十个团和五十个骑兵团，而乌加耳德·卡里略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早晨五点十五分以前都不知道一点风声。要知道，由于没有武器，在参加战斗的每一个人后面都有二十个经过充分训练的人留下没有能来。那些人参加了哈瓦那学生纪念马蒂诞生一百周年的示威游行，他们的队伍排满了六个街区。若是再来上二百人或者再有二十个手榴弹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给这个高贵的法庭省去许多麻烦。^②

政治家们在他们的宣传运动中花费数百万比索来收买良心，而希望拯救祖国的荣誉的一批古巴人却不得不由于缺少资金，赤

① 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古巴政治家，继格劳·圣马丁之后任总统，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在离下届总统选举不到三个月时被巴蒂斯塔推翻。他完成了格劳在一九四四年开始的投靠帝国主义的政策，使政府的腐败和对保卫民主自由的人的迫害发展到极点。

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指出这个基本事实时，说明谁应该对七月二十六日起义运动的失败真正负责。“应该提出的问题不是那一天攻打蒙卡达兵营是否取得成功；奇瓦斯在一九四八年也没有取得成功，但是那是道义上的胜利。应该提出的是，一批默默无闻的群众没有任何援助，能够干出怎么一番事业来，这种事情说明对人的尊严和荣誉可以有何种期望；应该提出的是，我们依靠党的支持，是否不可能取得胜利。我和某些人一样深信，自从政变以来，人民党依靠其坚定的道义主张，依靠奇瓦斯在人民中留下的巨大影响，依靠它所享有的良好印象，只要它坚决地反对政府，高举革命的旗帜，巴蒂斯塔今天就不会执政了。”（节选自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九日宣布脱离人民党并成立“七·二六运动”政治组织的信）

手空拳地与死亡搏斗。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直到現在都是由一帮下流的政客和公共生活中的恶棍，而不是由慷慨的、肯自我牺牲的人管理国家。

我可以带着从未有过的最大的驕傲心情說，我們一貫遵循我們的原则，任何陈腐的政治家都不曾見過我們敲他們的門去要一分錢，我們的資金是通过无比的自我牺牲的范例聚集起来的，例如那个叫埃耳皮迪奥·索薩的青年，把他的工作职位轉卖給了別人，有一天他拿着“为了事业”的三百比索来到了我面前；費尔南多·切納尔德卖掉了他借以維持生活的照像器材；佩德罗·馬雷罗，他把好几个月的薪水都捐献出来了，若不是我們劝阻的話，他把家具也都卖了；奥斯卡·阿耳卡德卖掉了他的药品實驗室；赫苏斯·蒙塔內交出了五年多来節約下来的錢；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大家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拿了出來。

这样作是需要对自己的祖国具有很大信心的，对这些为理想献身的事例的回忆，将我直接帶到本辯护詞的最痛苦的一章，他們由于希望把古巴从压迫和不正义中解放出來，独裁政权使他們付出了多少代价啊！

亲爱的牺牲的同伴們，
你們曾經对我的祖国充滿憧憬，
把你們那腐蝕的骨灰拋到我的眼前吧！
用你們的手來撥动我的心弦吧！
在我的耳边呼嘯吧！
我的每一声呼嘯都必將成为暴君的眼泪。
請來到我的身边，徘徊在我的周圍。
在我的身上要把你們的精神承繼。

請从坟墓中把幽灵交付与我吧！

生活在卑鄙的奴役下，

人們已欲哭无泪！^①

把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罪行又扩大十倍，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在奥連特省犯下的駭人听闻的可怕的罪行。事实仍旧历历在目，但是，当时光过去，祖国的天空明朗了的时候，当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恐惧已不再搅扰神志的时候，人們将充分地从这个可怕的事实中看到屠杀的規模之大，后代人将怀着恐怖的心情回顾我国历史上这场空前野蛮的行为。但是我并不願意让怒火蒙蔽我的眼睛，因为我的思想必須十分清晰，受伤的心必須保持鎮靜，以便簡單明了地如实地叙述事实，而不是把悲剧加以渲染，因为作为古巴人，我为那些沒有心肝的人犯下的卑鄙罪行使我們的祖国在世界面前丢臉而感到羞愧。

九

暴君巴蒂斯塔从来就不是一个懂得廉耻的人，他在向人民說出弥天大謊的时候，是从不犹豫的。当这个卖国贼企图为三月十日的政变辯解的时候，就編造出一个在四月份要发生的虚构的軍事叛乱，而“他最好不要使共和国淹沒在血泊之中”。这是誰也不相信的可笑的鬼話。而当他想使共和国淹沒在血泊之中，把不願給他作奴隶的青年的正义的反抗扼杀在恐怖、酷刑和罪行之中的时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引用的这些詩句見于何塞·馬蒂的《給十一月二十七日死难的弟兄們》。这些詩句紀念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八名哈瓦那医科学生被西班牙人枪毙的事件，他們的罪名是阴谋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

候，他就編造出更加荒唐无稽的謊言。当他想如此卑鄙地欺騙人民的时候，他对人民哪里还有一点尊重！在我被捕的当天我就公开地承担了七月二十六日的武装运动的责任，如果独裁者在他七月二十七日的攻击我們的战士的演說里，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話，那也就足以剝夺我在审判中的道义力量了。但是，为什么不提审我呢？为什么要伪造关于我健康状况的医生证明书呢？为什么要糟蹋全部訴訟法，无耻地不听从法院的所有命令呢？为什么作出这些在任何案件中都空前未有的事情，竭力避免我出庭呢？而我，正相反，却作了說不尽的努力爭取出庭，我要求法院严格执行法律来提审我，我揭露正在进行的阻止我出庭的一切阴谋手法，我願意和他們面对面，进行針鋒相对的爭論。

而他們不願意，那末究竟誰有真理，誰沒有真理？

独裁者在哥倫比亚兵营的工事上說的那些話，要不是因为沾滿了鮮血，真是令人忍俊不禁。他說进攻者是一群包括很多外国人在內的雇佣軍；說計劃的主要部分是行刺他——他，老是他——，就好像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人用类似的手段杀不了他和二十个像他那样的人似的。他說进攻是由前总统普里奥策划的，他出的錢，其实这个运动和前届政权毫无任何联系已被千真万确地证实了。他还說我們配备着数挺机枪和手榴彈，而軍隊的技术人員已經在这里宣布，說我們只有一挺机枪，沒有一个手榴彈。他說我們砍掉了哨兵的脑袋，但是在預审中已經提出了全部士兵陣亡证书和医生关于伤亡士兵的证明书，結果沒有一个有刀伤。特別重要的是，他說我們砍杀了軍人医院里的病人，但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正是那些軍医，在审讯中证实了那个大楼从未被我們占領过，沒有一个病人死亡或受伤，那里只有一个卫生員因为冒失地探出了窗口而受伤。

当一个国家元首或者想成为国家元首的人向全国发表谈话时，他决不是为讲话而讲话；他总是抱定某个目的，追求一个效果，总有一个意图在指使他。如果说我们已在军事上失败，如果说我们对独裁统治已不成为实际危险，为什么还这样诬蔑我们呢？如果说他沾满血迹的演说还不够清楚，如果说他要为他头天晚上开始今后还会继续下去的罪行进行辩解的企图还不是明明白白的話，那么就让数字替我讲话吧：七月二十七日巴蒂斯塔在军营工事里发表的演说宣布，我们这些进攻者死亡三十二人；到周末时，死亡数已上升到八十人以上。这些青年人是在什么战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战斗中死去的呢？在巴蒂斯塔演说前，已有二十五个以上的俘虏被杀害；在巴蒂斯塔演说之后，又杀害了五十人。

军队中那些正派的技术和专业军人的荣誉感是多么强烈啊，他们在法庭面前没有歪曲事实，而是严格按照真实情况提出了报告！^①这才是不辱没军服的军人，真正的人！真正的军人和真正的

① 射击学专家埃乌塞维奥·巴罗斯上尉和阿曼多·克鲁斯上尉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在专家作证中的证词。

门迪埃塔·埃查瓦里亚博士问：“根据子弹和其他武器的命中情况，你们是否认为革命者使用了手榴弹？”

“没有使用手榴弹。”——一人肯定地回答，另一人表示同意。

检察官追问：“在缴获的武器中有手榴弹吗？”

他们说：“是的，有一个灰色的橄榄状物体，与我们军队中使用的一样。”

“在武器装备中有没有刀剑之类武器？”——检察官又问。

“没有。”——两位射击学专家回答。

梅希亚法官问：“你们能否肯定，攻击者使用的武器是从外国来的？”

他们回答：“不，先生，这些缴获的武器完全可以在古巴买到，簡直像是武器的大杂烩。”

包迪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问：“这些武器的性能如何？”

“都是些只适用于近距离作战的武器，很多武器的效能是极差的。”（预审笔录）

人都不会用谎言或罪行来玷污他的一生。我知道，他们对野蛮的杀害义愤填膺，我知道，当他们嗅到渗透蒙卡达兵营每一块石头上被害者鲜血的气味时，他们是既憎恶而又羞愧的。

我要责问这个独裁者，他现在敢不顾这些正直军人的证词重复一下他的卑鄙无耻的诬蔑吗？他敢在古巴人民面前为他七月二十七日的演说辩解一番吗？不要装聋作哑，出来讲一讲！让他说说，谁是杀人凶犯，谁是毫无心肝的人，谁是灭绝人性的人；让他说说，他给那些杀人的英雄们胸前挂上十字勋章是否就是为了褒奖他们所犯下的可恶的罪行；让他从现在起就在历史面前承担责任，不要打算日后又说是士兵们没有奉他的命令作出来的，让他向全国交代一下谋杀七十个人的事件；这是多少鲜血呀！国家需要一个交代，国家要求他这样作，国家要他这样作。

大家知道，在一九三三年当国民饭店的战斗^①结束的时候，几个军官在投降之后被杀害了，这件事曾引起《波希米亚》杂志的强烈抗议；大家也都知道在阿塔雷斯据点缴械之后，包围者用机枪扫射了一排俘虏。有一个士兵问明谁是布拉斯·埃尔南德斯^②后，就迎面打了他一枪，这个士兵由于这个卑鄙的行为而被提升为军官了。众所周知，屠杀俘虏的罪行在古巴历史上是注定和巴蒂斯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还不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太幼稚无知了！但是，在前几次，尽管这种行为永远也不会受到开

① 发生在哈瓦那国民饭店中的战斗，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在推翻了马查多暴政的革命总罢工之后，爆发了各阶级和国民军士兵的起义，当时马查多的军官曾占领该饭店。

② 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农民领导人，他在这个地区组织了一个反对马查多暴君的游击队运动。他在一九三三年的革命委员会垮台后企图发动起义，在哈瓦那被巴蒂斯塔所杀害。

脱，但事情是发生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不过是机枪一扫的事情，而且是在情绪还非常激动的时候发生的。古巴的圣地亚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一切形式的兽性、残忍和野蛮的活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的屠杀不是一分钟、一小时或一整天，而是整整一星期，殴打、酷刑、鞭笞和枪杀，作为犯罪能手们所掌握的行凶手段，一刻也没停过。蒙卡达兵营变成了施刑和杀人的场所，一些不配称为人的家伙把军服当作了屠夫的围裙。墙壁上溅满鲜血，嵌入墙壁的枪弹带着一块一块的皮肉、脑浆和头发，这是因为枪口是对准他们的脸射击的，草坪上涂满了发黑的粘糊糊的血液。那些主宰古巴命运的凶手们在这个死亡之穴的入口，早就为俘虏们写下了地狱的题词：“抛弃一切希望”。

他们甚至不要装饰门面，丝毫也不想掩饰他们所作的事情。他们以为他们的谎言已经蒙蔽了人民，结果却是在欺骗自己。他们自认为是万物的主宰和老爷，掌握着生杀大权。这样他们就把拂晓的惊惧化为一场死尸的盛会，一次真正的血宴。

四个半世纪以来的我国编年史告诉我们很多凶残的事例，从屠杀无自卫能力的印第安人，骚扰海岸的海盗暴行，独立斗争中游击战士的粗野行为，魏勒^①的军队枪杀古巴俘虏，马查多集团的恐怖活动，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的罪行^②；但是从遇难者的数目上和

① 巴莱里亚诺·魏勒，西班牙军人，在古巴以惨无人道闻名。他是保王党军队的陆军司令，集中营的创始人，他的粗暴蛮横，使成千上万的人无端死亡，引起文明民族的愤慨，这是有利于爱国志士的心理因素，多少对解放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

② 一九三五年三月，由于总罢工使全国陷于瘫痪，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巴蒂斯塔进行了一次血腥镇压，拷打、杀害和流放毫不比马查多时代逊色。

劊子手的凶殘程度上看，用哪一個事例也不能寫出像在古巴的聖地亞哥所發生的那樣淒慘陰森的血腥的一頁。在這幾個世紀里，只有一個人用鮮血染污了我們歷史上的兩個不同的時代，用他的魔爪殘害兩代古巴人的肉體。他是在先驅者馬蒂誕生百年紀念和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時候進行屠殺、讓鮮血匯成大河的。古巴人為了自由、尊嚴和幸福付出了多少生命啊！這個罪行更嚴重更應受譴責的理由是，罪行的負責者以主子的身份在漫長的十一年中統治着這個從傳統上和感情上全心全意熱愛自由和唾棄罪行的人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連一分鐘也稱不上忠誠、坦率、正直或高尚。

有了一九三四年一月的叛變^①、一九三五年三月的罪行和第一次掌權時期積累的四千萬比索財產還不夠，他又搞出一九五二年三月的叛變、一九五三年七月的罪行和搜刮只有日後才能弄清楚的千百萬財富。但丁把地獄分為九層：在第七層放罪犯，第八層放小偷，第九層放叛徒。對地獄里的魔鬼來說，要為這個人的靈魂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倒真要爭論不休呢——如果這個人有靈魂的話！唆使古巴的聖地亞哥的殘暴事件的人根本就沒有心肝。

十

一些軍人滿心羞愧地把他們目睹的場面告訴了我，我從他們

①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前軍曹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在美國國務院的支持下驅逐了臨時政府，安插傀儡門迪埃塔主持共和國政府。

口中知道了很多有关这次罪行的细节。

战斗一结束，他们就像疯狂的野兽一样扑向古巴的圣地亚哥城，首先向手无寸铁的居民发泄怒火。在大街上，离发生战斗很远的地方，他们把一个在家门口玩耍的无辜的孩子一枪打穿了胸膛，当孩子的父亲跑去抱他时，又一枪打穿了父亲的脑门。

他们对抱着一块面包回家的小卡拉一句话不说，就打了几枪。他们对和平居民犯下的罪行和进行的蹂躏是罄竹难书的。如果说他们对没有参与斗争行动的人都这样对待，就可以想像出参加过斗争行动的或他们认为参加过的俘虏所遭受的可怕的命运了。因为就像在这个案件中很多与事件毫不相干的人都给牵连上一样，最先被逮捕的、与攻打蒙卡达兵营毫无关系的人，很多就这样被杀害了。这些人还不包括在已宣布的死者的数字内，那个数字仅指我们的人。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全部牺牲者的数目的。

第一个被杀害的俘虏是我们的医生马里奥·穆尼奥斯博士，他没有带武器也不着军服，他穿着医生的工作服，他是一个豪爽的有才干的人，他同样热心地照料受伤的敌人和朋友。在从市立医院到兵营去的路上，有人从他背后打了一枪，他就伏倒在血泊里了。大规模屠杀俘虏是下午三点过后才开始的。

在此之前，他们是在等待命令。马丁·迪亚斯·塔马约将军当时从哈瓦那来到兵营，他带来了在巴蒂斯塔、陆军司令、军事情报局^①的头目和迪亚斯·塔马约本人以及另外一些人举行的会上作出的具体指示。这位将军说，“对政府军说来，战斗中的伤亡三倍于进攻者是莫大的耻辱和不光彩，要为每个死亡的士兵杀死十

^① 军事情报局是旧古巴军队的一个镇压机构，卡洛斯·普里奥执政时期组成。

个俘虏”。这就是命令！

在所有的人群里都有低能儿，天生的罪犯，带有野蛮人一切特性的衣冠禽兽和魑魅魍魉，他们受到社会的纪律和风尚的约束，但是如果让他们在一条血的河流里痛饮的话，他们不把它喝干是不会罢休的。这些人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命令。他们亲手杀害了古巴最勇敢、最正直、最富有理想的人们，这些人是古巴的精华。暴君把这些人称作雇佣军，而他们却像英雄一样地死于拿着共和国的薪餉和为了保卫共和国而发给他们的武器去为一个集团的利益效劳和屠杀最优秀的公民的人之手。

在施刑中，有人向他们提議，如果他们背棄自己的思想立場，同意虛偽地宣稱普里奧曾給他們錢，就可以保住性命，但由於他們都忿怒地拒絕這種建議，那些人就繼續用駭人聽聞的酷刑來折磨他們。敲碎他們的睪丸，挖掉他們的眼睛，但是沒有一個人變節，聽不到一聲嘆息，也聽不到一聲哀求。即使把他們的生殖器割掉，他們仍舊是比所有劊子手加起來還要勝強千百倍的男子漢。照片是不會扯謊的，那些屍體全都支離破碎。匪徒們一計不成又施二計。他們對男子漢的勇敢無能為力，就去試探婦女的勇氣。一個軍曹跟另外幾個人手中拿着一只血淋淋的眼睛來到了我們的女伙伴梅耳瓦·埃爾南德斯和艾德·聖塔馬里亞的牢房，他們沖着聖塔馬里亞，把這個眼睛拿給她看，並且說：“這是你哥哥的眼睛，如果你不說出他不願說出的東西，我們就把他另一只眼睛也挖出來。”她對她勇敢的哥哥的愛戴勝過一切，可是她大義凜然地回答說：“如果你們把他的一只眼睛挖出來，他都沒有說，那我就更不会說了。”一會兒他們又回來，用燃着的烟頭燙她的胳膊。最後他們老羞成怒，又對年輕的姑娘艾德·聖塔馬里亞說，“你已經沒有情人了，我們

把他也給杀了。”她再一次鎮靜地回答說：“他沒有死，为祖国而死，虽死犹生。”古巴妇女这一称号在那个时刻达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英雄主义和尊严的高峰。

他們連那些在战斗中受了伤被监禁在城里各个医院的人也不尊重，他們像兀鷹逐食一样扑向医院里的这些人。在加列戈中央医院，他們甚至当正在給两个重伤員进行輸血时闖入手术室，把这两个人从手术台上拉下来，这两个人由于站立不住，就被拖着下楼，到楼下时他們已經断气了。

在监禁着我們的同志古斯塔沃·阿尔科斯和何塞·龐塞的西班牙侨民医院，他們沒有能够得逞，因为波薩达医生勇敢地阻止了他們，他对他們說，他們只有踩着他的尸体才能走过去。

在軍人医院里，有人給佩德罗·米雷特、阿維拉多·克雷斯波和菲德尔·拉夫拉多的靜脉里注射空气和樟腦，企图杀害他們。他們多亏軍医塔馬約上尉才保住了性命，他是一个有荣誉感的真正的軍人，他在枪口的威胁下从劊子手的手里夺回了这三个人，并把他們轉移到市立医院。这五个青年是仅有的几个死里逃生的伤員。

每天清晨，一批一批的人从兵营里拉出来，装上汽車，送到錫沃內、拉馬亞、松戈等地，在那儿他們被捆绑着，堵着嘴放下車来，他們已被酷刑摧殘得面目皆非了，就在这些僻靜的地方杀害了他們。在这以后却把他們說成好像是在同政府軍交战中陣亡的。这样干了整整几天，被捕的人当中就很少有倖存的了。他們还强迫很多人事先挖好自己的墓穴。其中一个青年在挖掘的时候，回身一鎬打在一个杀人犯的头。另外一些人，甚至被反綁双手活埋掉。很多僻靜的地方成了勇士們的墓地。仅在陸軍的打靶場就埋

了五个人。总有一天，人民会把他們挖掘出来，抬到自由的祖国，抬到人們一定会在馬蒂的墓旁为“百岁生日紀念年牺牲的烈士”而树起的紀念碑下。

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地区，他們最后杀害的青年是馬科斯·馬蒂。他是在三十日星期四的早晨和西罗·雷东多同志一起在錫沃內的一个山洞里被捕的。当他們举起双手被带着在公路上走的时候，一顆子彈打在馬科斯·馬蒂的背上，他已經倒在地上了，他們又朝他开了几枪。他們把另一个人带到了兵营；当佩雷茲·肖蒙少校看見他时，就喊道：“把这个家伙給我带来做什么！”法院已經听到这个青年对这一事件的亲口的叙述。他只是由于佩雷茲·肖蒙所說的“士兵的愚蠢”，才得以活命。

屠杀的命令遍及全省。二十六日过去了十天，本城一家报纸报道了一則消息：在从曼薩尼罗到巴亚莫的公路上发现两个被吊死的青年。之后又知道这是烏戈·卡梅霍和佩德罗·貝萊斯的尸体。那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要謀害的本来是三个人；清晨二时，他們从曼薩尼罗兵营中被提出来，在公路上的一个地方被放下車，被打得不省人事之后，再用麻绳勒死。当他們被认为已經死去而扔在一旁的时候，其中的安德烈斯·加西亚恢复了知觉，他躲到一个农民家里。因为这样，法院才可能极其詳尽地了解这个罪行。这个青年是巴亚莫地区全部被俘人員中唯一的死里逃生的人。

考托河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巴兰卡斯，在那里的一口死井底下躺着劳尔·德阿吉亚、阿尔曼多·德尔巴列和安德烈斯·瓦尔德斯的尸体，他們是在深更半夜，在从上塞德罗到帕耳馬·索里亚諾的路上，被米兰达兵营駐营地的长官蒙特斯·德奧卡軍曹、馬塞奧

下士和他們被捕的地方上塞德羅的中尉長官殺害的。

在罪行的編年史上，蒙卡達兵營里綽號“老虎”的軍曹埃烏拉利奧·岡薩雷斯是值得榮幸地提一筆的。這個人吹噓起他那丑不堪言的功績來一點都不知羞恥。我們的同志阿維耳·聖塔馬里亞就是他親手殺害的。但他還不滿足。一天他從博尼亞托監獄——他在那兒的院子裡養了一群純種雄雞——回來的時候，搭乘了阿維耳的媽媽乘坐的同一輛公共汽車。當這個殺人魔王知道她是誰以後，就開始高聲談論他的業績。他的聲音很高，穿喪服的夫人清清楚楚地聽見他說：“不錯，我挖了好多眼睛，我還能繼續挖。”那位母親在殺害她兒子的兇手給與她的卑劣欺凌面前的啜泣，要比任何言語都更好地表達了我們祖國正在遭受的前所未有的道德上的污辱。當這些母親們去到蒙卡達兵營詢問她們的孩子們的時候，有些人極其不要臉地回答她們說：“好呀，太太！你到聖伊菲赫尼亞旅館去找吧，我們請他在那兒下榻了。”或是古巴不成其為古巴，或是這些事件的負責者必須受到嚴厲的懲罰！當革命者的屍體抬過時，大家都脫帽致敬，而這些喪盡天良的人卻是粗魯地辱罵人民。

被殺害者非常之多，政府甚至還不敢報出完整的名單來，他們明白他們的數字跟實際情況是不相符的。他們掌握著全部死者的姓名，因為在殺害俘虜之前，對俘虜進行了登記。通過身分證明局所進行的一整套冗長的核對手續，是一場純粹的啞劇；有些家庭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子女的命运。既然已經過了近三個月了，為什麼還不說清到底怎麼樣了呢？

我想說明，他們還搜死人的腰包，撈出最後一分錢，剝下死者的個人衣物、戒指和手表，今天劊子手們正恬不知恥地使用著這些東西。

法官先生們，我剛才談到的這一切，從很多同志的供詞中，你們是已經知道了其中的大部分。但是，請看，他們却不允許很多有牽連的證人出席本案的審訊，而要這些人出席了其他案件的審訊。例如，市立醫院的護士們一個也沒有到場，儘管她們就在我們旁邊，在舉行本次審訊的同一幢大樓里工作；不讓她們出庭，是為了使她們不能在法庭上回答我的問題，証實在這裡除了馬里奧·穆尼奧斯博士外，還有二十個活着的人被逮捕。他們害怕我對證人的質問，會搞出非常危險的書面證據來。

但是佩雷茲·肖蒙少校來了，他是無法逃脫的。在這位和那些手無寸鐵、倒斃雙臂的人戰鬥了一場的好漢身上所發生的事使人們可以想像得到，要是我在審訊中沒有被非法隔絕的話，在司法大廈將會發生什麼事。我問他在他的著名的錫沃內戰鬥中，我們死了多少人。他遲疑不語。我堅持問他，他終於告訴我說二十一人。因為我知道這些戰鬥根本從未發生過，我就問他我們有幾人受傷。他回答我說一個都沒有，全部陣亡。因此我又驚奇地問，是否政府軍使用的是原子武器。當然，在槍口頂着腦袋殺人的地方，是不会有受傷的人的。之後我問他政府軍有多少傷亡。他回答說兩人受傷。最後我問他這兩個受傷者中是否有死亡的，他說沒有。我就等了一會。過了一會兒政府軍全部傷員列隊而過，但沒有一個是在錫沃內受傷的。這位殺害了二十一個手無寸鐵的青年幾乎臉都不紅一下的佩雷茲·肖蒙少校，在西烏達馬爾海灘蓋了一所價值十萬比索以上的豪華的別墅。這僅僅是他在幾個月中一點小小的積蓄。如果這個少校就積蓄了這麼多錢的話，那些將軍們又該積蓄了多少啊！

十一

法官先生們：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被捕的我們的同志現在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地区被捕者超过六十名。只有三个人和两位姑娘出过庭；其他被判决的全都是后来逮捕的。我們受伤的同志現在又在什么地方？只有五个人露过面；其余的也都被杀害了。数字是无可爭辯的。相反，在这里也列队走过了曾被我們俘虏过的二十个軍人，据他們自己讲，他們沒有受到任何侮辱。在这里也列队走过了政府軍的三十名伤员，他們中很多是在巷战中受伤的，而沒有一个受了伤又被击毙。如果政府軍死亡十九人受伤三十人，我們怎么可能死亡八十人受伤五人呢？有誰見過像佩雷茲·肖蒙进行过的那种二十一人死亡但无一人受伤的著名战斗呢？

这里有一八九五年战争时挺进纵队在激战中的伤亡数字，既有古巴軍队得胜的战斗中的統計数字，也有古巴軍队失利的战斗中的統計数字：拉斯維利亚斯的洛斯因迪奥斯战役，十二人受伤，无一死亡；馬耳铁姆波战役，四人死亡，二十三人受伤；卡利梅特战役，十六人死亡，六十四人受伤；拉帕尔馬战役，三十九人死亡，八十八人受伤；卡卡拉希卡拉战役，五人死亡，十三人受伤；德斯坎索战役，四人死亡，四十五人受伤；圣加夫烈耳—德洛姆比略战役，二人死亡，十八人受伤……在所有战役中，毫无例外地受伤者的数目都比死亡者数目大两倍、三倍甚至十倍。那时还没有可以縮小死亡比例的最新医学发明。如果不是在医院里杀害了伤员，又杀害了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話，怎么来解釋死亡者和受伤者

是十六与一之比这个奇怪的比例呢？这些数字的說服力是无法辯駁的。

“对政府軍說来，战斗中的伤亡三倍于进攻者是莫大的耻辱和不光彩，要为每个死亡的士兵杀死十个俘虏。”……这就是那些在三月十日一跃而为將軍的下級軍餉官們对荣誉的看法，这就是他們想强加給国家軍队的荣誉。是以謊言、伪善和罪行为基础的虛假的荣誉，臆造的荣誉，表面的荣誉，劊子手用鮮血制成了一个荣誉的假面具。是誰对他們說战斗而死是不光彩的？是誰对他們說政府軍的荣誉在于杀害伤员和战俘？

在战争中，凡是杀害俘虏的军队总归要遭到世人的輕視和唾罵。这种极其卑怯的行为即使是用来对待侵犯祖国領土的敌人，也是无法开脫的。一位南美的解放者說得好，“甚至軍事上最严格的服从精神也不可能把战士的利劍变作劊子手的屠刀”。一个荣誉的軍人决不在战斗之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俘虏，而是尊重他們；决不杀害伤兵，而是帮助他們；阻止这种犯罪行为，如果阻止不住，就要像那个西班牙上尉那样作——当他听到枪杀学生的射击声时，他就气憤地折断他的劍，拒絕再为那个军队服役。

杀害俘虏的軍人的行为使自己不配成为那些陣亡者的同僚。我見到很多士兵极勇敢地战斗，如在一場几乎短兵相接的战斗中，用机枪向我們射击的巡邏队的那些士兵，还有冒着生命危險占領警报器以便动员全营的那个軍曹。一些人还活着，我很高兴；另外一些人已經死了，他們认为他們尽到了自己的責任，这使他們值得敬佩，我也尊敬他們，我只因这些勇敢的人为了保卫一个邪恶的事业而牺牲，感到遺憾。当古巴成为自由的古巴的时候，應該尊重、保护和帮助这些在同我們交战中牺牲的勇敢的人們的妻儿。对古巴

的灾难，他们是无罪的，他们也是这种不幸局面的牺牲品。^①

但是士兵们在战斗中用生命为军队赢得的荣誉，战斗一结束，就被将军们的屠杀俘虏的命令所玷污了。这些家伙没有放过一枪，在一个清早就当上了将军，他们以彻底背叛共和国的行为换得了星章，他们下令屠杀他们没有参加过的那场战斗中的俘虏。这就是三月十日的将军们，是一些连给安东尼奥·马塞奥的军队当赶驮运辐重的骡子的脚伕也不配的将军们。

如果说陆军的伤亡比我们大三倍，那是因为，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是因为，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我们采取了恰当的战术措施。如果说陆军的这次表现并不高明，如果说尽管军事情报局在特务活动方面花费了千百万比索，而袭击仍然是出其不意的，如果说他们的手榴弹因为十分陈旧，没有能够打响，那是因为它有马丁·迪亚斯·塔马约那样的将军，以及乌加耳德·卡里略和阿耳贝托·德耳里奥·查维亚诺之流的上校。我们不是三月十日政变后被安插到陆军中去的十七个卖国贼，而是踏遍全岛对死亡毫无畏惧的一百六十五个男子汉，如果那些将领们还有一点军人的荣誉感的话，就会辞去他们的职务，而不会到战争的血泊里去洗刷他们的耻辱和无能。

屠杀手无寸铁的俘虏，然后又说他们死在战斗中，这就是三月十日的将军们的全部军事才能。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中最残酷的年代里，巴莱里亚诺·魏勒的最卑劣的暴徒们就是这样干的。战争编年史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二月二十三日，军官巴耳多梅罗·阿科斯塔率领一队骑兵进入布拉瓦角，当时对面来了被那

^① 这一点已于一九五九年由规定给战争受害者以援助的革命法所履行，由革命武装部队部办理。

里的人称为巴里吉利亚的軍曹率領的一小队皮薩罗軍团的士兵。起义者同皮薩罗軍团的人互打了几枪就朝着从布拉瓦角到瓜塔奥村的路上撤退了。皮薩罗軍团的小队繼續向瓜塔奥村前进，由卡尔沃上尉率領的另一个馬里安那奥的志願兵連跟在后面。先头部队一进村，就开始了和平居民的屠杀，杀死十二个居民，逮捕了其余的人。他們犯下这样的罪行，还不滿足，又在瓜塔奥近郊进行野蛮的枪杀，結果被捕者中一人死亡，其余的負重伤。胆怯的宮廷軍官塞爾維拉侯爵向魏勒报告了西班牙軍隊取得的这次极不体面的胜利；但是苏加斯蒂少校——一个正人君子，向政府揭露了事情的經過，并譴責殘暴的卡尔沃上尉和巴里吉利亚軍曹犯了屠戮和平居民罪”。

“魏勒参与了这一可怕的事件，而他在了解了屠杀的細节后，内心还感到万分欣喜。这些都清楚地表露在他就这次血腥的屠杀交给陸軍部长的正式报告里：‘軍人馬里安那奥少校用警备部队編成的小股纵队在布拉瓦角附近粉碎了比利亚努埃瓦和巴耳多梅罗·阿科斯塔几股武装，被打死的二十人已交由瓜塔奥村村长掩埋，俘虏十五人，其中一人受伤，估計敌方还有很多人負伤；我方只一人重伤，若干輕伤和挫伤。——魏勒’。”

魏勒的这份战报同查維亞諾上校报告佩雷茲·肖蒙取得胜利的几份战报有什么两样呢？只不过是魏勒的报告有二十人死亡，而查維亞諾的报告有二十一人死亡；魏勒提到自己部队中一人受伤，查維亞諾提到二人受伤；魏勒談到敌方一人受伤，十五人被俘，查維亞諾既沒有讲受伤者，也沒有讲被俘者而已。……

正像我欽佩那些慷慨就义的战士們的勇气一样，我欽佩并且承认很多軍人的行为是正派的，他們沒有在那場狂飲鮮血的盛宴

中玷污自己的双手。不少俘虏得以活命都是多亏了像薩里亚中尉、坎波斯中尉、塔馬約上尉和另外一些崇高地保护被捕者的軍人們所持的可敬态度。如果不是像他們这样的人部分地拯救了軍队荣誉的話，那末今天圍上一块厨房里的抹桌布都比穿上軍服要榮耀得多。

我并不要求为我的死去的同志报仇。因为他們的生命是无价之宝，把所有罪犯的生命加在一起也抵償不了。为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的青年人的生命是无法用血来償还的；唯一足以償付他們生命的酬报就是人民的幸福。

此外，我的同伴們不会被人遺忘，也不会死去；他們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那些劊子手必然会胆战心惊地看到从他們英雄的尸体上放射出的胜利的光輝。让我借用先驅者馬蒂的話：“只有一种东西才能使人抑制住在死者墓前的痛哭，这就是在他們身上看到的对祖国和荣誉的无限热爱，这种爱无所惧怕，永不消沉，永不衰竭。先烈的墓是荣誉的最瑰丽的祭坛。”

……当人們死在祖国的怀抱，

祖国深为感激，

死亡結束，枷鎖打碎，

生命终于通过死亡而开始！

直到現在我几乎只限于陈述事实。我并没有忘記我是站在审判我的法庭面前，所以現在我要证明，法理完全在我們这一边，强加給我的同志們的判决和企图强加予我的判决，在理智面前，在社会和真正的正义面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个人願意尊重法官先生們并且感謝你們各位沒有从我率直地陈述的事实中看到对于你們的任何敌意。我的論述只是为了证

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整个司法机构所采取的立场是虚伪的和错误的，就司法机构而言，每个法庭只不过是一个零件，它必须沿着整个机器所规定的轨道朝一定的地方运行，这当然不是说哪个人因此就有理由采取违背自己的原则的行动。我完全了解，最大的责任应由寡头集团来负，他们背叛了国家，践踏了司法权力的独立性而奴颜婢膝、服服贴贴地听命于一个篡权者的指使。为数极少的正派人曾企图以个人的投票来补救被损害了的荣誉，但是这些微乎其微的少数人的姿态刚刚表现出来，就被羔羊般恭顺的多数人的态度所淹没了。然而这种致命的情况并不能阻止我阐述我所坚持的真理。把我带到这个法庭来只不过是为了串演一出给独断独行披上合法和公正的外衣的闹剧，而我却要用我坚强的手撕毁掩盖着如此多的无耻勾当的卑鄙的面纱。说也奇怪，把我带到你们这里来以便对我进行审讯和判罪的人，并不尊重这个法院的任何一项命令。

如果这次审讯真像你们所说的，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法庭上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审讯的话，那末我所讲的话大概会消失在独裁政权企图对我施行的那种窒息手段中，但是对你们所作的一切，子孙万代将会一再回顾的。你们想想看，现在你们在审讯一个被告，但是你们自己将受到不止一次的审讯，而是很多次。每当后代对本案进行严厉的评判时，你们就要受一次审讯。那时，我在这里所讲的话将会一再被人提起，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从我口里听到这些话，而是因为法律的问题是永恒的，是驾凌于法学家和理论家的意见之上的，人民对此有深刻的感受。人民有朴素的但是颠扑不破的、同一切荒诞无稽和矛盾百出的东西不相容的逻辑。此外，如果有谁对特权和不平等深恶痛绝的话，那就是古巴人民。他们懂

得司法的象征是淑女、天平和宝剑。如果他们看到司法在一些人面前胆小怕事，同时却对另一些人疯狂地挥舞刀枪，那么人民就会把它看作是挥动着匕首的卖淫妇。我的逻辑就是人民的朴素的逻辑。

十二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共和国。它有它的宪法、法律、自由权；有总统、国会、法院；人人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和写作的完全自由。当时的政府不能使人民满意，但人民可以更换它，而且过不了几天就要更换它了。当时存在着受到尊重和尊敬的公众舆论，所有关乎集体利益的问题都在自由地讨论着。有各种政党，在电台中有各自宣扬自己主张的机会，电视中有进行论战的节目，有群众集会，人民中洋溢着热情。这个国家的人民曾经受过很多痛苦，尽管那时他们并不幸福，可是他们仍然渴望并且也有权利成为幸福的人民。他们曾受过多次欺骗，怀着真正的恐惧心情回顾过去。他们盲目地认为过去不会重返；为自己对自由的热爱感到骄傲，并且为自由将作为神圣的东西受到尊重而自豪；它以高尚的心情相信谁也不敢犯下危害他们的民主制度的罪行。它期望变化、改善、前进，并且把这一切都看为近在眼前。它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未来。

可怜的人民啊！一天早上，居民们战战兢兢地醒来，当他们熟睡的时候，过去的牛鬼蛇神已在夤夜的阴影里进行了阴谋活动，现在他们被抓住了手脚，扼住了脖子。那些魔爪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些兽嘴，那些杀人的屠刀，那些皮靴都是人民所熟悉的……不，这

不是一场恶梦，这是凄惨可怕的事实：一个叫作富耳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家伙刚刚犯下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可怕罪行。

于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在人民中地位低微的公民，他愿意相信共和国的法律和法官的正直廉洁——不管他曾看到他们多少次拿不幸的人泄愤——，他找到了一本社会保安法，想看看社会为这种罪行的主犯规定了什么惩罚，他找到了如下的字句：

“凡进行任何活动，其直接目的在于通过暴力手段全部或部分改变国家宪法或者已建成的政府形式者，得依法剥夺其自由六年至十年。”

“凡煽动武装暴乱反对国家合宪诸权的主犯，得剥夺其自由三年至十年。如暴动见诸行动，得剥夺其自由五年至二十年。”

“凡进行活动，企图全部或部分地，即令暂时地阻止参议院、众议院、共和国总统或最高法院行使其宪法规定职权者，得剥夺其自由六年至十年。”

“凡企图阻止或妨碍进行普选者，得剥夺其自由四年至八年。”

“凡是在古巴引入、公布、宣传或企图实现任何具有违背现行法律倾向的文件、命令或法令者……，得剥夺其自由二年至六年。”

“凡无合法权利亦无政府命令而夺取军队、城防、碉堡、军事据点、城镇或军舰、军用飞机的指挥权者，得剥夺其自由五年至十年。”

“凡篡夺宪法赋予国家诸权的职能者，得予以同样判决。”

那个公民一句话也没有对人讲，一手拿着法典，一手拿着状纸，来到首都古老的司法大厦，堂堂的法院就设在那里，它有责任起诉和惩罚那个事件的负责人。这位公民递交了一份告发罪行的起诉书，并要求根据社会保安法以及重犯、背叛和夜间犯罪加重处

罰的規定，判处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和十七个同謀犯一至八年的監禁。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了。多么令人沮丧。被告者沒有遭到任何麻煩，他以主子的身分巡視全国。人們都叫他可敬的老爺和將軍，他随意任免法官，而法院开庭的那一天，那个罪犯却坐在我們司法界尊嚴可敬的元老当中，高居在榮譽席上。

日子繼續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了。人民对欺騙和嘲弄忍无可忍了。人民厌恶了！斗争来到了，于是那个逍遙法外的人，那个違背人民的意志和不顧法律程序、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人，却在法庭面前，对所有为法律、为恢复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人进行拷打、暗杀、監禁和控告。

十三

諸位法官先生：我就是那个微賤的公民，有一天我曾到法院去徒勞无益地要求懲罰那些蹂躪法律、破坏了我們的制度的野心家們。現在受到控告的竟然是我，說我企图推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和恢复共和国的合法的宪法，为此把我关进牢房七十六天与外界隔絕，不能同任何人談話，甚至連我的儿子也不能見面；在城里用两挺重机枪押着我，把我带到这个医院来，对我进行了秘密的、极其严厉的审訊，一个檢察官，手持法典，一本正經地要求判我二十六年徒刑。

你們会对我讲，那一次共和国的法官沒有行动起来，因为暴力阻碍了他們；那么，就請你們承认：这一次暴力也将强迫你們判我的刑。前一次你們不能懲罰有罪的人；这一次，你們将不得不懲罰

无罪的人。司法的淑女两次被暴力奸污了。

为了辯駁不可辯駁的事情，解釋无法解釋的东西，調和不可調和的矛盾，說了多少廢話！最后不得不搬出“强权即公理”論，来作为他們的最高原則。也就是說把坦克和士兵开到大街上，占領总统府、共和国国庫和其他政府大楼，把枪口对准人民的心臟，这些强权使他們有統治人民的公理。这同一論据也曾为占領欧洲国家并在那里成立傀儡政府的納粹分子所运用。

我认为，我相信革命是权利的本源，但是三月十日黑夜的武装暴动永远不能称为革命。何塞·因亨涅罗斯說得好，在俚語里，人們通常把下列情况称为革命，即一些心怀不滿的人为了爭夺当权的人的政治职务或經濟利益所挑起的一些小範圍內的混乱，而这种混乱一般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重新分配职务和利益的办法来解决的。这不是历史哲学家的观点，不可能是学者的观点。

且不說这不是社会結構上深刻的变革，甚至不能說这是公众生活的一潭死水面上掀起的冲击籠罩一切的腐朽的波浪。如果說在旧政权中有政客习气、偷盜、掠夺和草菅人命，那么在現政权中政客习气要重五倍，掠夺之風要重十倍，草菅人命的事更是严重百倍。

大家都知道，干过搶劫杀人勾当的巴里吉利亚，是个百万富翁，在首都有很多公寓大楼，拥有无数外国公司的股票，在美国銀行中有巨額存款，他所分得的利潤达一千八百万比索，住在为美国百万富翁們開設的最豪华的旅館里，但是誰也不会相信巴里吉利亚是革命者。巴里吉利亚就是在瓜塔奥村杀害了十二个古巴人的魏勒的軍曹……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杀死了七十个人。“这个故事

讲的就是你”。^①

三月十日以前，四个政党统治着国家：古巴革命党、自由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变过了两天，共和党就参加执政了；过了不到一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又重新登台。巴蒂斯塔没有恢复宪法，没有恢复公众自由，没有恢复国会，没有恢复直接投票选举，总之没有恢复他所废除的任何一项国家的民主制度，但是却恢复了贝爾哈德·瓜斯·因克蘭、薩爾維托·加西亞·拉莫斯、阿納亞·穆里略和政府中所有傳統党派的高級头目的地位，恢复了古巴政治中一切最腐敗、最凶殘、最保守和最古老的东西。这就是巴里吉利亚的革命！

巴蒂斯塔的政权，缺乏最起码的革命内容，它在各方面都意味着古巴倒退了二十年。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为它的倒退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主要是挨饿受穷的貧苦階級，而以动乱、无能和痛苦使国家陷于絕境的独裁政权却埋头从事最醜陋的政治勾当，千方百计地企图永坐江山，那怕是尸堆成山、血流成海也在所不惜。

巴蒂斯塔連一項有分量的倡議也沒提出过。他全身心地投到大利益集团的怀抱，由于他的头脑，由于他完全没有思想和原则，根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信賴和支持，他也不可能不这样作。只是简单地换了换手，只不过是一伙朋友、亲戚、党羽和貪得无饜的寄生虫——独裁者的政治支架，坐地分赃而已。为了这一小撮把祖国置于脑后的自私自利的人物能够在社会上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人民要遭受多少污辱啊！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以此警句指出国家政治生活的腐敗，資產階級政党的軟弱无能和屈膝投降以及古巴“代議制”民主的历史性危机，为爭取民族解放的武裝斗争創造了条件。

爱德华多·奇瓦斯在他的最后的演說中讲得多对啊！他說，巴蒂斯塔是在鼓动上校們、蓖麻油和逃亡法^① 卷土重来。紧接着三月十日之后，在古巴被认为早已埋葬的真正野蛮的行为又重演了。襲击阿伊雷大学，这一次軍事情报局的匪徒和統一行动党^② 的青年流氓同流合污，空前大規模地捣毁一个文化机构；深更半夜从家中綁架了新聞工作者馬里奧·庫奇兰，并野蛮地拷打他，直到让人认不出来他；杀害大学生魯文·巴蒂斯塔，并在一八七一年西班牙民团曾枪杀大学生的地方，罪恶地射击和平示威游行学生队伍^③；有些人在镇压机关遭到野蛮的拷打，到了法庭上口吐鮮血，加西里·巴尔塞納博士在受审时就是如此。在这里我不一一叙述一群群男女老少公民遭到粗暴毒打的无数事例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七月二十六日之前。以后的事，是众所周知的，連紅衣主教阿特亚加也不能逃避这种罪行。大家都知道他成了镇压机关的特务的牺牲品。官方声称是一群匪盜干的勾当。这一次他們倒是說了真話，这个政权还能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呢？

市民們都惊恐地注視着那位新聞工作者被綁架和受了二十天毒刑的事件。而在每一事件中都充斥着聞所未聞的无耻和极度的

① 蓖麻油指有名的蓖麻油药剂，給受刑者服用大量蓖麻油以摧毁抵抗者的意志，这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所一貫使用的。逃亡法是警察或軍队慣用的手法，他們把俘虏加以杀害，却說他們逃跑了。使用这种方法出了名的，在西班牙有馬丁內斯·阿尼多將軍；在危地馬拉有豪尔赫·烏比科將軍；在古巴有馬查多和巴蒂斯塔。

② 統一行动党是巴蒂斯塔为了一九五二年六月的竞选而成立的少数派政治組織。它的社会基础是流氓无产阶级以及野心勃勃和毫无顾忌的青年人與其他社会渣滓。

③ 初期的反巴蒂斯塔斗争是一个由大学生联合会领导的强大的群众性学生示威运动。

虛偽：卑怯地逃避責任和異口同聲地把罪責推到反對現政權的人頭上。政府的行為一點不比最卑劣的匪幫遜色。連罪惡的納粹分子也從沒有這樣卑怯。希特勒承擔了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大屠殺的責任，並且說，在那二十四小時內，他就是德國的最高法院；什麼東西都無法與獨裁政權的憲警們的卑鄙、下流和怯懦相比丑的了，他們進行綁架、拷打、殺害之後，又厚顏無恥地歸罪於反對現政權的人。這就是巴里吉利亞軍曹的獨特手法。

法官先生們，在我所提到的這些事件中，主犯沒有一次出庭受審。怎麼回事呢？這個政權不是維護秩序和公眾安寧、尊重人的生活的政權嗎？

十四

我說這些，是為了讓人們告訴我是否這種情況可以稱為創造權利的革命；反對它是否合法；共和國的法院把企圖將祖國從這樣的恥辱中解救出來的公民送進監獄，難道這些法庭不是十分腐敗嗎？

古巴正遭受着一個凶暴無恥的專制統治，你們不是不知道對專制統治的抵抗是合法的；這是一個普遍公認的原則，我國一九四〇年的憲法把這個原則明確地規定在第四十條第二款中：“為了保護前面保證的個人權利，適當的抵抗是合法的”。而且即使我們的根本法沒有作這樣的明文規定，也應當認識到，沒有這個原則，就不能想像一個民主集體的存。因菲埃斯塔教授^①在他的《憲法

^① 在那個時期，哈瓦那大學憲法系名譽教授拉蒙·因菲埃斯塔被認為是這方面的最高權威。

的权利》一书中在区别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时说：“有时在法律宪法中包括了宪法的原則，即使沒有包括，只要人民許可，同样会发生效力，正如在我们民主制中的多数或代表性原則一样。”反对独裁統治的起义权就是这些原則之一，无论它是否包括在法律宪法內，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总是完全有效的。在法院里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关公众权利的最有兴趣的问题之一。杜吉特在他的《論宪法权利》一书中說：“如果起义失败了，就没有一个法庭敢于声明說，因为政府是暴虐的，推翻它的企图是合法的，所以这不算是什麼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或行动”。但是你们注意，他不是說，“法庭不应该”，而是“没有一个法庭敢于声明”，更明确地說，就是在一个暴政統治下就不会有法庭敢于这样做，不会有一个法庭有足够勇气这样做。这里不能有抉擇，假如法庭是勇敢的而且尽責的話，它就敢这样做。

最近人們就一九四〇年宪法是否仍然有效的問題曾經議論紛紛，宪法保障和社会保障法庭作出了不利于宪法而有利于那些違宪的法規的判決；但是，諸位法官先生，我认为一九四〇年的宪法是仍然有效的。我的看法看来似乎荒謬和不合时宜；但是你们不要詫異，我倒是很詫異，一个执行法律的法庭竟会卑鄙地对共和国的合法的宪法猛打一棍。正如直到現在我們所作的那樣，我将严格根据事实、真理和理智，論证我剛才提出的看法。

宪法保障和社会保障法庭是根据一九四〇年宪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設立的，而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頒布的第七号組織法使其更为完整。据以組成法庭的这些法律賦予它处理違反宪法的行为的明确的特別权力；一切否定、縮小、限制或破坏宪法規定的权利和保障，或阻撓国家机关自由活动的法律、法令、決議或法案，凡被

控違反宪法者，都由它負責处理。第一百九十四条明白規定：“法官和法庭必須按照法律永远服从宪法的原則来解决現行法律和宪法之間的矛盾。”因此根据宪法保障和社会保障法庭借以产生的法律，法庭的判決應該永远是有利于宪法的。如果这个法庭把法規置于共和国宪法之上，那它就完全离开了它的职权，因而它的行动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此外，这种决定本身也是荒謬的，而荒謬的事物在事实上和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甚至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無論一个法庭怎样的尊严，也不能把圓說成方，同样地，不能把四月四日胡搞出来的一套叫作一个国家的宪法。^①

我們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根本法，它确定国家的政治結構，規定国家机关的职能并限定它的活动范围；宪法應該是稳定的、持久的和比較硬性的，而法規却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中的任何一条。首先它在最实质的方面，即有关共和国的組成和主权原則方面充滿着离奇的厚顏无耻的矛盾。第一条說：“古巴是独立和主权国家，其組織形式为民主共和国。……”第二条說：“主权屬於人民，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是之后又来了一个第一百八十八条，說“共和国总统由內閣任命”。这儿已不再是人民了，而是內閣了。誰选的內閣呢？第一百二十条第十三款說：“总统有权自由任命各部部长，以及使其連任，必要时得加以更換。”到底誰選擇誰呢？这不就是誰也解决不了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老問題嗎？

有一天，十八个冒險家碰头了。他們的計劃是襲击共和国，掠

① 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事实上的政府頒布一項宪法，它違反了一九四〇年宪法中規定的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則。暴君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和由他任命的各部部长靠此法篡夺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这项宪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它只不过是社会保安法和軍事刑法典中所列举的刑事罪的总汇。

夺它的三亿五千万的預算。由于背叛和阴谋，他們达到了目的。“現在我們怎么办呢？”他們中有一个人对其他人說：“各位任命我为总理，我封各位为將軍”。作完这一步，他就找了二十个专门拍馬屁的家伙，对他們說：“我任命你們为部长，各位任命我为总统”。这样相互任命为將軍、部长和总统，就把国库和共和国据为己有了。

問題不在于一时篡夺大权，来任命部长、將軍和总统，而在于一个人依靠几項法規自封为无上的主宰，不仅是执掌大权，而且是执掌对每个公民的生杀大权，左右国家的存亡本身。因此我认为宪法保障和社会保障法庭的态度不仅是不忠、醜陋、卑怯和可憎的，而且也是荒謬的。

法規中有一条不太引人注意，然而说明这种情况的关键的一条，从这一条我們將得出决定性的結論。我指的是包括在第二百五十七条中的关于修改的条款，这一条原文是这样的：“本宪法可由內閣經三分之二閣員通过而修改之”。这里的玩笑可算开到家了。这就不只是执掌最高权力，把一个宪法不經人民的許可就强加給人民，并且选出一个集中所有权力于一身的政府，而且通过第二百五十七条最終地把关于最高权力中最实质的一条，即国家的最高的根本法的修改权变为己有，这种修改从三月十日以來他們已經进行了好几次了，尽管他們还在第二条中厚顏无耻地肯定主权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如果进行这种修改只需內閣成員三分之二的同意，而任命內閣的又是总统，那么摆布共和国的大权也就操在一人之手了，而这个人又是世界上最不配称为人的人。这就是宪法保障法庭所接受的嗎？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能够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嗎？好了，你們将看到法庭接受了些什么。“本宪法可

由內閣經三分之二閣員通过而修改之”。这种权力是没有边际的，在它的庇护之下，任何一条，任何一章，任何一款，整个宪法都可加以修改。例如我已提过的第一条，說“古巴是独立和主权国家，其組織形式为民主共和国”——尽管今天事实上是一个血迹斑斑的領地——；第三条說，“共和国的領土包括古巴島、皮諾斯島、其他邻近島嶼和珊瑚礁……”；等等。巴蒂斯塔和他的內閣，依仗第二百五十七条可以修改所有这些条款，他們可以說，古巴已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世襲的王朝，而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自封为王；他可以肢解国土，像拿破侖出卖路易斯安納一样把一个省出卖給別国；他可以取消生的权利，像希罗德斯那样吩咐把新生的嬰兒的头砍掉；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成为合法的，而你們則要把一切反对者都送进監獄，就像現在企图对付我一样。我举出了这些极端的例子，是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我們的处境的悲慘和可怜。这些无上的大权就落在的的确确只会把共和国連同它的居民全部出卖掉的人的手里了！

如果宪法保障法庭接受了这种局面，那它不把自己的法官袍服趁早收藏起来还等什么呢？在立宪权和立法权归于同一机构的地方，就不会存在宪政，这是民法的一条基本原理。如果內閣制定法律、法令、条例，同时又有权化去十分钟修改一下宪法，我們要宪法保障法庭有什么鬼用！它的裁决是不合理的，不可思議的，違反邏輯的，違反你們法官先生們宣誓保卫的共和国的法律的。当它作出有利于法規的裁决时，我們的最高法並沒有廢除，而是宪法保障和社会保障法庭置身于宪法之外，放棄了自己的权力，在法律上自杀了。那就請它长眠吧！

十五

宪法第四十条規定的反抗权是完全有效的。所以要这一条是为了让它在共和国正常发展时发生作用嗎？不是的，因为它之于宪法，就像救生艇之于远洋的船舰一样，这只救生艇，只有当船舰在途中遭到敌方魚雷伏击的时候才放到水里去的。既然宪法已被背棄，既然人民的所有权利都被剝夺，那就只剩下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夺去的，这就是对压迫和非正义的反抗权。如果还有什么疑問的話，这里，社会保安法里有一条，檢察官先生不應該忘記。这一条的原文如下：“政府中一切任命的或民选的官員如果不曾使用其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抵抗叛乱，得处以剝夺六至十年权利的特別制裁。”抵抗三月十日叛徒的暴动是共和国法官的义务。人們完全明白，当誰都不守法，誰都不尽义务的时候，就把仅有的守法和尽义务的人送进監獄。

你們不能否認，强加給国家的这个政府体制是与古巴的傳統和历史不相称的。孟德斯鳩在他的成为現代三权分立的基础的著作《法意》一书中从性质上区分了三类政府：“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掌握大权的共和政府；只有一个人进行統治、但是根据固定的并有明确界說的法律进行統治的君主政府；一个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专制政府”。他又說：“要是一个人，他的五种感官喋喋不休地对他说，他就是一切，別人都等于零，那么他一定会是无知的、懶惰的、低級趣味的。”“正像在民主的国度里需要美德，在君主政体下需要荣誉一样，在一个专制的政府里少不了恐惧；那里不需要美德，荣誉是危險的东西。”

諸位法官先生，反抗专制統治的权利从古到今，一直是为具有各种主張、各种思想和各种信仰的人所承认的。

在中国远古的神权君主政体时代，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宪制原则，即当国王的統治无能而又暴虐的时候，就要被廢黜，由一个有德的亲王代替。

古代印度的思想家主張积极反抗当权者的独断独行。他們认为革命是正当的，并多次将其理論付诸实践。他們有一則箴言說：“众人的主見远远胜过国王一人。許多根細綫擰成的绳子，足可拖动獅子。”

希腊的城邦和羅馬共和国不但允許，而且贊揚杀死暴君。

在中世紀，索尔斯伯利的約翰在他的《政治家之书》中說：当一个君主不依据法律掌政而墮落为一个暴君的时候，用暴力推翻他是合法的、合理的。他建議用匕首而不用毒药来杀死暴君。

圣·托馬斯·阿奎納在《神学大全》中駁斥了殄灭暴君的主張，但他也认为暴君应被人民所廢黜。

馬丁·路德宣称，当一个政府破坏了法律，墮落成暴君的时候，老百姓就沒有义务服从它了。他的学生菲利普·梅兰克頓主張人們有权反抗已变成暴君的政府。从政治思想观点来看宗教改革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加尔文，主張人民有权拿起武器反对任何篡夺行为。

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一个西班牙耶穌会士胡安·馬里亚納在他的著作《論君主和君主制度》中說，当統治者篡夺政权，或者当选的統治者暴虐地統轄公众生活的时候，一个普通人直接行刺或以欺騙方法、尽可能少引起騷乱地加以謀害是合法的。

法国作家法朗索瓦·奥特芒认为，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存

在着一种契約的联系,当政府破坏那个契約的时候,人民可以起来反抗暴政。

在那同一时期还出現了一本署名斯蒂方努斯·尤尼烏斯·布魯图斯写的很受讀者欢迎的《向暴君們討債》的小册子,它公开宣称当政府压迫人民的时候反抗政府是合法的,而德高望重的法官有义务领导这个斗争。

苏格兰宗教改革家約翰·諾克斯和約翰·波奈特持有同样的观点。在乔治·布肯南写的关于該运动最重要的一本书中說,如果政府不經人民认可而取得政权,或者不义地专断地摆布人民的命运,那他就变成了暴君,可以加以廢黜,甚至把他处死。

十七世紀初期德国法学家約翰·阿尔图斯在他的《政治論》中說,主权,作为最高的国家权力,来自其全体成員的自願的集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如果它不义地、超越法律或者暴虐地行使这种权力,那人民沒有服从它的义务,并且完全有理由反抗和起义。

諸位法官先生,到此我已經引证了古代、中世紀和近世初期的例子;具有各种思想、各种信仰的一些著作家。而且,你們也必定知道,这个权利也扎根于古巴的政治生命当中,多亏这个权利,你們今天才可能穿着古巴法官的袍服出庭,但願这些袍服能主持公道。

大家都知道,英国在十七世紀有两个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于专制行为而被廢黜。这些事发生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产生的时代,这种哲学是力爭打碎封建主义枷鎖的新的社会階級的思想基础。針对着神权专制政体,这种哲学提出了社会契約和被統治者同意的原則。这种哲学給一六八八年的英国革命、一七七五年的美国革命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提供了根据。这些

偉大的革命事件开始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解放的进程，而最后一环就是古巴。这个哲学哺育了我们的政治和宪制思想。这种思想贯穿在从第一部瓜伊馬罗宪法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宪法之中，这后一部宪法已经受到现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潮流的影响，在其中提出了所有制的社会职能的原则和人对于体面的生活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止了这种要求的完满实现。

抗暴起义的权利就这样最后肯定下来，成为政治自由的根本原则。

早在一六四九年約翰·密尔頓就写过，政治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可以任命和廢黜君主，有义务推翻暴君。

約翰·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一书中，认为当人的天赋权利被踐踏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和义务廢除或者更換政府。“对付非法暴力的唯一办法就在于以暴力反对之”。

让·雅克·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約論》一书中极雄辯地說道：“当人民被强迫服从而服从的时候，那很好；一旦可以摆脱桎梏而摆脱掉，用剥夺他的自由的同一权利恢复自由，那就更好。”“最强有力的人物也决不能强大到永远作主宰，他只能试图把暴力变成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罢了。……暴力是一种物质力量；我看不出它能产生怎样的道义力量来。向暴力让步是出于必要，并非出于意願；其他一切都是出于谨慎。这在什么意义上能說是义务呢？”“放棄自由就是放棄人的品格，放棄人类的权利，甚至他的义务。对于放棄一切的人，沒有补偿的可能。放棄一切是和人的本性不相容的；剥夺全部自由意志就是剥夺全部道德准则。总之，一方面規定绝对的权威而另一方面規定无限的服从，是一种空洞的自相矛盾的信念。”……

托馬斯·潘恩說：“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要比戴着王冠的下流胚更值得尊敬。”

只有反动的作家才反对人民的这个权利，像弗吉尼亚州的牧师乔納坦·布歇尔就說：“革命权是来自暴动之父呂西弗的應該譴責的主張。”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国費城大会的独立宣言把这种权利神圣地写在一段美丽的文字中，这一段說：“我們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是生来平等的，造物主把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赋予了所有的人，在这些权利中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这些权利，就在人們当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全部权利都来自被統治者的許可；我們认为只要任何政府形式倾向于破坏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組它或者廢除它，并建立一个以上述原則为基础、以人民认为最能保障它的安全和幸福的形式組成它的政权的新政府。”

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赋予了后代如下的原則：“当政府蹂躪人民的权利的时候，对人民來說，起义就是它最神圣的权利和最重大的責任。”“当一个人夺取了主权的时候，應該被自由人判处死刑。”

十六

我认为我已充分地論证了我的观点：我的理由比檢察官先生用来要求判我二十六年徒刑的理由要多。所有这些理由都有助于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人們，沒有一个理由是有利于无情地压迫、踐踏和掠夺人民的人。因此我只有讲出許多条理由，而他一条也讲不出。巴蒂斯塔是違反人民的意志、用叛变和暴力破坏

了共和国的法律而上台的，怎样能使他的当权合法化呢？怎样能把一个血腥的、可耻的压迫者的政权叫作合法的呢？怎样能把一个充斥着社会上最落后的人、最落后的思想和使用最落后的方法的政府叫作革命的呢？又怎样能认为，肩负着保卫我国宪法的使命的法院最大的不忠诚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呢？凭什么权利把为了祖国的荣誉而贡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公民送进监狱呢？这在全国人民看来，是駭人听闻的事；照真正的正义原则说来，是駭人听闻的事！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理由比其他一切理由都更为有力：我们是古巴人，作为古巴人就有一个义务，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犯罪，就是背叛。我们为祖国的历史而骄傲；我们在小学校里就学习了祖国历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听人们谈论着自由、正义和权利。人们教导我们从小就敬仰我们的英雄和先烈的光荣榜样。塞斯佩得斯、阿格拉蒙特、马塞奥、戈麦斯和马蒂都是我们最早铭刻在头脑中的名字。我们敬聆过泰坦的话：自由不能乞求，只能靠利剑来争取。我们知道，我们的先驱者为了教育自由祖国的公民，在他的《黄金书》中说：“凡是甘心服从不正确的法律并允许虐待他祖国的人践踏他的国家的，都不是正直的人……在世界上必然有一定数量的荣誉，正像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光明一样。有多少小人，就一定有多少肩负众人的荣誉的君子。就是这些人奋起用暴力反对那些夺取人民的自由、也就是夺取人们的荣誉的人。这些人代表成千上万的人，代表全民族，代表人类的尊严。”……人们教导我们，十月十日和二月二十四日是光荣的、举国欢腾的日子，因为这是古巴人奋起反抗臭名昭著的暴政的钳制的日子；人们教导我们热爱和保护美丽的独星旗并且每天黄昏唱国歌，歌词告诉我们，在

枷鎖下生活就是在屈辱和欺凌中忍气吞声，为祖国而死虽死犹生。我們学会了这一切并且永不会忘記，尽管今天，在我們祖国里，人們由于要把从搖籃中起就教导給他們的思想付諸实践而遭到杀戮和監禁。我們出生在我們的先輩傳給我們的自由国家里。我們不会同意作任何人的奴隶，除非我們的国土沉入海底。

在我們的先驅者百年誕辰的今年他却好像要死去了，对他的怀念似乎要永远磨灭了，多么可耻！但是他还活着，他没有死，他的人民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他的人民是高尙的，他的人民忠于对他的怀念；有些古巴人为保卫他的学說倒下去了，有些青年为了让他繼續活在祖国的心灵中，心甘情愿地死在他的墓旁，貢獻出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古巴啊！假使你让你的先驅者默默死去，你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場啊！

我要結束我的辯护詞了，但是我不像一般的律師通常所作的那樣，要求給被辯护者以自由；当我的同志們正在皮諾斯島遭受可惡的監禁时，我不能要求自由。你們让我去和他們一起共命运吧！在一个罪犯和强盜当总统的共和国里，正直的人們被杀害和坐牢是可以理解的。

我衷心感謝諸位法官先生允許我自由講話而不會卑鄙地打断我；我对你們不怀仇怨，我承认在某些方面你們是人道的，我也知道本法庭庭长这个一生清白的人，他可能迫于現狀不能不作出不公正的判決，但他对这种現狀的厌恶是不能掩飾的。法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問題有待处理，这就是謀害七十个人的案件——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屠杀案。凶手到現在还手執武器逍遙法外，这是对公民們的生命的安全威脅。如果由于怯懦，由于受到阻碍而不对他們施以法律制裁，同时法官們也不全体辭职，我为你們的榮譽

感到惋惜,也为玷污司法制度的空前的污点感到痛心。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监狱对我将比对任何人都更残酷无情,狱中的生活充满着威胁和下流卑怯的残忍暴虐,但是我不怕,就像我不怕曾杀害我七十个兄弟的可鄙的暴君的狂怒一样。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译自古巴国家印刷局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单行本。
本篇注释除标明是译者注外均为原书所有)

就任总理职务时的演說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六日)

尊敬的总統先生，
部长同志們，
記者先生們：

在我接受这个领导部长會議的光荣职务的这一时刻，說也矛盾，在这一刻，我对这个放在我肩上的責任只感觉到深深的忧虑；这是由于我在履行我的职责时一向抱着认真和忠誠的态度所引起的。

似乎在需要好好休息的时候，我承担的工作却更多了，比我以前的工作更重大、更負責任，而且是一个很艰巨的考驗。在我过去所完成的所有任务中，我认为从来没有过像这样困难的任务，我认为从来没有过这样障碍重重的任务，这样难以执行的任务，因为我意識到一切困难，我清楚地意識到一切困难，清楚地意識到一切阻碍。

我过去所完成的所有任务，都是靠自己的推动而实现的；可是这一个任务，是委派給我的，不是我选择的，而是別人选择我来担任的。因此，接受这一任务，只是凭着为了祖国而必須进行自我牺牲——真正的自我牺牲、真誠的自我牺牲——的深刻观念，因为对

我們說來，執掌政权、担任公职不是什么发财致富的职位，不是什么猎取别人尊敬的职位，而是一个自我牺牲的职位；所有了解这个革命过程的人，所有观察过我的行为的人，都一定了解我一貫的大公无私精神。

头衔，仅仅是头衔，我毫不介意；名誉，仅仅是名誉，我毫不介意。在这里，在这个职位上，我像过去一样依然是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我和别的公民沒有任何区别，就像我以前和别的公民沒有任何区别一样。我和任何一个朴实的普通的古巴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和任何别的被指定担任一个重大和困难的任务的古巴人同样条件的古巴人而已。因此，当我在說这对我是一种自我牺牲时，我是十分誠懇、十分严肃地說的。虽然如此，我对于我應該作的努力，并无畏惧；对于我面前势必会遇到的困难，我并无畏惧；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总是勇敢地担当起我的責任。只要共和国总统对我信任，只要我取得負責执行委托我的任务所必需的职权，我将担当起这个职务。只要共和国的最高权威总统认为需要这样的职务，而且我們心自問也觉得我能起些作用，那末我将担当起这个职务。重申我尊重体制、重申我沒有个人野心、重申我忠于原則、重申我坚定而深刻的民主信念，那是多余的。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說明，虽然共和国宪法已由部长會議作了修改，使年龄的条件不致成为年輕人期望当共和国总统的障碍；我必須說，这一修改，我根本沒有参与其事，甚至也沒有同我商量。这是部长會議通过的法令，我对它沒有任何兴趣。如果在古巴應該恢复半議會制度，如果我能在这个职位上为此服务，那末我就在这个职位上或在其他任何职位上为此服务。

我并不想当共和国总统，但願我沒有想当共和国总统的需要，

但願在許多具有足够的品德和才能的古巴人中去選擇。

如果在这个职位上我能够效劳的話，那末我感到关切的就是进行革命，我感到关切的就是革命的前进，我感到关切的就是人民不会受騙，得到他們期望于我們的一切。

在这里，有着足够的誠意，有着足够的处理問題的正直和果斷，也有着足够的鎮靜、安定和沉着——这对于政府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我唯一担心的事，是到了这个过程結束的时候，人民能不能从我們手里得到他們所要求的一切，如果他們信賴我們，定能得到这一切；如果人民协助我們，定能得到这一切；如果人民了解我們，定能得到这一切。現在存在着种种急躁情緒，然而，沒有誰比我們更着急。我們要求人民，不要着急，因为我們已經够着急了。我們是劳动的人，我們是行动的人；我們喜欢做事，更甚于談論。

例如我想到我們可以給农民修建的住宅的时候，我很着急；例如我想到我們要为孩子们修建的学校城，想到要实现一項工程的最起碼的計劃就需要几个星期的研究，要建立一座学校城必須制訂計劃，寻找技术人員，此外，还要寻找决定事情應該如何安排的教育家，这样的時候，我很着急。已經有了开始建立学校城的錢，但是還沒能动工建設，也許还要过几个星期后才能开始。有了修建农民住宅的基金，可是我們还不能开始修建，因为需要時間。我一想到什么时候开始砌第一块磚，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程，我就經常着急。我們一分钟也不停地在发指示、审查計劃、組織有關部門，因为我們是在各个部門、各个方面都在筹划，因为我們正在走上实现造福祖国的偉大事业和偉大計劃的道路。但是，一想到这些工作不得不再等待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我就感到难过。

我們曾經要求工人們忍受困难，對他們說，為了革命，要犧牲一切要求，要他們等待着，要他們信任我們，我想到這一切，我就感到難過。當我著急地想找一個機會向他們表示我們的忠誠，向他們表示全國都感謝他們今天在忍受困難，我就感到難過。他們這些人，主要是工人，是這樣的高尚，具有這樣的愛國行為，一直在自覺自願地幫助我們安定國內局勢，恢復正常秩序，鞏固革命，搶收甘蔗；當我著急地想到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能收穫到現在艱辛努力的果實，我就感到難過。

我願意借這個就任總理職務的時刻，對工人們、對農民們說，我們是時刻記着你們的，我們沒有忘記你們。一項比馬埃斯特腊山土改法內容更為廣泛的土地改革法正在制訂，並且在很短幾個星期內就會成為現實，無地農民的問題就將解決。除了這個廢除大莊園制度——正如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那樣——的法令以外，排干薩帕塔沼澤地的計劃已在制訂，我們將從那里得到一萬五千卡瓦耶里亞的土地，同時，考托河下游的土地也將排干，用於農業，我們希望在那里再能得到一萬卡瓦耶里亞的土地。我還要對他們說，我們正在毫不停歇地為他們工作；而為他們工作，就是為人民工作。

我們要實現的計劃很多，我們要做的的工作也很多。國家所关心的各種問題，所有的，絕對是所有的受到國家关心的問題，一定都加以考慮，一定都加以解決。今天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個二十點的計劃。我沒有催過，我認為每一件事情都應當在適當的時候處理，例如，降低房租，就得在適當的時候處理。不到時候就處理，在住房的修建工作還未完全組織好就處理，就不聰明了，結果可能使修建工程癱瘓下來，使幾千工人失去工作。一切措施，都应当在適當的時候、

在有办法应付一切后果的时候采取；而且，关于計劃問題，我什么話都沒有說过。我曾經和許多同志談到了許多想法，可是这些想法还将逐漸成型，逐漸研究；而問題要到适当的时候才能解决，既不早一分钟，也不晚一分钟。政府的所有任务，都有一个先后次序，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每一項都在适当的时候才能实现。可是我可以对人民說，人民关心的所有的問題——既然我說了所有的問題，我指的就是全体人民关心的問題——政府一定全部予以处理，予以解决。

关于政府工作方面，我們的最坚定的决心，就是傾听人們的意見，了解每一个工作人員的行为和工作。在这方面，我并不着急，因为要更換一个工作人員，就得寻找另一个具备一切品质、能代替得了原来的人的工作人員，以便使工作做得更好。因为在現在这个时候，物色干部并不容易；因为有能力的工作人員倒是有的，但是他們沒有为革命做出任何事情，如果任用这种人，可以說那倒是在討好那些光說不做的人了。如果寻找有革命历史可是不能胜任所担負的职务的干部，我們就会冒不能做好工作的危險。因此，必須寻找合乎理想的干部；寻找既有革命功劳又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当然首先要有能力，因为国家的問題，須要有能力加以解决。不是有些巴蒂斯塔分子还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嗎？誰也不用过分担心，过一个时期之后，在那些重要崗位上将不会再有巴蒂斯塔分子了。

大家應該明白，問題是政府完全給搞得杂乱无章，因为它完全混乱，完全沒有組織；另一方面，政府又要处理一系列根本性的巨大任务，而且总是会有神通广大的人，隱瞞历史的人，企图使自己不被撤換的人；他們在一个时期內可以这样，但是这样的时期不会很长。因此我說过，不要空談什么有人光說不做，而要說出来誰

是这种人；不要空谈什么巴蒂斯塔分子，而要告诉我们谁是巴蒂斯塔分子，而且他的行为有什么证据。巴蒂斯塔分子，独裁政权的走狗，不能担任重要的工作，这对我们说来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一个没有革命功劳也没有工作能力的先生，这种人，我就把他叫做光说不做的人。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帮助过革命，却有工作的能力。然而一个光说不做的人，却既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结果是对革命毫无用处。因此，就得把这类家伙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如果工作不好，有了革命功劳也没有用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也必须更换，因为共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一切友情谊、一切亲属感情。友情谊，徇私舞弊，亲戚关系，革命永远不会接受这些做法。

革命前面有着障碍，不可能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革命也有它的错误，但是革命有一种永恒的意志，能够在没有做对头的事情中克服错误，纠正错误。革命永远不会同违反我们一直为之而斗争的原则这样的事妥协。人民应该做的，就是帮助我们，向我们揭露他们认为违反革命原则的那些事情并提供证据，例如政府中有不革命分子、光说不做的人和巴蒂斯塔分子等等。

然而也必须着重谈一谈另外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得到所有人的好感，也不可能对一个工作人员的看法完全一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有时候遇到正确的批评，有时候遇到不正确的批评。当然，有时候工作人员超越职权，办事有些鲁莽，有时为了尽力解决他本单位的问题而忘记了国家的总问题，忘记了社会制度。可能一个工作人员来到国家的某一个部门，发现了两千个闲着没事干的人，那么好吧，就让这些人辞职，必须这样做。可是也可能是两千个有事可做的职员，有一些已经干了七年多，有

一些不滿七年；他甚至可能会发现那里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当然，官僚主义是政府工作的敌人。在这个工作人员看来，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就是說一声：“裁减一切多余的人员。”很好，这个部門得到了好处；可是却解雇了五六百个人，这就引起了一个社会問題，而政府的措施却是要解决各种困难問題，而同时又不引起別的社会性质的問題。很明显，这个干部只想到解决本部門的問題，却忘掉了国家的其他問題。因此，用立刻裁减多余人员的办法来解决問題，是一种錯誤的政策。

还有一系列的問題，例如，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三月十日以后安插进来的。除了国家那时遭受着不幸这个原因外，有了公职而不去接受的人毕竟是非常少的。这种人可能有一万、两万或者三万个；可是也得問問，不同意接受公职的到底有几万。不然的話，就請看看誰在三月十日以后辞职了；沒有辞职的，人家就不得不把他們撵走。辞职的很少，的确就是这样。这是事实。因此，不可能用严格的标准来处理三月十日以后在政府里工作的大量人員的問題。这些人做了工作，不是密探，不是游手好閑的人，而且也不是，譬如說，选举时的候选人，因为如果参加竞选的話，那就犯了革命所不能容忍的錯誤。在制定那項反对选举騙局的法令以后誰当了候选人的，就应褫夺担任公职的权利、褫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十年。可是大量的情况并不是如此，他們現在担負着公职，他們受到一系列的約束，負有債務，当然也过着低水准的生活；如果仅仅为了人浮于事而要在這個时刻解除他們的职务，那末就会变成一个社会問題，因此，需要使两种利益，即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同社会秩序的利益得到协调。

我遇到了无数这样的問題；有些人工作了十二年，被解职了，

他們丟失了飯碗，遭受着折磨，甚至使人感到，一些人的錯誤却危及到其他人身上，使其他人受折磨，这是不公平的，因为的确有人在街上向人們这样談論。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錯誤，應該防止再发生。

的确，国家的經濟十分困难，的确，我們現在缺少資金。現在并不像以前那样，以前，如果缺少一两亿或者三亿比索，可以立刻設法解决；可以发行債券，等等。可是我們現在只能依靠我們得到的稅收来解决問題，如果稅款收入很多，这是由于大家的忠誠和繳納单位的合作；他們认为今天沒有人会偷盜这些錢私肥中飽，他們乐意，至少是按时地繳納了稅款。亏得这样，收入增加了，甚至打破了紀錄。可是这是国家的正常收入，并不是向国家銀行請求发行債券而得到的收入；尽管这笔錢是我們現在掌握的唯一資金，我认为在政府工作方面應該遵循以下的政策：首要的是，必須清楚了解当前是一个整頓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組織政府机构的时刻；必須确立起政府的信用和威望。

所有的人，談論到关連管理国家的問題时，总抱有怀疑。革命的敌人，以及要在国家生活各方面自由行动分子，总是談論政府无能，政府沒有效率，說什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家私营公司可以管理得很好，而政府却不行。其实这个道理很明显：政府遭受着以前統治者的錯誤和不法行为的禍害。那些人要給朋友寻找职位，要把朋友安插进政府而无損于他們的利益；他們組織政治集团，也从不关心維持国家財政收入的人民。国家的資金是怎样使用的呢？是用来中飽私囊，用来大量地向各个充滿了人員的政府部門撥款；这些部門的任务是进行建設，而它們的行政开支却超过了建設費用。

政府必須整頓，必須要使政府像个样子，政府必須比任何其他

非政府单位干得更好。为什么“公家”这个字眼的名声一定是不好的呢？为什么一談到政府工作就是最糟糕的呢？今天，有了这样的大公无私地为公众服务的人，有了像今天这样的准备忍受一切困难的人，他們在这里，并不像私营企业里的职员那样，是为了薪金，或者为了发财，所以政府应该能够工作得更好。

在政府服务的人，必须具备工作能力，因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要比任何其他机构工作得好，因此，重建和改組政府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要考虑到一系列的社会实际情况，靠着单纯的善良愿望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如果我们打算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它整顿好，那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就是只用十五天，也同样糟糕。这样的话，不但会引起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政府不是更有效率，而是更无效率。因此，这需要时间，而且要把组织真正有效率的政府机构作为一个坚定的目标。再说，如果必须要这样做的話，还得按照尊重政府机构的原则办事。在革命的这个阶段，首要的事，是要撤换窃据重要职位的人，因为那些人是独裁者所信任的人。

其次，曾经同独裁政权合作，同独裁政权有过联系的人，也得撤换掉，尽管他的职位并不重要。如果是本图拉、塔维尔尼亚、卡拉塔拉等这帮凶手们推荐的人，撤换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要那些家伙的朋友混在我们的政府里。可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他和独裁政权并无勾搭，而且的确不过是一个多余的工作人员，因为他并没有做任何工作，这样的职务是为了照顾朋友而设立的，有这种情况的部門就需要进行改組，不是要在这种职务上撵走一个再調来一个，而要仅仅根据政府的工作需要进行改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太考虑就辞退一个公民是不对的，說他們早該解雇了，也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不公正不道德的做法。这种做法，

如果用来处理那些不做工作而拿錢的人，那就做得对；但是如果发生在相反的情况下，我认为那就不对了。如果必須要撤銷一个人的职务，那就應該付給他退職金，而且要算足他工作的時間，此外，至少还要付給他三个月原薪，供他在寻找别的工作时生活之需；而革命政府在这时也可按照各种計劃，大量吸收劳动力，使得那个人不致突然被辞退，剝夺掉他所賴以为生的手段。这个問題，我們将在部长會議上作出决定，让大家安心，让大家明白，一个人被辞退，是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完全只是从要把国家工作做得空前良好的需要出发。

必須着重指出，我們最近发现，人們的当官欲望有所抬头，在最初的日子里，要找到一个願意当部长的人确实困难，而今天，就有許多人願意在政府中有个一官半职。自然，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必然性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但我认为，革命者的純洁，必須尽可能地予以保持；例如，我們这些起义軍的战士，在这开头的两个月內，我們的确作出了牺牲。起义軍的成員上个月沒有拿餉，这个月也要拿得很少，而且比他們應該拿的少得多。这是因为不感兴趣嗎？不是。共和国總統不止一次對我們說起，必須給起义軍的战士們發餉。这些战士，和世界上哪个軍隊都不一样，甚至在胜利以后，旧軍隊仍然在拿餉，而他們却不拿。我應該承认，这主要是我的过錯。因为我看着这些人从最艰苦的生活中、从最无私的精神中得到培养，想到这种无私精神、这种純洁在取得了胜利之后就要开始損伤，想到他們就要开始領取以前从未見过的薪餉，这使我难受，使我感到有些忧郁。我从道理上觉得，他們應該拿。可是我們的自豪感是如此根深蒂固，我們对这些人的純洁性是如此坚信、如此肯定，以致我們對他們應該拿的薪餉这个問題有点拖沓。如果情

况允許，他們想必是不会拿的。而在当前情况下，就得在需要拿餉的现实面前让步，因此，他們也应该拿。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告诉大家，我十分关心青年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让当官的欲望在革命队伍中滋长，因为它会削弱革命。

我还清楚記得，在我得到独裁者逃走的消息的那一天，所有的古巴人都在出自内心地欢欣鼓舞，我完全意識到战争已經結束，可是我却在担心地想，那个曾經培养出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的学校，那个曾經鍛炼出了許多模范人物的十分艰苦的斗争已經結束了；将来很难辨明人的好坏，因为只有在那个学校里，在斗争的热潮中，才可能分辨出誰有用、誰沒用，誰是好样的、誰是讲空話的，誰只关心自己、誰有远大理想，誰是老实人、誰是十足的伪君子。因为在高山上和寒冷、和饥饿、和埋伏着的敌人作斗争，同从来没有吃过苦，就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担負起行政性的职务，是完全不同的；我那时担心我們的人可能会在現在的情况下失去可貴的东西；我非常担心革命者的艰苦奋斗精神会衰退。我們面前有着那么多的任务，我們面前有着那么多的工作和斗争，是足够两代——而不是一代——革命者去担当的。革命者沒有必要急于有一个头衔。

革命需要时间和許多后备，需要許多勇敢的人作后备，以备将来的需要，因为走在前面的人总会有許多倒下的，比如在战争里就会有人倒下，斗争总有消耗。战后的阶段，即建設阶段的斗争，也是一場激烈的斗争，会消耗人。因此，必須有大量后备，用来重新补充队伍；損失的人員必須补充。所以，当一个有功劳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安插在一个重要的职位上，我总是要担心，是不是时机恰当；这个人是不是已經有了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必要准备；或

者这个机会是不是会把他毀了,因为他还未具备胜任工作的条件。因而,我們这些当政的人,就必须进行艰苦的奋斗,让大家看到,我們真正过着艰苦的劳动的生活,免得其他的人以为我們在吃喝玩乐,以为我們担負着这个或那个职位的人过的是舒坦的生活;要让大家明白,这是十分艰巨、十分吃力、十分費勁的。对一个担任着某个职位的人,無論他是来斗争的或是来发财的,都根本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今天要在部长會議提出的第一个措施,是降低薪金,从取消某些特別开支开始;我們拿的錢只要够最基本的需要就行了。汽車不要坐大的,小的就行了。我們所要做的,正好和从前官員們所做的相反,让人民不要以为做了部长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要普通的薪金,当然也是必需的薪金,免得徒步走路,也不致于当乞丐,但是只要必需的数量,不要从前部长所拿的那么多錢;因为那些部长拿的錢比他們份內的多,因为他們还进行偷盜。我們要少拿些薪金,我們也不去偷盜。我們要努力显示出,正直并不是一个需要大小的問題,而是一个信念的問題。是不是要把薪金提高一些来杜絕偷盜呢?也好,可是这并不能保证人們的廉洁,能保证廉洁的是道德观念。如果一个人是正直的,即使每个月給他十比索,他也不会去偷盜;如果是一个偷盜分子,不管給他多少錢,他还是要偷盜。因此,就像我們請求工人忍受艰苦一样,我們也应该忍受艰苦,等到所有的人都富余了,生活水准提高了,那时候再提高部长們的生活水准吧!

我觉得应该使大家不要以为我們要求別人忍受艰苦,而我們自己却不这样做。我們并不要求减少工作,我們要求增加;要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沒有星期日,沒有星期一,什么也沒有,因为在今

天,全国的任务就是工作,使得今天工作的人能在某一天享受到他們工作的果实。不是要为別人工作,为別人工作是不正当的,而一个偷盜了一百万的工作人員,和一个想撈它一百万的自私自利的企业主,是同样的盜窃分子。我倒要說,这个企业主应该同意少撈一点,譬如說,十万比索就够了,因为归根到底,一年功夫他是花不完这么些的。这对于工人說来,就是搶劫了。有些企业主想攢些錢到欧洲去逛一逛,举行价值两万五千比索的宴会,却只願給一点点可怜的薪金給工人和職員,毫不在意他們的需要。我們要进行艰苦奋斗,我們不管是部长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願意当富翁,我們要为国家进行艰苦奋斗,为祖国进行艰苦奋斗,以此为革命出力,因为革命有許多敌人,这些敌人不在国内,但是他們非常强大,革命也有許多障碍,因为我們自己往往由于急躁、有偏見而成了革命的障碍。

还有許多人依然生活在落后十年的情况中,不知道現在正在进行革命。为此,我們都要去进行巨大的工作。当他們在路上拦住我,向我提出那些他們从前向市議會議員提出的問題的时候,我感到,現在还是像十年以前一样。

因为,我們并不是巴蒂斯塔的部长,我們并不是巴蒂斯塔时代的领导人,我們同老百姓是一回事。今天,人民应该說的,不是“我們請求”,而是应该对我們說,我們要办,我們建議,我們要做,因为我們同人民是一回事。确实有很多人并不知道現在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們头脑里还有着过去时代的观念。

另一个問題是,一切政府的活动必須互相协调;这个部长自管自做一件事,那个部长又自管自做另一件事,这就不好办;大家都得服从一个总的計劃,不能以为当了部长就能成事,而是整个政府、

整个革命才能成事。因为有时候，这一边决定了一个措施，那一边却把它打乱了。此外，政府必須对每一个措施很好地进行分析，看一看会給多少人造成損失。要进行研究，要进行說服，就像昨天我們說服某些海滩的业主那样，因为他們不让人民到海滩游泳。說服他們，請求他們合作，問他們最担心的是什么，如果要居留在海边，那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占海滩。甚至，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业主，要对他們表示，这样做并不是故意要使他們受損失，而是人民的权利；我們有义务管这样的事，在我們之前当政的人給我們留下了无数困难，他們是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办事的。我們現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們要在这方面做些事情，而从前历届政府已經让人占有了海滩，海滩上就建筑了数千幢房屋。等到需要采取正当的革命措施来开放海滩的时候，就遇到許多从前在那里进行了各种投資的业主。要采取革命措施，革命就得招上敌人。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能允許的，結果造成了国家混乱；在所有各方面大家都成了业主。

从前，修一条路，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該地区所有主的利益，为了那些在那里办了俱乐部的人的利益，人民什么也沒有。人民已經遭受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有过許多事情，只有对它們习惯了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而我們过去习惯了各个方面的不公平，譬如說，分期付款买家具这种事，有錢的人一次付清，而且只付穷人分期付款的一半，其实是在向穷人收高利。賒买汽車的人情况也一样，跑当鋪的人也一样，而問津高利貸的人就更倒楣。

我认为，像設賭台这一类事應該取締，还有販卖毒品也必須取締；政府还需要解决那些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貸的人的問題，因为高利貸主吮吸穷人的血汗。穷人如果掙六十比索，他就收去三十，实

实际上是在打劫。應該到哈瓦那和国内所有这些区域去看看住房的情况是怎样的，人們在那些集体住房里拥挤不堪。建筑企业一直沒能解决住房問題，这一切不得不由政府通过儲蓄住房委员会来解决，而且一定会予以解决。

例如那些公寓房子的問題。銀行把錢借給誰呢？借給有大樓、有糖厂、有庄园的人。这个人找一家公司，給他盖一幢房子，而这家公司就賺到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付利息、付营造公司的利潤、偿还本錢的是房客，不过这是为借錢的那位先生偿还而不是为了他自己。房客付了利息，付了建造費用，付了房屋的本錢，結果却什么也沒有。再說他們盖房屋也不是为了人民。

因而政府认为有必要解决住房問題。我們已經拟訂了一个計劃，用十亿比索在五年內投資于住宅建設。这不是說，所有的錢都投資于住宅；我們正在考虑，以二十亿比索投資于工业。我們要指出，現在这个革命时期，是工业投資的大好时期，而是投資于土地、不动产和公寓大樓的不好时期，因为那成了靜止的資產，成了固定的資產。有人以每瓦拉^①三十生太伏或一比索买下了地产，等待在那里修筑公路，再以三十比索卖出，这种人是在攫夺人民的資財；把由于政府修筑了道路而得到的价格不恰当地占为己有。东哈瓦那已在修房子，是用貸款来修建的，地皮早已有人买下，然后用惊人的利潤卖出去，打算盖好了公寓房子后从不幸的房客身上回收成本。現在沒有一个房客会住到这种房子里去了，因为誰住到这种房子里去，就要自己来付修造的本錢；因为住房委员会要在那里盖房屋，不謀求利潤，打算投資一笔相当于彩票出售总額的錢。

^① Vala, 古巴的度量单位，一瓦拉等于零点八四八米。——譯者注

你們已經聽說，彩票已卖了九千万到一亿比索，現在要用这样大的数目投到建筑中去。购买彩票的人不会丢失这笔錢的，会还給他的，而且还会得到利息。住房委员会的法令現在已經准备好，建立商船队的法令也已經准备好，我相信，不到两个月，仅仅在建筑部門，就会有几万人就业，这也意味着建筑材料会有更大的需要。只要就业增加和貨幣流通量增加，消費品的需要也就会增加。

这一切，需要同采用国貨的宣傳同时实现，使得本国得到生产任务，使得我們的外汇儲备不致减少。正因为如此，我剛才說，現在是寄生性的投資和固定投資的不好时期，是投資于土地的不好的时期，而是投資于工业的大好时期。

我們准备給予民族資本各种保证，我們准备采取他們所要求的各种保护措施，只有一个条件：工資應該高。这是革命向开办新工厂并且願意得到发展的投資提出的唯一条件。这样，工厂就会有比現在高得多的銷售量，因为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各項革命計劃，农民的生活水准会提高五六倍，而銷售量也将提高五六倍。再加上各項保护民族工业的法令，就业人員必将增加。一当我們的計劃付諸实现——如果別人不給我們設置障碍，所有的計劃定能付諸实现——，大家可以相信，在很短的几年之內，我們就可以把古巴人的生活水准提高到美国人和俄国人之上，因为那些国家把一大部分經濟力量用于制造战争器材，而我們沒有这种問題，我們要在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把我們的力量用来为古巴人民創造財富。古巴是一个富饒的国家，一年到头可以播种，而且有着聪明、热情、渴望达到更高目标的人民。我們一定能够达到高于一切国家的生活水准。我认为我們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这的确还是一个梦想，而馬蒂說过，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梦想，就是明天的法律。

我們开始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时，也有人說我們是梦想者，可是，今天我們是制訂共和国革命法律的人了。但是，即使这些目标还不能达到，就是向往这些目标，这本身也是力图达到目标的第一步。如果我們达不到这么高的目标，而是达到了一半，那末我們就已經达到了很多。應該有最大的向往，来达到尽可能的高度。正如英赫尼埃罗斯所說，重要的不是目标，而是方向。而我們所拟定的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不牺牲任何人的权利，不强迫任何人，不散布对任何人的仇恨，不使用恐怖手段，而是最严格地尊重人的自由。

有一群妇女，她們是战犯的家屬，来請求停止枪毙战犯，甚至侮辱了一些起义軍兵士。她們以前倒沒有去請求停止謀杀，也沒有劝告她們的儿子或丈夫不要在半夜謀害別人。那个时候当母亲的是不可能到这里来的，因为机关枪会向她們扫射。現在她們却可以来，可以在一起行动。当然，我們也不会把牺牲者的母亲們叫来同她們发生冲突。

很显然，革命的敌人正在唆使这类活动，他們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得到。我們打算尽早結束枪决战犯，因为我們得把力量放到建設事业上去。我經常催促执行軍事委员会任务的法庭，希望在三月里，我們能够說有相当大量的战犯已經被处以极刑，其余的都判以强迫劳动。我們和人民都要求这些审讯加速进行，我将繼續催促，要在一个月內結束枪决。然后繼續判处那些罪行較輕的人。这样，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注意和精力放到其他更加重要的問題上去，比如进行革命工作等問題。

枪毙是正当的，然而这还不是进行革命工作，而是主持公道。消灭罪恶，是要作出一个先例，让大家明白，罪犯必須为他們的罪

孽付出代价，尤其是对我们说来这是一条法律，对未来的世世代代说来，也是一条法律。我们枪毙战犯，并不是教育战犯，也不是教育以前的那帮人，而是教育我们，教育未来的世世代代，能够永远记得这个先例。那么，那些人在才开始枪毙了一些战犯后就进行了反对古巴的宣传运动，结果怎样呢？结果是鼓舞了人民，激起了他们的情，因为革命政府在某个时刻可以说“已经枪毙了多少战犯”，可以采取其他方式的惩处，因为毕竟不能把战犯的案件老挂在那里；还有许多可以采取的其他惩处办法。可是，对于反革命的罪行，对于企图杀害公民生命的罪行，对于这些，只要革命政府继续存在，死刑将会永远有效。为了维持独裁政权而杀人，杀了人再搞叛乱来摧毁自由和确立暴政统治，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的。

我们将严厉惩处这种人。可是反对古巴的宣传运动的结果，却是必须动员人民，公布被暴政匪徒残酷杀害的尸体和非刑拷打的成千上百的受害者的照片。而一当人民的怒火激发了起来，就要求给他们更重的惩罚；这就是这场宣传运动已经引起的结果。这场运动的结果可能更坏，因为如果我们必须重新动员人民的话，人民会再次感到愤恨，结果却只能是害了他们想予以帮助的那些人。

就这样，与革命为敌的黑手正在挑起这种行动，而我们不会把遭到暴政谋杀的人的家属叫来造成冲突，因为毫无疑问，今天在古巴有的自由和尊严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挑衅，我们将以这种自由与尊严迈步前进。必须警告那些搞宣传运动的人，他们只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他们应该记住上次宣传运动的结果。当然，我们并未采取措施，我们还是让她们走近政府机关。可是不要滥用这种容忍，因为当局的权力必须予以维护。从今以后，如果还要滥用各种自由权，要在政府部门面前经常胡闹的

話，我們將不得不禁止她們在政府部門前面游行示威，我們並不願意這樣做。

可是全体人民都会同意，最好是禁止会在街上引起古巴人互相毆打的那种示威，而这种示威恰恰就是社会安宁的敌人、挑衅者所希望的。如果任意进行游行示威，我們就需要派起义軍兵士去，不让进行，因为在政府机关的人必須工作，必須尊重他們，就如政府机关尊重公民的权利一样。革命者需要受到尊重，就像他們尊重公民一样。我們的工作权利應該受到尊重，就像別人的权利受到尊重一样。我們願意保持最大限度的自由，我們將竭尽一切必要的努力，使革命的敌人想迫使我們把自由压缩到最小限度的企图无法得逞。

必須尊重革命者……，我仅仅是对这些人才这样讲的，但是出自人的尊严、人的感情、甚至有点出自厌恶，我都不願意在那一群——不是一群，而是一帮——人面前站一站。使人难受的是，他們在过去不对別人怜悯，而現在却跑来为战犯請求怜悯。看到受折磨的人，是使我难以忍受的。最近我参观了一家报館，車間里有一个人把他的脊背給我看。那些用噴火器燒的伤痕，又抹上了醋和盐。这还不是他們干的最坏的事情，可是照片也不能使人得到目睹这种野蛮暴行的印象。

今天正在进行着对索薩·勃兰柯的审訊。有些人想寬恕索薩·勃兰柯，可是我們却要大量公布他的罪证。甚至考萊·加耶哥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人的历史大家是知道的，他向总參謀部报告了索薩·勃兰柯的罪行。这个报告将要全文发表，让那些怜悯过索薩·勃兰柯的人知道，甚至考萊这样的罪犯对索薩·勃兰柯的罪行都感到恐怖。在国外大发議論的人，公布索薩·勃

兰柯亲吻女儿的照片的人，他们忘掉了几百个被杀害的人的子女，忘掉了那些最后也不被允许和父亲亲吻诀别的人，忘掉了那些不得不把儿子的尸体装进棺材的母亲；看到强壮高大的人的尸体一下子就被装进棺材，再也没有比这种景象更令人难忘了。“格拉玛号”上的同志，他们被俘后就被杀害，我们只能用小小的棺木把他们埋葬。现在最好要想想这种事情，因为我们不愿意激起大家的愤怒；然而最好是不让反革命分子搞起阴谋活动，而如果他们要捣乱，他们就更倒楣，因为人民越是愤怒，他们就越加倒楣。人民是严格的、警惕的、严厉的，既然反革命分子已经大肆寻衅，而且使人民要求严办他们，那末我们倒是可以向人民请求，告诉人民，枪毙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古巴的根本问题了，现在已经到了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已经有三百多个枪毙掉了，剩下的就强迫劳动，送到萨帕塔沼泽地或别的地方去，这是比枪毙更重的刑罚。

我们应该引导人民，然而愿他们不要刺激人民，不要激怒人民，不要迫使我们重新向人们强调暴政的恐怖，因为那样对他们就更坏了。因为刺激越多，挑衅越多，人民就越严厉；应该明白，我们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当我们在引导人民的时候，请不要来向人民挑衅，因为向人民挑衅是他们最倒楣的事了，而且也滥用了自由。所以，革命是打不倒的。如果革命不去实现自己的目标，那末他们可能会把革命打倒，但是，只要我们在这里要实现我们的革命的目标，革命一定是打不倒的，因为革命一定会有全体人民作后盾，因为我们将永远克尽我们的职责。

今天，明天，将来，穷人的期望总是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在银行开立户头，没有干私人买卖，不讨好朋友亲属，也不讨好特权人物，因为我们的行为，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最正直的，就是因为

我們非常清楚我們必須完成的職責，非常清楚我們革命者的天職，不管要我們進行什麼樣的努力，冒什麼樣的危險，作什麼樣的犧牲，我們都在所不惜，因為我們有着革命者的天職。

我們並不是商店老板，我們是干革命的革命者。我們是掌握政權的革命者，我們意識到我們所具有的全部權力，恰恰因為如此，我們要尽可能仁慈、人道地行使權力。而且，因為我們有力量，有人民，我們可以寬大、人道；可以進行沒有恐怖的革命，可以進行一種使各種利益集團都能適應的變革，因為“不能適應的就滅亡”，這是生物學的一條規律。我滿意地看到，有些銀行家和莊園主都願意作出犧牲。甚至有一位實業家提出獻出他百分之五十的利潤。我覺得有一件極好的事情：所有的人都願意和革命合作；所有的人都明白，必須進行革命，因為如果不進行革命，就要失敗，革命失敗就是內戰，就是流血，歸根到底，就是巴蒂斯塔、馬斯費雷爾、卡腊塔拉、本圖拉等整批罪犯的卷土重來。人民一百万倍地願意要在戰鬥中長起了鬍子的正直而高尚的人。他們現在也許不是專家，可是他們會在人民的支持下一天天地學會新的東西，越來越多地應用學到的東西。人民會在各方面幫助我們的。

現在，大家要幫助我們開展一個反對當官欲望的運動，大家都要學會等待、學會忍受困難。官僚習氣正在扼殺革命精神；必須進行一個運動，使得我們可以工作，使得人們不要以為我們是什麼市議員。我們要把每一個鐘點都用來為古巴人制訂法令，用來考慮古巴的重大問題。如果把我們的注意放到了小問題上去，我們就什麼也干不成了。可是我們願意工作得精疲力竭；我們不願意說，我們什麼人也不接見。我們希望的是，誰沒有緊急或必要的問題，不要來請求接見，不要來找我們。我們至少要有六個月的時

間，來緊張地進行這個困難的工作。因為如果我們不干，沒有別的人會干得像我們自己干的那樣。要是干得同從前一樣，這樣就沒有必要搞革命了。讓我們工作，幫助我們工作，別來要求簽名，這要叫電影演員干，不要為了要求簽名而在路上把人攔住。

我懂得每一個人都有憂愁，然而我們為了古巴、為了數百萬古巴人而產生的憂愁更厲害，這一點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我們需要把時間用來為人民工作。有了耐心，今天使人憂愁的問題將來就沒有了。我們全體都要在行動中不作吹噓，老老實實，不要再發生像今天這樣的事件，亂發消息可能會給革命造成損害。

我們不喜歡叫喊虛假口號的領袖，因為這不是革命者。為了什麼呢？為了取得個人的勢力和個人的領導地位嗎？革命不能允許這種事。首先必須正直。有一次，要我对某些人提的要求讲讲反对的意見，我不得不非常痛心地对那些糖业代表讲，他們鼓掌歡迎了一分多鐘的辦法，在我看來並不是什麼經濟的辦法。等到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了，土地改革進行了，那是行的，可是在現在，我們所有的人都要工作，都要做很多工作，來為革命出力，來創造財富，然後把這些財富投資生產，讓人民收穫他們勞動的果實，因此，我不得不老老實實地表示反對，而虛偽的人就會說，對啊，是要每天四班，每班四小時。而我不得不要求工人們，為了明天得到更多利益而忍受一些困難。

必須這樣說，不要用欺騙口號迷惑人，革命要我們互相團結地前進，否則革命就會失敗，就像沒有團結這次戰爭也會遭到失敗一樣。我們要經常記住，需要人民幫助我們譴責講空話的人、弄虛作假的人、陰謀分子，還有不盡職責的工作人員。誰有牢騷，我倒要把他請來，對他說，你自己干吧，讓你看看，有着这么多的利益集

困，解决这些問題是一点儿也不容易的。

我們相信，如果革命的成功必須依靠这种努力、良好的願望和毅力，必須依靠我們一貫的热情和品格，依靠我們的忠誠和尊嚴，如果胜利取决于这一切，那末胜利就有保证了。我剛才对人民說过，这不是容易的，我們掌管政府不是为了我們自己的胜利，而是为了他們的胜利；我們要他們帮助，我知道他們大部分人都明白，我們和他們是一样的人，我們願意帮助他們，我們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从人民中来的人，为人民服务的人。我知道，絕大部分人民是会和我們在一起的，問題是要我們好好領導他們，而不要按自己的喜爱进行工作。

人民必須知道，这条道路是困难而漫长的，我們要在斗争中流許多汗，而且不仅仅要牢記这一点，而且要永远注意，不让热情消失，因为放在古巴人民肩头上的这个偉大事业，并不是少数的人的事业，而是我們这样的一个人偉大人民的事业。

(譯自哈瓦那出版的《历史性的演說——菲德爾·卡斯特羅博士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一日發表的演說》第一卷)

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次 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先生們，

出席古巴革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們，

几天以来我們一直盼望着这个时刻。全古巴工人代表的这次偉大聚会對我們說来不能不是一个異常令人兴奋的事件。因此，虽然我們从一月一日以来已經多次在这里集会过，而且每一次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看到工人和其革命政府的亲密无間的关系，这一次我們的心情不能不比任何一次都更加激动，因为我們在这里度过了这个时代最有象征性的时刻。

为什么？首先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对工人所意味着的一切，也就是說，在无数的战斗和巨大的牺牲之后，在革命的古巴土地上，这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第一个机会对于工人所意味着的一切。

到达这一步不是容易的。为了使工人今天能在这个完全自由的代表大会上欢聚一堂，曾經不得不进行艰巨的斗争，大批的人不得不經受各种蹂躪和肉体上的摧殘；为了使工人今天能够举行这个大会，我們的人民不得不在长期的斗争中付出血和汗。可以毫

不犹豫地断定，这次代表大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既不是被人指定的，也不是可以任意被人摆布的木偶，因为，即使那些最顽固不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里的代表都是工人所任命的，（掌声）这里所发表的意见是工人群众的自由意见，这里作出的决定是唯一出自古巴劳动者心愿的产物。（掌声）

这自然是我們感到骄傲和无比兴奋的原因。

七年来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上被忽视了，七年来独裁统治的恐怖措施——这是在与为人民最恶毒的敌人效劳的老牌领导人的卑鄙勾结下进行的（掌声）——束缚了工人阶级的手足，七年来禁止工人阶级在五一传统节日游行示威，七年来禁止工人阶级参加任何政治生活，七年来暴政及其僕从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一切。

悲惨的年代永远过去了，悲惨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掌声）因为谁要是以为我们会忘记过去，谁就错了，谁要是以为他们用谎言和诬蔑，用各种颠倒黑白的说教可以使古巴人民，使人民中间的工人和农民忘记过去的日子，谁就错了，因为，看清了过去和现在的差别，对明天寄托了最远大的理想的人类大家庭，（掌声）是不可能犯忘记过去这种自杀性的错误的。

工人阶级看到了革命第一年的成果，曾经被歧视的工人阶级，被捆缚住手脚的工人阶级，七年来在五一节不能游行示威的工人阶级，由于自己的努力，由于自己的胜利，已经从一月一日起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掌声）

因为，正是工人阶级发动的总罢工和起义军一起最终粉碎了企图在最后篡夺人民胜利果实的阴谋，正像工人阶级多次所做的那样。（掌声）因为，在那决定性的时刻，我们作为亲临其境的参加者，完全有把握肯定地说，正是总罢工摧毁了人民敌人的最后一次

阴谋；正是总罢工把共和国首都的堡垒交到我們手里；（掌声）正是总罢工使一切权力归于革命。在革命十个月中間的每一个必要关头，总是号召工人阶级走上第一綫，正像百万古巴人保卫革命的第一次盛大集会所显示的那样；正像五月一日英雄般的示威所显示的那样；正像七月二十六日集会之后他們給予农民的亲切接待所显示的那样；（掌声）同样，在政府危机的那些日子里，当需要制止又一次叛国行为时，他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古巴工人抗議外国飞机卑鄙、罪恶地襲击我国領土，这种英勇有力的行动、这种动人的形象令人十分敬佩和难以忘怀。（掌声）最后，仍然是工人組織了今年十月二十六日規模空前的集会。

从有人阴谋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每一个向工人发出的号召，他們都是以无比的热情、无比的团结一致来响应，沒有脫漏过一次；他們像紀律严明的军队一样，时刻响应着号召，守卫在第一綫。当需要拖拉机的时候，正是工人慷慨无私地捐款购买拖拉机；当土地改革需要劳动日的时候，他們貢獻出自己的劳动日；（掌声）他們为保卫国家的主权，为购买武器保卫革命，保卫国家領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每当提出一个大公无私的口号的时候，沒有一次不受到工人的慷慨响应，而且我們只能要求他們而不是別人作出必要的牺牲，在革命利益亦即工人阶级的最終利益需要的时候，我們可以要求工人作出牺牲。（掌声）

因为我們知道，今天当需要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时刻可能到来的时候，我們必須面向工人，也就是說，我們首先要依靠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組成的劳苦人民。这一事实說明什么呢？一句話，这說明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工人阶级的地位——你們应当十分清楚地認識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作用对于祖国、对于革命已經成

为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說,祖国和革命的命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掌声)因为胜利和失败主要决定于工人阶级是否清楚地、坚定地认识到这一作用;工人阶级认识到祖国的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性。我常想,如果全国工人都是国家命运的热情保卫者,难道古巴的命运不可以掌握在更优秀的人物手中嗎?

这一切的取得是否仅仅因为工人阶级呢?不,因为此外,这也是幸运的一点,我们还拥有另一个革命阶级,另一个非常革命的阶层:古巴农民。(掌声)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援,我们农民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掌声)这就是說,这不仅是工人独自的斗争,也不是农民独自的斗争,而是工人和农民联合的斗争。(掌声)面对着威胁,面对着阴谋,面对着那些企图重新把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和特权的枷锁套在工人和农民的头上的种种阴谋诡计,我们试问:难道有什么力量能够反对联合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么?在联合起来的工人和农民面前,难道他们有什么胜利的可能性么?在联合起来的工人和农民面前,难道他们有什么希望可以在某一天重新夺取政权,把自己令人憎恶的、卑鄙可耻的利益强加在一切之上么?何况不仅是在联合起来的工人和农民面前,而且是在手中掌握了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面前。(掌声)

这里必须看清,必须认识问题的本质。在今天发生错觉的人,在今天看不清的人,要么是个不負責任的盲人,要么就是个蠢货。那些在今天看不清的人,在今天不理解事物的人,在今天甚至还不能解释我们灾难的根源、解释我们的过去的原因的人;那些既不了解

自己的利益,也不了解敌人利益的人,只不过是可怜瞎子罢了。今天,一切都向人民交代得很清楚,人民第一次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瞎子几乎是一种罪过。我們必須看得清楚,因为如果我們能够对这些問題进行清楚的分析,甚至可以明确地告訴革命的敌人我們怎样認識到这些問題,那末,我們就可以使人民免除一个战败的民族所遭受的可怕苦难。要知道,再沒有比一个战败民族的处境更为可怕的情景了,因为,如果我国人民,在勇敢地进行了这一事业,英勇地进行了这一深刻的革命之后,一旦被人家战败,那末,敌人一定会因为我們要摆脫千百年来奴役我們的灾难的英勇行为使我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

看清問題就是拯救民族,看清問題就是拯救人民,因此我們有責任看清問題。我再重复一遍:要让我們的敌人看見我們正在認清楚問題。难道有誰不清楚是哪些利益集团反对我們的革命嗎?难道有誰不清楚是哪些国内外的分子和代理人反对我們的革命嗎?誰还不知道是誰而且为什么反对我們的革命嗎?难道有人不知道这个原因嗎?难道你們中間有任何一个人,古巴工人、农民中間有任何一个人会不知道为什么革命有敌人嗎?而且,难道工人和农民是孤立无援的嗎?不。我們还有起义軍,还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因为,起义軍、革命警察和海軍在这里有自己的首长代表他們,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什么时候曾經看到过軍隊的首长亲密团結地出席过像这样的工人代表大会?(掌声)

而且,我們不仅有革命軍人——归根到底,他們是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和革命站在一起的还会有大部分知識分子,腦力劳动者;和革命站在一起的还会有其他阶层的很大一部分人,他們虽然不是工人和农民,但是因为一个单纯的原因,因为工人和农民正在

保卫古巴……(掌声)因为工人和农民正在保卫古巴人民的利益，他們也将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保卫古巴人民的利益也就是保卫大多数古巴人的利益，因此大多数古巴人現在和将来都站在革命的一边。

是誰現在和将来都反对革命呢？反对革命的是这样一些人：他們代表的利益不是古巴的利益，他們的利益不是古巴人民的利益。还有誰呢？反对革命的还会有那些心怀不滿的人，美梦幻灭的人，那些出卖自己的人，膿包，叛徒；所有那些把革命看作个人野心而不是人民事业的人都将反对革命。(掌声)

所有那些幻想都只是过去的繼續，幻想发财或滿足个人虛荣心的人，所有那些幻想某一天成为革命舰艇的舵手而却半途而廢的人，所有那些充滿野心而又沒有勇气或本領坚持到底的人，他們今天只能痛心地回忆自己过去沒有带来任何积极成果的、失敗了的无謂行动。(掌声)

假如你們分析一下的話，你們就会看到，首先反对革命的是那些被革命法律所触犯的利益集团，本国的或者外国的利益集团；当你們分析一下是哪些文人攻击革命的时候，你們就会看到是那些为大利益集团——革命的敌人服务的文人；当你們分析一下反对革命的报刊时，你們就会了解到一个自然的邏輯：在这种利益集团的庇护下，靠大量吸吮国家預算，靠进行造謠所得到的优厚赏金发展起来的报刊是必然要反对革命的。

这些报刊中哪些是最坏的呢？最坏的报刊，写文章反对革命的最坏的人也許不是那些早已公开了的敌人，而是那些隱蔽的敌人，最坏的敌人是那些“丢了石子然后把手藏在背后”的人，(掌声)最坏的敌人是那些假装保卫革命的人。

有誰不知道这一点呢？誰不了解这里差不多所有的人呢？誰不知道几乎每一个人是怎么想的呢？誰不知道几乎每个人的風格，几乎每个人的策略呢？

那些有时抱着最恶毒的动机“保卫”革命的人，那些企图冒充革命理想的代表的人——更可恨的是，他們竟然狂妄地自命为我国杰出的死难烈士的思想的代表——，这些人假称認識我們的同志，認識和我們一起坐过牢、流亡过、乘坐簡陋小艇跨过波涛汹涌的海洋、爬过山或經受过艰难时刻的同志，就是这些喝着“香檳”的大胆、狂妄的家伙竟敢冒充那些同志的代表，那些同志死去时，也許他們正在寻欢作乐呢！（掌声）

至于說到駭人听闻的事，尽管我們見過許多这类事件，但是像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胆大妄为却不能不令人惊讶；人們如果問这样做的原因，原因是很明显的，人民了解它的原因，我們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人民了解它。革命政府的措施解釋了这个原因，革命本身解釋了这个原因，因为革命破坏了私人利益，取消了特权，因而使这些大特权的代表，为他們服务的老牌文人，半途而廢的心怀不滿的人，逃兵，美梦幻灭者以及那些由于自己的野心得不到滿足宁可让祖国毁灭也不情願自食缺乏理想所带来的后果的人今天都勾結在一起了。（掌声）

人民懂得这个原因，因为这是看清問題的时候了，这是讲清問題的时候了！任何人都不要因为某些先生們勾結起来而感到惊讶，任何人都不要因为某些人物勾結起来而感到奇怪；这是很自然的事，正像你們和我們团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一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掌声）有理想的人，誠实的公民，具有人类情感的人，真正的爱国者，为某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人，进行偉大事业的人，

实现伟大任务的人，他们团结在一起；同样，各国人民的敌人勾结在一起，那些除了维护卑鄙可耻、令人憎恶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其他使命的人也勾结在一起，那些雇佣文人和豢养他们的主子也勾结在一起，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一切正义事业的敌人也勾结在一起，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也勾结在一起，所有这些人最终都要勾结在一起。

也许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当许多人对一切都感到满意的时候——虽然某些人并没有感到满意的理由——，在那些充满“感谢菲德尔”的标语的日子里，在那些许多人冒充革命者的日子里，在那些到处是赞扬的日子里，在紧随着一月一日的黎明到来的那些日子里，虽然没有人感到不满，但是却有少数人在准备开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借口，因为不应当忘记在那些日子里有人写文章鼓动对灌木丛和萨帕塔沼泽地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对人民开玩笑的所谓“改革”；不应当忘记某些文章从那时起就暴露了真正的立场，这不是拥护革命的立场，而是不断阻挠革命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当我们指出不久就会看到庄园主、坏蛋和形形色色的剥削者终将与战犯、特鲁希略分子和国内一切敌人同流合污的时候，也许有人以为我们是言过其实。在欢乐的气氛中，当人们对过去的事件、流血牺牲记忆犹新的时候，当人民对那些刚刚逃走的罪犯充满着强烈仇恨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难以相信，某些在革命胜利时写标语或文章拥护革命的人有一天会和这些坏蛋同流合污。

仅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看到，一小撮曾经反对土地改革的庄园主不仅和战犯、反动军队结合了起来，而且和一个外国的暴君勾搭了起来，这个暴君对本国进行了三十年左右的血腥统治；他们竟然已经毫无顾忌地和特鲁希略勾结了起来，而这是在

革命胜利后还不到六个月的今天。

我們早已知道他們終究要同流合污的，正像今天这种勾結是十分明显的一样，特魯希略分子、战犯、托拉斯和外国反动报刊對我們的指責与那些一面叫嚷沒有新聞自由，另一面又作为新聞自由的卫士从某些国际組織那里得到居心叵測的贊揚和巨額賞金的人對我們的攻击真正是一种共謀性的巧合。他們所要的这种权利恰恰不是那些借此反对祖国、反对革命的人付出了什么代价换来的，而是为革命为祖国倒下去的人們流血牺牲的結果。正是这些每天散布着最无耻的毒素的人今天可疑地，甚至可以說露骨地，和特魯希略分子和战犯在他們的反革命活动中勾結了起来。

就在昨天，这些恶棍、无耻之徒中間的一个竟然写了一篇题为《列宁和古巴》的文章。这就是說，他們在捏造謠言方面，在陰謀策划大肆攻击革命政府方面是一致的。听听这些无耻之徒說些什么吧，听听这些不要臉的家伙說些什么吧：他們企图向人們暗示，似乎这个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是一次外国化的革命。其实，正是这些厚顏无耻的人，这些恬不知耻的人，（掌声）他們才真正是外国化了的，（掌声）因为他們捍卫的是外国壟断資本，他們維護的是外国大庄园，他們維護的是把祖国古巴变成附屬于外国利益的殖民地。（掌声）

他們真正是恬不知耻的人，正是他們在这里散布着攻击我国革命的、来自国外的電訊，来自国外的報紙，散布着国外捏造的攻击我国革命的謊言；正是他們宣揚着祖国和古巴人民的老牌敌人的說教。他們反对这一革命，企图使人相信这不是我們的事业，这不是在我国的現實中間产生的革命，他們这样說，似乎他們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們并不是維護最卑劣的外国利益的。（掌声）

难道說革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維護外国利益的嗎？难道說土地改革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嗎？土地改革将从一小撮外国公司手里收回八万多卡瓦耶里亚的土地，把它轉交給在甘蔗田的田塍小徑上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农民。（掌声）

稅务壟断集团曾經在三月十三日像猛禽一样踐踏着学生的鮮血，从独裁者的手里取得了最骯髒的租让权，用以向人民征收更多的捐稅，向人民敲詐双倍的捐稅。难道說保卫人民反对敲詐勒索的壟断資本，保卫人民反对这些外国利益集团就是为外国利益服务嗎？难道說采取一种类似降低电費——电費像活章魚一样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經濟——的措施就意味着維護外国利益嗎？难道說取消剝削人民經濟的国际賭場（掌声）就是維護外国利益嗎？

难道說把从前作为少数人特权的海濱浴場向全民开放——因为生活在島屿上的人民起碼的权利就是能在海里洗澡——，难道說結束这种可耻的特权，把过去只有少数特权階級享有的机会給与人民就是維護外国利益嗎？

难道說把那个交易所的臭水坑变成为節約机构、劳动的源泉、生产的組織，从而使貧苦家庭永远不再为了在屋檐下居住而不得不付出的繁重租金，这就叫做維護外国利益嗎？

难道說降低房租，生产稻米，使数十万失业的人有工作，难道說使古巴的土地进行生产，使古巴人的手生产我們沒有理由进口的东西，——因为从外国进口的食品，是我們可以在这里閑置的土地上，用自己目前还处在失业状态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掌声）——是一种荒謬制度的产物，簡直是一种犯罪行为，是維護外国利益嗎？

难道使我国的外汇不流出国外，不把它花在卡迪拉克轎車上，奢侈品上，巴黎香水上，而是把它用在拖拉机和机器设备上，以便增加财富和生产，从而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维护外国利益嗎？

通过关税保护我国的工业；建立一万个新课堂；把兵营改为学校；建立我国从未有过的最廉洁、最正直的政府机构；（掌声）把人民的钱投资在人民的事业和福利上，而不是把它转交给纽约银行、瑞士银行或任何外国的银行，难道这就是维护外国利益嗎？永远消灭在我国乡村为非作歹的行为，消灭我国公民——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古巴公民所遭受的掠夺、剥削和蹂躏，（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见到过正义）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正义，保卫我国人民，难道这就是维护外国利益嗎？（掌声）

这些最最无耻的人凭什么捏造說我国革命是维护外国利益的呢？

到底是誰反对最富有爱国性的革命呢？到底是誰为外国利益服务的呢？难道不正是那些白天黑夜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反对这样的革命——它所做的一切都是捍卫本国人民利益，捍卫古巴民族利益的——的人嗎？

难道维护外国利益的不正是他們嗎？他們从未写过片言只語反对外国大庄园，从未写过片言只語反对剥削我国人民的外国公司。

为什么他們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話反对剥削我国人民的外国公司呢？为什么他們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話反对训练我国军队的外国军事使团呢？为什么他們从来没有提倡过类似革命政府刚刚采取的那种措施呢？这个措施规定按百分之二十五征税，其目的在于

不让我们土地上的矿藏全部被人掠走，而留给我们的只是开采后的废墟和矿坑。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提倡过也没有拥护过革命政府刚刚采取的这样一种措施呢？这一措施就是：在一个早上没收石油企业获悉的全部情报，以便一劳永逸地确知古巴是否有石油，他们是否将石油藏了起来……（掌声）

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一句有利于祖国的话，从来没有写过一句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话。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旨在消除变态的宿命论思想和历史性的谎言的话，根据这种历史性的谎言，似乎我国人民取得的独立并不是自己努力和三十年来无数儿女流血牺牲的结果，而是外国的恩惠所赐予的。可见即使在祖国的历史上，他们也都是外国欺騙宣傳的帮凶……（掌声）

而在今天，他们协同一致，把同样的罪名加在革命政府身上。我要问人民，问全体工人：革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不是正确的呢？……（欢呼声）那么，倘若他们因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而反对我们，就让他们去反对吧；倘若他们因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而要侵略我们，就让他们来侵略吧！正因为我们进行了一次正义的革命，实现了我国人民多年来的宿愿。从前任何一个人在街上所能看到的只是沮丧、悲观、愤慨悲痛或灰心失望的公民，他们已经确信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為了维护私人利益和发财致富，确信国家的统治者是为与人民毫不相干的利益服务的，我国人民日夜所盼望的恰恰是今天正在实现的，我国革命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实现古巴民族的历史愿望，因此，他们能拿什么指控我们呢？

难道他们能够指出，在革命政府成立十个月之后有哪一个部长、哪一个官员靠职衔发了财吗？难道他们能够指控革命政府犯

了謀杀案嗎？难道他們能够指控革命政府提倡了恶习、走私、賭博和販卖毒品嗎？难道他們能够将我国过去这些傳統罪恶中的任何一件归罪于革命政府嗎？

他們不能拿这些过去的恶习、錯誤和比錯誤更加严重的东西——因为这不能說成是錯誤，而是过去的邪恶——指控革命政府；他們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指責革命政府，因而就使用了最恶毒的武器，最拙劣的阴謀，企图削弱它，分裂它，破坏它。只要看一看任何一則电訊，例如我剛才在工人联合会收到的电訊，就可以明白了，这是說明我們祖国的敌人怎样在策划阴謀的最雄辯的证据。

这則电訊称，

“华盛顿十八日电：‘有迹象表明古巴正在安装可以摧毁卡納維拉尔角基地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火箭发射台’，这番話是巴蒂斯塔政权时期古巴政府前总理埃米略·努涅斯·波尔图翁多在本地复刊的《拉丁美洲》周刊上讲的。努涅斯·波尔图翁多所发表的四小頁文章几乎完全是抨击古巴現政府的。在其中的一段評論中，这位古巴駐联合国前大使說：‘华盛顿政府引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則，在共产主义危險面前正日益拋棄我們。’他还說：‘我确信，对美国安全說来，拉丁美洲今天正在变成一个与东欧任何一个奴隶国家具有同样危險的地区’。”

这就是說，他們公开宣揚和鼓吹对我国进行外国干涉的政策。他們捏造类似这样的謠言为自己辯解，說什么这里正在安装可以摧毁卡納維拉尔角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火箭发射台。試問，这一切謠言，这些責难，其目的何在呢？反动报刊對我們的指責目的何在呢？像昨天《列宁和古巴》那样的文章所作的暗示是追求什么目的呢？簡單說来，就是煽动对我国領土进行外国干涉。

有誰怀疑这一点嗎？誰不了解这些事情呢？是誰希望外国替他們“火中取栗”呢？难道不正是那些在為他們服务的、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的庇护下肆意吞噬人民的利益集团嗎？因为在上一个世紀誰是合并派呢？是誰主張使古巴合并于美国的？合并派是那些奴隶主，因為他們听人家說要解放奴隶，害怕奴隶造反，为了保持自己充滿奴隶的庄园，主張合并于一个大国，他們并不在乎牺牲民族，并不在乎民族大家庭的丧失，他們关心的是保有自己的奴隶；因此他們拋棄了一切祖国的概念，奴隶主昨天主張合并，正像那些庄园主集团、大庄园主利益集团，那些不願意牺牲自己、不甘心革命對他們造成牺牲的大利益集团今天祈求和叫嚷外国解决、外国干涉祖国内政一样。

这就是推动他們的思想，这就是他們內心的計劃，他們无法掩飾这一点，因為他們的廉耻、羞惡之心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了，因此他們竟然毫不掩飾地、公开地加以宣揚，正像剛才讀过的那封做过电力公司律师的參議員先生的信里所宣揚的一样。

反动报刊从不花費笔墨和紙張反对这种与爱国主义背道而馳的卖国傾向，不，而是毫不吝惜地用笔墨反对革命，这个革命把祖国从外国利益集团的剝削中解救出来，把祖国从外国的經濟奴役中解救出来，把人民从特权的压迫下——从不可記憶的年代起，这种特权使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掌声）

这些事情是工人們必須弄清楚的，是农民、学生和认清祖国光荣时刻、了解正在进行的爱国努力的中产階級的人們必須弄清楚的；这些事情是你們必須看清楚，因为这里的問題是認識清楚和懂得要像工人一样思考，像农民一样思考，像古巴人一样思考，这是高于一切的事。（掌声）

我能告诉你们的最诚实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此。我确信你们都懂得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刻能有其他的考虑吗？（喊声：“没有！”）在今天这个时刻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喊声：“没有！”）我们能让反动派和革命法律的敌人进行的诬蔑宣传欺骗我们吗？（喊声：“不能！不能！”）

因为这里的事情是清楚的。可以产生地方问题，可以产生个人问题，可以产生激动，由斗争所引起的焦虑，这些都是我能够理解的。但是有一件清楚的、异常明显的事情，只要我们冷静地、不激动地分析一下就会看得十分明白，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是敌人的利益和策略，这是我们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逐渐学到的。我们的命运在于什么呢？难道不在于我们和革命措施结成一体吗？难道有任何一个工人不赞成所有这些措施吗？难道有任何一个工人不欢迎并决心保卫这些措施吗？（喊声：“没有！”）其次，是什么超越一切之上把我们联结起来？是革命，国家的利益，革命的措施；我们的完全一致就在于此，这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公分母，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党！祖国的党，革命措施的党！（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正义把我们联结起来，爱国的理想把我们联结起来，保卫国家主权、保卫人民、保卫家乡、保卫亲人、保卫子女的事业把我们联结起来。因为当投下一颗罪恶的杀人炸弹时，当它落在古巴一个地区的一座房子上，落在的一座糖厂或一个村子里时，或者当匪徒进行污辱性的活动时，他们是不分你我，不问这颗炸弹会落在什么房子上，不管这个炸弹会杀死哪一个古巴人的。简单说来，被杀害的人可以是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妻子、女儿、姐妹、儿子或父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得很清楚，我们一向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必须每天知道得更清楚。正是这个公分母把

我們大家聯結在一起，促使我們共同行動。

正在集結的敵人迫使我們團結起來，這是我們的真正力量所在，難道還有什麼比連結我們的正義、祖國和革命更能使工人、農民和人民團結起來嗎？

這是十分明顯的真理，它本身就已經清楚地表明了，或最多只需在開始時稍加解釋。但是在任何人類鬥爭中所產生的激動往往使人們不能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總之，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此。這是十分明顯的，我們的敵人最高興看見這次工人代表大會上會出現某種分裂的場面，在這次大會上會有某種鬥爭。為什麼？因為他們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他們害怕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他們知道這種力量是不可戰勝的。最小的分裂都會使他們興高采烈。因為，我相信他們是時刻注視着這次大會的，他們睜大着眼睛看是否會出現問題，是否會產生困難。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領導人，代表和主席團都有一個責任。這次代表大會應當成為和諧、革命精神、全體一致地克服不良現象的出類拔萃的榜樣……。（熱烈的掌聲）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力量就在這裡，正像分裂會削弱我們的力量一樣。人們明天就會散布謠言，因為如果他們發表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的消息，特別是關於今天大會的勇敢態度，你們不要以為他們會捧上鮮花，加以贊揚。我不知道他們會譴責我們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設想，他們會拿無中生有的事來譴責我們，會給你們諸位捏造出最稀奇古怪的事。他們會說你們是受某種也許是外來的牽綫所操縱的傀儡，說你們不是任何人選派的，而是我們指定的，是我們一手指定的，說你們並不代表勞動者的意志，你們是一群中了蒙汗藥的人，沒有一個例外，你們全都錯了，因為既

然沒有人有不同意見，那麼所有的人都是錯的。

這就是說，你們不要以為，如果我們的力量犧牲一星一點，不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損失。我們必須十分吝惜地保存我們的力量。我們知道自動脫離革命的現象是免不了的。我們早已說過老鼠終將跳到水里，它們以為在狂風暴雨之中大洋比革命的輪船更安全，因為這是老鼠的行為，由於害怕輪船沉沒，寧願跳到水里淹死；我們早已知道，那些厭倦做愛國者的人，那些軟骨頭們，那些被反革命宣傳炮彈穿透的人必然會脫離革命。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也清楚他們正在策劃陰謀，唆使其他社會力量反對我們，即唆使國內的某一階層反對我們，他們正在組織的“小集團”就是為了這個……（喊聲）這是統袴子弟組成的小集團，他們企圖給這一主要由青年人進行的革命帶來污點，在這革命中曾經出現過多少少年英雄和烈士，他們寫下了難以置信的勇敢的篇章。現在這群小流氓被人利用來在卡迪拉克汽車上製造暴行，企圖染污革命，這和那些青年巡邏隊的孩子們恰成鮮明的對照，青年巡邏隊的孩子不怕犧牲自己的青春，不怕犧牲自己的生命，儘管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沒有上過學，他們是有紀律、有教養的好榜樣。而這些在卡迪拉克汽車上製造暴行的小集團不過是他們企圖利用或今天正在利用墮入迷途的青年進行勾當的例子罷了，這也就是他們企圖對孩子們的父親所幹的事。

今天他們組織少年集團，明天就會組織大人集團。今天唆使小流氓集團侮辱商店的普通女工，侮辱上汽車的端莊少女，或從學校里出來的女孩子，明天就會唆使成年人反對工人，反對農民，反對人民的勞苦階層。因為十分明顯，他們想要煽起社會鬥爭；十分明顯，他們想要使一部分階層反對另一部分階層；十分明顯，他們

想要把所有那些遭受过这一項或那一項革命措施打击的人都集合起来，唆使他們去反对工人、农民和国内的劳苦阶层；十分明显，他們想要組織仇視革命分子反对最坚决捍卫革命的力量。

人們看得十分清楚，他們也企图拉攏那些今天不惜用最大量的枪彈妄想动摇人心的力量，因为只要讀一讀那些誹謗文章，看一看那些雇佣文人利用今天沒有镇压的安逸时代所大肆散布的攻击革命的最恶毒的謠言，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們所追求的目的，是企图使人相信这里的一切糟得很。因为在那边的某些俱乐部里——这些俱乐部連名字都是外国的——，他們一面过着外国式的生活方式，从冰威士忌苏打到狂赌、郊宴以及一系列我們革命者讲不出的具有外国名字或外国化名字的名堂，另一方面害着热病，发出嘆語。他們因为失去了多少卡瓦耶里亚的土地，多少楼房，多少财产，多少特权和高薪而发着高烧。他們以为他們在那边害着的热病也就是薩帕塔沼澤地的热病，那些異常天真的人就沒有想到他們在那些名字奇特的俱乐部里害着反革命热病的时候，薩帕塔沼澤地的农民看到了沼澤地上鋪設了公路，合作社遍地开花，給他們带来了双倍、三倍的收入，看到了人民商店，学校以及所有在那里采取的措施。我举出这个地区只是說明全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例子罢了。那些在俱乐部里发着反革命高烧的異想天开的人們竟然忘記了今天古巴的农民和工人正生活在革命的热潮中。（掌声）

他們以为，那些过去月进四千比索現在只拿到两千比索房租的人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是那些过去付一百比索今天只付五十比索房租的人的痛苦。（掌声）

他們以为，那些失去了八百卡瓦耶里亚土地的人所感到的痛

苦，也就是过去生活在田边现在有了拖拉机、耕犁、种子、贷款、学校和援助的农民的痛苦。（掌声）

他们以为，那些失去了可以买进全部收成然后高价卖给人民的特权的人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是得到这一收成的全部价值的农民的痛苦，也就是有了船、产品，有了合理价格的渔民的痛苦，或者也就是看到自己的收入增长，取得全部利润的糖业工人的痛苦。（掌声）

他们以为，他们的热病，也就必然是人民的热病，他们的错误就在这里。因为他们是在反革命的狂热中、反革命的捏造中聚合起来的，他们到同样的餐厅去，到同样的俱乐部去，拜访同样的朋友，看同样的外国报刊，散播、接受和自我欣赏自己的谎言和幻想，但是他们错误地以为这也就是人民的忧虑。他们不可能看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不可能看到星期六下午饮冰威士忌苏打的人在古巴只是一个滑稽可笑的、渺小的集团；他们不可能看到今天古巴的情况，不可能看到那些触犯了特权的措施正是给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带来希望、带来愉快、带来幸福的措施。（掌声）

但是，虽然他们所维护的特权是不合理的，虽然他们干着不法的勾当，他们仍然是强大的。为什么是强大的呢？因为这是一场拥有一切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斗争；是垄断了财富的人和垄断饥饿和贫困的人之间的斗争；是垄断了文化的人和垄断愚昧的人之间的斗争。因为当三十万农民子女失学的时候，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失学，如果有人没有得到学位或某种职业，那只是因为他没有兴趣，没有本领，而不是因为没有资产，他们可以享受在国内、国外最好的学校学习的特权，他们垄断了文化，也壟

断了出版事业。

一般說来，在那些专门为大家族、大工业、销售量很大的产品进行宣傳的报刊上，从来没有为在泥沼中生活和死亡、在完完全全被文明拋棄的茅草房里生活和死亡的不幸人們說过一句話。

壟断財富的集团也同样壟断了出版业，壟断了新聞报道。他們拥有今天用来保卫自己的资产和武器，掌握用来保卫自己的报刊，用阴谋詭計来保卫自己，因为他們学会了在耳边偷偷傳話的本領，进行背叛性的、恶毒的暗示的本領，騙人的本領，这种本領絕不是一个工人、一个誠实的农民所具有的。

他們拥有这一切迷惑人的武器，他們住在有冷气設備、有電話的房間里，可以整天散播誹謗和捏造謊言，他們男男女女整天鬼混，策划阴谋，而不幸的女僕要為他們做飯，得到的不过是二十五或三十个比索；他們有時間策划阴谋，而領到十五或二十个比索的不幸女僕要為他們洗滌。他們不管这些，他們自私自利，任意揮霍，而对于為他們劳动的人却吝嗇得要命，他們一天或一小时的揮霍也許就相当於他們付給別人的一个月的劳动报酬，正是这些人為他們劳动，他們才有必需的空閑，整天打電話，搞阴谋，对革命进行誹謗。（掌声）

他們有汽車可以相互拜訪，他們有電話、资产、金錢可以坐在最上等的餐厅里促膝交談、策划阴谋到天明。他們的力量就在于此，并不在于他們的数量而在于他們的资产，在于他們的計謀，在于他們的詭詐，在于他們的本領。因为當我們的許多农民还不識字的时候，當許多孩子还不識字的时候，他們却沒有一個人不識字，沒有一個人不会千方百計策划反革命的活动，因此他們是強大的。

以前从来沒有人讲过这些事，因此这些真理应当让大家知道，

应当告訴每个人，正像其他一些事也应当让大家知道一样，以便撕下某些敌視革命的阶层用以掩盖他們的厚顏无耻、貪婪和自私的遮羞布。当人們調查和分析一下人民遭受的苦难是誰承担的时候，巨大的社会罪恶落到誰的身上的时候，譬如說，調查一下娼妓的情况——这是社会上最令人痛心的、最可怕的罪恶——，并且問一問这是怎样产生的，这些被拖入卖淫火坑的妇女从哪里来的，这时候，我們就会看到这些不幸的妇女没有一个来自貴族区的富翁家庭，她們都来自貧苦的家庭，是一群不得不到城里来做女佣的乡下姑娘……（掌声）她們先是受到那些今天組織小集团的少爷公子們的勾引，然后落入酒吧間的生涯中，最后完全被那些坐卡迪拉克或者华丽的轎車并且拥有其他资产的人們所誘騙而腐化墮落下去。

只要研究一下这个过程，就会看到建立在我国貧苦階級的貧困基础上的这一罪恶本身就是可怕的不合理的現象……（掌声）这就是他們为什么要将革命者釘死的原因。我們要創造生活条件，改变国内窮苦家庭的命运，使他們不会再因为看到自己的亲人遭受这种罪或那种罪而感到耻辱，因此，貧苦的家庭站在革命的一边，农民站在革命的一边，工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掌声）

因为不管从任何角度来分析，革命正在保卫着他們。面对正在联合起来的敌人，面对正在組織起来的敌人，面对大叫大嚷外国干涉的敌人，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策略：工人們團結起来，农民們團結起来，人民團結起来……（掌声）共同保卫革命，把人民組織起来，因为要組成班、排、連、營是不容許有分裂的，因为不能設想一个連反对另一个連，一个排反对另一个排，一个营反对另一个营……（掌声）

在工人階級的队伍中必須有紀律，必須有同志友愛，必須有團結；你們是这支軍隊的軍官，你們是領導人，在這個時刻我們只能考慮如何強大起來，如何保存力量，如何依靠保衛這個革命所必需的一切力量。因為如果我們善于保衛革命，擁有保衛革命的力量，它就會勇往直前，實現自己的目標；一旦每一座工廠、每一個工會都成為革命的堡壘，一旦有人保衛每一個街角，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城區，每一個山頭，每一條道路，每一棵樹木，一旦出席這一代表大會的三千名代表工作的每一個地方都成為革命的堡壘，工人有紀律，緊密團結在一起，訓練有素而且善于戰鬥；一旦在这支巨大的、不可戰勝的力量身邊還有農民的力量在每個合作社里、每塊革命所給予的土地上、每座山崗上、每條河流上、每個山谷里、每塊石頭邊戰鬥的時候，有誰能戰勝這一革命呢？（喊聲：“沒有人！”）在我們保衛革命的時候，我們應當意識到的是我們必須保衛它，我們應當意識到的是敵人遲早要進攻我們，我們應當意識到的是敵人沒有睡覺也沒有休息。因此無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都必須保持軍隊的紀律，軍隊的同志友愛，因為我們有一個高于一切的責任，有一個高于一切的無容置疑的責任，那就是保衛革命。這樣，在將來人們就不至于說我們的工人不善于保衛革命，人們就不至于說我們的農民不善于保衛革命，人們就不会拿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指責我們，因為既然我們在這個時刻享受着巨大的光榮，極為高興地看到其他國家的工人對我們的聲援，對他們派代表到這里來感到無比的榮幸，為收到這些信件感到巨大的鼓舞，那末我們就不能不這樣做。我們的責任同樣是巨大的。

他們為我們感到興奮，因為他們相信我們，因為他們只希望聽到我們的話，我們過去知道如何做，在每一個時刻也知道如何行

动，我們的工人从来就是有紀律的，无論是号召他們参加五一游行，号召他們参加七·二六群众大会，号召他們停工五分钟，还是号召他們捐款支援土地改革，或者购买武器，或者任何其他动員，他們都是这样。当号召保卫祖国的时候，这是全体工人应有的行动，当号召保卫祖国的时候，这是全体工人应有的紀律，因为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坚信胜利是屬於我們的；如果没有这种紀律，沒有这种剛毅，沒有这种坚定，我們就不可能坚信这种胜利。任何一个工人在今天都不应当忘記，在民主、自由的大会上选举出来的、受到自己同志們信任的工人領袖們更不应当忘記，（掌声）每个人都应当忘記自己的責任，以便使革命能够依靠你們。

我必須向你們說明这一点，因为我們的責任是保卫革命，我們的責任是使得革命向前发展。我們曾經在山里对付过敌人，对付过强大的敌人；我們是武装的农民，我們的部队思想一致，有共同的理想，这使胜利成为可能。起义軍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像在战争中起义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一样，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工人的作用就成了决定性的，他們在革命的未来年月中将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你們就是革命这个阶段的起义軍，在我們必須进行的保卫革命的任何未来斗争中，你們是人民和起义軍的最重要部分。这是你們必須具有的意識，这也就是我要告訴你們的，而且反复强調的，我完全确信这种意識是必要的，如果你們想繼續得到心情的舒暢、爱国的喜悅和物质的滿足的話。当然，物质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是居于最后地位的，因为今天首要的是保卫革命，为了使明天我們能够看到我們的儿女享受我們以牺牲换来的成果。

如果我們想要使古巴人民今天生活的历史时期繼續下去的

話，我們必須保卫它；我們不要过低估計敌人的力量，敌人是强大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們的数量，而是因为他們有錢，有文化，有各种物质財富；敌人是强大的，因为面对着飢餓和愚昧的壟斷，他們却壟斷了財富，壟斷了文化。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我們有工人、农民和所有今天同我們同心同德的古巴人的拥护，我們也有一項壟斷：民族尊严、革命精神、羞惡之心、（掌声）烈火般的热情，这种热情使你們不远千里到这里来聚会，而且不畏寒冷，不顾風雨，不怕美国人，也不管時間，因为只要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只要具有这种理想，就可以胜利；使我們感到最大鼓舞的就是，知道我們有人民的支持，知道我們有絕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一切爱国的品质，可以發現許多英雄人物，正像我在其他場合讲过的那樣：我們的指揮員来自人民，卡米洛来自人民，他是和你們一样的人；在你們中間可以出現一个或者好几个卡米洛。（掌声）他所需要的是时机，是可以显示自己优異的和非凡的品质的机会。同样，一有重新保卫祖国的机会，英雄就将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現出来，从祖国的各个乡村涌現出来，从祖国的各个工厂涌現出来，从祖国的各个学院、大学和學校涌現出来，从各个村鎮，各个崗位，各个角落涌現出来，保卫祖国。（掌声）因为只要正义在我們这一面，就必然会这样，而这是最重要的。

贏得了战争胜利的农民中有許多人不識字。几天以前我訪問了一个起义軍的营地，看到那里有一批志願教师利用晚上的時間給那些曾經在奥連特省作过战的起义軍老战士上課。在革命胜利几个月之后，不識字的战士在那里学文化，有一些文化的战士則扩充自己的知識，看到这些曾經怀着理想、英勇頑强地忍受了战争牺牲和在战斗中战胜敌人的战士正在利用他們在儿童时代、在应当

上学的时候所沒有的机会,在那里刻苦学习,这真是一幅十分动人的情景。今天,在身經百战胜利之后,他們坐在书桌旁学习着过去沒有机会获得的知識,思考着我們革命的現实。曾經有多少人准备为革命牺牲,有多少人拿起武器,而且在軍事胜利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革命胜利后,我們却不能依靠他們完成政府的任务了。

許多事情的結果往往不像本来應該的那樣,許多事情的发展也不像本来應該的那樣发展……这是什么緣故呢?因为缺少有觉悟的革命者。为什么?啊!因为那些爬过高山、下过平川、跨过江河、与敌人打过仗的年輕战士沒有掌握文化,沒有进过大学,沒有上过学。那些作过战的人本来應該担当国家的一切負責职务,这才是合理的和自然的,但是他們不能够这样做……(掌声)他們沒有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有許多人不識字。总有一天,他們将能够为革命的創造事业貢獻自己的力量,这种机会是他們在人民无权的年代,在一些人掌握了一切、另一些人連学字母的机会也沒有的年代里所沒有的。总有一天,他們将能够担当今天还不能担当的工作。

我們不得不利用那些先生們,在許多情況下,不得不利用那些过去有特权学习的人,他們大多并不完全具有革命思想。这也就是产生錯誤的原因,产生缺点的原因。因为一些人进行了革命,把战争的最艰苦的担子挑在自己身上,而另一些沒有經歷过战士們所經歷的斗争考驗的人却要担当要职。这就表明了我們今天面临的困难,但是也表明了人民能够做什么事,表明在将来,胜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我之所以強調这一点,是因为工人今天面临着兩項任务:一項

是保卫革命的任务,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第二是发展国家经济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革命,因为没有革命政府就不会有革命纲领。因此,面对着威胁和危险,最主要的是保卫革命。其次是创造性地推进革命。

我只想谈一谈这样一件事:工人们作出的关于支援国家工业化的决定使我异常钦佩。这样的劳动人民是多么令人敬佩呀!他们一致支持为国家工业化捐献百分之四收入的倡议!(掌声)

这说明了工人学到的东西,说明了工人的收获。工人知道今天的问题不同于过去的问题。工人知道今天的问题再不是那些为厂主效劳的政府和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人的问题了。工人知道今天政府掌握在他们手里,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知道,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还不能解决,我们没有给予他们的福利只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上还不能提供给他们。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懂得了今天的问题不同于昨天的问题。我们的限制,工人的限制同昨天维护特权的政府的兴趣完全是两码事,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愿望的限制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落后,由于我们生产的不足,由于我们缺少工厂,缺乏技术。改善生活条件的限制仅仅在于我们目前的生产能力。工人们了解,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国家的经济。工人们学会了而且懂得了外汇的问题、进口和出口的问题。工人们了解了我们经济的实际情况,暴政留下了一副什么摊子,知道国家货币储备已经被他们挥霍殆尽。他们知道有许多食品我们甚至不能生产这个严重问题,这些食品我们必须进口,他们知道我们之所以把注意力放在土地改革上,主要是因为 we 认识到这恰恰是使经济迅速发展的环节,正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我们今年将多生产一百五十万公担

大米，（掌声）多生产一百万公担玉米，多生产許多卡瓦耶里亚土地的棉花。这就是說，在土地改革的第一年，革命就将取得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沒有取得过的成就：农业生产的增长。这样，我們將首先生产过去进口的东西。

但是，难道我們只限于生产过去进口的东西嗎？不，我国的消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因此，第一个指标是生产出比过去进口还要多的东西；第二个指标是赶上目前的消費水平；第三个指标是赶上将来的消費水平。任何人都知道，許多产品的銷售量之所以增加两倍，就是因为农村錢多了；就是因为七万多人有了工作，革命政府在六个月之中在建設上投資了将近一亿比索，这就等于增加了一亿比索的流通貨幣，这些貨幣就轉到了食品商店里。因此我們迫切地需要增加农业生产，因为，如果增加一个比索的流通貨幣，而这个比索不化为大米、油脂、肉类、紡織品、鞋子，即工人用比索购买的各种产品的話，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首先我們應該知道工人的这个比索会花在哪里，工人的工資会用在哪儿，如果我們要增加工人的消費，那就必須生产。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每一个今天沒有工作因而吃不飽飯的家庭都能吃到每个工人已經吃到的东西，那就只有增加生产。

許多产品的銷售量成倍地增长，尽管遺憾的是其中有不少产品还需要进口，但是一切都在进展。土地改革正朝着滿足这些需要的目标迈进：我們將生产出更多的肉类、更多的紡織品、更多的鞋类、更多的食品，建造更多的房屋、更多的公共海濱浴場，生产更多的药品，这一切将意味着人民更高的生活水平。全国住宅委员会新建的每所住宅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拋棄原来租賃的破旧房子，而以房租的价錢购买一座全国住宅委员会正在建造的条件相当好

的房子。我們將开辟的每个娱乐场所和海濱浴場都将提高各家的生活水平,使他們得到过去沒有的机会,如到海濱住上五天或一个月。我們增加的每磅食品,每件紡織品或每双鞋子将意味着那些一向衣不蔽体的孩子、赤脚的孩子有衣穿,有鞋穿,总之可以滿足从前不能滿足的需要。这些是工人所了解的。

我們的問題是增加消費品和日常用具的生产,因为再沒有其他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我們的問題不是生产过剩的問題,而是生产不足的問題。

我們現在還沒有生产食品、紡織品、鞋类及其他必需的东西,但是生产这些东西的問題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有人力——几十万双沒有工作做的手。这些劳动力是一种財富,因为財富是由劳动創造的。是人的手在收割,是人的手在創造。一旦我們使这些沒有工作的四、五十万爱国者的手有活干,一旦我們使它們在車間,或任何可以提供服务的地方进行生产、耕种、建筑房屋、建設海濱,我們就会为人民創造財富,創造今天因劳动力閑置所沒有創造的財富。

工人懂得我們必須使这一部分劳动力的巨大財富投入生产,今天我們最能够闊步迈进的广大天地就是土地。然后再并举地发展我們的工业,虽然速度要慢一些,因为这需要更多的技术,更多的投資,需要花費外汇。但是我們的战略,簡單說来就是必須把所有的劳动力投入工作,不倦地努力直到使最后一个工人从事有益的工作。(掌声)我确信,依靠工人的貢獻,我們必将很快达到这一目标。这种对工业的貢獻是指什么呢?是指工人們将少花費百分之四的收入,也就是,不把它花費在进口的或国内生产的東西上,因为我們的生产是不足的。这部分節約不用于消費。他們不花費这

百分之四的收入，而让革命政府把它投資在农业、投資在創造新的財富方面，特别是把它投資在工业上。我們必須把它投資在劳动和財富的源泉方面；不把它用于消費，因为我們今天的問題是要尽可能多地投資，尽可能少地消費。这就是說，我們要把每个比索的四分之一用于投資，但是工人将加倍地得到补偿。工人将会因为这百分之四的捐獻得到什么呢？正像我过去說过的那样，一个企业的利潤對我們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不可能把国家的錢占为己有，这是国家的錢，国家的外汇，我們要把外汇投資在工业上，毫不犹豫地投資在工业上。也就是說，那里的外汇要投資在工业上，这些利潤是国家儲备的一部分。这些利潤不会使人发昏……必須了解今天的問題是節約的問題，我們的消費能力大于生产能力，这是从整体上分析，总括全家的开支和消費能力得出的問題。因此我們甚至必須節約一部分开支。如果我們的工資提高了，我們要節約得更多；如果收入增加了，就要更多地節約。要懂得現在的問題不是享受革命成果的問題，革命的成果以后才能享受。今天工人捐獻的百分之四比索——这不同于土地改革的捐款——将作为一种儲蓄的投資，工人以后将得到加倍的偿还，下面我就讲一讲这种办法：

我們將发行一种人民儲蓄券，这意味着工人要担負起工业化的任务。百分之四的收入，譬如說，五年內总收入两亿比索，其中百分之四的捐款是不是工人白白地丢掉了呢？不是。工人如果保存好儲蓄券，将会得到两倍于捐款的偿付。这些儲蓄券只能在五年之后兌換貨幣。这是有价证券，可以出卖，仍然保留价值；拥有儲蓄券的人可以出卖，但是最好保存起来，因为五年之后，投資一百比索的人将得到一百四十一比索；六年之后，投資一百比索的人

将得到一百五十一比索；十年之后，假如一个青年工人保存这些证券，他将領到二百比索。二十年之后，保存证券达二十年的人将領到四百比索。这就是說儲蓄增加了三倍。这种儲蓄以有价的人民儲蓄券来兌現。这种办法包含一系列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我們相信工人今天作出的牺牲，明天会得到补偿。每一个人都将得到实惠，因为他們的儲蓄将增加一倍或三倍。难道不是这样嗎？因为工人将得到提高生活水平的实际利益，因为随着国家的經济发展，按戶的平均生活水平将得到提高，而工人将取得生活水平提高所帶來的果实。

同时，他們的儲蓄也增加了一倍或三倍。为什么我們能这样做呢？因为，既然今天的問題是生产不足的問題，那么在五年、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后，古巴人民通过劳动，利用机器，利用現代机器和現代技术将有条件使生产增长一倍、二倍或三倍。也就是說，今天投資的一个比索十年以后就变为两个比索的物质，二十年后就变为四个比索的物质。这样，按照生产增长的比例，我們就可以成倍地、三倍地或四倍地偿还这种貢獻。

这个計劃即将通过。这就是根据糖业工人的倡議制定的通过发行人民儲蓄券偿付工人捐款的办法。但是这样做的优点却在于工人們能了解它，在于工人們承担这种倡議。也就是說，尽管有人唆使別人把錢藏起来，尽管有人把錢藏起来，我們还是要投資，他們可以藏起来，但是他們不能把錢帶走。也就是說，货币多一些或少一些并没有什么影响。重要的是我們出售产品換来的外汇，因为在我們还不能生产工厂开工所必需的燃料的时候，我們必須用外汇购买这种产品；我們必須购买工厂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必須购买机器，特别是目前必須购买食品，因为我們还不能生产。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有外匯，以便購買食品、原料和機器，因為沒有人白送機器給我們，我們又不能製造，因此必須到國外去購買。這一點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的，我們必須用別人購買我們的原糖、烟和礦砂的錢來支付這筆款項。因而就有必要實行節約，採取我們已經採取的措施，如限制奢侈品的進口等，因為如果要購買農業機器，顯然就不能購買卡迪拉克。這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乘坐卡迪拉克的人都懂得的真理……（掌聲）我們必須了解農民和工人消費什麼，因為工人和農民恰恰不使用卡迪拉克，也不使用大量汽油，因為他們沒有汽車，也不使用許多香水，不吃歐洲來的餅干，也不吃幾千公里以外來的糖果，因為他們要買糖果也是買本地生產的糖果，買本地生產的餅干，因為這是工人、農民力所能及的，勞苦人民的家庭不把錢花在奢侈品上，不浪費外匯。其次，如果要保護外匯必須犧牲奢侈品，我們就犧牲它，因為這不是犧牲人民的利益，……（掌聲）我們只要犧牲那些一向擁有特權的人所享受的許多奢侈品。

因此，從國家銀行起將採取必要的措施，如果需要更堅決的措施的話。為了保護外匯我們也將採取更堅決的措施，因為我們需要外匯。（掌聲）

當然，不把錢用在奢侈品上也會產生一個問題：與這些商品有關的一部分人的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工人，但是在實行這個計劃的同時我們會為他們找到解決辦法，我們一定會為從業於這些進口商品的工人找到解決辦法。在把他們安插在其他有報酬的工作之前，寧可給予某種補助，也不再支出外匯，不再用外匯付工資。因為一家公司如果進口價值五百萬比索的汽車，那末就要花費五百萬外匯，如果它贏利五十萬，那末就又帶走五十萬外匯；另

外,如果它支付一百万比索的工資,那末三分之一的錢也会以外汇的形式流走,因为我們花費的每个比索平均有三十生太伏花在进口商品上。因此,一百万比索的工資就要損失三十多万,这三十多万外汇可以不要,但不能喪失公司的利潤和五百万美元。你們要知道,进口汽車每年要花費三千五百万比索。(掌声)

我之所以利用这次大会的机会向你們談到这个問題,是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既然他們全都在那里图謀不軌,阴謀反对革命,那末,我們恰恰只能从劳苦人民那里期望全部合作和一切援助。工人們可以相信,他們今天的問題决不是昨天的問題,我們一定会提高实际的生活水平,这并非欺騙,也不是一面提高工資一面提高物价的政策,因为一般說来,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总要比工資增长得更快,因为中間总有投机者企图騙取工人的工資……。 (掌声)

我們是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搞一面增加收入一面提高物价的騙人把戏的,因为当生产不足的时候,不可能給收入的增长以相对的物資,这时如果提高物价,就只能到处引起混乱。

这些是我們必須看清的事,人民应当确信我們正在十分关心着他們的利益,我們正在做一切我們能够做的事,我們需要人民最大的合作,他們相信我們是为人民而奋斗的。我們的斗争并不是为了任何人的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特权,我們从第一分钟起一向是而且永远是为人民、仅仅为人民而奋斗的……。 (掌声)

这就是劳动者的两项任务: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部里有一个同志专门負責尽早地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問題……, (掌声)尽一切办法在能够帮助的地方提供帮助。此外,我們还要根据教练

的数量逐步完成訓練你們的任务。(掌声)

让那些一定要发抖的人发抖吧！让那些咎由自取，迫使我們將劳动者組織起来的人发抖吧！我們毫不在乎。我們不管他們怎样发抖，不管他們如何忧虑，归根到底，这是他們的背信棄义和反革命活动迫使我們采取的措施。

現在，为什么我們能够訓練和培养工人和农民呢？为什么我們能够給他們武器而过去的任何政府不能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一个非常簡單的理由：从前的政府所需要的是一支少数人的、雇佣的、脫离人民的軍隊，以便能够捍卫大庄园，捍卫他們的利益和特权。拥有这样多大庄园的人有誰給过农民武器嗎？沒有。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保卫庄园主的庄园、拷打农民的士兵，如果农民竟然放掉了一匹馬，钻进了甘蔗园中，那末他們就不仅把馬帶走，而且还要逮捕农民。很明显，这一套軍事組織是保卫他們的利益的……。今天恰好相反。我們把庄园分配給农民，我們还必须訓練和武装农民，使他們保卫自己的庄园。

工人的情况也是一样。我們爭得了工人的权利，使工人階級上升到今天在政治上应有的地位，掌握了国家的命运，我們使劳动者阶层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的和压倒一切的因素。这些权利是工人必須維護的。

从前有誰訓練过工人呢？他們所需要的是一支进行镇压的軍隊和警察，以及許許多多使劳动者生活在恐怖中的特务走狗。我們使工人階級取得了权利，使他們得到了解放，我們必須做的就是給他們步枪，使他們能够保卫自己并反对那些企图夺走他們的权利的人。

这就是說，事实本身已經解釋了这个革命，說明了为什么我們

能够这样做。为什么特权阶级不愿意我们给工人武器，训练他们呢？为什么他们要抗议，要嘀嘀咕咕，好像五脏都要炸了似的？因为他们知道有训练的工人和农民保卫革命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一切想回到这里建立他们特权帝国的希望“永别了”。（掌声）

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有和从前一样的军队。为了什么？为了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个像卡马圭省的那位一样的叛徒，是否能使一个兵营掉转枪口反对革命。那末，工人将作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职业军队。我们有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起义军，这是掌握特种武器的技术力量，但是保卫革命的主要力量，保卫革命的骨干却在工人和农民身上。

工人是不取报酬的；他拿劳动的工资，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不是职业军人。简单说来，当需要保卫革命，向他发出号召的时候，他就奔赴前线或者到需要他去的地方，去保卫革命。

就是说，这是一种义务性的，这是人民自发保卫政府的力量。过去他们把这项任务交给少数老牌的、腐败的军队，使他们维护特权、大庄园、大利益集团，反对人民。现在恰好相反：政府是人民的，因此，很简单，人民就是保卫政府的力量。（掌声）很明显，工人和农民一样将成为最好的士兵。合作社的农民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们的愿望并不是靠“咬”别人过活，而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们保卫这一权利，因为不愿别人夺走他们的土地，不愿别人夺走他们的拖拉机；工人不愿别人抢走他们的权利，不愿别人剥夺他们今天在国家公共生活中担负的主导作用。

因此他们在颤抖。请看，有多少这类的无耻作家写过拥护训练工人的文章呢？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就等于同回来维护他们特权的希望“诀别”。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們必須进行殘酷的战斗，这就是我們完全平靜地告訴他們的事实。

他們以各种陰謀伎倆伤害革命，企图推翻它。他們召神喚鬼，以特魯希略分子和战争罪犯加給我們的同样的罪名指責我們，他們幻想外国的干涉。我們要对他們說：好吧，但是你們在这里将要碰到的是武装的人民；你們将要碰到的是，古巴的每个角落成为战壕和堡垒，在每棵树的后面都会有战斗。（掌声）

我們唯一要提醒他們的是：你們繼續玩弄反革命吧，繼續主观臆断吧，繼續策划吧；你們不要以为这会給你們带来什么甜头，不要以为这是消遣散步；你們要知道，正像馬賽奧所說的那樣，你們必定会在洒滿鮮血的土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掌声）

这一点最好他們能够知道。因為我們非常冷靜，既不激动，不感情用事，也不会失去自制。他們明白他們甚至在利用我們大家的耐心，但是我們說过，当耐心耗竭的时候，我們會找到更大的耐心，而如果耐心又一次耗竭，我們还会找到更大的耐心。

因此，問題是他們可以“自由地”进行挑衅，进行侵略。有人說他們將一直磨菇下去，直到我們封閉他們的報紙。好吧，讓我們瞧瞧是不是他們的報紙要自己关闭掉，因为很可能他們失去广告，很可能到某一个时候我們說：我們不再买反革命報紙宣傳的产品。（掌声）

他們硬說直到把它們封閉为止，他們挑衅性地感觉到这一点；他們明知做出了真正犯罪的行为，像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同志的那个案子所表明的那樣，他們不仅是濫用职权，簡直是犯罪，不仅是罪行，而且是无耻，因為他們竟然发表国际电报的揣測，竟然蓄意放毒，竟然企图嫁禍于人，同志們，这簡直是一种罪行。你們都

知道这些事，因为你们讀过这些东西。你们必須知道，他們这样罪恶地企图歪曲我們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同志的思想和行为，企图利用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其他同志，这对我們是多么痛心的事。

(掌声)

不管他們在国内外怎样厚顏无耻地捏造，我們手中掌握了真理，可以对付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任何人、任何东西都別想对拥有真理的政府和革命进行訛詐。

訛詐失敗了，訛詐破产了，如果他們坚持挑衅的話，就挑衅吧；如果他們坚持誣蔑的話，就誣蔑吧；如果他們坚持煽动反革命活动的話，就煽动吧，我們毫不在乎。他們将会知道止境在哪里，将会知道他們肆无忌惮的行动会把他們引向哪里，因为如果他們唆使国内的一部分人打工人和农民，他們就将在工人和农民身上碰得粉碎。(掌声)如果他們唆使外国人进攻我們，他們就将在古巴人民的抵抗面前碰得粉碎。(掌声)

这就是說，将由他們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后果。我們唯一能够說的是，我們將鎮靜地、心平气和地和以一切必要的耐心行动，但是完全确信我們將保卫革命，将很好地保卫住革命，在任何需要的时刻保卫它而且一定会保卫住它。我們的敌人不必对这样一些問題产生怀疑——这是他們为了欺騙自己或甚至为了自己的好处存在的僥倖心理——，那就是：我們必将保卫革命，他們不会得逞，他們愈是加紧策划阴谋，我們的人民就愈加警惕，我們就愈要使人民了解这些真相，知道那些一直散布反革命毒素，制造各种流言蜚語的无耻之徒都来自何方。他們竟然自称民主人士！这才是民主，这次工人代表大会才是民主，它是工人的代議制民主的生动形象。(掌声)他們保卫的民主其实就是他們的特权，他們保卫的民主其

实就是他們的壟斷資本，他們保卫的民主其实就是他們的高薪待遇。

他們为什么昨天不写文章反对那些强加在工会身上的领导人呢？他們沒有这样做，因为那个强加的领导人适合于他們的需要，是为保卫他們的利益和特权效劳的。啊！他們反对这个革命，因为它在工会中采取了一个真正民主的政策，实行了解放人民的政策，实行了給人民以文化的民主政策，这个政策解放了人民，把他們引向高度的文化生活，沒有这种文化是不可能自由的。他們保卫的是民主的謊言，这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庄园主压迫在田埂上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农民的帝国，是雇佣軍的帝国，是为非作歹的、腐敗的、效忠于大利益集团和糖厂以及大庄园的、迫害工人和农民的雇佣軍的帝国。这就是他們所保卫的民主，而不是今天的民主——拥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不迫害农民弟兄、不迫害工人、不容許非正义行为的軍隊的民主。（掌声）

問題在于他們了解的民主是一回事，我們了解的民主是另一回事。他們认为自由就是訛詐的权利，就是把自己出卖給出最高价錢的买主的权利。他們甚至把这样的制度——在三百人工作的地方仅仅只有一个人能够发表文章——叫做新聞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却是，每个記者按照自己的工作領取应得的工資，而且有权利自由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是他們的記者如果忽略了他們的意見，发表了并非报纸老板的意見，就要受到譴責，因此这个記者沒有言論自由。他們成天在社論中大叫言論自由，同时却不給記者在民主的刊物上自由发表意見的权利，这种刊物的工作人員有二、三百人，却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他們把这叫做民主！

由此看来，这些外国化的老爷們——他們維護外国口号，死死

抱住外国誹謗，維護外国壟斷資本，維護外国特权，維護外国謾言，而反对的恰恰是解放人民、保卫古巴祖国的革命——，这些人說像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就是不像民主人士，尽管他們打着伪民主的旗号为自己塗脂抹粉。把真理告訴人民吧；收起你們的誹謗和流言蜚語吧；收起你們的把戏、謊言和空話吧。沒有面包的民主不是民主，沒有书本、教师的民主不是民主。讓我們把书本給农民，把面包給人民吧。（掌声）

他們曾經使人民蒙昧无知，不了解重大的經濟問題，使人民对經濟問題一无所知，因为为了維護他們的特权，人民不了解这些問題對他們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們对这种情况应当負相当大的責任。他們对欺騙人民这件事应当負相当的責任，正因为这样，他們才能够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們用鱷魚的眼泪、虛偽的頓足捶胸、廉价的恶劣言詞才能够使他們在混乱的气氛中生存。如果將真理告訴人民，使人民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毫不畏惧，那末在这样的人民中間，他們是无法生存的。一个革命者不光是口口声声說自己是革命者的人，而且是，除其他条件外，对生活抱有一定的态度，对別人向人民散布的陈腐謾言抱有革命态度的人。作个革命者就是要对现实有明确的态度，而且有勇气反对这个现实。而他們却和一般无耻之徒狼狽为奸，不去反对他們，因为他們自己就是盜賊、贪污犯、腐化墮落者，怎能有面目去和另一些无耻之徒爭論。但是这样的时刻已經到来了，在他們面前的是有革命觉悟的人民，（掌声）和將自己洁白的行为、道德、原則和理想放在第一位的領袖們，因为當我們將生命獻給这个革命事业的时候，我們是千真万确地獻出生命，而且我們每一个人都獻出生命。任何一个同志这样說的时候，都可以看出他的話是出自真心誠意的，而且絕對相信他会獻

出生命。我們每一个人都可以唱出《海盜之歌》^①中的这样的詞句：什么是生命？生命早已經拋棄，在我們打碎奴隸鎖鏈的時候。

最后，人民的努力和人民付出的牺牲並沒有白費，既然人民能够为夺取革命政权进行一次斗争，那末同样他們也就能够为保卫这个政权进行斗争，需要多少次就进行多少次。这就是我們每一个人的决心。我們信守不渝，我們懂得怎样克尽自己的职责，直到生命完結之日。在困难面前我們決不畏懼。对每种病症必須施以恰当的处方，如果出現了少年流氓集团，就送到薩帕塔沼澤地去劳动，（掌声）以便使他們学会尊重妇女，尊重妇女的貞操和名誉，使他們知道生活是比較艰苦的，是和那些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切，包括坏榜样的懶汉們的生活不相同的，使他們在劳动中認識到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义务用自己的努力对別人作出貢獻，都有义务做一个有用的人。如果有錢的人图謀不軌，也就是說，如果这些老爷們为了反对革命措施或其他原因阴谋造反，我們將制定一項法律，沒收因反革命罪行而判刑的人的一切財產。（掌声）

要讓他們知道，讓他們知道，消灭革命政权并不是如他們想像的那樣容易，一切心怀不滿的人、落后的人、叛徒、半道开小差的人如果要勾結起来，那就勾結起来吧。我們的战綫已經展开，工人、农民、革命武装力量和每一个懂得祖国的利益高于私人的特权和利益的古巴人已經守卫在各条战綫上。他們的营垒愈分明，我們的营垒也愈分明，我們將团結得更紧密；他們愈加紧訓練他們的人捏造謠言，我們也愈加紧訓練人民保卫我們的革命，因为归根到底这就是我們的命运，这就是祖国的命运，但是我們必須善于保卫它，

^① 《海盜之歌》是西班牙革命詩人埃斯普龙塞达(Espronceda 1810—1842)的一篇著名長詩。——譯者注

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歷史時刻，必須思想明確，因為今天的錯誤會使我們明天付出很高的代價，今天的猶豫、動搖會使我們明天付出很高的代價。因此，我們要冷靜，毫不动摇，不畏惧任何人。只有反革命分子才散布恐懼，誰宣揚恐懼，就是宣揚人民的毀滅。我們要沉着，要具有明確的革命覺悟，在鬥爭中，在共同的理想中忘我地、堅定地團結起來，我們要準備進行一切必要的戰鬥。我們可以同樣平靜地說，任何外國陰謀都不能在這裡得逞；我們可以同樣平靜地說，任何人都不要懷疑全世界所知道的事，那就是，我們將善於保衛自己的祖國、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人民，直到我們土地上最後一個有廉恥的人流盡最後一滴血。（掌聲）

我的講話就要結束了，我確信這次大會將成為一次模範的大會，確信一切問題都將本着革命友愛的精神得到解決，大會將確立起自由工人的領導核心，作為工人隊伍指揮員的領導人將更堅定地團結起來，決心保衛革命，遵照革命指引的方向前進，表達全體勞動者的這種感情，他們會逐漸認識到他們面前的偉大任務和巨大責任，確信這次大會將成為無愧於他們的犧牲的一次大會。

讓我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同志的最後遺言作為我們的口號吧，“我們決不在任何東西面前屈膝，如果什麼時候要屈膝的話，那只有在我們兩萬名烈士的面前，向他們宣布：革命已經完成。”（掌聲）

（譯自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古巴《今日報》）

在第一屆拉丁美洲青年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

來訪我國的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國的青年代表同志們，
美洲的工人領袖們，
古巴人民：

對於我們來說，拉丁美洲各國、整個美洲各國的青年代表的這一次集會，是我們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事，因為美洲的坏事不出在任何國家的人民的身上，美洲的坏事是美帝國主義強加於美國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身上的那個制度。（掌聲）我重複一遍，這是我們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事。它意味着我們看到，我們古巴人和本大陸所有的兄弟人民一直夢寐以求的東西，今天已經第一次變成了現實。

我們讀過美洲歷史。從我們獲得初步政治知識的時候起，從我們初步獲得關於這個大陸的淵源和它的歷史的概念的時候起，我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我們美洲落到了現在這種地步呢？我們男男女女操着同一種語言，有着同樣的傳統，我們的血管里流着同樣的血液，心坎里充滿了同樣的感情，肩上擔負着同樣

的重担，頸上套着同样的枷鎖，脚上套着同样的鎖鏈，內心里忍受着同样的痛苦——被奴役和被剝削的两亿拉丁美洲人民的痛苦，（掌声）两亿拉丁美洲人民身受取代西班牙在我們各国的殖民統治的殖民制度的奴役和剝削，我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們过去一直这样隔絕，这样疏远，为什么我們对那些往往同我們只有一条河流、一条想像的边界、一座山和一个海灣之隔，但是在根本上、实质上同我們是一样的人，却一直是这样漠不关心呢？

我們曾經自己給自己提出过疑問：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民几乎未經反抗而陷入帝国的統治之下呢？像我們过去这样生活有什么值得自豪之处呢？像我們这样长期处于被屈辱的情况下，我們的荣誉在哪里呢？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出疑問：这种不可想像的軟弱的原因何在呢？这种荒謬的分裂状态的原因何在呢？这种有罪的漠不关心的原因何在呢？對我們所有提出这种疑問的人來說，今天的这个行动，这几天的这些活动，我們大陆的青年代表們的这次大会，应当是特別激动人心的事。

不仅对于我国人民，而且对于你們——來訪問我国的代表們，这都是特別令人激动的事情，因为不管我們看到的，或者是你們看到的，对于你們和我們双方來說，都是新鮮事物。对于你們來說，本大陆的这次革命是新的；對於我們來說，这次大会是新的，这种团結是新的。對於我們來說，这次大会和这种团結不仅是新的，而且就是你們所看到的革命的生气勃勃的洪流。（掌声）

我們說，本大陆的这一革命的图景是新的，我們这样說的时候，并没有忽視其他国家的人民为爭取解放而作的努力。更正确地說，我們可以說这是第二次拉丁美洲的革命，如果說得再确切一些，这是美洲的第二次解放革命。（掌声）第一次革命是反对西

班牙殖民壓迫的革命。這一次革命是第二次，也是最後的一次，是反對美國的殖民壓迫的革命。（掌聲）

但是，從前可以設想一次拉丁美洲的革命嗎？不能！在美洲，革命一直遭到禁止，革命不僅在事實上，而且甚至在法律上遭到禁止。帝國在這個大陸上所建立的統治的事實和它所強加的法律禁止進行任何革命。

在美洲是不允許進行革命的。在美洲唯一允許進行的革命是“美國制”的革命！這就是拉丁美洲習慣叫做“革命”的政變，這就是美國政府所能允許的那種革命運動。（喊聲：“滾出去”，噓聲）

由於根本的社會和經濟的原因，受剝削的工人是革命的。飢餓的和無地的農民也必然是革命的。從氣質來說，學生和青年是革命的。從其本性來說，所有受剝削的人民和受剝削的社會階級都是革命的。受剝削的人民和受剝削的社會階級必然是革命的。革命的胚胎孕育於美洲的社會和經濟的現實之中。

但是，我們各國人民過去有過什麼進行革命的權利嗎？沒有，儘管進行革命的權利，即打碎枷鎖的權利，是人們開天辟地以來就具有的權利；（掌聲）這是消滅不正義現象的權利，鏟除剝削制度的權利，這是人們自古以來就具有的權利。這種權利一直遭到我們每一個國家內的鎮壓力量的阻撓而不能行使。它們阻撓每一個哪怕是最小的不滿、反抗和抗議的表現。

不僅是軍人集團、職業軍隊和擔任鎮壓任務的政治警察阻撓人民行使進行革命的權利，有礙這一權利的行使的是，不僅武器被壟斷，甚至人民的精神工具，即報刊、高等學校、教育中心、國內和國際的新聞機構也都被壟斷；有礙這一權利的行使的是，軍事力量、精神財富和經濟資源的被操縱，因為統治集團想教育什麼就教

育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服务于本国和外国特权阶级的統治集团想如何分配国民收入就如何分配国民收入。国家的财富不是根据公平的标准来分配的。如果可能的話,就是分配給人民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也要分配得引起工人与工人之間的不和、城乡人民之間的不和以及国家的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人民之間的不和。

不仅是这些因素阻撓了我們各国人民行使进行革命的权利,我們有着特别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还有更多的阻撓进行革命的障碍,因为我們在这里战胜了一支为本国和外国特权阶级服务的职业雇佣军队。(掌声)我們战胜了这些利益集团对宣傳工具的壟断。

誰也不会认为,鼓舞古巴革命的起义精神和正义思想过去在报纸上曾經报道过,或者是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闡述过。誰也不会认为,过去我們的历史教科书曾激励过产生古巴革命的思想,因为,由于那些无耻之徒罪恶地使我国服务于外国的利益,我們的历史教科书只是这样教育我們的青年和我們的儿童:我們的自由是剝夺了我們自由的那个帝国所賜予的。(掌声)誰也不会认为,这些思想会在教科书里傳授,会由国际通訊社傳播給我們。誰也不会认为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喊声和嘘声)……会把革命学說教給古巴人。那时,在我国傳播的唯一的消息就是美联社和合众社的消息。(喊声和嘘声)

誰也不会认为,革命会在农民組織中发生,农民組織在我国过去是絕對禁止成立的。誰也不会认为,革命会在工人組織中出現;工人組織完全被控制……(卡斯特罗博士的嗓子忽然嘶啞了,听众們齐声叫喊:“保重!保重!休息!休息!”……)我的嗓子复原了,請你們不要喧嘩!安靜一点!我的嗓子复原了,請你們与我

合作,不要喧嘩!(听众仍然表示不同意他继续讲下去,請他休息,并开始齐声叫喊:“劳尔! 劳尔! 劳尔!”)

(根据听众的要求,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开始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这种场面不是一般的偶然现象,而是发生在对古巴对我们大家的美洲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大家的美洲才是真正的美洲!(掌声)这既不是命定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不祥的预兆,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不顺利,不要紧的,大家暂时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他仍然在这里!他将永远在这里!(经久不息的掌声)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者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的手如同现在这样由于激动而颤抖。(掌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引起了我们各国人民的敌人一时高兴的这种现象决不要紧,因为这只是一个年轻的、有力的、忠诚的、为人民的幸福服务的人一时劳累的结果,(掌声)这决没有什么,因为他仍然在这儿,而这一点正是最重要的。另外我手里的文件也是重要的。(拿出一个文件)(掌声和喊声:“菲德尔! 菲德尔! 菲德尔!”)如果敬爱的菲德尔同志肯注意他的健康的话,那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情况了。(掌声和喊声:“保重! 保重!”)

在现在的时刻里,他在受痛苦,我们大家也在受痛苦,因为他本来是要向我国人民和我们美洲人民报告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的。只有他不愧承受这一光荣。(掌声)因此,我们将不多说,也不再拖延许多时间,以满足你们渴望知道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的兴趣,但是首先请允许我给你们讲一个战争的故事。

反对由美国佬支持、扶助、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巴蒂斯塔军队(嘘声)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但是对我们来说,在两年的内战中更艰

巨的任务是如何不让菲德尔亲自参加战斗和亲临火綫。(掌声)到最末了的时候,这种防范变得更加不容易了。最后的几个月,同他在一起的軍官同志們同意了,或者說让步了,答应让菲德尔除了指揮战役之外,至少还指揮迫击炮連。“何塞·馬蒂”第一纵队在他的指揮下进行了一些很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之一的基沙战役中,那支至死也服从他的部队違抗他的意旨不让他深临前綫,(掌声)这是必要的,尽管說出来不大好。菲德尔現在应当休息好了,复原了,因为他对我们說过,他声音嘶哑并沒有什么要紧。

讓我們来宣讀現在在我手头的一項革命法律。(掌声)当他复原的时候,他将像往常一样重新向他的人民說話,作他的精彩的、光輝的、历史性的和深刻的报告。他不仅代表古巴,因为今天在这里不仅是古巴,而且是我们整个拉丁美洲在講話。(掌声)因此,古巴兄弟姐妹們,讓我們宣誓为他准备好我国史无前例的这一盛大集会。(掌声)(劳尔·卡斯特罗宣讀决定)

“古巴共和国政府决定”你們可以看到在决定的序言中什么都解釋得很清楚。

“鑒于一九六〇年七月六日頒布的、一九六〇年七月七日在政府公报上公布的第八五一号法令授权政府在认为符合維護民族利益的要求时,通过决定,对屬於美利坚合众国自然人或法人的所有财产和企业采取强制的剝夺方式收归国有。”(掌声和喊声:“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对付得了美国人!”)

对于美帝国主义來說,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消息,因为它可能要滾蛋,而菲德尔的嗓子正在复原!讓我們大家——他和我們——都来努一把力,他低声的說,你們安靜地听,只要等五分钟就可以了,現在讓我們在阿尔梅达指揮下唱国歌。

(唱國歌。稍後，菲德爾·卡斯特羅博士繼續講話)

(菲德爾·卡斯特羅博士繼續宣讀)

“鑒於：上述法令的通過是基於下列事實，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立法機關懷著政治目的，一貫採取侵犯古巴經濟的根本利益的立場。這一立場的表現是美國國會通過的食糖法修正案，授予美國總統削減美國食糖市場上古巴食糖定額的特別權力，作為反對古巴的政治行動的武器。

“鑒於：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總統，運用上述特別權力，採取對我國進行經濟和政治侵略的臭名昭彰的態度，削減了在美國市場上古巴食糖定額。毫無疑問，這一行動的目的是侵略古巴和阻撓古巴革命的發展和進行。

“鑒於：這一行動是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奉行的旨在阻撓我國人民行使其主權和健全發展的一貫政策的又一表現，這是適應一貫阻撓我國經濟的發展和阻撓我們鞏固政治自由的美國壟斷組織的利益。

“鑒於：面對上述事實，我們意識到我們的崇高歷史責任，為了合法保衛我國經濟，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侵略對我國所造成的損失。

“鑒於：根據我們的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我們認為，由於以上所指的侵略措施已經付諸實施，必須行使一九六〇年七月六日的第八五一號法令上規定的權力，即採取強制的剝奪方式，把美利堅合眾國法人的財產和企業收歸為古巴國家所有，這是正當的決定，因為我國必須補救古巴國家在經濟上所遭到的損失和鞏固我國經濟的獨立。

“鑒於：古巴電力公司（喊聲）……鑒於古巴電力公司和古巴

電話公司(喊声)曾經是壟斷組織敲詐和剝削的典型例子，它們多年來一直吮吸和蔑視我國經濟和我國人民的利益。

“鑒于：各个糖业公司在普拉特修正案的庇护下占去了我国最好的土地。普拉特修正案的条款是損害我國經濟的致命条款，它促进了帝国主义資本滲入我国。这些公司的貪得无厭的和肆无忌惮的外國主人已經收回了超过他們投資額許多倍的价值。

“鑒于：石油公司不断地压搾我国的經濟，它們以壟斷价格出售产品，这就是說，許多年來，它們攫取了大量的外汇，并力图使它們的特权永远保存下去，它們不遵守我国的法律，策划了抵制我国的罪恶計劃，使革命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預。

“鑒于：力求收回自己的民族財富、摆脱外国利益集团的壟斷組織的統治是拉丁美洲人民的职责，因为外国利益集团的壟斷組織阻碍他們的进步，导致政治干涉，并且蹂躪美洲不发达国家的主权。

“鑒于：若不取得完全和彻底的解放，古巴革命决不中途而罢。

“鑒于：古巴应当成为美洲兄弟人民和世界一切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掙脫帝国主义魔爪的斗争中的光輝的和鼓舞人心的榜样。

“因此，根据一九六〇年七月六日頒布的第八五一号法令授予我們的权力，

我們決定：

“第一条：宣布采取强制的剝夺方式将下列設于古巴領土上的美利坚合众国法人和國民的一切財產和企业以及靠經營这些財產和企业而得来的权利和股份一律收归国有，并将美国國民的利益占主要成分的企业也收归国有，包括：

(1) 古巴电力公司，(掌声)

- (2) 古巴電話公司,
 - (3) 埃索美孚石油公司古巴分公司,
 - (4) 得克薩斯石油公司西印度分公司,
 - (5) 辛克萊古巴石油公司,
 - (6) 古那瓜糖廠,
 - (7) 海灣大西洋糖公司,
 - (8) 阿爾塔格拉西亞中央公司,
 - (9) 米蘭達糖廠,
 - (10) 古巴公司,
 - (11) 古巴美洲糖廠,
 - (12) 古巴貿易公司,
 - (13) 新突尼古糖業公司,
 - (14) 弗蘭西斯科糖業公司,
 - (15) 塞斯佩得斯糖業公司,
 - (16) 馬那蒂糖業公司,
 - (17) 朋塔·阿萊格雷糖業出售公司,
 - (18) 紐約巴拉瓜工業公司,
 - (19) 紐約弗羅里達工業公司,
 - (20) 紐約馬卡雷諾工業公司,
 - (21) 通用糖業公司,
 - (22) 古巴巴馬圭省維爾蒂恩特斯糖業公司,
 - (23) 關塔那摩糖業公司……(喊聲,“現在不是了!”)
 - (24) 聯合果品公司,(掌聲)
- (危地馬拉前總統哈科沃·阿本斯走上主席台并擁抱菲德爾·卡斯特羅博士)

(25)索列达德糖业公司,

(26)埃尔米塔糖业公司。”

这就是說,收归国有的有电力公司所有的企业,电话公司所有的企业,当然还有德士古和埃索石油公司(喊声:“现在不是了!”)所有的财产和企业,辛克莱公司……(喊声:“现在不是了!”)除此以外,还有美国在古巴的三十六家糖厂。(掌声和喊声:“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了!”)

“因此——大家輕一点,大家輕一点,这样叫喊就听不見讲话了——因此,宣布古巴国家为本条所述法人的财产、权利和股份以及上述企业資本的资金和债务的继承人,等等”。

这个决定由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博士(掌声和喊声:“多尔蒂科斯,多尔蒂科斯!”)和现在正在讲话的革命政府总理签字。(掌声)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根据一九六〇年七月六日为了维护民族经济和国家主权而颁布的法令,这些财产将予以赔偿。

(听众中一人说了些什么,对此卡斯特罗博士回答)现在仍然这样;我们现在就要征询人民的意见。我们还在进行解释。

如何赔偿呢?赔偿的办法是付以为期五十年的胜利债券,年利二分,用这样一种基金……。我们如何来支付呢?好得很,将用他们购买我国食糖三百万吨以外的超额部分的价值四分之一来作支付基金。就是说,他们购买我们的糖超过三百万吨,比如说三百五十万吨或四百万吨,用超出三百万吨的那一部分食糖价值的四分之一,而且每磅价格定为五分四厘美元,用价值的四分之一支付,你们清楚吗?(喊声:“清楚!”)他们按五分四厘美元以上一磅的价格向我们购买食糖,买数超出三百万吨时,我们就用超出部

分食糖的價值四分之一以債券支付。

這樣，債券將用這一基金在五十年內來償還。支付的期限為五十年。這是法律，部長會議根據法律通過的決定授權共和國總統和總理採取這種維護我國經濟利益的措施。（聽眾中有人向他喊）不，不，不，我的嗓子不要緊……

正如你們所知，他們已經取消了向我們購買將近一百萬噸糖的定額。這批糖已在根據美國現行的法律進行生產，生產這批糖我們是付出了代價的，而且我們也預定要把這批糖銷往美國。我國過去一直把糖供應美國市場，特別是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他們不可能從任何其他的地方得到糖，但卻能從古巴得到。儘管當時的世界是處在戰爭年頭的災難、貧困和飢餓中，對於他們來說，生活仍舊是甜美的。

他們一直掌握我們的糖，糖是我們的，但是糖的利潤卻被他們自己通過那些主要糖廠的主人——美國公司拿走了。除此以外，在戰爭的年頭裡，他們向誰也買不到糖，而他們卻以低於世界市場的價格購買我們的糖。那時候，為了他們能得到糖，得到很多很多的糖，我們的工人作出了犧牲，我們的農民也作出了犧牲，但是糖的產值歸根到底卻被他們拿走了。

正當糖生產出來了的時候，他們就取消了向我們購買一百萬噸糖的定額。他們的目的顯然是想用飢餓來使我們屈服並且通過這種經濟侵略的行動來改變我們祖國的命運。但是今天我們要明確地警告他們：他們對古巴的侵略和取消購買古巴糖的定額，是要用糖廠來償還糖廠，是要用財產來償還財產的。（掌聲）

但是，還有一個細節沒有談。唔！還剩下一些事情沒有討論。我們要在適當的時候來進行討論，在適當的時候，以牙還牙，以眼

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他們自己以为他們是讲民主的。这就是說，华尔街、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等这一小撮家族拥有亿万比索，构成了金融帝国的神經中樞。这一小撮在全世界都拥有投資的人却自称为民主分子。

他們現在把黑人处以私刑，过去把印第安人处以私刑；但是他們却没有能力召开像我們这样的一个群众大会，因为美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党能够在美国召集像我們在几小时内聚集在这里的这么多的人民群众。（掌声）他們把他們上演的滑稽戏叫做“民主”，他們把充当华尔街的工具的党派輪流上台叫做“民主”。他們进行思想迫害，他們把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监禁起来或者驅逐出国。他們在本国人民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企图以这样的滑稽戏来欺騙世界，因为他們在那里通过令人厌恶的电影制造輿論，就像制造香腸、夹肉面包和可口可乐一样。这种电影是美国最坏和最落后的思想产物，因为他們已把那些如查理士·卓別麟等有高尚思想的人士、卓越的艺术家、真正的演員和真正的作家都驅逐出国了。把他們驅逐出国，仅仅是因为他們看到了工人的一面，看到了美国人民貧穷的一面，仅仅是因为他們同情被迫害的人，仅仅是因为他們想把隱藏在一切表面現象和一切謊言后面的真理告訴人民。壟断資本家控制了美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他們对所有敢于发表不同意見的新聞記者进行迫害、开除，拒絕雇用他們并用饥饿来把这些人置于死地。他們就这样来制造輿論，要高尚的美国人民相信这些极其荒謬的事情和聞所未聞的謊言；他們就这样对美国人民說我們有火箭基地，他們向美国人民硬說我們就在街头杀害美国人。我們將異口同声地回答說，这是因为那些壟断集团凭借經濟手段

可以开除和安上报社的社长、掌握这些报纸的缘故。你们知道，这些报刊都有很多的钱，因为就是这些公司和托拉斯用它们的广告和津贴来支持这些报刊系统。这些报刊向美国人民经常地和有系统地灌输谎言。尽管如此，在差不多有两亿人口和有一些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城市的美利坚，那些自称为民主分子的人，那些说自己实行民主的党派，那些自称实行民主和代表人民的骗子和伪君子集团，却都没有能力在拥有几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的国家召开这样一个大会。这个会太大了，彼此争吵和轮流执政的任何一个美国政党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会。

无可争辩的证据是：在无视人民的地方，怎么能够有民主呢？在人民没有参加行动和人民无足轻重的地方，怎么能够有民主呢？尽管他们欺骗人民，尽管人民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不了解那个执政集团把美国导入深渊的荒谬政策所带来的灾难，但是美国人民至少本能地不能不对他们本国的政客们抱漠不关心、不满和厌恶的态度。因此，在美国甚至没有可能召开这样一个群众大会。

革命只要发出号召，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召开这样的一个大会议，当然这还不是最大的集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动员全市的人，我们还没有动员内地的人民。到这里来的有我们穿蓝衬衫的工人民兵的队伍。（掌声）到这里来的有我们穿绿衬衫的农民民兵队伍。（掌声）革命不仅有力量在首都召集比这多许多倍的群众，而且就是在农村，在馬埃斯特腊山也能召开这样的群众大会，（掌声）因为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就是行动与斗争的人民，因为民主不在于形式。伪君子们斤斤计较形式、拘于形式，而目光深远的正派人却抓住事实和事物的本质。

他们抱怨我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没有顺从他们，没有相信那

种虚伪的不光彩的政治斗争，那种斗争就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各个集团之间的争吵，而农民、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完全不能参与这种争吵的。他们抓住形式，而我们却抓住事实和事物的本质，事实常常使我们处于有理的地位。他们喜欢把他们的使人饥饿、得不到文化、失业与贫困的制度叫做民主制度，好像甚至连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的人能够成为自由人似的，好像得不到文化的人能够成为自由人似的，好像在那样的统治和控制下能够有民主似的。他们用一切手段进行统治，从军事的到思想的，从行政的到经济的，因为他们能够任意地处置和操纵国家的财富，他们控制了报纸，总之，他们控制了一切手段。我还要向你们说明，他们为了要控制一切，还常常凭借手枪和收买手段控制了劳动者的正式组织。在剥削制度下，甚至连工人斗争的手段也被那些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僕从强行加以控制。

因此，我们拿哈瓦那的人民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哈瓦那人民的感情也就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我们要使人民——尽管他们并不懂民主这个字眼——知道，这里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因为这里的黑人和白人都是平等的。（掌声）这里没有律师们和摩根家族或洛克菲勒家族的百万富翁的相互勾结，这里只有工人、普通人、劳动人民的联合，这里只有普通妇女、劳动妇女、学生和人民的联合。要是这还不是人民，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他们把靠剥削人民生活的贵族富翁叫做人民，那就是他们所谓的人民。（掌声）如果说劳动者、正直的人、热爱祖国的人不是人民，如果说愿意为祖国而战并准备为祖国而死、为祖国而献出一切的慷慨无私的公民不是人民，如果说有着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的和相互谅解、团结和友爱的人类的真正美德的公民不是人民，那么谁是人民呢？我们要

征詢在我們面前的人民的意見，使他們也直接參與革命政府的這一措施，凡是同意這個決定的人請舉手。（全體都舉起手來，經久不息的歡呼聲和喊聲：“我們贊成，我們贊成！”以及其他口號聲達十五分鐘之久）

我們還要談談民兵。誰說民兵沒有武器？你們要我現在告訴你們武器在哪裡嗎？你們大家的武器現在都很好地被保存着，保存在只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發到你們的手裡的地方。（掌聲）我希望你們都知道，這些武器都試驗過了，並且擦了油，連同它們的倉庫和槍上的刺刀都準備得非常好。（掌聲）我已經說過，民兵們將不再赤手空拳地來參加檢閱了，因為已經有了武器。（掌聲）

現在，你們都知道，民兵的負責人都到馬埃斯特腊山去鍛煉了一個多月，他們現在還要受一段緊張的訓練，你們大家也要受一段緊張的訓練，（表示贊同的喊聲和掌聲）以便組成名符其實的具有最大效能的隊伍。但是，我們光有了武器還不夠，問題在於懂得最完善和最有效地使用這些武器，好叫那些與我們沖突的人懂得他們將碰到什麼。（掌聲）大家都將拿到武器，而且是那樣好的武器，當你們見到那些武器時，你們會大吃一驚。（掌聲）

我們的革命政權來自人民。問問美國五角大樓和參議院的先生們，如果他們認為他們的政權比我們的政權更為合法，那將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們知道他們是怎樣取得政權的，在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環境中，美國半數的選民連票都不去投，什麼都通過控制美國報紙與財富的托拉斯事前安排好了，人們早已知道誰作候選人以及怎樣把他們選出來。托拉斯把可敬的艾森豪威爾先生、（噓聲）可敬的尼克松先生（噓聲）和全體可敬的參議員先生們抬出來，為他們進行宣傳。你們知道宣傳是怎麼一回事。在美國，抬出來

做參議員和做官的那批人并不代表國家，他們代表誰呢？他們代表金融寡頭。那些先生不代表美國人民，他們欺騙美國人民。他們代表美國的金融寡頭，代表各個托拉斯、各個銀行的老板和財主，他們代表在美國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的一小撮人。那些代表金融寡頭的先生們確信他們的政權比我們的革命政權合法，而革命政府却並不是什麼銀行、什麼壟斷集團和什麼政治機器把它扶上台的，並不是靠着把一些政府扶上台的刺刀執政的，並不是靠着美國用來武裝保衛它的利益的僱傭匪幫的步槍來得到政權的。我們既不是五角大樓，又不是泛美防務委員會，也不是美國軍事顧問團扶上台的。我們不是靠着一些上校的支持，也不是靠着譬如艾森豪威爾先生所獲得的那種榮譽而得到政權的。艾森豪威爾先生就是當德國軍隊在蘇聯戰場上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靠着成千上萬的飛機、軍艦、坦克以及全部軍事力量的支持才在歐洲揀到勝利的。（掌聲）而我們却不是，我們甚至連一輛破坦克也沒有，而相反地獨裁政權的爪牙却是有着美國的薛爾曼式坦克。我們一架破飛機也沒有，而帝國主義的僕從們却有美國飛機。我們沒有炸彈，我們當時用的炸藥是從他們向我們投下而沒有爆炸的炸彈中取出來的。

革命取得了政權，它得到的不是四年一度去投票箱投票的那種支持。革命是依靠人民給它的真誠的支持而取得政權的，人民把自己的一切都獻了出來，獻出了他們的兒女、丈夫、妻子、兄弟和姐妹以及他們的親人，獻出了他們的鮮血，為的是得以實現他們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革命沒有一架破飛機、沒有一輛破坦克、沒有加侖步槍、沒有任何托拉斯給我們成百萬的美金、沒有政治機器、沒有為我們進行宣傳的報紙、沒有新聞系統、沒有合眾國

际社、也沒有美联社。革命就是靠着人民流血、流汗取得政权的。它的工作人員是人民最合法的代表。（掌声）

不管他們怎样，我們仍掌握着政权。假如帝国主义、华尔街和国务院要想衡量我們的成就的話，那么我們就給他們一个尺度：讓他們来看看古巴革命所获得的一切支持，讓他們来看看古巴革命所拥有的一切人民力量，讓他們来看看古巴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民主力量的支持；我們可以給他們一个尺度；不管諸君怎么样，我們仍然掌握着政权，而这就能够說明一切問題了。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政府可以反对他們，可以不依靠他們而能保持政权呢？过去美洲有哪个反对他們的政府——假如不提美洲的政府，那么說在古巴的也可以——能維持得住政权呢？如果他們想衡量我們所获得的支持的話，那么，只要告訴他們：不管他們怎么样，我們仍然掌握着政权，說这一点也就足够了。（掌声）

在像我們这样一个社会里，在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小国里，过去人們不仅仅生活在他們的铁蹄下，生活在美元的統治之下，而且也生活在他們的宣傳之下，因为在这里，除了美国的杂志以外，我們看不到其他的东西；除了美国的电影以外，我們看不到其他的影片；除了美国的口号以外，我們听不到其他的口号；除了美国的風气以外，我們看不到其他的風气；除了美国的消息以外，我們得不到世界上其他的信息。那个时候在我們学校里教些什么东西呢？教美国人所讲的东西。在我們的課本里讲些什么呢？讲美国人所喜欢的东西。如果他們要說我們吸收了外来的理論的話，那我們所吸收的就只能是他們的謬論了。（掌声）

为什么我們沒有吸收那些东西，为什么我們从思想意識中清除掉他們的荒謬的怪論呢？因为伴随着那种理論而来的是飢餓、貧

困和对人民最殘酷的剝削。我們不接受他們的理論——唯一能到达这里的理論，因为通过合众国际社、美联社，通过美国杂志和电影傳播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論呢？什么其他的理論能够到达我国呢？事实是，古巴革命是出自古巴的痛苦和灾难的深处，因为我国人民已經表现出这种敏銳性，使他們能够抗拒那种毒素和那么多的謊言，而这点恰恰显示出古巴人民在道德和革命方面有特殊的敏銳性。我們找到了我們的道路，正像其他国家的人民找到了他們的道路一样。这也就是說，世界各地各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非正义的情况；此外，在剝削和非正义的情况的面前已經胜利地站立起来的人民，都将成为朋友和兄弟。（掌声）

在过去，我国每天要吃的面包都是美国面包。这点今天也可以用来衡量革命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他們甚至使我們产生了宿命論的思想，使每一个公民都以为：沒有他們世界就会毀灭；认为要是反对他們，那誰也絕對不能执政，因为除了其他的許多武器之外，他們还利用迷信这个武器，利用那些傳統的謊言。同时他們也曾經使我国人民相信地理宿命論，宿命論和地理位置的不幸不是一回事。無論怎么說，我們的地理位置只能說是不幸，而不能导致宿命論。宿命論也就是說，不管怎么走，都注定要落到同一的情况；而位置不幸就是說，不管有什么不幸，也就是說不管有什么灾难，一国人民仍旧朝着對他們适合的目标前进。對我們來說，無論如何都只是不幸的問題，而不是宿命論。可是，他們和这里的人們都曾經大談宿命論。尽管如此，尽管在这里有过这种影响，我国人民仍旧打碎了枷鎖，我国人民坚持了他們的立場和路綫……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我們的政权比他們所炫耀的政权要合法千百倍，我們在这里不代表恶棍、債主、庄园主、壟断資本家、銀行老板。我們

代表牺牲者、被剥削者以及被那些利益集团所敲詐勒索的人。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我们是代表人民；因此，我们的政权比他们的合法千百倍、民主千百倍，因为在世界上可能只有少数国家的人民像古巴人民一样如此直接掌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

可是，我国人民是在战斗着的人民，是掌握着武器的人民，（掌声）是实际上在战壕里抗击侵略的人民，是执行着一项任务的人民，是改变着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人民。共和国的新的制度要在这些巨大变革的基础之上产生，这种制度不会是服务于特权阶级、剥削者的制度，而将是确定不移地永远地服务于人民的制度。

因此，好得很，人民在这里也投了票，革命政府当然只是表达人民的意志。人民绝不是恶棍、剥削者、庄园主和特权者。那些老爷并不能构成人民的一部分，那些老爷是反对人民的，他们不是什么人民。（掌声）

参加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跟我们一起投了票，（掌声）因为他们在这里是有选举权的。（掌声）因为古巴的问题不只是古巴的问题，今天古巴的问题是整个拉丁美洲的问题；古巴的问题还并不只是拉丁美洲的问题，而且也是美国南部黑人的问题；古巴的问题是那些在美国南部靠近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偷渡的苦工”^①的问题；古巴的问题是那些在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问题，是美国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也是美国全体人民的问题。（掌声）

因此，在这里他们也有选举权；此外，还因为这儿过去属于美国大西洋公司联合公司和这个或那个美国“公司”的糖厂，今天分别都以拉丁美洲姐妹共和国的名字来命名了。（欢呼声）特别是，在

^① 指墨西哥边境地区偷越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到美国去当苦工的墨西哥人，他们到了美国之后深受美国庄园主的压迫。——译者注

这些最大的糖厂中有一个原屬联合果品公司所有，現在将命名为“危地馬拉”，(掌声)来紀念遭受联合果品公司的飞机和枪彈的卑鄙攻击以至遍体鳞伤的危地馬拉人民，紀念那些被卡斯蒂略·德·阿馬斯雇佣匪帮，也就是被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国务院所武装起来的、为福斯特·杜勒斯所雇佣的匪帮所謀害和枪杀的危地馬拉人；紀念那些英雄，紀念那些近年来在本大陆所发生的最卑鄙无耻的阴谋中牺牲的人們。这一卑怯的罪恶阴谋把美洲国家組織里参与其事的同謀犯打上了臭名远揚的印記，因为他們是那次侵略的帮凶，是那次罪行的卑鄙的帮凶。假如那一群奴僕，帝国的那一帮俯首帖耳的走狗，美洲各国外交部不支持那次卑鄙的入侵的話，帝国的罪恶的黑手想加害于危地馬拉一事就不会得逞。

在人們企图再一次写下另外一頁可耻的历史，一頁向剝削人的帝国、侮辱人的帝国、給我們带来无穷伤害与无限耻辱的帝国投降的历史的前夕，我們为了向危地馬拉人民表示敬意，而拿那个英雄国家的名字来給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个糖厂命名，这是适当的。在危地馬拉事件中，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扮演了多么无耻的角色，多么卑鄙的帮凶角色啊！它們竟然帮助外国的强大势力，把匕首投向危地馬拉人民，而这只是因为危地馬拉人民要进行一次革命。革命在美洲是遭到禁止的。

你們，拉丁美洲的青年代表們，必須懂得革命在美洲是遭到禁止的。你們作为青年人，一定是渴望自己的祖国能有一切美好的东西，你們作为青年人，是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政治观点的，但是你們思想深处都在受到一种同样的安不下心来的情緒的激动，因为起义者和革命者都要受到这种情緒的激动，受到不与时弊、罪恶和不正义的行为妥协的精神的激动，受到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热爱正义、热爱自由的精神的激动。你们每个人都希望你们祖国尽善尽美；你们曾无数次默默地咬紧牙关，忍受着那种由于无力改变局势而产生的痛苦；你们懂得政客集团、骗子手、投降分子、卖国贼、利益集团、特权阶级是什么样子；你们因为无力改变局势而不得不咬紧牙关；你们应当为了争取美好的将来而团结起来、动员起来；你们应当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准备为争取美好的将来而牺牲自己。你们要懂得，革命在美洲是遭到禁止的。

革命意味着摧毁特权、消灭剥削、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享受着自己努力的成果，各个国家享受着自己的自然财富的果实，人们以自己劳动而生活，只有那些力不胜任的人，要不就是年纪太大或者太小不能从事劳动的人，才可以不参加劳动。

你们想要革命，想使自己的祖国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玩弄，使自己的政府不再成为那个帝国的傀儡，使美洲享有正义、自由和尊严；你们应当知道，革命在美洲是被禁止的。为了禁止革命，那个帝国建立了雇佣军队，拥有军事使团、傀儡政府、被收买的报刊、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拥有以大炮和武力迫使不代表各国人民意志的政府签订的集体协定和双边条约。为了反对革命，他们控制着美洲国家组织，为了反对革命，他们豢养着傀儡和独裁者，操纵着卖国的外交部。不论在美洲的任何国家，一旦发生旨在夺取大庄园主和外国大公司的土地、旨在征收矿业税或收回国家的地下资源——石油、锡、铜或其他任何一种矿藏——的革命，一旦有谁想拥有自己的经济，想获得解放，想在经济上获得发展，想把兵营变成学校，一旦有哪儿赶走美国军事使团——在那里执行五角大楼的命令的间谍使团，（掌声）一旦有哪儿宣布国家主权为本国所有，他们就要开始施加压力。首先是施加压力，然后是威胁，接着是侵略

和美洲国家組織的干涉。正是为此，他們才維持着美洲国家組織！

唔，美国佬想要什么呢？他們想說我們不尊重美洲国家組織？假如他們想說这一点的話，那好极啦，讓他們去說我們要說的話吧，讓他們去說他們自己拿美洲国家組織作为工具来遏止美洲国家的革命吧！（掌声）

自然，美国佬有他們的主張，这个保护的主張就叫做“門罗主义”。根据这个主义，他們把美洲各国变成为他們的保护国。但是，一个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拥有二十二个軍事基地的政府，一个出卖了千千万万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納粹主义（就是納粹主义产生佛朗哥、产生佛朗哥主义和那个自己并不在美洲大陆却統治了这里二十年的独裁政权）而牺牲在戰場上的美国人的政府，說是为了民主和为了維持美洲大陆的完整而恢复門罗主义，难道这是可以的嗎？这些在佛朗哥的法西斯西班牙拥有二十二个軍事基地的美国先生們，現在竟想利用民主的詞句和門罗主义为武器来达到进攻古巴革命的目的？这些先生們甚至在古巴領土上占有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是他們从古巴人民手中夺去的，是从古巴人民那里，从一个当时沒有决定权的国家那里，根据普拉特修正案的条款从古巴政府那里强行夺去的。这个修正案赋与他們以干涉的权利，它出卖了古巴、出卖了曾为自己的独立而洒了許多鮮血的古巴。它違背了他們自己所簽訂的协定，違背了他們以前通过的联合決議。他們把普拉特修正案强加給我們，并以九十九年为期强占了一个海軍基地。这个在这里拥有一个基地的国家，給我国带来了在我国国内占有基地所能带来的一切威胁。一个好战的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大国，在我們这里拥有一个軍事基地，它还有什么臉以虛构的大陆以外的干涉为借口来在美洲国家組織中策划反对古巴的阴

謀呢？

我們必須在这里指出，不久即将召开的美洲国家組織會議，只不过是美国佬反对古巴的一个陰謀；我們必須在这里指出，美帝国主义在美洲国家組織會議上准备提出的建議，是早已布置好了的反对古巴的陰謀。

他們談什么呢？是誰来召开这次會議的呢？召开这次會議的目的何在呢？奇怪，非常奇怪的是，当从美国起飞的飞机而且在許多場合下由美国駕駛員駕駛的飞机轰炸我們的甘蔗田和我們的糖厂的时候，并没有召开这样的會議；奇怪的是，当美国政府干涉古巴为获取武器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当美国政府既无理由又无权利多次干涉古巴为保卫我們的甘蔗田不受美国飞机炸毁而进行获取飞机的活动的时候，誰也没有要求召开这种會議。当一艘装载着运来給古巴的軍需品的船只神秘地爆炸——这艘船爆炸正好是在美国政府企图迫使某一国家不卖給我們武器的勾当失敗的时候——以致使几十个古巴工人牺牲了的时候，沒有誰要求召开这种會議。哦，这艘船恰好是在美国这种勾当失敗和船上就要卸貨的时候爆炸，这是多么湊巧的事！当美国强行取消购买我們食糖定額的时候，誰也不要要求召开这种會議；当五角大楼討論武装侵略我国的計劃的时候，誰也不要要求召开这种會議。但是，現在苏联宣布有誰犯下……(掌声)……反对我国的侵略罪行时，它将支持古巴，这就是說，它极其明确地表明，如果有誰犯下反对古巴的罪行，他們将支持古巴；如果不发生反对古巴的罪行，那就不会有必要支持古巴。由此可見，召开这次會議不是为了反对可能发生的罪行，而是为了反对在发生罪行时可能給予古巴的支持。

是誰建議召开这次會議的呢？是秘魯政府建議的。秘魯政府

显然是执行美帝国主义的指令，建議召开美洲国家組織會議来討論大陆以外的干涉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美国政府宣布給秘魯政府五千三百万美元貸款的时候，这又是多么湊巧的事！如果說这不是一个出卖的决定，如果說这不是一个用来換錢的和被收买的决定，那么，它就更像被美国国务院出錢收买的一項决定！（掌声）

在侵略我国的时候，在直接違反美洲国家組織的协定进行侵略的时候，在違反本大陆法律的規定侵略古巴的时候，正当美国政府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分配从古巴夺取去的食糖定額这样一个时候，召开美洲国家組織外长會議来討論古巴問題，这难道是可以想像的嗎？在美国分給拉丁美洲国家从古巴掠夺去的食糖定額以后，那些国家的外交部有什么道义力量去分析古巴的問題呢？美国正在分配从古巴掠夺去的东西和提供成百万美元的貸款的时候，策划召开美洲国家組織的會議，那还能有什么道义力量，那还能有什么理性？他們有什么正义观念，有什么道德观念，有什么廉耻？在一个强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个侵略国把它在侵略中攫取到的战利品分配給了那些要进行裁判的国家之后，那怎么能认为它們将要通过的決議对世界有效，对美洲有效，对任何人有效呢？

美国对我們的侵略，是江洋大盜的侵略，是海盜式的侵略，它强行取消了购买我們的食糖定額！你們可以設想一下，一个海盜攫取了战利品，并把它分配給那些将要对他的行动进行裁判的人們！美国在美洲国家組織的會議之前分配了它从古巴攫取去的战利品；美国在美洲国家組織的會議之前提供了援助；美国提供了貸款，这样怎么能在會議上来审判我国呢？这怎么能具有道义上的效力呢？

美利坚帝国为了使我們各国人民陷于分裂，使我們各国人民

处于贫困境地，把我们各国人民置于享有特权的军人和寡头集团的统治之下，把我们各国人民摆布成这个样子，好像还不够似的；不是美洲各国人民的、而是如索摩查、斯特罗斯纳和特鲁希略之流的独裁政权的或拉丁美洲现有的许多傀儡政府的代表们，大部分在那里都是瞧着美国佬的眼色行事，而这些代表们的眼睛也还会瞧着赫脱先生的眼色行事，好像这个事实还不够似的。唔！他们不会听取古巴的、兄弟人民的申诉，不会听取本大陆为了反对强大的帝国而英勇刚强地站了起来的一个小国的人民的申诉；他们将不顾美洲的荣誉，就像过去他们在危地马拉遭到侵略时不顾美洲的荣誉一样，就像当美国佬侵入尼加拉瓜而桑地诺在塞果维亚省英勇地战斗着的时候不顾美洲的荣誉一样。（掌声）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们一直不顾美洲的荣誉，也不考虑美洲的疾苦和美洲的利益；他们只听从华盛顿的呵叱，只会听命于华盛顿；这个强大的帝国就如同过去曾经牺牲墨西哥、牺牲哥伦比亚、牺牲多米尼加、海地和古巴一样，牺牲了小小的危地马拉共和国。外长们没有体会美洲的感情，没有听取从美洲的心底发出的声音，而是听从了“北方的巨人”的强暴的声音！

就这样，今天外长们听取的不是美洲的疾苦，不是美洲的利益，也不是这个小而英雄的国家的人们所要申述的理由。我国人民今天以使自己增添荣誉和受到赞扬的果敢的精神，和“北方的巨人”针锋相对而毫不害怕，毫不发抖。（掌声）如果美洲国家的外长们要去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的讨论而不受怀疑的话，他们首先就应该拒绝接受美国政府分给他们的古巴食糖定额！（掌声）在那里，这个帝国带着它的全部势力，带着它从古巴夺取去的食糖定额和它答应给成百万美元的诺言，准备召集它的工具美洲国家组织开会

反对革命。

他們怎么想呢？他們认为古巴会保持沉默嗎？不！帝国和美洲国家的外长們應該准备着去听古巴的声音。（掌声）古巴到美洲国家組織去是要結束唯命是从的局面，他們可以作出他們认为合适的决定。华盛顿能够得到多少票呢？这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华盛顿的口袋里装了相当多那些不代表人民感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的票数，大家都知道在美洲进行统治的大地主和享有特权的人們，不会去投票贊成实行土地改革的革命的；大家都知道美国壟断集团的律師們是不会投票贊成把壟断資本收归国有的革命的；大家都知道軍人寡头集团是不会投票贊成粉碎在古巴的軍人寡头的革命的。（掌声）众所周知，华盛顿带着作了記号的牌，大家知道华盛顿这騙人的賭棍，在哥斯达黎加事件上，如过去一貫那样，事先把圈套都准备好了。我們知道这点，但是，不要认为古巴出席美洲国家組織是去进行妥协的，古巴将要到美洲国家組織去控訴对它进行的經濟侵略！（掌声）古巴不仅仅是控訴对它的經濟侵略，它到美洲国家組織去还要控訴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的一切經濟侵略。（掌声）古巴不仅去控訴今天的侵略，还要控訴昨天的侵略；古巴要去十分明确地說明真相，因为古巴知道它不是向今天的傀儡們講話，古巴知道它不是向那些卖身投靠北方强國的胆小鬼講話，古巴知道它是向人民講話，它是为人民講話，古巴知道，它是为历史講話。（經久不息的掌声）

古巴不是向美洲的壟断集团講話，不是向美洲的大地主的律師講話，不是向傀儡政府講話，不是向寡头和軍人集团講話，不是向美洲的剝削者講話。古巴向美洲的劳动者講話，向美洲无地的农民講話。（掌声）古巴向美洲的学生講話，向美洲的知識分子讲

話，向美洲人民、印第安人、黑人和包括白人、印第安人或黑人在內的被剝削者講話！（掌聲）

是的，古巴要講話，它沒有請求華盛頓給它發言權。古巴在那裏要講什麼不用到華盛頓去商量；古巴在那裏要講什麼不用首先去問赫脫先生。他們應該明確地懂得，古巴革命在這裏進行，既不是經過華盛頓也不是經過美洲國家組織批准的。既然古巴革命是一個既沒有為華盛頓也沒有為美洲國家組織所批准的現實，那就是說，不管華盛頓也不管美洲國家組織要怎麼樣，古巴的革命將永遠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將永遠是一個現實。（經久不息的掌聲）

為祖國獻出了生命的古巴人，死在路上的青年們，祖國的两萬名犧牲者，他們沒有請求華盛頓也沒有請求美洲國家組織的許可，他們死在華盛頓交給獨裁政權的槍彈之下，而美洲國家組織對此則熟視無睹。他們知道怎樣去犧牲。由於他們的犧牲和他們的英雄主義，我國人民無需請求華盛頓和美洲國家組織的允許而爭得了謀取幸福的權利。他們要開會那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要譴責我們那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要譴責的是我們祖國的普通人，是美洲的普通人要作自由的和幸福的人的權利；他們要譴責的是沒有麵包想得到麵包、沒有教師想得到教師、沒有工作想得到工作、沒有幸福想得到幸福、在自己的祖國里沒有一個尊嚴的位置想得到一個這樣的位置的人們的願望，或者更確切一些說，他們要譴責的是人民要得到這些的權利，他們譴責的是人民要得到這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

譴責我們那有什麼關係呢？華盛頓玩弄陰謀那有什麼關係呢？傀儡們為虎作倀那有什麼關係呢？干過這些還能搞什麼呢？干過這些以後，沒有得到這個或那個的允許而誕生的革命仍將繼續存

在；干过这些以后，革命将比过去任何时候还更有生命力。他們越是孤立古巴，他們今天同多次侵略了和我們同血統的各国人民的帝国站在一边而招来更多的耻辱，那么就会有更大的荣誉落在我們的祖国古巴的双肩上。他們背負的耻辱越多，落到我們头上的荣誉也就越大！（掌声）

古巴今天所作的是举起美洲的旗帜，举起波利瓦尔、苏克雷、圣·馬丁的旗帜，举起胡阿雷斯和桑地諾的旗帜，举起美洲的高尚的人們的旗帜，举起美洲的尊严的旗帜。古巴今天所作的是反对美国的殖民主义，就像他們过去在委內瑞拉、在墨西哥、在阿根廷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一样。面对着帝国的叫嚷声，面对着那些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俎上肉出卖給北方强大帝国的帮凶的可耻的阴谋，古巴在这里的呼声，古巴在哥斯达黎加的呼声，将成为美洲解放的呼声，将成为美洲权利的呼声，将成为美洲尊严的呼声。（掌声）

在达成了反对古巴的協議之后又怎样呢？古巴革命的生命不是誰賜給的生命，而是从人民中間生长出来并从中得到滋养的生命，是富有朝气的摧毁不了的生命，因为尽管美国佬胡作非为，尽管他們搞那些阴谋和計劃，在我們这个島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要想摧毁这个现实就得毁灭这个島！（掌声）

华盛顿應該知道，古巴革命是沒有得到它的允許而誕生的，美洲国家組織應該知道，古巴革命是沒有它的允許而誕生的。古巴革命也将不顾华盛顿和美洲国家組織而繼續存在下去。古巴革命將繼續存在下去，因為我們坚决要它繼續存在，因为古巴的儿女誓死保卫祖国的生存！（掌声）古巴革命將繼續存在下去，因為我們有美洲的劳动者、学生、青年、知識分子以及农民的支持！（掌声）古巴革命將繼續存在下去，因為我們有全世界被剝削的人民的支

持！古巴革命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我们有全世界解放了的人民的支持！（掌声）

不仅古巴革命将存在下去，而且革命在美洲也将成为现实。这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而是因为不管美国佬要怎样，美洲的现实将引起美洲的革命，就像是古巴的现实引起了古巴的革命一样。

不管美洲国家组织和美国佬要怎样，美洲的现实将引起美洲的革命。如果美国企图以武力摧毁古巴革命，他们在这里碰到的将不是危地马拉而是滑铁卢！（掌声）

不管美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建筑多少军事基地，不管它花多少力气来愚弄和欺骗世界，它摧毁不了世界革命，同样，它也摧毁不了美洲的革命。它怎么去阻止世界革命呢？难道它这么近视，瞎了眼睛，以致觉察不到从非洲的心坎，从阿拉伯人民那里发出的要求解放的呼声吗？难道它没有觉察到美洲从内心发出的呼声吗？难道它没有看到这种团结胜过它的代理人的一切力量，胜过它在拉丁美洲散播谎言的全部力量吗？难道它瞎了眼睛，不懂得革命不是任何人的力量所能阻止得了，不懂得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世界上各个大陆所存在的现实吗？

各国人民从殖民主义制度和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是美国佬阻止不了的事实。当人们知道了它在军事方面已经不及苏联之后，它更阻止不了各国人民的解放。（掌声）

他们要走上什么道路？他们打算怎样消灭我们？蠢材们！你们难道不懂得要消灭我们，就要在这里消灭几百万入侵者的生命吗？蠢材们！难道你们不懂得在你们企图毁灭我们的同时，会更快地燃烧起整个美洲和全世界的革命火焰吗？（掌声）蠢材们！难道你们不懂得你们越是侵略我国，就会使我们的革命越有力量，你们

越侵犯古巴革命，古巴革命在全世界的威信就越高。

帝国主义的蠢材們不懂得：取消我們的食糖定額，就只会在世界的面前去掉自己的“遮羞布”！因此，今天为了回答他們的这种侵略，向他們追回他們給我們造成的損失，已經按古巴人民的意志制訂了法律和作出了決議。这还不是我們可以剝夺他們的所有可剝夺的东西，我們还可以剝夺他們另外一些东西！（掌声）

他們應該馬上就了解到，他們不能使我們屈服！他們應該馬上就了解到，古巴将以革命法律来对付反革命的侵略！他們應該馬上就了解到，古巴是永远不会屈服的，是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掌声）

要是他們想进行談判，那就来平等地进行談判。要是他們想进行談判，那就到这儿来同一个既不屈服也决不出卖自己的国家进行談判。（掌声）当然，他們永远不要梦想，古巴会倒轉它的車輪，古巴会重新回到美国的傀儡的圈子里面。古巴永远不会再倒退成过去的古巴！古巴将永远不会再为美国佬的帝国的利益服务！（掌声）古巴将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的一边，古巴将永远站在不剝削他国人民的人民这一边！（掌声）古巴将永远不会站在特权階級的一边；古巴将永远同貧苦人在一起；古巴将永远同貧苦人們的朋友在一起！（掌声）

另外，不管华盛顿和五角大楼要怎么大肆叫囂，古巴决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义务受到美国的束縛。（掌声）不管华盛顿要怎么大肆叫囂，我們非常高兴地向它声明，古巴絕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义务要系在美国侵略的战車上。（掌声）如果說过去統治集团承諾了这些义务，如果說昨天是奴顏婢膝的人們、投降者和特权者代表古巴来說話，那么，今天以古巴的名义說話的是人民。（掌声）美国应当知

道：古巴决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军事义务要受到美国的束缚；遭受美国侵略的古巴决不认为自己根据什么军事条约要受到美国的束缚。（掌声）古巴决不认为自己被什么军事条约系在美国的战车上。如果美国乐意的话，它尽管向美洲国家组织提出它提出过的那种有如废纸的提案。（掌声）

古巴将以这种明确的声音在这个历史时刻、在我们大陆生活的这一时刻在美洲国家组织里讲话，古巴决不动摇，古巴决不害怕；古巴知道它在以极大的毅力和果敢保卫着受剥削和受压榨的大陆的正义事业；古巴知道，它代表着今天美洲不能讲话的各国人民讲话；古巴知道，在这个时刻它代表着受迫害的人们、不能讲话的农民和工人、不能讲话的学生、不能讲话的群众讲话，古巴同样代表着要求收复运河的巴拿马人、要求独立的波多黎各人讲话……（掌声）代表要求得到自由的危地马拉人讲话；古巴在这个时刻知道怎样站在美洲的兄弟们期望的那种高度；古巴知道在这个历史时刻里如何去单独地对付帝国和它的帮凶，对付华盛顿和它的娄罗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它的僕从以及它的傀儡们；尽管古巴是孤军作战，它要到那里去宣布从来没有说出来过的真理。如果说，过去在任何庄严的大厅里集会，一直只是听到华盛顿的声音而没有听到过拉丁美洲人民说出来的真理的话，那么，在那里将听到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代表古巴和美洲受压迫群众的真理。如果傀儡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真理，如果华盛顿从来没有听到过真理，那么在那里，将从古巴的嘴里听到兄弟的美洲用它团结一致的感情所支持的真理，古巴的民兵、（掌声）起义军士兵、革命军人（掌声）以及青年和学生突击队用他们的臂膀和枪杆所维护的真理，因为我们自己有权能够说出这个真理，而无需请求任何人批准。（掌声）

因为我国全体人民維護这个真理，我国人民說“誓死保卫祖国”，这就意味着我国人民的儿女們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着为他的祖国去战死。（掌声）你們，拉丁美洲的青年們和工人們，总有一天也会說出这句话。

你們会尝到镇压和迫害的苦头，因为帝国主义在利用那些并不手軟的政府，利用把人抓进牢獄的特务，利用对人施酷刑的特务。是的，我們已經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阿根廷，古巴的朋友們被投入了監獄；在委內瑞拉，古巴的朋友們被投入了監獄或遭到了杀害。

这就是說，做古巴的朋友，就是做正义事业的战士，就是做拯救世界的事业的战士，就是做正义的先驅，真理的先驅。这就需要勇气和果敢，这就需要有信心。尽管我們处在企图迷糊我們理智的誣蔑的包圍之中，尽管雇佣分子的大合唱企图使我們离开真理，我們由于有了这种信心，每天早晨都知道維護我們坚定不移的理想。有信心就意味着知道在監獄里或在刑場上保持信心，知道在最可怕的孤独的时候保持信心，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信心。你們，古巴的朋友們必須知道，帝国主义决不会饒恕你們，因为你們到古巴来看到了真理，来这里看到了帝国主义的謊言是一种什么样的誹謗、捏造和多么无耻，因为你們来到这里是为了能够对大陆的兄弟姐妹們說：那些对古巴进行誣蔑的人在造謠，那是一个在真理中誕生的国家，一个在幸福中誕生的国家，一个把兵营改成学校的国家，一个把学校和教师遍布全国的国家，一个在土地上播种财富的国家，一个在人們中播种着尊严的国家，企图对全世界掩盖这个国家的真相的人，是一群誹謗者。你們看到的古巴是一个实行着最真实的、最合理的、最无可怀疑的民主的民主国家，因为

它把槍枝發給了工人，把槍枝發給了農民，把槍枝發給了學生。（掌聲）古巴的革命民主給予了農民、工人、學生和人民比一張在你們那里被偽造、被褻瀆和被收買的選票更多的東西。古巴的民主給予每個古巴人更多的東西；古巴的民主給予每個古巴人一枝槍去保衛他的權利和他的祖國。（掌聲）

你們來到古巴，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們不會寬恕你們。你們穿過了“光明之幕”，來揭示由他們在我們島國周圍樹立的誹謗和無恥的帷幕所遮蓋的真理，他們不會容忍你們。他們會迫害你們，會進行報復。你們將要嘗到帝國主義的殘暴的、血腥的和無情的鐵爪的苦頭。但是，這沒有關係：帝國主義已經日薄西山，帝國主義正在衰退，帝國主義正在臨近它的末日。（掌聲）

你們要知道，當你們受到迫害的時候，在古巴這裡有幾百萬雙兄弟之手在張開等候着你們；你們要知道，古巴也是你們的祖國，我國的兒女的家庭也是你們的家庭。（掌聲）當你們身處國內，為剝削者的帝國效勞的奴僕們要剝奪你們的祖國的時候，在這裡你們能找到你們的祖國，（掌聲）但是無論在那裡還是在這裡，所有人都有義務進行鬥爭。美洲是一個整體：一個為自由而鬥爭的場所，為尊嚴和正義而鬥爭的場所。無論在這裡或是在那裡，我們所有的人應該說“誓死保衛祖國！”；無論在這裡或是在那裡，我們所有的人都要高呼“我們必勝！我們必勝！”（歡呼聲）

（譯自古巴《革命文獻》雜誌一九六〇年第十七期）

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主席先生，

代表先生們：

虽然我們講話长已經出了名，但你們不必担心。我們現在要尽可能簡短地說明那些我們认为有責任在这里說明的問題。为了同譯員合作，我們还准备讲得慢一点。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們因古巴代表团受到的待遇而很不高兴。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們完全了解这些事情的原因，因此，我們并不恼火；同时，任何人都不必担心古巴可能不再在促进世界諒解的努力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一点是肯定的，我們要清楚地加以說明。

派一个代表团到联合国来是要花很多錢的。我們这些不发达国家，如果不是为了在这个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代表的會議上讲清楚自己的意見，我們是沒有那么多錢可以花的。

在我之前发言的人，都在这里表示他們对一些关系到全世界的问题的忧心忡忡。我們也关心这些問題。此外，古巴問題还有它的特殊的情况，目前古巴看来已成为世界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每

个代表在这里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古巴問題是世界目前存在的問題之一。除了今天全世界感到关切的問題以外，古巴也有自己感到关切、我国人民感到关切的問題。

人們讲到普遍要求和平的願望，这是各国人民的願望，因而也是我国人民的願望，但是世界人民希望維护的这种和平，我們古巴人长时期以来一直不能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可以看作大体上还很遙远的危險，对于我們却是近在咫尺的問題和忧虑。到这个大会來說明古巴的問題是不容易的，我們来到这里是不容易的。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受到特殊待遇的人。我們古巴代表团的代表是不是代表着世界上最坏的政府呢？我們古巴代表团的代表是不是应当受我們所受到的恶劣的待遇呢？为什么恰恰是我們这个代表团呢？古巴向联合国派出过許多代表团，古巴为許多不同的人代表过，然而人家却偏偏用这种例外的措施来对付我們：把我們限制在曼哈頓島^①，命令所有的旅館不租給我們房間，敌視我們，并借口安全措施而进行隔离。

代表先生們，你們不是代表任何个人而是代表着各自的国家的，因而在任何有关个人的事情上，总要考慮你們各人代表着什么。你們之中的任何人在抵达紐約市的时候，大概都沒有像古巴代表团团长那样受到人家恶意而粗暴的对待吧。

我并不是在大会上进行鼓动，我只是在說明真相。我們早就該講話了。人們很多天以来都在議論我們，报上一直在議論，而我們却一直保持沉默。我們无法在这个国家里保卫自己免受这些攻

① 紐約市的一部分。——譯者注

击,現在是我們說明真相的机会,我們就不能再沉默了。

人家进行人身攻击,故意刁难,从我們居住的旅館攆走我們。我們跑到另一个旅館,而且尽量避免麻煩,完全不离开我們的住地,除了次数有限地到联合国的會場和接受邀請参加了苏联大使館的一次招待会以外,哪里都不去。但这样还不能使他們讓我們安宁。

在这个国家里,有相当多的古巴侨民。他們都是最近二十年迁来的,人数在十万以上。他們原来希望永远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他們同任何由于社会或經濟原因而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人一样,总是希望回去。这些古巴人在这里从事劳动,过去和現在都遵守法律,他們自然对自己的祖国和古巴革命有感情。他們从来没有什么問題,但是有一天,另一类来客开始到达这个国家:战犯們开始到达了,那些曾在某些时候謀杀我們数百名同胞的凶手們开始到达了。他們到了这里就立即受到报界的鼓励,他們到了这里立即受到当局的鼓励,这种鼓励自然反映到他們的行为中,而且也成了經常同多年来老老实实在这个国家劳动的古巴侨民发生冲突的原因。

有一次事件是由那些受到这里有組織的反古运动和当局帮凶行为支持的人挑起的,造成了一个女孩的死亡。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是我們大家都感到遺憾的事。犯有这种罪行的恰恰不是居住在这里的古巴人,更不是我們古巴代表团的人,但是你們大家大概都看到各报刊登的这种标题,說什么“亲卡斯特罗团体”杀死了一个十岁的女孩。

白宫的一个发言人立即以那些同古美关系問題有关的人所固有的虛伪,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指責这事件几乎就是古巴代表团的

罪过。出席这次大会的美国代表先生閣下当然也不放过机会，参与了这个把戏，他給委內瑞拉政府拍去致死者家屬的唁电，并且似乎觉得他有义务在联合国里說明这一好像实际上要由古巴代表团負責的事情。

但是事情还不仅是这样。当我们被迫离开本市的一家旅館到联合国总部来另作安排的时候，有一个旅館，本市一家簡陋的旅館——哈侖姆区一家黑人的旅館，表示願意接受我們住宿。这个答复是在我們同秘书长先生会談时得到的。然而国务院的一个官員却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我們住在那个旅館里。就在那个时候，紐約的旅館好像是由于魔术的力量开始涌現了，那些曾經拒絕接待古巴代表团的旅館，这时甚至願意免費招待我們了。但是我們出于起碼的互相尊重的礼貌，还是住到哈侖姆区的旅館去。我們原先认为我們有权利希望他們讓我們安宁。然而，他們沒有讓我們安宁。

他們看到无法阻止我們居住在哈侖姆区，就开始搞誹謗运动，在世界上散布消息說古巴代表团住在一家妓院里。对于某些先生說来，一家美国黑人在哈侖姆区开的簡陋的旅館必然就是妓院。除此以外，他們还尽量污蔑古巴代表团，甚至毫不尊重我們代表团的女团员和为代表团工作的女同志。

如果我們确实是像他們想不惜一切地加以描繪的那樣的人，那末，帝国主义想用某种方法收买和誘惑我們的希望，就不致像很久以前那样都落空了。但是，由于很久以前那种希望就落空了，——他們从来也沒有理由抱有这种希望——他們在硬說古巴代表团住在一家妓院以后，至少就必须承认帝国主义金融資本是一个无法引誘我們的妓女，她并不就是让一保罗·薩特的“可尊敬

的妓女”。

关于古巴問題，你們中間有些人也許已經很了解，有些人也許還不大清楚——一切取決于消息的來源。但是最近兩年來出現的古巴問題，在世界上無疑是一個新的問題。過去世界上人們沒有多大必要知道存在着古巴這樣一個國家，在很多人看來，古巴好像只是美國的一個附屬物，甚至美國的許多公民也認為，古巴是美國的一塊殖民地。地圖上却不是這樣。在地圖上我們被不同于美國的顏色表明出來，但實際上我們是美國的殖民地。

我們的國家是怎樣淪為美國的一個殖民地的呢？這不會是由于古美兩國的起源，把美國和古巴變為殖民地的並不是同樣的人。古巴有着不同的人種和文化的根源，這種根源是經過了好幾個世紀以後形成的。古巴是美洲最後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請西班牙政府代表閣下原諒——擺脫西班牙殖民枷鎖的國家，因為是最後一個，所以不得不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

那時西班牙在美洲只剩下這一塊領地，於是它頑固地、用盡一切辦法要保住這塊領地。我們這個小民族，在那時只有一百萬多一點的人口，不能不單獨同當時被認為是歐洲最強大的軍隊之一進行了將近三十年的鬥爭。西班牙政府居然動員了相當于用來反對南美洲各國獨立的全部兵力來反對我們這個人口很少的國家。數達五十萬的西班牙軍隊到古巴來對付我國人民爭取自由的英勇不屈的意志。

古巴人民為爭取獨立，單獨地進行了三十年的鬥爭，這三十年打下了古巴人民對自由和對我們的祖國獨立的熱愛的基礎。但是按照上世紀初期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的說法，古巴是一個果子，好像是長在西班牙樹上的一個蘋果，這個蘋果一旦成熟，就要掉落

在美国的手中。西班牙的力量已經在我們国家里耗尽了。西班牙已經沒有人力和財力在古巴繼續打仗。西班牙被打敗了。苹果显然是成熟了，美国政府就伸出了它的双手。

掉入它手中的不仅是一只苹果，而是許許多多苹果。波多黎各掉下来了，英勇的波多黎各會同古巴人一起进行了爭取独立的斗争；同样，菲律宾群島掉下来了，还有其他一些領地也都掉下来了。但是，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来統治我們的国家，我国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并且得到世界輿論的支持，因而必須改用另一种手段。

那时为了我国独立而斗争的古巴人民，那时正在流血牺牲的古巴人民，誠意地相信美国国会在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日通过的两院联合決議，这个決議宣布，古巴是，而且理应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美国人民是同情古巴人民的斗争的。那个联合声明是这个国家国会的法律，这个国家根据这项法律向西班牙宣战。但是那种幻想結果却是一个残酷的騙局。在他們对我国实行了两年軍事占領之后，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就在古巴人民通过制宪會議制定共和国的根本法的时候，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由参議員普拉特提議的、給古巴留下痛苦記憶的法律。这项法律規定古巴的制宪會議必須追加一条附款，这条附款規定將給予美国政府以干涉古巴政治事务的权利；此外还将給予租借某些領土作为海軍基地或加煤站的权利。

这就是說，由于一个外国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我国的宪法就必須包括这样的規定；而且他們對我們的制宪議員清楚地說明，如果我們的宪法沒有这项修正案，占領軍就不撤退。这就是

說，他們通過自己的立法機構，用暴力強迫我國給予他們進行干涉的權利、租借海軍基地和軍港的權利。

那些最近參加這個組織的國家的人民，那些現在才開始獨立生活的國家的人民，最好能夠記住我國的歷史，因為他們，或者是走在他們後面的人，或者是他們的兒孫——看來我們活不到這麼久——可能會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類似的情況。

這樣就開始了把我國變為殖民地的新過程：美國公司搶占了最肥沃的耕地，取得了開採自然資源、礦產資源的特權，取得了經營城市公用事業的特權——其目的無非是在於榨取——，他們還取得了貿易方面的特權以及各種各樣的租讓權，這一切，加上了他們干涉我國的憲法權利——用強力取得的憲法權利，就把我國從西班牙殖民地變為美國的殖民地了。

殖民地是沒有發言權的，在殖民地還沒有機會發出呼聲之前，世界對它是不了解的。因此，以前世界不了解我們這塊殖民地，不了解我們這塊殖民地的問題。地理書上又出現了一面國旗和一枚國徽，地圖上又多了一種顏色，但是那里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共和國。誰也不要欺騙自己，要是我們欺騙自己的話，我們就很可笑了；誰也不要欺騙自己，那兒並沒有什麼獨立的共和國，那兒只有一個殖民地，在那兒發號施令的就是美國的大使。

我們並不因公開說出這一點而感到羞恥，因為面對這一令人羞恥的事情而能夠宣布：今天任何大使館都不能統治我國人民了，我國人民正在管理着自己的國家！這就是驕傲。（掌聲）

古巴民族不得不又一次為了爭取獨立而進行鬥爭，並在七年血腥的獨裁統治之後取得了獨立。古巴受到誰的獨裁統治呢？受到國內這樣一些人的統治，他們只不過是在經濟上控制我國的

工具。

一个不得民心的、与人民利益为敌的政权要是不用暴力，如何能够維持得了呢？难道我們需要在这里向拉丁美洲兄弟人民的代表解釋什么是軍事独裁統治嗎？难道我們需要向他們說明軍事独裁統治是怎样維持的嗎？难道我們需要向他們說明好几个已成为典型的独裁政权的历史嗎？难道我們需要向他們說明这些暴君依靠什么力量、依靠哪些国内和国际的利益集团的支持嗎？

在我国进行独裁統治的軍事集团依靠国内最反动的力量，特别是依靠那些控制我国經濟的外国經濟集团。大家知道，——而且我們知道連美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壟断組織所賞識的就是这种政府。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政府可以用暴力压制人民的各种要求，可以用暴力鎮压爭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可以用暴力鎮压爭取土地所有权的农民运动，可以用暴力压制人民的最切身的願望。

因此，暴力政府是左右美国政策的人所賞識的政府。因此，一些暴力政府得以长期当政，一些暴力政府現在还在美洲当政。很清楚，这一切取决于是否取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举一个例子，現在有人說，他們反对一个这样的暴力政府：特魯希略政府，但是他們沒有說他們反对别的暴力政府，比如說尼加拉瓜的政府或巴拉圭的政府。尼加拉瓜的政府已經不仅仅是一个暴力政府了，而几乎是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政体，政权由父亲傳給儿子。这种政府，在我国过去也曾經有过。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政府就是这类的暴力政府，这个政府符合在古巴的美国壟断組織的利益，但是它当然不是符合古巴人民利益的那一类型的政府，古巴人民牺牲了大量生命和經受了深重苦难，推翻了这个

政权。

古巴革命取得政权时遇到的是什么呢？古巴革命取得政权时面临什么“奇迹”呢？首先遇到的是六十万适合于劳动的古巴人没有职业，这个数量按比例相当于大危机震撼美国时美国的失业人数，这种在短期内曾给美国造成灾难的失业现象，在我国却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六百万多一点的人口中，有三百万人享受不到电灯和任何别的电力设备；在六百万多一点的人口中，有三百五十万人居住在沒有最起码的居住条件的简陋破旧的小茅屋里。城市的房租高到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电费和房租是世界上最贵的。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是文盲；农村儿童百分之七十没有教师；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即在六百万多一点的人口总数中有十万人患结核病；农村儿童中百分之九十五患寄生虫病，因此，儿童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很短。此外，百分之八十五的小农租种土地，地租高到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百分之一一点五的土地所有者却掌握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六。同医疗事业中等水平的国家相比，病床和国内居民数量的比例是可笑的。

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等城市公用事业，是美国垄断组织的财产。

很大一部分银行，很大一部分进口贸易、炼油厂，大部分蔗糖生产，古巴最好的土地，以及一切方面最重要的工业，都是美国公司的财产。在过去十年中，即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古美贸易支付情况是，美国获得了十亿美元的顺差。

独裁政府的贪官污吏，从国库盗窃出去存入美国和欧洲银行里的数以亿计的美元，还不计算在内。

十年内就获得了十亿美元，这就是失业人数达六十万的加勒

比海的貧穷而不发达的国家对世界上最工业化的国家的經濟发展的貢獻。

我們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对許多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的国家大概并不陌生，因为我們所讲到的古巴情况，归根到底只不过是适用于出席这次大会的大多数国家的一幅全面的透視图。

革命政府走什么道路呢？背叛人民嗎？自然，在美国总统先生看来，我們为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人民的背叛；如果我們不忠于人民，而忠于剝削我国經濟的美国大壟断組織，那就肯定不是背叛人民了。請至少記住革命在取得政权时所面临的“奇迹”吧，这种“奇迹”恰恰就是帝国主义、就是“自由世界”給我們殖民地国家所創造的“奇迹”。

任何人都不能要我們对古巴有六十万失业人員、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是文盲、百分之二患結核病、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儿童患寄生虫病这些現象負責。不能！在革命以前，我們对祖国的命运沒有任何发言权，那时，我国的命运掌握在为壟断組織利益服务的統治者手中；那时，我們的祖国掌握在壟断組織手中。有沒有人阻止他們呢？沒有！沒有人阻止他們。有沒有人妨碍他們呢？沒有！沒有人妨碍他們。他們可以为所欲为，而我們現在在那里看到了壟断組織所造成的后果。

国家儲备怎么样呢？暴君巴蒂斯塔上台执政时，国家儲备有五亿美元，要是用于国家的工业发展，这是一笔数量可观的錢。革命取得政权时，我們的儲备只剩下七千万美元。

他們关心我国的工业发展嗎？沒有！从来也沒有！所以當我們在这里听說美国政府異常关心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和亚洲

国家的命运时，我們十分惊奇，而且現在还没有摆脱这种惊奇，因为我們在古巴經過了五十年，得到的是这样一些果实。

革命政府做了些什么事呢？革命政府到底犯了些什么罪，因而要在这里領受这种待遇，要在这里——像客观证明那样——碰到这样强大的敌人呢？

我們是不是一开始就同美国政府发生問題的呢？不是的。我們是不是一开始执政就打算給自己寻找一些国际問題的呢？不是的！任何执政的革命政府都不願意有国际方面的問題。它所要的是集中精力解决它自己的問題，它所要的是实现一个綱領，如同一切真正关心自己国家进步的政府一样。

我們认为，第一件不友好行动就是这个国家打开大門迎接那些曾經使我国遍地流血的罪犯。那些謀杀过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的罪犯，那些多年来不間歇地折磨被捕人員的罪犯，那些曾經任意进行杀戮的罪犯，在这里受到了双手欢迎。我們对这点感到很惊奇。为什么美国当局对古巴采取这样不友好的行动呢？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敌視的行动呢？那时候我們还不十分了解，現在我們完全了解它的原因所在了。

这种政策是否符合美古关系中对古巴的正确态度呢？不符合，因为我們是受害的当事人，我們受到了伤害，因为巴蒂斯塔政府是在美国政府帮助下才維持住政权的，巴蒂斯塔是在美国政府提供的坦克、飞机和武器的帮助下才維持住政权的，巴蒂斯塔由于使用軍隊——这支軍隊的軍官是由美国政府軍事顧問团訓練的——才維持住政权的。我們希望美国的任何一个官員都不要否认这个事实。

甚至在起义軍到达哈瓦那市的时候，美国軍事顧問团还在哈

瓦那最重要的軍營里。巴蒂斯塔軍隊已經瓦解了，已經是打了敗仗投降了的軍隊。我們本來完全可以把那些幫助和訓練人民敵人的外國軍人看作戰俘。但是我們並沒有這麼做，我們只是要求這個顧問團的成員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因為巴蒂斯塔軍隊完蛋了，我們顯然不需要他們的教誨，他們的学生已經吃了敗仗。

這裡有一個文件。（展出文件）大家不要對它的樣子感到惊奇，因為它已經被撕破了。這是過去巴蒂斯塔政權據以接受美國政府慷慨援助的軍事條約。重要的是要知道這個協定的第二條款的內容：

“古巴共和國政府有義務有效地使用根據本協定從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得到的援助，以實現兩國政府同意的防務計劃，兩國政府將根據上述防務計劃參與西半球防務的重要任務；除非預先得到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同意……”，我重復一遍，“除非預先得到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同意，此項援助不得用於與提供援助之意图不同的其他目的。”

援助是用來打古巴的革命者的，而且是得到美國政府同意的。雖然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這個國家在對巴蒂斯塔進行了六年多軍事援助後，對巴蒂斯塔採取武器禁運，但是在他們莊嚴宣布武器禁運後，起義軍還是得到證據、文件的證據，證明獨裁統治的軍隊重新得到三百枚從飛機射擊用的火箭。

當我國僑胞向美國公眾輿論發表這些文件時，美國政府找不到其他解釋，只好說我們弄錯了，說他們沒有再給獨裁統治的軍隊提供東西，而只不過用一些適用於獨裁統治的飛機的火箭去換一些不適用於它的飛機的另一種口徑的火箭——當然他們是用這些火箭來轟擊我們的，我們當時還在山上。這是他們在矛盾無法解

釋時解釋矛盾的獨特方式。按照他們的解釋，那並不是什麼軍事援助，那末，大概是一種“技術援助”……。

如果這些使得我國人民發火的事實是實在的，那末為什麼呢？因為大家知道，這裡甚至最單純的人都知道，現代軍事裝備都進行了革新，上次大戰時的武器對現代戰爭已經完全過時了。

用五十輛坦克或裝甲車以及一些過時的飛機，是保衛不了什麼大陸，保衛不了什麼半球的。這些武器倒是可以用來壓迫手無寸鐵的人民，用來嚇唬各國人民；這些武器倒是可以用在能起作用的地方，用來維護壟斷組織。因此，這些半球防務條約，可以更恰當地叫做“美國壟斷組織防務條約”。

革命政府開始採取最初的幾項步驟。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降低家庭房租百分之五十。這是一項非常合情合理的措施，因為像我們剛才說過的，以前有的家庭要用收入的三分之一來付房租。人民受到在住宅方面的大規模投機活動的損害，有人利用城市地產進行驚人的投機活動，使人民受到經濟損失。但是，當革命政府降低房租百分之五十的時候，就有人不高興，人數不多的公寓大樓的房主的不高興，但是人民卻高興得到街上歡呼。在任何國家，甚至在紐約這裡，如果降低所有家庭房租的百分之五十，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但是這對壟斷組織並不成問題。某些美國公司擁有大建築物，但數量比較少。

後來我們又制定了一項法令，取消了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獨裁政府給予電話公司——它是一個美國壟斷組織——的特權。這家公司利用人民的好欺，取得了很有利的特權。現在革命政府取消了這些特權，使電話費恢復到過去的标准。這就開始了同美國壟斷組織的第一個衝突。

第三个措施是降低电费，从前电费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就产生了同美国壟断組織的第二个冲突。这时我們已經被看成是共产党人了，已經有人开始給我們塗上紅色，只因为我們同美国壟断組織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后来我們制定了第三項法令。这是我国必不可少的法令，而且迟早也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至少是世界上还没有制定这项法令的各国人民——必不可少的法令，即土地改革法。当然，在理論上大家都同意土地改革。只要不是蠢人，誰也不敢否认土地改革是世界不发达国家发展經濟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古巴也是这样，連庄园主也同意土地改革，不过他們要按照他們的方式实行土地改革，要像許多理論家所主張的那样的土地改革，而且最重要的是：只要有可能避免的話，就絕對不去实行它。土地改革是联合国經濟机构所承认的，是沒有任何爭論的問題。土地改革在我国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农村有二十多万农户沒有可种必需粮食的土地。

沒有土地改革，我国就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跨出第一步。而我們跨出了这一步，我們进行了土地改革。是不是激进的呢？是一次激进的土地改革。是不是非常激进的呢？不是非常激进的。我們进行的土地改革，适合于我国发展的需要，适合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这是一次解决无地农民的問題，解决必需的粮食的供应問題，解决农村严重的失业問題和結束我国农村惊人貧困状况的土地改革。

于是就产生了第一个真正的困难。在邻近的危地馬拉共和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危地馬拉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就发生了問題。我非常真誠地預先提醒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代表們，你們如果要进行合理的土地改革，請准备应付类似我們碰到的情

况，如果像在古巴那样，最好最大的庄园是掌握在美国壟断組織的手中，尤其要作这种准备。（热烈的欢呼声）

可能有人回头要指責我們在这次大会上給人出坏主意，但是我們确实沒有这样的意图，（掌声）我們确实沒有消除任何人的幻想的意图。我們只不过是把事实說出来，虽然这些事实足以消除人們的幻想。

接着他們就提出了賠償問題。美国国务院的照会像雨点似地飞来了。他們从来不問起我們的問題，他們从来不因什么同情或因他們对此負有大部分責任，而問一問我們的問題，問一問我們國內有多少人要挨餓致死，有多少人患結核病，有多少人沒有工作。不。他們對我們的需要是否感到休戚相关呢？从沒有过。美国政府代表的全部言論，都是关于電話公司、电力公司，以及美国公司的土地問題。

我們要怎样进行賠償呢？当然首先要問的，是我們要用什么来賠償，而不是怎样賠償。各位难道认为一个有六十万失业者、文盲和病人这样多、儲备枯竭、在十年就給一个强国的經濟納貢十亿美元的貧穷的不发达的国家，付得起受土地法触动的土地的償款，或者可能按照他們的条件付款嗎？

美国国务院由于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向我們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三个条件，迅速付款……，“迅速地、有效地和公正地付款”。各位懂得这种話的意思嗎？“迅速地、有效地和公正地付款”，这就是說：“现在就付款，用美元付，而且要按我們為我們的庄园要的价付款。”（掌声）

那时我們还不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共产党人。（笑声）我們那时不过多染上一些紅色。我們並沒有沒收土地，我們只是建議在

二十年內償付，而且以我們唯一可能的方式償付：以二十年到期的公債券償付，年利四分五厘，每年付清。

我們怎么能够用美元償付这些土地呢？怎么能够立刻付清呢？怎么能按他們的索价償付呢？这样做是荒唐的。任何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的選擇就只能是：或者进行土地改革或者不进行。如果我們不进行土地改革，我国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經濟状况就要永久地繼續下去。如果我們进行土地改革，我們就会遭到北方强大邻国政府的憎恨。

我們进行了土地改革。显然，我們所規定的庄园占地限量，会使例如荷兰或者欧洲任何国家的代表惊奇，大为惊奇。我們的土地法規定庄园的最大限量是四百公頃左右。四百公頃在欧洲就是一个十足的大庄园了；而在古巴，有些美国壟断企业占地达二十万公頃左右——二十万公頃！可能有人会以为是听錯了——，古巴的土地改革把最大限量减少到四百公頃，对于那些壟断組織，这已經是不可接受的了。

但是，在我們国内，美国壟断組織不仅拥有土地，主要的矿山也是这些壟断組織的产业。例如古巴生产很多鎳，全部鎳都是由美国財团开采的。在巴蒂斯塔独裁統治下，一家美国公司——莫亚海灣公司，获得了如此优厚的特权，以致仅仅五年，——請听清楚——仅仅五年就回收了一亿二千万美元的投資；一亿二千万美元的投資，在五年內就可以回收。

是誰通过美国政府的大使向莫亚海灣公司作出这项让步的呢？就是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就是这个在古巴維護壟断組織利益的政府。这是完全确凿的事实。那些企业是完全免稅的。它們給古巴人留下的是什么呢？采空了的矿山，瘦瘠了的

土地,对我国經濟的发展沒有任何一点貢獻。

革命政府制定了一項矿业法,迫使这些壟断企业繳納百分之二十五的矿产出口稅。革命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够大胆的了。它同国际电力托拉斯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同国际电话托拉斯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同国际矿业托拉斯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同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实际上同美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发生了冲突。各位知道,这些利益集团是互相密切地勾結在一起的。

这就超出了美国政府,即美国壟断組織的代表所能容忍的限度。

于是就开始了敌視我們革命的新阶段。任何客观地分析事实的人,任何願意誠实地进行思考,——即不是按照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对他所說的那样进行思考,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并且从自己的思考中得出結論,不抱偏見地、如实地、公正地观察事物的人都会問:革命政府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要陷古巴革命于毁灭呢?不是的。但是受古巴革命影响的利益集团并不关心古巴問題,它們並沒有因古巴革命政府的措施而破产,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这些利益集团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財富和自然資源。

因此,必須懲罰古巴革命的态度,必須对革命政府的勇敢做法采取各种討伐行动,直至消灭那些大胆的家伙。

我們以我們的榮譽起誓,那时候我們甚至还没有机会同有名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魯曉夫交換任何信件。就是說,在美国报纸和向世界报道消息的国际通訊社已經认为古巴是一个赤色政府、一个离开美国九十哩的赤色危險、一个受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的时候,革命政府甚至还没有机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貿易关系。

但是，歇斯底里是什麼事都干得出來的，歇斯底里是最荒謬怪誕的論斷都作得出來的。當然，誰也不要以為我們要在這裡“懺悔”。沒有什麼可以“懺悔”的，我們不需要請求任何人的原諒。我們是很有意識地做我們所做的一切的，尤其是我們確信我們有權利這樣做。（經久不息的掌聲）

他們開始威脅要削減我們的食糖定額，開始使用哲學，即帝國主義的廉價的哲學來表明他們的善行，利己主義者和剝削者的善行，來表明他們對古巴的仁慈，說什麼他們付給我們特惠的糖價作為對古巴糖的一種補貼。古巴糖對古巴人來說並不是那麼甜的，因為我們古巴人既不是最好的產糖地的主人，也不是最大的糖廠主人。他們的那種說法掩蓋了古巴糖的真正歷史，掩蓋了他們強使古巴忍受的種種犧牲和古巴多次遭到的經濟侵略的歷史。

從前問題不是在於份額，而是在於關稅。美國曾根據一項“鯊魚”和“沙丁魚”之間的所謂“互惠”協定——這是那時締結的種種條約之一——取得了一系列在古巴推銷產品的特權，以便輕鬆地同它的英國、法國“朋友”競爭並把他們的产品排擠出古巴市場，這類事情在這些“朋友”之間是常常發生的。

為了換取這些特權，他們在糖的關稅方面對我們作了某些讓步，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讓步是可以按照美國國會或政府的意志而片面地加以修改的。而且他們的确是修改了。只要他們認為對自己更有利的时候，他們就提高關稅，我們的糖就進不了美國市場，或者是在吃虧的条件下才能進美國市場。每當戰爭快要到来的时候，他們就降低關稅。很明显，古巴是離他們最近的食糖供應地，必須保證這個供應地。關稅是降低了，生產受到了刺激，在戰爭年代里，當全世界的糖價像天文數字那樣高漲時，我們儘管是美國唯

一的食糖供应地，还是廉价向美国銷糖。战争将近结束和结束时，我們的經濟就崩潰了。

我們为向这个国家銷售这项原料的錯誤做法，而蒙受全部損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价格飞漲，大大刺激了生产，后来价格又突然下跌，造成了許多古巴糖厂的破产，这些糖厂当然就輕易地落入別人手里，你們知道落入了誰的手里了嗎？自然是落入了美国銀行手里，因为古巴国民遭到破产的时候，美国在古巴的銀行就发财了。

这种情况一直繼續到三十年代，那时美国政府为了要寻求一种調和在古巴的美国食糖供应企业同它本国产糖企业的利益的办法，确立了一项定額制度，人們原以为定額的分配会以各个食糖供应地在市場上的傳統比例为基础。我国的傳統比例几乎占美国市場的食糖供应的百分之五十，但是在規定定額时，却把我們的比例削減到百分之二十八，那項法律原来給予我們的优惠条件——原来就是很少的优惠条件——后来也逐漸用新的立法加以取消了。当然，殖民地是依附于宗主国的，殖民地的經濟是由宗主国安排的。

殖民地必須服从宗主国，如果殖民地采取措施来解放自己，宗主国就会采取措施来鎮压它。美国政府知道我国經濟依賴于美国市場，因而提出一連串警告說要取消我們的食糖定額。同时还在美国进行了其他的活动、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一天下午，一架从北方海岸飞来的飞机飞到我們的一家糖厂上空，扔下了一颗炸彈。那是一个奇怪的、不寻常的事件，但是我們当然知道那些飞机是从哪里飞出的。另一天下午，另一架飞机飞到我們的甘蔗田上空，扔下了一些燃燒彈。这种不时发生的攻

击,后来就成为经常的活动。

一天下午,正当美国的一大群旅行家在古巴游览时,——革命政府曾努力发展旅游业作为国民收入的一个来源——一架美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使用的那种飞机飞到我们首都上空,散发传单并扔下一些炸弹。自然,一些防空武器就投入了战斗。在飞机扔下的炸弹爆炸和防空武器开火的情况下,有四十多人牺牲了,因为一些炮弹,你们都知道,碰到任何硬的东西都是要爆炸的。结果牺牲了四十多个人,其中有内脏被打出体外的女孩,有老人。这对我们是第一次吗?不是的。在古巴的乡村,小孩和老人、男的和女的都经常被美国供应独裁者巴蒂斯塔的美制炸弹所杀害。有一次,一艘到达我国的载有比利时武器的船只,可疑地、极其可疑地爆炸了,造成八十名工人死亡,而这又是发生在美国政府竭力阻止比利时政府卖给我们武器之后。

不少的人在战争中被杀害,一次爆炸就使八十多个家庭失去依靠,一架飞机安然飞过我国上空就造成了四十人死亡。美国政府当局否认那些飞机是从美国飞来的,然而飞机却安然停在一个飞机库里。当我们一家杂志发表这架飞机的照片时,只是在那时,美国当局才去接管这架飞机,当然还立即进行辩解,说什么那件事情并不重要,死难的人不是炸弹炸死的,而是对空火力造成的。与此同时,肇事犯罪分子却在美国优哉游哉,甚至没有人阻止他们继续犯罪,他们在美国优哉游哉,甚至没有人阻止他们继续进行那种侵略活动。

阁下,美国代表阁下,我要乘这个机会告诉你,有许多古巴母亲还在古巴等待着阁下去唁电,为她们的被美国炸弹杀害的孩子致哀呢。(掌声)

飞机来回飞行，却說沒有证据。不知道人們是怎样理解证据的。拍了照片的被捕获的飞机就在那里，但他們却硬說那架飞机沒有扔炸彈。我們不明白美国当局为什么这样消息灵通。

海盜飞机繼續在我們領空上飞行、扔燃燒彈，燒毀了我們的甘蔗田，使我們損失了数以百万計的比索。我們国家許多普通的人，許多老百姓，看到現在已經确实属于他們的財產遭到毀坏，就挺身同海盜飞机的无休止的殘酷轰炸进行斗争，因而遭受火灼和伤害。

甚至有一天，一架飞机向我們一家糖厂投下一顆炸彈，炸彈爆炸了，飞机也爆炸了，革命政府找到飛行員的殘骸，确是一个美国飛行員，拿到了他的证件，证实这是一架美国飞机，而且有了一切可以证明它从哪里起飞的证据。那架飞机来的时候經過了美国的两个基地。这一次問題已經是无法否认了，飞机是从美国飞出的。只在这时，在铁的证据面前，美国政府才向古巴政府进行解釋。他們在这次事件里的做法同对那次U—2事件的做法不一样。当飞机已被证实是从美国飞出的时候，美国政府並沒有宣称它有权燒毀我們的甘蔗田。这一次它是說請我們原諒，并表示很遺憾。我們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那次U—2事件发生时，美国政府沒有道歉，甚至宣称它有权在苏联上空飞行。苏联人多倒楣！（掌声）

但是我們沒有很多防空設施，飞机还是繼續在飞行，直到收完甘蔗，已經沒有甘蔗了，他們才停止轰炸。我們是世界上唯一的受到这样的侵扰的国家，虽然我还清楚地記得，苏加諾总统在訪問古巴的时候，曾經告訴我們，不要以为我們是唯一的受到这样侵扰的国家，他們也有过一些問題，有些美国飞机也曾經在他們的領土上空飞行。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得有点冒昧，但願并不如此。（笑声，掌声）

事实是,至少在这个和平的半球上,我們是唯一的沒有同任何人交战而又不得不忍受海盜飞机不断侵扰的国家。那些飞机能不能逍遙地出入美国的領土呢? 我們請各位代表稍为想一想, 我們也請美国人民——如果美国人民偶然有机会知道这里所讲的事的話——想一想, 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說法, 美国的領土对于任何空中入侵有着充分的戒备和完善的防卫措施; 美国領土的防卫措施是錯不了的, 他們称之为“自由”的世界——至少对我们說来, 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为止, 我們还不是自由的——的防卫措施是錯不了的, 这块土地有着完善的防卫措施。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話, 不是超声速飞机, 而是普通的时速只有一百五十英里的小飞机, 居然能随心所欲地出入美国国土, 出去时經過两个基地, 回来时也經過两个基地, 而美国政府甚至还不知道这些飞机在它国土上出入, 这該怎么解釋呢? 这說明了两个問題: 要就是美国政府在向美国人民說謊, 美国对空中入侵是沒有防卫能力的; 要就是美国政府是那些空中入侵者的帮凶。(掌声)

随着侵犯領空的行动而来的是經濟侵略。土地改革的敌人用了什么論点呢? 他們說土地改革将带来农业生产的混乱, 說生产將大幅度地下降, 說美国政府担心古巴不能履行供应美国市場的义务。第一个論点——至少对于初次来这里开会的代表团來說, 熟悉某些論点是件好事, 因为也許某一天他們也要对类似的論点予以反駁——是土地改革意味着国家的毀灭。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土地改革确实使国家毀灭, 如果农业生产果真下降了, 那末美国政府也就沒有必要繼續推行它的經濟侵略了。

当他們硬說土地改革会引起生产下降的时候, 他們是否真正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呢? 也許是相信的! 每个人都必然按照自己的

想法来看待事情的。他們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如果没有万能的壟断公司，我們古巴人就不能生产食糖。可能！他們甚至可能相信我們会毁灭我們的国家。显然，如果革命果真会使国家毁灭，那末，美国就没有必要来侵略我們了，就可以不必理会我們了，美国政府就会成为非常高尚而善良的政府，而我們就会成为毁灭国家的败家子，就会成为活生生的例子，說明革命是搞不得的，因为革命会使国家毁灭。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有证据可以說明革命不会使国家毁灭，美国政府不久前才提供了这种证据。美国政府证明了許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革命不会使各国毁灭，帝国主义政府才的的确确企图使各国毁灭。

古巴并没有毁灭自己，而是他們要把古巴毁灭掉。古巴要为它的产品求得新的市場。我們可以坦率地問一下任何一个在这里的代表团，哪个代表团不愿意自己的国家能卖出它的产品，哪个代表团不愿意它的国家的出口增加呢？我們希望自己的出口增加，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希望的，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規律，因为只有自私自利的人才会反对互利的交易，而这种交易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个宿願和需要。

我們要出售自己的产品，我們在寻找新的市場。我們同苏联签订了一項貿易协定，根据这項协定我們卖给苏联一百万吨糖，同时购买一定数量的苏联商品。当然，誰也不能說这是不对的。有人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的，因为这会使某些利益集团感到不快。但是我們确实毋須取得美国国务院的許可才同苏联签订貿易协定，因为我們过去、現在和将来都始終认为我們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

积存的糖开始减少了，这是有利于我国經濟的。但就在这个时候

候，我們受到了這樣的打擊；美國國會在政府的要求下，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總統或政府有權把古巴食糖進口削減到認為是恰當的限度。他們耍起了經濟武器來反對我們的革命。宣傳家們早就奉命做好準備，為這種態度辯護；長時期以來，宣傳運動一直在進行，因為你們清楚地知道，這裡的壟斷企業同宣傳機構完全是一個鼻孔出氣的。他們耍起了經濟武器，一下子把我們的食糖定額削減了差不多一百萬噸——雖然這部分糖已經為美國市場生產出來了——，為的是要使我國沒有資金發展經濟，要使我國處於毫無辦法的境地，要達到政治性的目的。這種措施是受到區域國際法的明文禁止的，這裡的全体拉丁美洲代表都知道，經濟侵略是受到區域國際法的明文禁止的。然而美國政府破壞了這項法律，它耍起了經濟武器，剝奪了我們將近一百萬噸的食糖定額，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這樣做。

在這種情況下，古巴能夠做些什麼來保護自己呢？向聯合國組織呼喚，到聯合國組織來揭露各種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行為，揭露海盜飛機的空中入侵，揭露這種經濟侵略，當然也揭露美國政府所經常對我國內政進行的干涉，以及它所進行的反對古巴革命政府的顛覆活動。

我們向聯合國組織呼喚。聯合國組織是有權受理這類問題的，它是高級國際組織中的最高權威；它的威望甚至超過美洲國家組織。我們希望聯合國組織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知道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經濟處境，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經濟處在附屬於美國的狀態。聯合國知道這個問題，就要求美洲國家組織進行調查，美洲國家組織開了會。我們期望什麼呢？我們期望美洲國家組織能夠保護被侵略的國家，期望美洲國家組織能夠譴責對古巴的政

治侵略，尤其是期望美洲国家組織能够譴責对我国的經濟侵略。这就是我們所期望的。我們毕竟不过是拉丁美洲集体里的一个小国，我們毕竟是受侵略的人民，但我們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受侵略的国家，因为墨西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了侵略，而且受到軍事侵略。在一次战争中，人家把它的領土割去了一大块。在那时候，墨西哥的英雄的儿女們宁願身披墨西哥国旗从却布尔特貝克堡跳下而不願投降，这些人不愧为墨西哥的英雄的儿女！（掌声）

这并不是唯一的侵略，并不是美国陆軍开进墨西哥領土的唯一的一次。尼加拉瓜同样受到了干涉，塞薩·欧戈斯多·桑地諾进行了七年英勇的抵抗。古巴也不止一次地受到干涉，海地、多米尼加也是如此。危地馬拉也受到干涉。这里有哪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否认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国务院参与推翻危地馬拉合法政府的勾当呢？我理解有些人考虑到他們作为官員的職責就是在这个問題上謹慎行事，他們甚至可以到这里来否认这一点；但是在他們天良的深处，他們明明知道我們讲的是事实。

古巴并不是第一个受侵略的国家，古巴并不是第一个有被侵略危險的国家。在这个半球上，所有的人都知道，美国政府总是强行它的暴力法律的，凭借这种法律，美国一直在摧殘波多黎各民族，并且一直在那个姊妹島国上維持着它的統治。凭借这种法律，美国霸占了巴拿馬运河，并且一直控制着这条运河。

这不是什么新鮮事。我們祖国本来是應該受到保护的，但是我們祖国并没有受到保护。为什么呢？这就需要深入地研究問題，而不要停留在形式上。如果我們从法律的死的文字来看，那末我們是得到保障的；如果我們着重于实际情况，那末我們是一点也没有得到保障，实际情况和国际法确定的权利背道而馳，实际情

况就是受到一个强国侵略的一个小国，沒有防卫力量，不能保卫自己。

哥斯达黎加會議^①的結果怎样呢？哦，哥斯达黎加會議的結果真是絕妙的奇迹！哥斯达黎加會議沒有譴責美国，我是指美国政府，——請允許我避免把它同我們对美国人民的感情混淆起来——哥斯达黎加會議沒有譴責美国政府的六十次海盜飞机的入侵，沒有譴責美国政府进行經濟侵略和其他侵略，反而譴責了苏联。多么奇怪的事呀！我們沒有受到苏联的任何侵略，沒有任何苏联飞机飞到我国領空，而哥斯达黎加會議却譴責苏联进行干涉。苏联只不过說，如果我国受到軍事侵略，苏联的炮兵——形象的說法——可以帮助受侵略的国家。

答应一个小国在它受到一个强国的侵略的情况下給予援助，这从什么时候起算是一种干涉呢？在法律上有一种叫作“不可能的情况”，这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它不可能犯某一罪行，那末，它只要这样讲一讲就行了：“不存在苏联帮助古巴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不存在我們侵略这个小国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原則並沒有确立。确立的原則是：必須譴責苏联的干涉。

至于对古巴的多次轰炸呢，說是沒有的事。（掌声）至于对古巴的多次侵略呢，一句都沒有談。

当然，有些事是我們應該記住的，我們大家都應該注意。我們所有在場的人，誰也不能逃避他的責任！我們都是人类历史上这一重要时刻的行动者和參加者。責难——也就是對我們做的事的批評和指責——有时候看来似乎落不到身上，也就是說，我們似乎

^① 指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約瑟召开的美洲国家組織外长會議。——譯者注

可以不去理会对我们行动的批评和责难，特别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既然成为历史这一重要时刻的行动者，历史将有一天会判断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对我国在哥斯达黎加会议上的不能自卫的处境，只是付之一笑，因为历史将对这段插曲作出判断。

我这样讲并不抱怨人家。很难责备人家，人们往往受环境的摆布。我们熟悉我国过去的历史，我们是我国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最好的见证人，我们懂得国家的经济和整个生活附属于外国经济势力是多么可怕。我只须提请注意，我国是处于不能为自己辩护的地位，而且他们也很不愿意把问题拿到联合国组织来讨论，这是因为，也许他们认为在美洲国家组织里能更容易地获得机械的多数。他们这种顾虑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联合国组织里也常常看到表决机器在发挥作用。

尽管忠实于联合国，我在这里必须说：人民，我们的人民，是的，我们的人民，在我们祖国的人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国人民能够胜任目前正在执行的任务，能够从事正在进行的英勇的斗争。因而，我们人民在这所最近国际事变的学校里上了一课，知道在最后的时刻，当他们的权利遭到否认时，当侵略部队开到他们跟前时，当他们的权利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都得不到保证时，他们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手段，这就是进行英勇的抵抗。（热烈的欢呼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小国家还不能确信我们的权利会受到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这些小国家寻求自由时，我们知道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冒危险才能得到自由。只要人民确实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的正当权利，人民是可以信赖自己的力量的。因为事情当然不像他们所描绘的那样，不是一个集团在统治我们的国家，

而是人民在管理自己的国家，是全体人民坚定地团结一致，并以高度的革命觉悟保卫自己的权利。革命的敌人、古巴的敌人应该知道这一点，要是不知道这一点，那就会犯下可悲的错误。

这就是古巴革命发展所经历的情况，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以及出现各种困难的原因。不过，古巴革命正在改变一个昨天还是没有希望的、贫困的、文盲众多的国家的面貌，使这个国家很快成为美洲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革命政府仅仅在二十个月内就建立了一万所新学校，也就是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把过去五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乡村学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古巴今天已经是美洲第一个满足了全部上学需求的国家，甚至在最偏僻的山区都有教师。

革命政府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城市和乡村兴建了二万五千幢住宅；我们正在建立五十个新的城镇；过去最重要的军事要塞，现在给数万名学生居住。我国人民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准备在明年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打算在明年使所有的文盲都学会阅读和书写。为此，教师、学生、工人等组织，即全体人民，都在为这次紧张的运动进行准备。古巴在几个月后，将成为美洲第一个可以说是没有文盲的国家。

我国人民今天已享有数百名医生的医疗服务。这些医生被派到农村去，同各种疾病、同寄生虫病作斗争，去改进国家的卫生条件。

在其他方面，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说，我们在执行一项美洲（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规模最大的保护自然资源的计划，在仅仅一年时间内，就种植了近五千万棵用于生产木材的树。

过去失业、失学的青年人，今天已由革命政府組織起来，一面受生产劳动的鍛炼，一面为国家进行有益的劳动。

我国的农业生产創造了几乎是絕无仅有的纪录，生产从一开始就有所增加。我們一开始就使农业得到增产。为什么呢？因为革命首先把过去租种土地的十万多小农变成了土地所有者，同时又通过生产合作社保持了大規模的生产。由于通过合作社进行大規模的生产，这就使我国有可能把最现代化的技术措施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使农业一开始就得到增产。

在不牺牲国家发展資金的情况下，我們促进了社会福利事业，提供了教师、住宅和医疗服务等。革命政府現在正在执行国家工业化的計劃，計劃內的第一批工厂正在兴建。

我們合理地使用了我国的資金。例如，古巴从前每年用三千五百万美元进口汽車，用五百万美元进口拖拉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进口汽車比进口拖拉机多六倍！我們已經改变了这种比例，現在拖拉机的进口比汽車多六倍。

我們已經从那些在独裁統治时期发财的政客那里，收回了将近五亿美元的财产。实物和現款总数将近五亿美元，这就是从那些对我国进行了七年掠夺的貪官污吏那里，收回的全部总值。如果能够正确使用这些东西、这些財富和資金，革命政府就能够在执行工业化和农业增产計劃的同时，建造住宅、建造学校，派遣教师到最偏僻的地方，并提供医疗服务，也就是說，推进社会发展的計劃。

就在現在，你們知道，美国政府在波哥大会議^①上重新提出了一个計劃。

^① 指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至十三日在哥倫比亞波哥大召开的美洲国家組織理事会特別委员会第三次會議。——譯者注

是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计划呢？不是。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计划。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是一个建造房子的计划，一个办学校的计划，一个修筑道路的计划。但是这难道能解决问题吗？没有一个发展经济的计划如何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他们是不是要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开玩笑呢？如果那些房子真的盖了起来，要搬进去住的靠什么生活呢？要去那些学校上学的孩子，用什么鞋子、衣服和粮食来维持生活呢？难道大家不知道孩子没有衣服和鞋子，家里就不会让他们去上学吗？用什么钱来付给教师呢？用什么钱来付给医生呢？用什么钱来付医药费呢？要想一种什么好的办法来节省医药费呢？增加人民的营养，人民营养得到改善，就会节省在医院方面的费用。

面对严重的不发达状态，美国政府现在忽然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计划。当然，这已经是对拉丁美洲问题的一点关心了。在这以前是从来也不去注意的。他们现在关心起这些问题是多么偶然呀！这种关心只是在古巴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可能他们会说这两件事纯然是巧合。

垄断组织到现在为止所关心的只是剥削不发达国家。但是古巴革命的出现，引起垄断组织的顾虑。于是他们就一手对我们进行经济侵略，企图消灭我们；同时，用另一手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施舍，这种施舍并不是提供拉丁美洲所需要的经济发展的资金，而是提供社会发展的资金，用以建造给没有工作的人去居住的房子，建造孩子们不会去上学的学校，建造只要在拉丁美洲稍为增加一些营养就不会这么需要的医院。（掌声）

虽然某些拉丁美洲的同伴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这里谨慎行事，但一次像古巴这样的革命毕竟是值得欢迎的，它至少使垄断集

团考虑要归还它們在拉丁美洲搜刮到的自然資源和人民血汗的一部分，虽然是很小一部分。（掌声）

虽然这种援助沒有我們的份，但我們是不会介意的，我們对这种事情是不会激动的。很久以来我們就在解决学校、住宅等等問題。但是我們觉得，也許还有人怀疑我們在这里作宣傳，因为美国总统先生說，某些人是为了在这个讲坛上作宣傳而来的。因此，我們邀請联合国的任何同伴随时訪問古巴。在那里我們不向任何人关門，也不限制任何人；出席这次大会的任何同伴都可以去古巴訪問，去亲眼看看……你們都知道聖經中讲到圣多馬斯——我記得是圣多馬斯——的一章，他是要看了之后才相信的。

我們也可以邀請任何記者和任何代表团团员去古巴訪問，去看看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正当而合理地使用自己的資源的时候，是能够自力更生的。我們不仅在解决我們的住宅和学校問題，而且也在解决經濟发展的問題，因为不解决經濟发展的問題，就永远也不能解决种种社会問題。

但是，問題在哪里呢？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願意談发展經濟的問題呢？很简单，因为美国政府不願意同壟断組織发生冲突，而壟断組織只要求攫取自然資源和投資場所。巨大的矛盾就在这里，因此就不能使問題得到真正的解决，因此就不能用国家投資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的經濟发展問題。

最好在这里把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們不发达国家在这里毕竟是大多数，如果确实有人不知道真相，我們毕竟是不发达国家当前情况的見证人。

然而，問題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人們在这里常常談論私人投資。这当然是指剩余資本的投資場所，指那种在五年內就能回

收的投资。

美国政府不可能提出政府投资的计划，因为如果这样做，它就失去它之所以是美国政府的理由，失去它之所以是美国垄断组织的政府的理由。他们之所以保持我们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土地，作为剩余资本的投资场所，而不去推行真正的经济发展计划，原因就在于此，用不着多说。

到这里为止，我们只谈到了我们国家的问题，试问为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难道是因为我们不願意解决吗？不是的。古巴政府一向准备同美国政府讨论自己的问题，但美国政府不願意同古巴政府讨论它的问题，它是有不願同古巴讨论问题的原因的。

我这里有古巴革命政府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致美国政府的照会。照会说：“两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属于外交谈判范围内的分歧意见，可以有效地通过外交谈判得到解决。古巴政府准备以最大的诚意，毫无保留地和最广泛地讨论所有的分歧，并明确表示，古巴政府认为不存在任何阻止通过正常、适当方式和途径，并在同美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和互惠基础上举行谈判的障碍。古巴政府希望保持和发展这种外交与经济关系，并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古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古巴革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它根据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已经开始的关于古美两国悬而未决事务的谈判的宗旨，决定任命一个有权处理此项事务的代表团，在双方商定的日期到达华盛顿，开始磋商。

“不过，古巴革命政府願意表明，上述谈判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必须以贵国政府或国会不采取任何损害上述谈判结果或损害古巴经济和古巴人民的片面性措施为条件。显然还必须指出，閣下

的政府倘能支持这一看法,这不仅有助于貴我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且也有助于加强过去和現在联系着两国人民的兄弟友好精神。此外,它还有助于两国政府在平靜的气氛里,最广泛地探索影响古巴与美利坚合众国傳統关系的各种問題。”

美国政府的答复是这样的:

“美国政府不能接受閣下来照中提出的談判条件,即美国政府——不論是美国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不采取可以損害古巴經濟和古巴人民的片面性措施。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統在一月二十六日所說的,美国政府認識到它在国际上有保卫自己人民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义务,必須自由地行使自己的主权,采取自己认为必需的步驟。”

这就是說,美国政府不願放下架子,去同古巴这样的小国討論两国关系中的分歧。

古巴人民对这些問題的解决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們在这里看到的各种事实都不利于这些問題的解决,請联合国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古巴政府和古巴人民有充分理由,为美国政府对古巴政策所采取的侵略傾向而感到担忧。最好我們大家都清楚了解这种情况。

首先,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有权在我国策动顛复,美国政府現在正在积极組織顛复古巴革命政府的运动,我們在这个联合国全体大会上譴責这种勾当,我們要具体揭露:比如加勒比海里屬于洪都拉斯的島屿,即天鵝群島,已被美国政府用武力强占,尽管那是一块屬于洪都拉斯的領土,然而却駐有美国海軍陆战队。他們破坏国际法,夺取我們兄弟人民的这一块領土。他們破坏了国际无綫电协定,在那里設立了一个强大的电台,交給由这个国家豢养的战犯

和颠覆集团掌握。此外，他们还在那里训练准备在我国进行颠覆和武装登陆的人员。

洪都拉斯的代表最好在这大会上申明洪都拉斯对自己的这一块土地的权利，但这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关心的是这块被美国政府强行霸占的兄弟国家的领土，现在被用作对我国进行颠覆和攻击的基地。在这里我要求大家记住我们以古巴政府和人民的名义所作的揭露。

美国政府是否认为自己有权在我国策动颠覆并且破坏各种国际协议，干扰无线电波呢？难道这意味着，古巴革命政府也有权在美国策动颠覆吗？美国政府是否认为自己有权干扰无线电波，从而对我们的广播电台造成巨大的损害呢？难道这意味着，古巴政府也有权去干扰无线电波吗？

美国政府对我們人民、对我们岛国，有什么权利呢？它还有什么权利要求其他国家同它互相尊重呢？让它把天鹅群岛归还洪都拉斯吧，因为美国政府对这个岛从未有过管辖权。（掌声）

但是还有些更加使我国人民不安的情况。人所共知，美国政府根据它用暴力强加于我国人民的普拉特修正案，取得了在我国领土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用暴力确立并用暴力维持的。

在任何国家领土上的一个海军基地，都会引起正当的不安。首先使人不安的，是一个奉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国家，在我们岛国的心脏地区拥有一个基地，这使得我国在任何国际冲突和原子冲突中，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我们同这些冲突是毫无关系的。因为我们同美国政府的问题以及同美国政府所挑起的危机毫无关系。但是在我們岛国的心脏地带有了一个基地，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战事，就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

是否只有这一个危險呢？不是，还有一个使我們更加不安的危險，因为这个危險同我們的关系更密切；古巴革命政府曾再三表示，它担心美国帝国主义政府会利用在我国領土上的基地，搞一个自我入侵，作为它对我国进攻的辯解！我重复一遍：古巴革命政府非常担心的并且要在这里提出的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可能用自我入侵作为借口来为进攻我国辯解！由于侵略越来越明显，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們的担心也日益加重了。

举例說，我这里有一条发到我国的合众国际社的电訊，电文如下：

“美国海軍作战部长哈利·伯克海軍上将說，如果古巴要占領关塔那摩海軍基地，‘我們將进行反击’。在《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杂志（如果我的讀音不准，請原諒）刊登的一篇談話中，当問到伯克海軍上将，海軍是否因卡斯特罗执政下的古巴局势而感到不安时，伯克回答說：‘是的，我們的海軍并不只为我們的关塔那摩基地，而是为整个的古巴局势而感到不安。’这位海軍上将还說，美国所有的軍队都感到不安。当他被問到，‘是不是由于古巴在加勒比海的战略位置的原因呢？’他說：‘不完全如此，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一向对美国友好，他們喜欢我們的人民，我們也喜欢他們。但是出現了一个家伙，他糾合一小帮死硬的共产党人，坚决要改变这一切。卡斯特罗教人們憎恨美国，并且做了許多毀坏他自己国家的事。’伯克还說：‘如果卡斯特罗采取什么反对关塔那摩基地的决定，我們將很快地有所反应。’他还說：‘如果他們想用暴力占領那个地方，我們將进行反击。’当他被問到赫魯曉夫总理关于苏联火箭将支援古巴，这一威胁是否使他再次考虑这种决定时，这位海軍上将回答說：‘沒有，因为它不会发射它的火箭，它十分清楚地知

道,如果这样做的话它将遭到毁灭。’”

这就是说,俄国将遭到毁灭。

我首先必须指出,我国工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二十多万古巴人得到了就业的机会,我们使我国的各种重大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在这位先生看来,这些都是“毁坏国家”的事。他们根据这些“理由”,就自命有权准备侵略条件。

请各位看看他是如何进行估计的,这种估计确实是危险的,因为这位先生的实际估计是,一旦向我们进攻,我们就会孤立无援,这只是伯克先生的一个估计。我们想伯克先生是错了。尽管伯克先生是一位海军上将,我们想他是错了。(掌声)

伯克海军上将是在不负责任地把世界的命运当作儿戏。伯克海军上将及其好战集团的全体成员都在把世界的命运当作儿戏,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对他们实际上是不值得关心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都有责任关心世界的命运,都有责任谴责一切不负责任地把世界的命运当作儿戏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是把我国人民的命运当作儿戏,而且也是把他们自己人民的命运当作儿戏,也是把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当作儿戏!是这位伯克海军上将认为,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前膛火药枪的时代吗?还是这位伯克海军上将还不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原子时代呢?原子时代的灾难性的破坏力量,甚至连但丁或者达·芬奇用他们的全部想像力也想像不出来的,因为这种力量超过了人所能想像的一切。但是他确是那样估计的,美联社已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个消息,在这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即将出版的时候,他们已开始进行这种宣传运动,已开始制造歇斯底里,已开始散布我们要攻打关塔那摩基地的假想的危险。

不仅如此，我們昨天在这里看到合众国际社另一則报道，报道了一个美国参議員的談話，他的名字好像是叫斯太尔·布里奇，据我了解，他是美国参議院軍事委员会委員。他今天說：“美国必須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它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軍基地。”他說：“我們为保卫美国这一巨大設施，需要走多远就应当走多远。”又說：“我們在那里有海軍部队，有海軍陆战队，如果我們受到攻击，我肯定要去保卫它，因为我认为它是加勒比海地区最重要的基地。”

布里奇这个参議院軍事委员会委員完全沒有排除在基地受到攻击时使用原子武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他們不仅在制造歇斯底里，不仅在系統地制造气氛，而且甚至用使用原子武器来威胁我們。实际上，在我們想到的許多事情之中，有一件要問一問这位布里奇先生：您用原子武器威胁像古巴这样的小国家是不是感到害臊！（热烈的掌声）

我們尽管抱着敬意，但必須对他說：用威胁和散布恐惧的办法是不能解决世界問題的。我們这个弱小民族对他能怎样呢！……不論他是怎样的不喜欢它，我們这个小国将屹立在那里，不論他是怎样的不喜欢它，革命将繼續前进。我們这个弱小民族只有接受命运的挑战，一点也不害怕他們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威胁。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們知道，我們那里好些国家都有美国基地，但是他們在那里的基地至少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給予他們这些租借地的政府的。我們的情况是最富有悲剧性的。我們的情况是，在我們島屿領土上有一个反对古巴和反对古巴革命政府的基地。也就是說，这个基地現在仍然掌握在公开宣称是我們祖国的敌人、

我們的革命的敌人以及我們人民的敌人的那些人手中。在全世界今天所散布的基地的全部历史上,要算古巴的情况最为可悲:那是一个在同美国海岸有相当距离、分明是我国的領土上强行建立起来的基地,一个使用暴力的、用来反对古巴、反对古巴人民的基地,它成为对我国人民的威胁,引起我国人民的不安。

因此,我們首先要在这里声明,这些关于进攻的胡言乱語,其目的在于制造歇斯底里和准备侵略我国的条件,而我們从来没有讲过什么,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含有要进攻关塔那摩基地的意思的話。因为我們最不願意給帝国主义以侵略我們的任何借口,我們在这里坚决地声明这一点。但是我們也要声明,自从这个基地成为对我国的安全和安宁的一个威胁,成为对我們人民的一个威胁的时候起,革命政府就在十分认真地考虑,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要求美国政府的海軍和其他軍事力量,撤出(发言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我国的那一块領土。美国帝国主义政府除了撤退自己的部队外将沒有其他办法,因为它怎能在世界面前說,它有权利在我国的一块領土上、在一个无可爭辯是我們的島嶼上、在由古巴人民居住的世界的一块土地上,建立原子基地,建立对我国人民含有危险的基地呢?它怎能在世界面前說它有权利在我国的一块領土上拥有主权呢?它怎能有臉在世界面前为这种专橫的行动狡辯呢?只要我們的政府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就无法在世界面前說它有这种权利,美国政府必須遵守国际法。

本届大会必須十分清楚地了解古巴的各种問題,因为我們必須对謊言和混淆是非保持警惕。我們要很清楚地解釋这些問題,因为这关系到我国的安全和命运。因此,請大家好好記住这些話,如果看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家无意改正他們关于古巴問題的錯誤意

見或观点,尤其要好好記住。

例如,这里有肯尼迪先生的一些言論,可以使任何人都感到惊奇。关于古巴,他說:

“我們必須使用美洲国家組織的全部力量来阻止卡斯特罗干涉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并恢复古巴的自由。”他們要恢复古巴的自由!

“我們必須說明,我們立意不許苏联把古巴变成它在加勒比海的基地,并且实行門罗主义。”这位竞选人先生居然在二十世紀的中期甚至在进入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时候高談什么門罗主义!

“我們必須使卡斯特罗总理明白,我們是要保卫我們对关塔那摩海軍基地的权利的。”他是第三个讲这个問題的人了!“我們必須使古巴人民知道我們是同情他們的正当經濟要求的……”以前怎么不同情呢?“……我們了解他們对自由的热爱,古巴不恢复民主,我們就不会滿意……”是怎么样的民主呢?是不是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壟断組織所制造的民主呢?

“流亡国外的……为自由而斗争的力量……”——請注意这句话,以便了解为什么有些飞机从美国領土飞向古巴。請注意听听这位先生的話:“对于那些流亡国外的和在古巴山上为自由而斗争的力量,必須予以支持和援助,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必須限制共产主义,不能允許共产主义扩张。”

如果肯尼迪不是一个目不識丁和愚昧的百万富翁,(掌声)他就應該懂得,要依靠地主在山上搞革命来反对农民,那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會多次設法煽起反革命集团叛乱,而农民民兵在几天之內就在战斗中把他們解决了。但是他似乎在某本好萊塢小說或什么电影里讀到或者看到了什么关于游击队的故事,于是他认为今

天在古巴进行游击战从社会条件来说是可能的。

那样做,无论如何是没有希望的。然而,谁也不要以为这些对肯尼迪言论的意见,表明我们对另外一位,即尼克松先生,抱有什么好感,(笑声)他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在我们看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政治头脑。

到此为止,我们只说明了我们国家的问题,这是我们到联合国组织来的基本任务,但是我们完全懂得,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具体问题,那末,我们就有点自私了。我们确实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向大会报告关于古巴的情况,谈其他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只想简单地提一提。

但是,古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如果只考虑古巴的问题,那就是一个错误。古巴的问题是所有不发达国家人民的问题。古巴的问题和刚果的问题一样,和埃及的问题一样,和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一样,和伊朗的问题一样。总而言之,(掌声)和要求归还运河的巴拿马、民族精神受摧残的波多黎各和领土被割去一块的洪都拉斯的问题一样。总之,尽管我们没有具体地谈到其他国家,古巴的问题也就是所有不发达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问题。

我们描述的这些关于古巴的问题完全适用于整个拉丁美洲。垄断集团控制着拉丁美洲的经济资源。他们如果不是直接占有矿山、控制矿业(例如智利、秘鲁或墨西哥的铜,秘鲁和墨西哥的锌,委内瑞拉的石油),就是占有公用事业、占有公用事业公司(例如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或电话业(例如在智利、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巴拉圭、玻利维亚);他们如果不是控制我们产品的销售(例如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咖啡,又如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的香蕉,都

是由联合果品公司經營、推銷和运输的，又如墨西哥和巴西的棉花)，就是壟断最重要的工业部門。

这就是完全从属于壟断集团的經濟。一旦这些国家也想搞土地改革，他們就要吃尽苦头。人家会要求他們迅速地、有效地和公正地付款。如果某一兄弟国家不顾一切地搞土地改革，这个兄弟国家的代表来到联合国組織的时候，人家就会把他們限制在曼哈頓島上，不租旅館給他們，污辱他們，甚至他們还可能直接受到警察的虐待。

古巴問題只是拉丁美洲存在的問題的一个例子。拉丁美洲要等待到什么时候才看得到自己的經濟发展呢？按照壟断集团的意見，必須等待，必須等待到希腊朔日^①。

誰將使拉丁美洲工业化呢？壟断集团嗎？不是。联合国經濟委员会有一份报告，說明私人資本甚至怎样不願到最需要的国家去投資建立基础工业以促进經濟发展，而宁願到最工业化的国家去，因为据說或据信那里有更大的安全。显然，連联合国經濟委员会也承认沒有可能通过私人投資——也就是通过壟断集团——发展經濟。

拉丁美洲的发展是必須通过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有計劃的政府投資来进行的。因为我們大家自然都想代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們任何人都不願代表一个沒有自由的国家。我們任何人都不願自己国家的独立依附于非本国的利益集团。因此，援助必須是沒有政治条件的。

不給我們援助呢？沒有关系。我們並沒有要求援助。但是从

^① 希腊人沒有朔日这种称呼，这里的意思是說实际上等不到这一天。——譯者注

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着想，我們本着互相支持的精神，确实感到有责任提出，援助必須不附加政治条件。政府投资要用来发展經濟，而不是用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用来掩盖經濟发展的真正需要的最新发明。

拉丁美洲的問題和世界的問題一样，和世界的其他地区——非洲、亚洲——的問題一样。世界被壟断集团瓜分了。我們在拉丁美洲所看到的那些壟断資本集团，在中东也可以看到。在那里，石油掌握在美、英、荷、法等国金融財团控制的壟断公司手里。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总之，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是这样。比如說，菲律宾的情形也是这样。非洲的情况也是这样。世界被壟断集团瓜分了。誰敢于否认这一历史真相？壟断集团不願意各国人民得到发展，它們所要的就是剝削各国的自然資源和各国人民，越早收回它們的投资越好。

古巴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發生的問題，就是沙特阿拉伯、伊朗或伊拉克一旦把自己的石油收归国有时一定会發生的問題；就是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国有化得好——时發生过的問題。就是大洋洲要求独立时、印度尼西亚要求独立时發生过的問題。对埃及的突然襲击、对剛果的突然襲击，就是实例。

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要进行侵略，他們哪里有过缺少借口的时候呢？从来沒有过。他們总有某种借口可以利用。哪些是殖民主义国家？哪些是帝国主义国家？有四、五个国家是世界財富的占有者，不，不是四、五个国家，而是四、五个壟断集团。

如果有一个沒有看过卡尔·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也沒有看过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的电訊或壟断集团的其他出版物的别的星球的人，来到这个大会，查問世界是怎样被瓜分、怎样被分配的，

并且在世界地图上看到世界的资源被四、五个国家的垄断集团瓜分了,他一定会马上说:“世界分配得很不好,世界在受剥削。”

而在这里,由于不发达国家占大多数,他一定会说:“你们各位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民是受剥削的,很久以来就在受剥削。剥削的方式改变了,但是他们还是在受剥削。”他的判断一定是这样。

在赫鲁晓夫总理的发言中有一点,由于它包含的意义,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苏联没有殖民地,在任何外国都没有投资。”

如果所有国家的代表都能够同样地说:“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殖民地,在任何外国都没有投资”,(掌声)那末,我们的世界,我们这个今天受到毁灭威胁的世界,将多么美好啊!

对这个问题毋须多费唇舌,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甚至是和平和战争的实质,是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实质。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战争的产生有一个基本原因:一些人想要掠夺另一些人的财富。

让掠夺的哲学消失吧!这样战争的哲学就会消失。(掌声)让殖民地消失吧!让垄断集团对各国的剥削消失吧!这样人类就能进入真正的进步阶段。

只要世界还没有迈这一步,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世界就经常有被卷入危机、被卷入原子战争烈火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热衷于保持掠夺,热衷于保持剥削制度。

我们已经在這裡談过古巴的问题。我们的情况教育了我们,我们从同帝国主义发生的问题中得到了教育。那就是说,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但是所有帝国主义毕竟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互相勾结的。一个剥削拉丁美洲人民或世界任何地区人民的国家,是剥削世界其他民族的同盟者。

美国总統的演說中有些話实在是駭人听闻，他說：“我們必須在开发中的地区設法促进和平变革，并帮助其实现社会經濟的进步。为了进行这件事，为了实现这种变革，这个国际机构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派遣联合国观察員或部队参与其事。”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建議在秘书处里配备一套称职的人員，来协助处理联合国所需的武装部队的問題，我殷切地希望各會員国就这项建議采取积极措施。”

这就是說，他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当作“开发区”之后，又鼓吹实行“和平变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建議不惜使用“联合国观察員”或“部队”。也就是說，美国是通过一次反对外来殖民者的革命而出現在世界上的，各国人民用革命方法从殖民統治下或从任何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权利是被一七七五年七月五日的費城宣言所承认的，而今天美国政府却鼓吹使用联合国部队来防止革命变革。

“現在秘书长已經建議會員国應該表示同意响应联合国将来的要求，为維持这种部队作出貢獻。所有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应该滿足这种需要，撥出本国的一部分軍隊，以便在必要时参加联合国部队。現在，在这个大会上，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我要向現在接受美利坚合众国援助的国家保证，我們贊同他們使用这种援助，来按照秘书长的建議把撥出的那部分軍隊保持于待机出动的状态。”这就是說，他向那些有基地的、接受援助的国家提出，美国准备給予他們更多的援助来組織这种紧急部队。“为了同秘书长合作，美利坚合众国同样地准备提供相当数量的海空运输工具，以便将来发生任何紧急事件时，帮助运送联合国所要求的軍隊。”这就是說，他們甚至要为这些紧急部队提供船只和飞机。我們要在

这里表示：古巴代表团不同意这种紧急武装部队，因为各国人民不能相信这种部队不会去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掌声）如果考虑到我们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人家使用这种部队来反对我们人民的权利的牺牲品，那我们就更不能相信了。

这里有好些问题各国代表团已经谈过了。只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想申述我们对刚果问题的看法。可以想像，既然我们采取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剥削不发达国家的立场，我们就要谴责联合国军队在刚果进行的那种干涉。首先，联合国部队到那里没有反对干涉势力，而这本来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在那里提供了制造第一次冲突所必需的时间，而当这还不够时，他们又提供时间、提供机会，以制造第二次分裂。最后，他们就占领电台和飞机场，提供所谓“第三者”出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类救世主，我们是太熟悉了，因为一九三四年在我国也出现过一个，他的名字叫做富耳亨西奥·巴蒂斯塔。在刚果叫做蒙博托。巴蒂斯塔过去天天拜访美国大使馆，蒙博托在刚果好像也是这样。这是否是我们的推断呢？不是，因为不是别人，而是一家杂志这样说的。这家杂志是垄断集团的最大的辩护士，因而它不可能反对垄断集团。它不可能赞助卢蒙巴，因为它是反对卢蒙巴，赞助蒙博托的。但是它还要解释蒙博托是何许人，他的身世如何，他是怎样上场的，最近一期的《时代》杂志最后说：“蒙博托开始成为美国大使馆的常客，并同美国大使馆官员长谈。上星期一个下午，蒙博托同利奥波德营的军官谈话，赢得他们的热烈支持。当天晚上他到刚果电台去，——就是他们不让卢蒙巴使用的那个电台——出人意料地宣布陆军掌握了政权。”

就是說，这一切都是在“常常拜訪”并“同美国大使館官員長談”之后发生的。壟断集团的辯护士《时代》杂志就是这样說的。

这就是說，殖民主义集团的魔爪分明伸进了剛果，因此，我們认为他們干了坏事，干了对殖民主义集团有利的事。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剛果人民和剛果的公理都在捍卫祖国利益的唯一領袖一边，这个領袖就是卢蒙巴。（掌声）

鉴于这种情况，鉴于剛果已經出現这样一个神秘的“第三者”，他們要把剛果的合法政府連同剛果人民的合法利益一起排除掉，因此，如果亚非国家能够使合法政权在維護剛果利益中取得和解，那是最好的了。但是如果这种和解不能实现，那末，公理和权利應該属于不仅得到人民和議会的支持而且能够反对壟断集团的利益、能够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

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不必說，我們是百分之百地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維護其独立的权利这一边的。（掌声）硬把阿尔及利亚說成是法国的一部分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正如既得利益集团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許多事情是荒唐可笑的一样。另外有些国家也曾为了維持自己的殖民地而这样胡說过。这种所謂“一体化”，在历史上已經破产了。讓我們把問題倒轉过来来加以分析：假如阿尔及利亚是宗主国，并宣称欧洲的一块土地是自己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簡直就是无理取鬧，沒有意思。先生們，阿尔及利亚属于非洲，正像法国属于欧洲一样。

但是，多年来，这个非洲国家的人民进行着英勇的反对它的宗主国的斗争。也許当我們在这里安安靜靜地进行討論的时候，法国政府或法国軍队的榴霰彈和炸彈正落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村庄和城鎮上，許多人正在斗争中死亡。在这场斗争中，公理在誰的一

边,是毫无疑問的。这场斗争可能通过照顾少数人(正是他们被用来作为否定阿尔及利亚十分之九的人口的独立权利的借口)的利益来加以解决,但是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到刚果去的多么快,而到阿尔及利亚的热情却又多么少!(掌声)如果阿尔及利亚政府——它也是一个政府,因为它代表着数百万正在斗争着的阿尔及利亚人——也要求联合国部队到那边去的话,我们是否也去呢?是否以同样的热情去呢?但愿我们以同样的热情,但要抱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即抱着保卫殖民地利益的目的,而不是保卫殖民者利益的目的!

我们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正如我们站在非洲那些至今还受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一边、站在南非联邦受歧视的黑人一边一样;我们同样地站在希望自由,希望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因为插一面国旗,放一枚国徽,奏一个国歌和在地图上添一种颜色,都是很容易的——,而且是经济上自由的各国人民一边。有一条真理,我们大家必须把它当作第一条来认识的真理,这条真理就是: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就是一句谎话。因此,我们支持政治上和经济上自由的愿望,而不只是有一面国旗、有一枚国徽和在联合国有一个代表的愿望。我们要在这里提出另一个权利,即我国人民在最近一次群众大会上所宣布的权利:不发达国家人民无偿地把自然资源和他们国内的垄断集团的投資收归国有。这就是说,我们主张自然资源国有化和外国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資国有化。

如果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愿意这样做,我们也不反对。(掌声)

既然各国要在政治上真正独立,就必须在经济上真正独立,那就需要人家的帮助。人家大概会问我们投資的代价如何,而我们

倒要問問他們攫取了多少利潤，問問他們几十年来——如果不說几世紀来——从殖民地和发达国家那里攫取了多少利潤！

我們也願意支持加納代表团团长的建議——关于取消非洲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因而也取消核武器基地，也就是使非洲摆脱一場原子战争危險的建議。人們已在南极問題上作了些事情。既然我們在裁軍的道路上前進了，为什么我們不同步向前邁步，使某些地区摆脱核战争危險呢？既然非洲在复兴——我說的是，我們今天开始了解的非洲，而不是过去人們在地图上指給我們的非洲，不是好萊塢电影和小說上告訴我們的非洲，不是这样的非洲，那里老是出現带着长矛的半裸体的部落，他們同白人英雄一打就跑，而白人英雄把非洲土人杀得越多就越英雄；我說的是站了起来的、有恩克魯瑪、塞古·杜尔等領導人的非洲，或是有納賽尔的阿拉伯世界的非洲，是这个真正的非洲、这个受压迫的大陆、这个受剝削的大陆、这个曾經是几百万奴隶的家乡的大陆，这个过去曾經受了那么多痛苦的非洲。——那末，我們对这样的非洲就有一个义务：保卫它，使它免于遭到毀灭的危險。其他各国人民應該对它有所帮助！西方曾使非洲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让西方給它一些賠償，保护它免受原子战争的威胁，宣布非洲为沒有这种危險的地区，不要在那里建立原子基地吧，如果我們不能作别的，至少让这个大陆成为一座保卫人类生命的圣地吧。（經久不息的掌声）我們热烈地支持这一建議。

关于裁軍問題，我們完全支持苏联的建議——我們毫不因为支持苏联的建議而羞愧——我們了解这是一个正确、恰当、坚定和明确的建議。

我們已經仔細地閱讀了比如說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里发表的

演說，實際上，他沒有談到裁軍也沒有談到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沒有談到殖民地問題。这个国家深受歪曲宣傳影响的公民，实在值得花点時間客观地讀一讀美国總統和苏联总理的演說，以便看一看誰在真誠地关心着世界問題，看一看誰的話磊落真誠，也看一看誰希望裁軍，誰不希望裁軍，以及为什么。

苏联的建議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对苏联在这里提出的建議不能再要求什么了。既然从来沒有人对一个如此重大的問題进行过如此明确的闡述，为什么还要采取保留态度呢？

世界的历史可悲地表明了，軍备竞赛总是导致战争。但是，尽管如此，战争从来都沒有像現在这样对人类意味着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因此，責任从来也不像現在这样重大。而苏联代表团就这个使人类如此不安的、实际上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問題提出了一项全面、彻底和广泛的裁軍建議。人們可能再要求的更多嗎？如果可能要求更多的話，就請要求吧！如果可能要求更多保障的話，就請要求吧！但是建議是再明确、再肯定不过了。而且人們如果拒絕苏联的建議，就不可能不对战争的危險和对战争負历史的責任。

为什么有人要在大会上取消這個問題呢？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不願意在我們全体代表之間討論這個問題呢？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判断力？是不是因為我們不應該了解這個問題？是不是必須召开專門委员会來討論？为什么不用最民主的办法呢？即所有代表都在全体大会上討論裁軍問題，让大家都把牌攤在桌子上，让人們知道誰希望裁軍，誰不希望裁軍；誰想用战争作儿戏，誰不願用战争作儿戏；誰違背人类这一願望，因为人类永远也不應該被自私的和非法的利益拖入一場大屠杀中！必須保护人类、我們各国人民，不光是我們这些人、而是我們各国人民免遭这种大屠杀，以便人类

的知識和智慧所創造的一切，不致被用于毀滅人類自己。

蘇聯代表團已經談得清清楚楚了，而我只是客觀地談談自己的意見。我還請大家研究這些建議，請大家把自己的牌放到桌上來。特別是這不僅僅是各代表團的問題，這是一個公眾輿論的問題！好戰分子和軍國主義者應該受到世界公眾輿論的揭露和譴責！這不是少數人有責任的問題，這是全世界都有責任的問題。必須揭露好戰分子和軍國主義者，這是公眾輿論的任務。不僅應該在全体大會上討論，而且應該在全世界面前討論，應該在全世界的大會上討論。因為，如果發生戰爭，不僅僅那些對戰爭負責的人將要滅亡，而且千百萬無辜的人民也將遭到滅亡。因此，在這裡集會的我們，作為世界的代表，或世界一部分的代表——因為世界還沒有都在這裡，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代表出席，這裡就不是代表整個世界——應當採取措施。（掌聲）世界四分之一沒有代表出席這次會議，但是我們這些出席會議的人有責任把話說清楚，而不是在這裡躲躲閃閃，大家都有責任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這是一個比經濟援助、比其他一切義務更為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保存人類生命的義務。大家都來討論，大家都來談談這個問題，大家都來進行鬥爭，以爭得和平或至少揭露軍國主義者和好戰分子。

特別是如果我們這些不發達國家希望進步，希望看到我們國家的人民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那末，讓我們為爭取和平、為爭取裁軍而鬥爭吧！用世界消耗在軍備上的錢的五分之一，就可以促進所有不發達國家以每年增長百分之十的速度發展。用五分之一的錢，就可以提高那些把自己的資財用于軍備上的國家的生活水平！

現在，裁軍的困難是什麼呢？誰熱衷於把自己武裝起來呢？熱衷於把自己武裝到牙齒的，就是那些想要保持殖民地的人，那些想要維護他們的壟斷組織的人，那些想要繼續控制中東的石油，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的自然資源的人。他們為着維護這些東西，需要暴力。你們完全知道，他們根據暴力法則佔領了這些領土，並把這些領土變成殖民地，他們根據暴力法則奴役了千百萬人。正是暴力在世界上維持剝削。希望不要裁軍的，首先就是這些人，他們想要維持暴力，以便繼續控制各國人民的自然資源和財富，繼續控制不發達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我們說，我們要把意見說得清楚，否則就不能叫做講實話。

因此，殖民主義者是裁軍的敵人。必須通過世界的公眾輿論進行鬥爭，來迫使他們裁軍，正如必須通過世界的公眾輿論進行鬥爭來迫使他們承認各國人民政治和經濟解放的權利一樣。

壟斷集團是裁軍的敵人，因為他們用武器維護這些利益，軍備競賽又一直是壟斷集團的一項大生意。例如大家知道，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的大壟斷集團的資本增加了一倍。壟斷集團像烏鴉一樣，他們靠戰爭帶給我們的屍體來滋養自己！

戰爭是一項買賣。必須揭露靠戰爭做買賣的人，揭露靠戰爭發財的人。必須擦亮世界人民的眼睛，並且向他們指出是誰拿人類的命運做買賣，是誰拿戰爭危險做買賣，特別是當戰爭可能殘酷到這樣程度，使世界得不到解放和拯救的希望的時候，更必須這樣做。

這就是任務，我們這個又小又不發達的國家，特別請其他小國和不發達國家的人民，同時也請整個聯合國大會為此奮鬥，把這項任務在這裡提出討論。如果由於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疏忽、不堅

定、或者缺乏毅力，而使世界愈益陷于战争的危險，那末，我們將不能原諒自己所造成的后果。

还有一个問題，正如我們在某些報紙上已經看到了的，是古巴代表团要提出的問題之一。这自然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問題。

其他代表团已談了这个問題。我們願意在这里說明：这个問題甚至从未在这里討論过，这实际上就是否定联合国存在的理由和本质。为什么联合国大会要放棄討論这个問題的权利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意願。

在最近几年中，許多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在联合国里反对討論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代表六亿多人口的国家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代表权，就是否认历史现实、否认事实和生活本身的真相。这个問題甚至沒有討論过，这显然是荒謬可笑的。我們从不討論这个問題，而这里却有西班牙佛朗哥的代表，这种可怜的角色我們要扮演到什么时候呢？

我們要就联合国如何产生一事考究一下。

联合国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之后，在千百万人死亡之后出現的。这个組織是在那个以如此多的生命为代价的斗争后，作为一种希望而出現的。但是，有許多极其自相矛盾的东西：当美国的士兵，在关島、在瓜迭尔卡納尔島、在冲绳島或在亚洲許多島中的某一个島流血牺牲的时候，現在被拒絕討論他們参加联合国的权利的中国人，也在中国大陆的領土上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流血牺牲，而那时西班牙“藍色师团”却在苏联境内为保卫法西斯主义而作战。（掌声）現在却有人拒絕在这里、在联合国討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問題。

但是那个接受了德国納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衣鉢，靠希特勒的飞机大炮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支持而上台的政府，联合国却爽快地接受了它。

中国代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哪一个政府能够真正代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呢？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那里在一次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干涉而中断的内战中，还保持着另一个政权。

在这里，人們还應該問一下，当人們对来自洲外的干涉談論得那么多的时候，尤其值得我們在这里重复說一說，請給我們解釋一下，一个非亚洲国家的舰队，为什么、根据什么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其唯一的企图，是在那里維持一个唯命是从的集团和阻止中国領土的全部解放。这样做，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荒謬的和非法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願意討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問題。我們要求把我們这种观点以及我們支持討論這個問題、支持接受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态度留在記錄上。

我非常清楚地了解，这里任何人大不容易摆脱人們常常用来判断各国代表的那种固定的观点。我應該說，我們不帶有任何偏見地到这里来客观地分析問題，不怕別人会怎样想，也不怕我們的態度会引起什么后果。

我們从来是正直的，我們从来是坦率的，但是沒有佛朗哥主义^①，（掌声）因为我們不做正在对大量西班牙人肆行暴虐的帮凶。这些西班牙人已在西班牙坐了二十多年监牢，他們會同林肯營的

^① 西班牙文“坦率”和“佛朗哥”是同一个詞。——譯者注

美国人并肩作战，他們是那些到西班牙发揚了这位偉大人物——林肯的精神的美国人的战友。

总之，我們相信大家的論据，相信大家是正直的。毫无疑問，我們要对世界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結論。关于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已在这里說明了。我們的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今天侵略我們的人，也就是那些帮助別人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侵略的人。

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因为它是宗主国——法国的同盟者。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剛果人民一边，因为它是比利时的同盟者。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因为它是佛朗哥的同盟者。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波多黎各人民一边，五十年来它一直在摧殘这个民族。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要求归还运河的巴拿馬人民一边。美国政府不可能贊成拉丁美洲、德国和日本的人民力量高漲。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要求土地的农民一边，因为它是大庄园主的同盟者。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世界任何地方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人一边，因为它是壟断集团的同盟者。美国政府不可能站在要求解放的殖民地一边，因为它是殖民主义者的同盟者。

这就是說，美国政府支持佛朗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化和剛果的殖民地化，主張保持自己在巴拿馬运河的特权和利益，主張保持自己在世界的殖民統治。它支持德国軍国主义和德国軍国主义的复活。它支持日本軍国主义和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

美国政府忘記了在欧洲集中营里被納粹分子所杀害的几百万犹太人，这些納粹分子今天又在德国軍隊中恢复他們的影響；忘記了在法国反抗占領的英勇斗爭中被杀害的法国人；忘記了在齐格非防綫、在魯尔、在萊茵河或在亚洲各个戰場上牺牲了的美国

士兵。美国政府不可能贊同各国人民的領土和主权的完整。为什么？因为它需要損害各国人民的主权来維持它的軍事基地，而每一个基地都是插进主权的一柄匕首，每一个基地都是对主权的一种損害。

因此，美国政府必須反对各国人民的主权，因为它需要損害各国人民的主权来維持它在苏联周圍建立基地的政策。我們了解美国政府沒有把這些問題向美国人民解釋清楚，因为美国人民只要这样想像一下就够了；如果苏联开始在古巴、墨西哥或加拿大建立一个原子基地环，美国人民将会怎样不安！美国人民会觉得不安全，会觉得不安宁。必須使世界輿論，包括美国輿論，学会从另一个角度，从別人的角度去理解問題。不要总是把我們不发达国家人民說成是侵略者，不要总是把革命者說成是侵略者，說成是美国人民的敌人。我們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民的敌人，因为我們看到像卡尔頓·比耳斯和沃耳寶·弗兰克这样的美国人，这样有名的、杰出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想到美国所犯的錯誤，一想到美国專門對我們的那种粗暴无礼的待遇时就伤心流泪。我在許多美国人身上，最人道的、最进步的、最勇敢的作家身上，看到了华盛頓、杰斐逊和林肯等美国早期領袖的高貴品质。我这样說并不是进行騙人的宣傳，而是怀着對他們的衷心敬佩，他們曾經把自己的人民从殖民統治下解放出来，他們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今天成为世界一切反动派的同盟者，成为世界一切强盜、大庄园主、壟断集团、剝削者、軍国主义者、法西斯——即最倒退、最反动的势力——的同盟者，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永远成为高尚的、正义的理想的捍卫者。

我們深知，为了欺騙美国人民，他們在今天、明天并且将永远会怎样向美国人民談到我們。但那是沒有关系的，我們在这次历

史性的大会上表达了这些看法，也就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宣布各国人民有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完整的权利，各国人民有维护自己民族的权利。那些阴谋反对民族主义的人，知道民族主义意味着收复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财富和自然资源。

总之，我们拥护各国人民的一切崇高的愿望。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维护、而且永远维护一切正义的东西，我们永远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剥削、反对垄断集团、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反对玩弄战火。我们永远反对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最后，为了尽我们认为应尽的义务，我们把《哈瓦那宣言》的主要部分带到大会上来。你们知道，《哈瓦那宣言》是古巴人民对哥斯达黎加宣言的回答。不是十个人、一百人、十万人，而是一百多万古巴人在一起开会。谁要是怀疑的话，可以在下次我们在古巴举行集会或全体大会时去看看，他肯定会看到一个热情沸腾的和觉醒起来的人民的伟大场面，这种场面很难有机会看到，只有当人民热情地保卫自己最神圣的利益时，才能看到。

在那次回答哥斯达黎加宣言的大会上，经过与人民商讨并按照人民的要求，我们宣布了下列原则作为古巴革命的原则：

“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谴责大庄园制度，这是农民贫穷的根源，是落后和不人道的农业生产方式；谴责饥饿工资，谴责畸形的特权利益对人类劳动的凶残剥削；谴责文盲，谴责缺乏教师、学校、医生和医院的状况；谴责美洲各国老年人得不到保障的状况；谴责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歧视；谴责对妇女的不平等待遇和剥削；谴责使我们各国人民处于贫困状态，阻止各国的民主发展和完全行使自己的主权的军事和政治寡头统治；谴责把我们各国的自然资源出让给外国垄断集团，认为这是投降和背叛各国人民利益的政策；谴责

遵从华盛顿的指令无视自己人民的感情的政府；谴责代表寡头统治的利益和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政策的宣传机构对各国人民进行的一系列的欺骗；谴责美国通讯社垄断新闻，它们是美国托拉斯的工具和华盛顿的代理人；谴责镇压法律，这些法律阻止各国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社会和爱国主义的权益的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企业，它们不断掠夺我们的财富，剥削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吮吸我们经济的血液并使我们的经济继续处于落后状态，使拉丁美洲的政治屈从它们的图谋和利益。

“最后，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谴责人对人的剥削和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

“因此，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向美洲宣布：”——并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

“农民有取得土地的权利；工人有享有他们劳动果实的权利；孩子们有受教育的权利；生病的人有享受医疗的权利；青年有工作的权利；学生有受自由的、实验的科学的教育的权利；黑人和印第安人有充分享受人类尊严的权利；妇女有平等的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老人有安定地度过晚年的权利；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有以他们自己的劳动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权利；各国有把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收归国有，以收回他们的民族资源和财富的权利；各国有与世界一切国家自由贸易的权利；各国有充分行使主权的权利；各国人民有把他们的军营变成学校，以及把武器交给他们的工人、……”——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是武装主义者，因为我们武装我国人民，是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以及把武器交给他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黑人、印第安人、妇女、青年、老

人和一切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们，以便由他们自己来保卫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命运的权利。”

有些人想知道古巴革命政府的路线是什么，好，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译自古巴《革命文献》杂志一九六〇年第二十六期）

在《新聞对答》电视特别 节目里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五日)

主持人：自由电台独立陣綫^①在今天《新聞对答》的特别节目里荣幸地欢迎总理、革命最高領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

今天这次电视节目是在不平凡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革命政府刚刚颁布了两项对国家說来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法律，即部长会议在昨天晚上通过的城市改革法和銀行、基本工商业国有化法；国有化的法律使得革命有可能按人民的真正利益来领导和安排国家的经济。

此外，今晚还要談到一些有关反革命的問題，这也使这个电视节目特别令人感到兴趣。今天的新聞席是不平凡的，有《今日报》社长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教授，《話报》社长何塞·帕尔多·耶达，以及《革命报》的伊蒂厄耳·莱翁，我以自由电台独立陣綫的名义向他們致敬。

今天晚上第一个問題将由伊蒂厄耳·莱翁先生提出。

^① 古巴电视、电台联播組織的名称。——譯者注

伊蒂厄耳·萊翁先生：少校，最近部長會議討論的兩項最重要的法律成為前兩天報紙上的主要標題的內容，在這些標題的影響和聲勢下，我們各家報紙上的另一個消息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就顯得不突出，就是農民民兵在埃斯坎布賴山和巴拉高地區殲滅了雇佣兵和美國佬的萌芽力量的消息，您能否給我們讲讲關於這方面的情況？

卡斯特羅博士：好吧，我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什麼現在要舉行這個電視節目，這個節目通常是在星期四的另一個時間舉行的，是不是？但是由於尊敬的几內亞共和國總統的訪問，再加上這幾天我們在忙於制定那兩項法律的工作，我們不得不選定了這個特別的時間，此外，壘球錦標賽今天開幕，我們答應要去參加開幕式的。所以我們不得不選擇了這個時間。

其次，我們所以有必要到電視台來，是因為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釋。我將儘快把這些問題說說清楚，不要使球賽等得太久。

要說明的問題是各種各樣的，我覺得我們正處在對國家極為重要、對革命極為重要的時刻。這一時刻無論如何是一個有意義的時刻，這個時刻要求我們對未來的未來的工作做出日益巨大的努力。

革命正在兩個方面展開鬥爭：第一是對反革命進行的鬥爭（我們已在市級教育委員會大會上說明過這一點），第二是在革命工作範圍內進行的鬥爭。

在革命政府最初成立的幾個月中，我們所有的人都作了巨大的努力，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那時我們有一個不利條件，即組織得比較差，對完成這些任務準備得不够。

然而，儘管現在我們在兩個方面有着多得多的工作，但是我們已作了更好的準備來完成我們的任務。這就是說，人民、革命幹部

以及政府都作了更好的准备,因此我們的注意力要稍稍分散一些,要注意国际問題和国内外的反革命問題,要处理国内的經濟問題和革命工作的問題。这两方面的革命斗争問題从未像这个星期这样汇集在一起。

很久以来,我們就准备向人民說明所有这些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問題絕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符合革命发展規律的事情,让人民懂得革命和反革命的規律是极其重要的。显然,革命本身就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我們在古巴直接看到和观察到的这一切,也曾經在历次偉大革命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生过。譬如說,这也就是法国革命中曾发生过的現象,苏联革命中曾发生过的現象。(掌声)这两次革命是近代两次典型的革命——虽然人类在法国革命时期还没有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那么清楚和那么准确的認識。尽管法国革命也有它的理論阶段——由那次革命之前的作家和哲学家形成的阶段——,但是法国革命对人类的历史进程还没有得到像苏联革命时那样的全面認識,苏联革命已完全懂得了哪些規律引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前一个革命,即代表着资产阶级——从事工商业的經濟阶级——对貴族的胜利的法国革命,发生在人类尚未能够像后来那样認識历史过程的时候,法国革命本身迫使知識分子、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經濟学家去探求这次革命的根源,去尽力說明这次革命。这促使他們进行分析,对这些偉大的历史事件和偉大的社会事件的根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发生之前,人們已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这就使俄国的革命者懂得了这种过程,并使他們能够比法国革命时更好地掌握这种过程。

但是如果研究一下这些事实、重溫一下这些事实，我們就可以看到一系列同我們今天在这里遇到的事情相似的东西。毫无疑问，古巴革命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具有包含偉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过程的特点。这是由一系列的情况决定的。古巴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发生偉大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別的国家也曾发生过革命，但都没有像古巴革命这样深刻和广泛。其次，古巴革命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們国家运气不好——我說运气不好其含义同他們所說的不一样，他們为离开他們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九十哩的地方发生了一次革命而感到不安，而我們却为离我們九十哩的地方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感到不安。（掌声）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在自己国土上有威力，它的威力还越出了自己的国境，它的威力建立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包括建立在世界的发达国家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这种过程是靠霸占和掠夺逐渐实现的，这种帝国主义控制是在一个多世紀以来逐渐实现的。帝国主义逐渐在拉丁美洲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还取得某些社会阶层的支持。哪些阶层支持它呢？是各国最反动的阶层，大庄园主、大商人和大剝削者。就是說，拉丁美洲的經濟寡头这一社会阶级用自己的报纸、金錢、政党来支持帝国主义在本大陆的势力，这种情况自然同非洲是不同的。

非洲的情况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非洲驟然在帝国主义衰落的时期、在帝国主义国家尚未在非洲确立起新的統治形式的时期，取得了独立的生活，并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参加了国际生活。帝国主义者过去所采取的殖民統治形式是軍事占領、宗主国直接任命殖民地的政府等，現在正在用另一种形式来代替，即經濟与政

治控制,而不用直接的发号施令的办法。就是说,现在这种做法同典型的殖民统治不同,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因为帝国主义者仍保留了对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帝国主义没有能够在非洲制造出一个支持它的社会阶层。

所以对帝国主义讲,非洲的形势比拉丁美洲要困难得多,虽然帝国主义也觉得拉丁美洲的形势很棘手。但是他们至少在这里已培养出了支持他们的经济寡头势力,而在非洲就没有能够做到。在非洲,欧洲商人和欧洲产业主等只是一些人数不多的集团,他们在各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中的影响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非洲各国的广大群众即将清除这些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在非洲已站不住脚了,他们不能在那里继续保持殖民主义的利益。

美洲的情况不是这样。在帝国主义全盛的时期——不是现在这样的衰落时期——,他们经过了许多少年代建立了对美洲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受到了在整个美洲的帝国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基地、帝国主义政客和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政客的包围。这种形势使得古巴革命在困难的条件下发展,使得它必须进行艰巨的斗争,但是这也使古巴革命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它是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次革命。

当然也有一些有利于古巴革命的条件。例如,我们顶住了某些在其他历史时期可能是致命的进攻,例如停止供应石油,企图使我们没有石油可用,抵制我们的食糖,停止供应机器等。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一个重要而强大的、并且正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集团,我国尽管事实上受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仍然有可能得到石油,售出自己的产品,得到机器。如果没有船只,会有别的船给我们运来石油,如果没有原料,如果帝国主义在我们习惯的市场

上不卖原料给我们，我们就向社会主义国家购买。还存在着一个中立主义国家的重要集团，它们目前在世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和它们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和友好关系。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世界上这些力量看作是有利于我们的力量和条件，虽然我们是一个事实上由帝国主义政治势力包围的国家，但这种不利的条件被上述的有利条件抵销了。

尽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古巴革命的功勋是决不能抹杀的。就是说，如果古巴人民不去实现他们的事业，如果革命没有人民的基础，如果古巴人民没有他们的那些优良品质、革命精神、爱国主义、英雄气概和其他美德，那末这些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就会毫无用处。没有这一切，就没有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古巴人民，就不会在这种条件下发生革命。古巴革命的功勋就在于它在将近两年的过程中靠自己的力量站住了，并且在向前迈进；功勋就在于古巴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以及在这两年中所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骄傲地指出我们所完成的事业，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虽然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下断言，但是可以客观分析一下事实，有比较地回顾一下我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我们在联合国曾作过这样的回顾；应该回顾一下，以便把我国在这样短促的时期内所取得的成就和过去作一番比较。在两年中，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以前几乎六十年的成就。我们人民所做的事情几乎是一个英雄的业绩，由于做了这样的工作，革命已经得到巩固。

那末是不是说古巴革命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我們当前的这种处境下进行呢？不能，古巴革命无法无忧无虑地发展。为什么？因为国际上强大的、极其强大的利益集团竭力要摧毁古巴革命。包

圍我們的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在这个半球上包圍我們的全部反动力量——而我們只是半球上的一个小島——都在陰謀暗算我們的革命。革命是否胜利将取决于我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和所进行的工作，以及取决于我們如何保卫革命、取决于我們自己。这就是說，古巴人民正在用自己的优良品德实现着一項偉大的历史任务，并将抵抗各种力图摧毁革命的力量。

我們人民的理想是什么？我們革命者的理想是什么？我們革命者的理想就是要看到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願望得到实现，这些願望是很具体的。我們已表明我們并不是幻想家。为什么呢？因为事实证明昨天似乎还是幻想的东西、許多在不久前似乎还是幻想的东西，今天已經变成现实。在人类历史上，革命者的理想很少几次能够这样彻底地得到实现。（掌声）

在这个意义上，我們是幸运的。我們比在我們之前进行这种斗争的人幸运，比馬蒂、馬賽奥、阿格拉蒙特、卡利斯多·加西亚、赛斯佩得斯等那些为爭取独立而进行不懈斗争的人幸运。他們几乎都是在看到古巴独立的旗帜升起之前死去的。馬克西莫·戈麦斯等人后来还活着，但是仍然看不到古巴独立的旗帜升起。他們是不是比我們进行过更多的斗争呢？是的，他們比我們进行过多得多的斗争。我們大家差不多都是比較年輕的人，而我們却有了这样的幸运，看到好几代古巴人的願望得到实现。

我們不是幻想家。我們最初进行革命时，有人要把我們說成是幻想家。我們有幻想，即要看到革命的事业彻底实现。我們还相信，我們會看到革命事业得到实现的，如果我們看不到，其他的人也会看到的，古巴人民将看到这次革命的果实，将看到这次革命的全部果实。

在另一方面，外国剥削利益集团、帝国主义、美洲的反动派等革命的敌人幻想什么呢？他们的幻想就是要看到古巴革命垮台。他们希望什么呢？难道他们希望古巴人民继续前进吗？难道他们希望正直的革命、胜利的革命、有气概的人们、充满理想的人们、无私的人们、贫苦的人们、治理这个国家的真诚的人们，同全国人民一起，继续推动这个已经获得世界声誉的历史过程吗？不是。他们要的就是，比如说，消灭古巴革命，让昨天的可恶的利益集团、腐化分子、堕落的政客、无耻的政客、背信弃义的人、自私自利的剥削分子等一贯背弃人民利益的集团重新统治我国；他们要校官们、将军们、大贪污犯们再次进行统治；他们要这些人从人民那里夺回人民完全有权利、完全有道理加以剥夺的数亿财产；他们要这些人再度统治我国；他们要外国官员再次进行统治；他们要恢复外国企业；他们要使人民重新回到愚昧无知的境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就便于他们用各种办法来欺侮人民；他们要恢复与工农为敌的，为垄断集团、托拉斯和外国公司服务的雇佣军队；他们要我国的房租再次增加到现在的两倍；他们要再度来干这种勾当：化很少几个钱买一块地，在地上进行一番城市建设工程，这样每平方米就会值十、十五、二十、三十、四十比索不等；他们要恢复以向农民贱买贵卖而发财致富的投机集团及其活动，让他们这样来经营咖啡、鱼、基本食粮等；他们要恢复商人的王国，这些商人收买部长，从桌子底下暗中把支票塞给部长，得益分成，每年获利以百万比索计算；他们要使我国成为堕落与罪恶的王国。他们之所以有这些幻想，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利益集团损失了千百万比索的财富，而是为了要使其他各国人民看到一个他们所设想和假定的例子，那就是：在帝国主义面前革命是无法胜利的，各国人民是无法解脱那

些鎖鏈的，各國人民是无法摆脱那种压迫的，工人不能期望成为社会中享有各种权利并且受到尊敬的人，农民不能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劳动果实，黑人和印第安人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人，穷人不能认为自己是人，农民的子弟不能受教育；就是说，各国人民不能摆脱他们的压力，因为帝国主义太强大了，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各国革命的前进。

这就是两个方面在互相斗争着的问题。我们想要推进革命，而反动派、国际反动派、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剥削者想要摧毁古巴革命的榜样。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抵抗各种进攻和各种要消灭我们的企图。

革命在国内拥有占优势的巨大力量。反革命在国内实际上什么力量也没有。反革命在国内一无所有。反革命的后盾和力量全都在国外。很明显，反革命从一开始就有人在国外给他们打气、进行宣传运动、给予财力支持和官方的支持。总之，反革命是由国外牵线的。

他们在外国用尽一切最拿手的办法、一切惯常的摧毁革命的办法来对付我国。他们很了解，在我国国内他们应该依靠哪些社会力量、依靠哪些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是不会去依靠我国的优秀公民的。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忠厚的人、真正爱国的人、正直的人、正大光明的人、清白的人会去支持这些利益集团。

任何清白的人、正大光明的人都不会支持垄断集团，更不用说抱有自觉的革命理想的人。一个人只要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正大光明、诚实无私，他就绝不会支持罪犯们，绝不会支持垄断集团，绝不会支持大庄园主，绝不会支持五角大楼，绝不会支持那些美国政客；甚至小孩子都知道他们那些家伙完全是混蛋。（掌声）

帝国主义一定要找那些最坏的人。要找什么人呢？找那些过去占地八百卡瓦耶里亚而革命只给他们留下三十卡瓦耶里亚的人；找那些过去每年利润达五十万或一百万比索、而革命最初只给他留五十万、现在给他留得更少的人；找那些过去用任意分配进口份额的办法每年获利两三百万比索的人，那时候他们缴税吗？不缴，他们许多人从来是不缴税的，他们只向财政监察人和海关监察人行贿；他们找走私商，找从前在这里开赌场的匪徒，找骗子手和恶棍，找那些因为革命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大财团。

大家都知道这里支持帝国主义的人和 support 反革命的人在哪里。任何人乘了汽车在哈瓦那各区走一趟，就可以知道反革命分子和支持帝国主义的人住在哪里。（掌声）

帝国主义要找哪些人呢？找那些舞文弄墨的雇佣作家，找那些每月领取一两万比索津贴和补助来维护暴政统治的人，找那些思想受过联邦调查局出的侦探小说培养的人，找那些过去看过连环图画、相信了连环图画、而且长大成人后还是摆脱不了美国连环图画给他们造成的糊涂思想影响的人，这些人没有《读者文摘》、《生活》、《时代》和各种培养反动思想的工具就没法生活。

帝国主义要找那些往往在它的大学里念过书、并且在学习时就被灌输了今天指导着美国公民个人行动的思想的人，就是说，找那些从一开始就被灌输了贪财渔利、聚积财富等思想的人；找那些常去电影院看某些美国电影的人——不是看那些不受控制的美国电影公司的影片，因为美国也有几家不受控制的电影公司拍摄好影片，但是垄断集团对待这些公司就像对待卓别麟以及其他进步作家和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把这些公司压倒。垄断集团生产大批电影在全世界散布，这些电影用赞美残暴、歌颂种族歧视来培养

人們的思想。誰不記得那些《人猿泰山》和关于非洲的电影呢？这些电影是如何描繪非洲人的呢？唉！並沒有把非洲人描写成像塞古·杜尔、像恩克魯瑪那样。（經久不息的掌声）我們都看到这两位杰出的人物到联合国向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讲话，他們在讲话中表明的才干、确切性、政治才能……过去都不曾为世界所了解。人們过去不了解非洲大陆的价值和非洲人的优点。过去人家从非洲大陆运出奴隶。那末，过去是哪些人有奴隶呢？难道——譬如說——古巴或美国的穷人、工人有奴隶嗎？不是的。誰从非洲运出奴隶呢？是把奴隶像牛一样出卖的奴隶贩子。誰剝削奴隶呢？是上世紀的領主和大庄园主。从非洲运出奴隶、买进奴隶、卖出奴隶、剝削奴隶并因而財富累累的是那时候的富有階級。他們留下的后果更坏，因为尽管奴隶制消失了多年，那种偏見和仇恨却仍然留存着；那种偏見在那些阶层中一直世代相傳着。

自然，当这些阶层的人还統治着各国和这些利益集团还控制着各国的政治生活时，他們就会把非洲大陆的人說成是野蛮人。例如小說、电影总是把非洲人民描繪为半裸体的部落，带着盾牌和长矛，成群結伙高声叫喊着进攻，并且总是有一个英勇的白种人，他用一支枪带着三、四个人抵擋着进攻，杀死許多黑人，末了，黑人就在这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英勇无双的白人面前逃之夭夭。这个白人恰恰就是白种帝国主义者，白殖民主义者，他头戴拓荒者的小帽，身穿短褲，带着狗和枪。（笑声和掌声）他是去寻矿藏的，是去探宝的，是去冒险的，于是那些用犯罪、掠夺和欺騙的办法霸占了那些土地的冒险家就受到贊揚。那些罪恶的征服者有过自己的辯护士，甚至在現在二十世紀中叶，人类还受着这种偏見和錯誤思想的影响，有許多人的思想受着这一整套偏見的影响。这一整

套偏見就像罗亚所說那样,是最恶劣的事物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的最恶劣的事物的具体体现。自然,人类也做出了好些偉大的好事情。

人們也做出了种种非常坏的事情。整个一套坏思想都汇集在寡头集团身上,寡头集团今天支配着一个最富有帝国主义性的国家的政策,这个国家由于掠夺着世界上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因而在經濟上——更不用說在軍事上——成为最为强大的国家,甚至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发达、文化悠久的国家,也受着美国的殖民統治。

西德——請西德的代表原諒——是一个受美国殖民統治的国家,因为德国主要的汽車厂、鋼铁厂、产量最高的工业企业,都是在战争結束时像蝗虫似地跑到那里開設工厂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产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战争期間,美国工厂一个都沒有遭到破坏,而苏联却被納粹分子破坏了数百万幢房子,被彻底破坏的工厂就有几万个。苏联人民不得已牺牲了一两千万人,誰也不能否认,他們抗击了希特勒軍隊的主力 and 最精銳的部队,但是沒有任何一家美国工厂損失过一个螺絲釘。

战争結束时,苏联的工业已遭破坏,美国的工业却一点沒有受到損失。那些壟断集团反而成倍地增加了財產,因为它們在战争期間做了出售船只、坦克、飞机、大炮的买卖,因为这就是他們的生意。他們像秃鷹一样……(掌声)从人的尸体、人的痛苦、人的鮮血中吸取滋养。他們的財產成倍地增加了,他們把这些錢在战敗国里投資,在德国投資,在日本投資,在那些欧洲国家投資。他們买下了可以迁移的整座整座的工厂,因为机器都沒有受过触动。战争发生在离开他們土地很远的地方,他們于是就到那些地方去建立

經濟和政治的霸权，就是說，去进行殖民統治。后来又搞起了基地，損害了各国的主权。几乎所有那些国家都丧失了主权，因为整块整块的地区被他們占去建立軍事基地。他們不仅損害了这些国家的主权，而且使这些国家在发生战争时成为原子战争的戰場。

他們不仅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殖民統治，甚至还对像德国这样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也进行殖民統治。

他們做这一切事情时有着一种哲学和一套宣傳机器，在思想上影响別的人，这一切过去在我国也散布着影响。我們用什么来对付这一切、来对付这五十年来的宣傳呢？我們是怎样对付的呢？我們通过电视、电台等等同人民見面的机会，总是向人民讲、向人民說清这些过去沒有人向他們作过解釋的事情，我們老老实实讲清真实情况。我們就是这样，所以美国代表团需要用三十天的時間来回答我在联合国的演說。（掌声）老实說，我們只要三十分钟就可以回答那里的帝国主义代表团。他們用了三十天写成书面文件，送到那里让大家看，他們甚至丧失了勇气不敢到那里进行面对面的討論。

我們一直在进行还击，一直在坚持向人民說明情况。当然我們說服了人民，而不是說服了占地九百卡瓦耶里亚的大庄园主。我們沒有說服壟断企业的經理，我們也沒有說服大商人。我們說服了誰呢？說服了人民，农民、工人、穷人，說服了組成革命力量和革命政权的人。

所有这些我們提到的老爷們过去在經商、收租、分紅、办实业等活动中往往获利两三百萬比索，帝国主义首先指望他們这些人。如前所說，帝国主义还指望过去他們在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指望那些社会的渣滓。帝国主义指望着一切过去靠賭博、耍政治手腕、进

行暗害、告密、做坏事混日子的人。这种人有好几万，他们都被用作镇压工具。其中有些是普通的人，他们罪过不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那种环境的牺牲品。

将来不会再有特务。现在的革命不会培养特务，不会培养那种只干坏事、耍政治手腕、专事赌博的人。古巴社会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出了不少这种人。这种人是他们指望着从内部来反对我们的人，是他们的第五纵队，是他们从外部鼓动并予以资助的潜伏部队。当然，他们正竭力设法使用这些力量，要这些力量出来战斗。这些力量在一月一日遭到惨重的失败，被打得落花流水。为这里的外国利益集团和本国大财团服务的军政机器、大特权阶级、大财团后来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他们在重新集结，他们企图重新集结，他们企图重新进犯。

这样看来，一切革命过程都是革命前进和反革命进攻的过程，几天以前我们已在这里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一过程同经历过的战争一样，是分阶段的。他们发动一次进攻，遭到失败，重新集结，聚集力量，发动第二次进攻，再溃退，这就是整个战争的历史。我们也有过非常困难的时刻，那是在四月九日罢工^①失败之后，那时许多人意志消沉。大家都能记得，那时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革命会胜利的话，也是非常遥远的事情。那时候，暴虐政权集中了巨大的兵力向革命部队进攻。但是，胜利看起来似乎愈是遥远，实际上却愈是接近。为什么呢？因为革命和革命斗争处于困难的时刻，就是过去那样的时刻……。他们投入力量进攻，就要遭受挫折，那么，他们的困难时刻就来临，并将遭到失败。

^① 指一九五八年四月的总罢工。——译者注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已告结束。许多人以为斗争在一月一日已经结束。我记得许多人由于想到自己没有山上呆过、由于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而几乎要流泪，他们确实是流了泪的。我不知道这些人现在在干什么事，我想他们可能当了民兵，可能在马埃斯特腊山当教员，他们都在做些事情。但是也许还会有些人跑去向美国人哭哭啼啼，要他们来反对我们。（掌声）

那是一种由于什么也没有做而感到羞耻和难过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懂得什么是革命。当然，我们大家每天都在从革命中学习，我们那时是懂得革命的，但没有像今天这样懂得清楚。我们都是在革命过程中学习的。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并且从第一天起就一直说，斗争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将是一个长期斗争。

现在事实表明确实如此。划清敌我界限的阶段已经过去，外国利益集团和帝国主义在我国起的作用已经日益暴露，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一个斗争阶段。

他们采取攻势，我们说过我们是采取守势，但是即使采取守势，革命也是要遇到危险的；我们说过我们要反攻，革命现在正在反攻。当然革命是在这种斗争中得到巩固的，但是反革命的进攻还没有结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区别进攻和反攻呢？这是因为反攻是广泛的斗争中的一种行动。他们从搜罗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集结国外反革命雇佣分子时起就采取攻势；他们正在整个美洲聚集反动政客，正在搞阴谋，正在准备一次进攻。

这种进攻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可能直接进攻，也可能通过雇佣集团甚至某个傀儡政府进行进攻。

你们都记得最初他们是在利用特鲁希略，后来他们同特鲁希

略之間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开始采取了不与特魯希略結盟的政策，美国更感兴趣的是拉丁美洲有这种类型的政客：比特魯希略来得伪善，而不是像他那样真相毕露的人物，由于美国在美洲大陆寻求同这类政客結盟，所以就逐步拋棄了特魯希略。

譬如，他們目前正在把危地馬拉用作訓練入侵部队的基地，他們还在使用天鵝島，甚至使用美国本国的領土。他們自己直接进攻是比較困难一些的。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我們不断在向全世界指出，他們可能利用挑衅或自我入侵的办法为借口发动进攻。其次，在赫魯曉夫那次声明以后，直接进攻可能意味着他們的毀灭，直接进攻并不是仅仅他們有可能毀灭我們、仅仅他們可以用全部力量来反对一个小国人民的較量，在这种較量中他們必須带上两个籃子，一个用来装东西給別人，另一个用来装別人給的东西。
(掌声)

当然他們也投机取巧地揣測可能在发动进攻后，苏联也有不支持古巴的可能性，他們在这种可能性上投机，这是危险的，因为他們在把危险当作儿戏。如果他們当真那样設想的話，那是危险的。我們在联合国提出这个問題时，赫魯曉夫就站起来說：“他們确实是想錯了，是想錯了”，而且他是用強調的語气指出这一点的。
(掌声)

那末，他們做了些什么事呢？他們变本加厉地組織雇佣部队。因为帝国主义在任何时刻都不会平靜下来，只要它愈是歇斯底里，它就会愈加莽撞从事，就会搞出更多的乱子来。他們当然首先在經濟方面下手。他們在国际上的各种侵略行为，你們都是知道的。他們的各种阴谋活动你們都知道，但是他們还有明目張胆的行动。美国大使館的官員不断地进行着无耻的阴谋活动；联邦調查局的

特务們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接触，有几个特务还被我們當場逮捕，并已被驅逐出境。另外有些特务带有許多設備和装置，在中国通訊社的樓上安装了偷听器，就是說，干着十足的特务勾当。他們同反革命分子联系，在这里唆使人們离开这个国家。米罗·卡多納、凱維多、瓦尔德斯比諾等的出走都是他們干的勾当。

就是說，他們在这里誘使別人变节，想逐步做到他們在很多大使身上曾經取得成功的事情。他們收买那些大使，答应給那些人以別墅，叫那些人到他們那里去。所有那些人的出走都由他們付出全部費用。他們用这种办法制造出一种反革命气氛，并且散布怀疑，进行挑撥，制造不信任；他們还同时組織反革命集团和恐怖集团，企图搞起几条反革命的战綫。是不是他們仅仅在这方面活动呢？不是的。他們也在意識形态方面进行活动。他們认为他們进行的反共宣傳运动和多年来在这里描繪的共产主义怪影已經吓唬住了很多人。他們只要向人們提到这个字眼，人們就害怕了，而許多人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曾經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我們問一个人：“你是否同意这条法律？”他回答說：“只要这不是共产党的法律我就同意。”（笑声）他們就是这样向許多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五百遍、一千遍地重复讲什么共产主义……。可笑的是，他們把一切都說成了共产主义，这实在是可笑。

苏联經過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到現在才开始进入建設共产主义的阶段。我們把三百八十二家大企业收归国有，他們就把革命政府称作共产主义，我实在不能理解。（掌声）

这种宣傳运动是从第一天起就开始的，是在革命法令一項都沒有制定的时候就开始的。他們在那时候就說哈特是共产党人，叶也是共产党人，弗朗基是共产党人，大家都是共产党人。（笑声）

他們在各家报纸上登出这样的名单,我还記得我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們提的問題簡直是像审問。誰都想像不到他們是多么想从一切人的生活中猎取新聞,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特务行徑。那种宣傳运动自然对一些人起了影响。要使得那些人安心的唯一办法是不要制訂任何革命法律。那就是,一切都不要触动,不要触动所有那些占地八百卡瓦耶里亚的大庄园、占地一万卡瓦耶里亚的联合果品公司和占地一万五千卡瓦耶里亚的大庄园;維持原来的房租;不去开办任何学校。那就是,不办任何工厂,把錢借給百万富翁让他們来办工厂。(笑声)就是說,如果借錢給他們,那末这就很好,如果政府办起一家工厂,那就不好,不好,那样就是共产主义。什么都是共产主义。

我忘不了有一天我同一个美国記者談話,我对他說:“我认为你們都是共产党人”。(笑声)我对他說:“好吧,你听着,我来解釋給你听:你們在战争期間取消了自由企业,不让人們制造汽車和汽車輪胎,你們对各家工厂說:必須制造坦克,必須制造大炮,必須制造飞机。就是說,你們向私营企业强制推行一項計劃,你們实行了計劃化。美国政府另外还开办了一家工厂,在烏舌开办了尼加罗工厂。美国政府成了一家工厂的厂主。国家成了一家工厂的厂主。另外,我在紐約見過一些屬於紐約州政府的高楼大厦。紐約州政府盖了公寓大楼,当然还收房租。現在如果我们办起一家工厂,我們就成了共产党;如果我们制定一个計劃,那末我們就成了共产党,当然是这样!譬如你們华尔街、紐約、新澤西、曼哈頓、波士頓、布罗克林或費城有一家股份公司,由五千个股东掌握了公司的一万卡瓦耶里亚土地,而占有大部分股份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人,我們可以設想,一个股东掌握了四分之三的股票,而另有两三

千个股东还可能向他卖出股票，任何做股票投机生意的人，需要用錢的时候就卖出股票。布罗克林有十万股东，联合果品公司一万卡瓦耶里亚土地的主人有五千个、一万个、二百个或是一百个，这多美呀！不用汗流浹背、不用劳动，但每年总有他們的紅利。我們不让住在布罗克林的五千个或一百个股东当那些地产的主人，而是让五千个农民到那里去劳动。（掌声）去那里劳动的不是一百个美国股东，而是一百个古巴农民，他們是那个合作社的一百个股东，那个合作社的一百个主人就是那些劳动生产和分配紅利的人。难道你們这样做就是好的，而我們这样做就是坏的了。”

“噯！你們在美国建立起拥有一千家或两千家商店的联营网，而这两千家商店都属于某某先生，这倒是好的！一位先生掌握了兩千家商店、掌握了商店联营网，这倒是好的。但是当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而不是这位某某先生，掌握了商店联营网，廉价向农民銷售商品，不剝削农民，也不让别人剝削农民，这样就不好了。”我对他說：“其实我們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你們有好些公司，有好些董事。我們有好些合作社社員。你們有某某先生的商店联营网，我們有革命政府的商店联营网。你們在筹划战争，我們在筹划和平。”（掌声）

他們的思想糊涂到了惊人和荒唐的地步，以致搞剝削倒成了好事，但願一万个股东成为整个地球的主人。噯！但是农民可不要成为土地的主人，那样就不好！那样就是共产主义，或者同共产主义相似，或者随便他們給一个什么名称。噯，由于我們搞了商店，这就是坏事。如果商店是用来进行剝削、利潤由一位先生拿个精光，那就是好事。如果貸給某某先生一百万或一千万比索来办工厂，那就是好事。一位先生用人民的錢、人民的資金使自己当上工厂

的老板……而現在政府來辦工廠，利潤不是給予某某先生，而是用來辦一所或者十所學校，用來維持一百個教師，或者用來支付一千個大學公費生的費用，這就是壞事！剝削就是好事，公正就是壞事。

糊塗的思想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甚至達到這樣的地步：在聖克拉拉審訊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有人問他們：“你們是不是要奪走農民的土地、要我們再把土地給予大莊園主呢？”他們回答說：“啊，不，不，不。”“那末你們要我們不讓人們有教師？”“不。”“你們要我們奪走人們的住宅？”“不。”“你們要我們再次提高房租？”“不，不，不。”“要我們把那些學校再恢復成軍營？”“不。”“要我們關閉海濱浴場，把海濱浴場再次變成私人的產業？”“不。”“那末你們要求什麼？你們不同意革命所做的什麼事呢？”“啊，沒有，沒有，什麼都沒有。”他們同意一切。（笑聲）同意土地改革、降低房租、工業化計劃，什麼都同意。那末他們反對什麼呢？他們製造什麼借口呢？他們對共產主義又要說些什麼呢？因為如果你們同意革命的話，你們說我們是共產黨，那末你們也是共產黨了。（笑聲和掌聲）

事實上我們一直是在探索我們的道路，尋找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办法，而且我們是在逐漸制定革命的各項措施，正如過去我們考慮到並且向人民說過那樣：各項問題必須予以解決。噯！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槍決卡洛斯·拉斐爾·羅德里格斯，所以我們就是共產黨？（笑聲）現在卡洛斯·拉斐爾出席了電視節目，他們有什麼意見呢？（掌聲）

他們把問題弄得混淆不清，造成了思想混亂……，因為所有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思想混亂的人，他們沒有人有明確的思想。當然羅，他們確實是有一個明確的思想的。大家都知道他們要什麼：

他們是被收买的，他們想到这里来当將軍。他們首先是給自己加上少校的銜头，而不是一下子就加上將軍的銜头。但是自封为少校以后，就馬上发号施令。当然他們期待着带着降落伞，带有大炮、步枪、武器、火箭筒等各种各样东西的飞机真的会馬上来到这里。

这些东西我們过去一点都沒有得到。我們过去为了弄到一顆子彈必須去从敌人士兵身上夺取，或者是必須在路上檢拾他們扔下的。只有这些才是落到我們跟前的降落伞。

大家設想一下，我們在十七个月里沒有从外面得到一顆子彈。是十七个月呀！这帮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們野心勃勃，对各种社会問題一无所知，分析問題的方法很簡單，他們說……他們认为只要动用一下美国的武力或者經濟力量或者軍事威力，問題就会解决。他們干着过去誰也沒有想到要干的事。从前，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要造反，誰也沒有想到。你們瞧，从前这里是有造反的机会的！（笑声）你們瞧，从前农村里是有橫行不法的事的！

有人还問他們：“喂，你們是不是知道某个农民的房子給燒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农民給杀了？”“沒有。”“是不是有农民受到拷打？”“沒有。”“这里拷打过人沒有？”“沒有。”“是不是有人被打死了，尸首丢在街上？”“沒有。”从前我們国家的坏事很多，橫行不法的事到处都有，可是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想到要造反。那时候这里有联合果品公司、弗朗西斯科糖业公司等等美国公司的工头，那时候他們的产业到处都是，那些工头到处杀人，到处橫行不法……——让我不要再进行反工头的宣傳吧！因为有一个問題……有些工头……（笑声），是的，因为有些工头現在在工作里有困难，并且……。这些工头毕竟只是受雇佣的人，不必过多同他們算賬，我們还是多想想那些到处橫行不法的乡卫团、警卫团和丘八

們吧。这帮人不尊重农民的家人，不尊重妇女，不尊重男人，不尊重任何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人却没有起来造反！他们并没有起来反对盗窃、反对犯罪行为、反对以半价向农民收购产品并在市場上以貴三倍的价格出售的剝削。他們就是不反对，多么简单！他們現在怎么想起要造反了呢？現在要造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們犯的第一个錯誤就在于他們认为进行依靠大庄园主反对已經取得土地的农民的叛乱是可能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反革命分子在当地只是找到了剝削活动已被取締的中間商人、当地的庄园主，包括某些有田地但不能算作是大庄园主的人。

只要我們对这些帮助反革命的人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現在造反的人是过去在馬尼加拉瓜販賣妓女的先生，現在在支持反革命分子的人是过去参加过革命联合党^①的某一个市长，还有某某中間商人，某某地主。这样就出现了所有这些利益受到革命損害的先生們的大汇合。还有誰呢？首先是那些兵痞，第二是因不正当行为而被开除出革命队伍的人，第三是冒險分子、逃兵、酗酒分子、偷盜不遂的家伙。因为这里曾經有过一些投机分子，他們以为这里的情况永远不会变，許多人立刻穿上了制服，以为会让他们繼續利用賭博进行剝削、让他们繼續盜竊、让他们繼續在某某公司領取薪金。但是事情不是那样，有些人的幻想就此破灭。于是这些逃兵、兵痞、巴蒂斯塔分子就汇集在一起了。

看到这些冒充革命者的假革命分子同战争罪犯和兵痞无耻地勾搭在一起是多么痛心啊！他們和美国大使馆勾搭、为美国大使

^① 革命联合党是巴蒂斯塔为了竞选总统而临时拼凑的一个反动政党。——譯者注

館及帝国主义效劳，看到这种情况是令人痛心的。这种丑事当然沒有使我們感到惊奇，因为我們早就对此有警惕了。

他們来干什么呢？是来建立叛乱集团的。他們在比那尔德里奧省作了嘗試，結果失敗了。他們在奧連特省作了嘗試，也失敗了。他們在拉斯維利亞斯省又作了嘗試。

我們对这些集团逐漸掌握了一些材料。这些兵痞和反革命分子原来要在埃斯卡布賴山上組織一些集团。我們的部队正在受訓練，而且我們还认为，要肃清这些企图組織游击队的反革命小集团，必須依靠当地的人，即当地的农民。确实是这样，我們在埃斯卡布賴山用了一个月時間就組織起了一千名农民。

但是必須……——惊人的是，有些人对这种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他們是怎样被幻想所蒙蔽的呀！——那里剛剛出現最初几股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兵痞、巴蒂斯塔分子和形形色色的人就接踵而来。这些人想干什么呢？当然，对付小股的敌人比較費事，因为要搜尋他們。如果他們能发展成一支大的力量，战斗就比較容易。但是你不能听任他們发展为一支大的力量，因为那样的話，我們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和更大的牺牲。

如果他們在那里的某一地方发展成一支大的力量，无疑我們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他們和消灭他們。但是我們也精通那种游击技巧，因为我們毕竟是首先在这里进行这种战争的人。（掌声）这些小股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逃出我們的手掌呢？絕不可能！但是这些小股反革命分子却在农民进行訓練时不断出現。

当然，他們沒有抵抗我們的进攻。于是我們估計他們糾合了一百五十人左右，因为他們毫不抵抗。后来才知道，那里山上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他們曾发出号召，号召在古巴各地組織叛乱集

团和在农村地区制造混乱，为日后把在国外受训的远征队派往该处准备条件。

这些集团……甚至打算在哈瓦那也建立一个小组，但是小组很快就被破获。他们想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企图命令那些坏分子在比那尔德里奥省那里、奥连特省那里造反，当然，他们对拉斯维利亚斯省也有一点幻想，正是因为那里的农民在受训，那时农民已经训练了一个时期了。

埃斯卡布赖山那里有些农民现在已经成为了了不起的战士。已经训练了两批，每批五百人。第一批训练结束后就立即调派到一个地区去了。第二批训练完毕后也派出去了。因为我们是要抓住那些家伙，不让他们流窜，也不让他们脱逃，所以就使用这两批力量，各省的民兵也参加战斗，其中有奥连特省的民兵。这些民兵们是这样做的：先形成包围圈，随后开始搜寻那些人，一连搜寻好几天。

那批人很少抵抗。最后我们俘获了一百零二个人，抓住了几个主要的头子，其余的人都被打散，散在农民的包围圈里。三四天后我们又抓到五、六十个。我们现在正继续进行搜捕，可能会延续八天、十天、十五天，因为有一个情报说西内西奥的一股人已被全部捕获，但是情报弄错了，情报上说是全部，实际上这一股还有被打散的人，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被打散的人也逃不出那个地区。

那批人要同那里的农民作对确实是不可能的。那个地方已有一千名配备了自动武器的农民。他们分成很多小队，每队有一名起义军军官当队长，这样就出发了。结果他们锻炼成为了了不起的战士，因为他们抓到了那些人，一个都没有从他们手里跑掉。大家想一想，在两个星期里捕获了一百零二个流散着的人……他

們有伤亡，农民死伤了两个。也有枪支走火的事，死了两个农民，因为一般說来在这样的战斗中事故的伤亡总是比战斗伤亡多。一个起义軍軍官牺牲了。敌人投降了，他們知道投降不会受到虐待。

有一件实在令人敬佩的事，即費利克斯·托雷斯的模范行动。費利克斯·托雷斯有一个侄子，在革命时期老是跟着他，他們那时同卡米洛一起作战，这个侄子实际上就是他撫养大的。这个小伙子率領了一个农民巡邏队在山上追捕一股反革命分子，結果被杀害了。后来費利克斯·托雷斯自己抓住了杀害他侄子的那批人，像他自己在审判他們时說的那样，他沒有侮辱他們，也沒有虐待他們，而是把他們带到了集中看守犯人的地方。他本着他固有的品德，只是在那里要求惩办那些杀害他侄子的凶手。只有革命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狗腿子、兵痞們在俘虏到一个革命者的时候是如何对待他們的。如果情况不是那样，而是完全相反，即这些狗腿子抓到費利克斯·托雷斯的話，他們在五分鐘之內就会把托雷斯剝成肉酱。

这就是区别，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原則的革命者同狗腿子們的巨大区别。我們在那里一架飞机也沒有用，沒有扫射任何住房，沒有在任何地区扫射，一点沒有打搅农民，沒有阻止农民运送粮食，沒有采取任何这种措施，但是，这些匪帮已完全被肃清了。残余的人分散地躲藏在山上和山洞里，他們将会一个一个地被抓住的。

当然，再要在埃斯卡布賴山那里搞起一个集团是絕不可能的。（掌声）为什么呢？現在我們有五百个埃斯卡布賴当地的人，这是一支在馬埃斯特腊山上受过七个月訓練的特别战斗纵队。他們是

我們訓練了好久并将派駐在这个地区的力量，都是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我們还没有調动其他那些还正在受訓的本地的小伙子。农民已动員了起来。

我們現在要在埃斯卡布賴山进行一次特别的土地改革，因为在某些先生——庄园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支持下，那里搞起了一些反革命基地。我們要在埃斯卡布賴山进行一次特别的土地改革，我們要在埃斯卡布賴山把那一千名持有武器的农民安置在五、六十个合作社里。（掌声）他們将得到一笔貸款用来进行大規模的开发工作，那里可以发展咖啡、可可、水果、畜牧等生产。他們将連續五年得到貸款，以便逐步进行这种开发工作，因为埃斯卡布賴地区与奥連特省那里的馬埃斯特腊山区不同，埃斯卡布賴山区有許多占地二、三十卡瓦耶里亚的业主；土地沒有像——比如說——馬埃斯特腊山区那样分散在許多咖啡小种植者和許多小土地所有者的手里。

这就是問題的解决办法。八天或十天后我們要对那些剩下的家伙进行一次审判。那些主要的首腦分子早已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懲罰了。在那帮馬斯費雷尔分子和几个美国人在莫亚和巴拉高之間登陸的同时，有一个逃兵、一个开小差的上士从伊米阿斯軍营偷窃了十五支或二十支步枪。

这两件事是預謀好配合进行的。在我們看来，他們打算在靠近卡伊馬內拉基地^①的地区建立一个叛乱集团的障地。他們的目的是要在那里靠近基地的地方开辟一个交战和騷扰的地区，因为那二十七个人的登陸不会有別的意思。此外，他們的口号是要

① 即关塔那摩基地。——譯者注

暴徒集团在全国各地进行叛乱。

你們都知道，有一天，几个这样的暴徒正要去燒毀一辆大車之类的东西，这时有一辆吉普車經過那里，里面坐着一家人，还帶着一个小孩，那些家伙就向他們开枪，打死了这个小孩，还打伤了母亲。这些人現在也已逮捕了，并将送交革命法庭受审。

那个二十七人集团已經統統給抓住了。現在那里有許多农民民兵时刻准备着在那些暴徒們企图策动叛乱活动时抓住他們。那个偷步枪的上士尚未抓住，当然那种人在那里有一个可以逃到基地去的优越条件。他們中最后的四个人是在离基地四十公里的地方被捕获的，他們当时还在朝着基地跑，想到那里去避难。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拉斯維利亚斯和奥連特两省的叛乱集团已被完全消灭，我們将在拉斯維利亚斯省再进行一次审判，审判那些在上次审判后抓到的人。必須……。今天就要审判二十七人集团中最后被抓到的四个人，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現在还有些雇佣分子集团在危地馬拉受訓。

所以完全可以肯定，他們迟早会用这些雇佣分子来进犯。那些先生們都是些工具，他們被弄到一个訓練場所后就搞起武装訓練等活动，他們必然会出来干的。要等待他們来。他們迟早肯定要来的，我們必須严陣以待。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之一就是使用雇佣分子来进行侵略。

必須作好准备。我們的起义軍部队准备随时迎击那些雇佣分子，我們已經有了一些装备良好的民兵組織，民兵和軍队的干部訓練工作早已在进行了。

我們現在必須在經濟战綫上、在国际外交战綫上展开斗争，我們也将在軍事战綫上展开斗争，因为軍事方面的斗争是无法避免

的。几次叛乱都失败了，那些集团现在越来越恼火，越来越仇恨，但也越来越无能为力，他们终将不得不接受革命过程的规律。

他们一定会来，而且一定会被消灭。帝国主义现在所采取的攻势那时将遭到失败。以后，他们一定还会有另外的人来进攻。我们必须粉碎帝国主义的多次进攻。我们相信，革命会一步一步地不断巩固，而且反革命头子和帝国主义分子也知道，一旦他们在我们国家登陆，他们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被迫对付这种局面是叫人痛心的，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把这些罪犯弄到这里来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指挥他们的人。如果革命必须枪决这些人，那么要负责的就是他们那些人。他们满可以不把那些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派来，那末革命也就不必采取革命司法手段了。

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的一部分，因为每当他们有人在这里受到这种判决，他们就在全世界、在整个拉丁美洲进行宣传，进行反对革命的诽谤运动。他们干这种事是必然的，这种事无法避免，因而必须面对这种事实，这种事实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关于消灭反革命的萌芽力量的情况，我要谈的就是这些。虽然反革命集团唆使暴徒们叛乱而使我們不得不动员民兵和军队去搜捕他们，但这些集团总是要被消灭的。

如果这种情况要对付十年，我们就对付它十年；如果要对付二十年，我们就对付它二十年。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我们知道斗争是长期的，人民应该作好准备，而且要知道今后在这里经常会有受美国收买和援助的反革命分子、恐怖分子等那一流人的集团。

他们用了二十二顶降落伞来运送武器，用一架四引擎的飞机来空投，空投的都是崭新的武器，带有美国的制造号码，还有通讯

装备、密碼等等，这些东西只是美国军队才有。他們并没有否认这件事，他們也没有必要否认，因为肯尼迪已公开宣称要援助那些在山上作战的集团。这全是幻想，全是“仲夏夜之梦”！……是不是？……（笑声）

何塞·帕尔多·耶达：少校，您已談到了反攻問題，或是談到了反革命进攻的問題，我认为最好現在談談革命政府的反攻，特别是已經开始进行的反攻……。

卡斯特罗博士：不对，是反击……（笑声）

何塞·帕尔多·耶达：……或者說是反击，已經在总统府开始进行的反击。^①

具体說，希望从最新的事情讲起，从城市改革法讲起。我們沒有能够談到……？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全体古巴人从昨天晚上起好像都变成了法学家、律师、法律的解釋者。大家都在对法律的内容进行解釋，研究什么时候就可以自己有房子，是否还要等待五年到十年。我要向您——革命領袖——問的第一个問題就是这项法令是如何确定的，何时确定的，向发布这法令的总理問的第二个問題是……

卡斯特罗博士：先让我讲几句我刚才忘了讲的話。

何塞·帕尔多·耶达：好……。

卡斯特罗博士：另外发生过一件事，有一帮关在城堡里的反革命罪犯逃跑了。这帮人是在烏貝脫·馬托斯^②案件时被判处徒刑的。他們原先是在皮諾斯島服刑。可以說，这些小伙子当了两次

① 指在总统府頒布的法令。——譯者注

② 原起义軍少校，一九五九年因勾結反革命进行阴谋叛变而受法办。——譯者注

叛徒。第一次是因为他们在那次案件里采取了那种态度，第二次，因为……，我们原是要帮助他们的。正确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人往往是环境的牺牲品。他们受了坏影响，受了坏的指使，因为他们过去当过起义军，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过错是相对的。他们的运气不好……。如果他们跟随劳尔、切^①或其他任何同志的话，他们一定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我们把他们押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小伙子中有些人在审讯中受到起诉而后来又被判无罪，我们让这一部分人工作，他们过去和现在一向工作得很好。其他的人被押解到城堡，他们在那里，家属享有一切方便，可以每星期看他们三次。甚至有一次我到城堡去参观，还同他们谈过话，我向他们进行解释——我是心平气和地同他们谈话的——，跟他们说，他们慢慢就会有重新参加革命的机会。

谁在监押他们呢？是另外一些也是忘恩负义到极点的先生们。那里的好些碉堡都逐渐在停止使用了，只是有一些海军水兵在那里看守。人对于别人对他所表示的宽大的态度往往是会有所反应的，但有时候也有人毫无反应——虽然任何人都不要对此感到失望——，上述的情况就是两个典型例子。

这帮小伙子同那些水兵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水兵中的五个人是旧海军人员，他们由于工作太多等诸如此类的原因……，这是我们的过错吗？我们撤除了……我们那时已撤除了卡萨布兰卡的军火库，我们已撤除了西恩富戈斯的军火库。为什么？因为海军是唯一没有被解散的部队，而陆军、警察等机构都已被解散。我们对海军是宽大为怀的。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宽大呢？因为他们虽然

① 即格瓦拉。——译者注

过去有过劳伦脱之流的犯下許多罪行的坏蛋，虽然他們的舰只也确实曾經向我們开过很多炮，但是他們的態度不像陸軍那样毒辣。在馬埃斯特腊山时，我們对海軍的態度是不同于陸軍的。

但是事情怎样呢？总是发生这样的事：美国大使館和國務院的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不断要寻找一些人搞陰謀，找誰呢？找那些过去同他們有过联系、有过友誼的人。他們經常地在策划使一艘軍艦叛变，使一支卫戍部队叛变，他們經常在搞这种陰謀。我們知道某些在搞陰謀的人，但是我們所做的只是采取一个預防性措施，停止一些軍艦活动，停止西恩富戈斯軍营活动，并且派了起义軍去駐守。

这就是預防性措施。我們沒有逮捕任何人，我們所做的就是采取这一預防性措施。“宁可事先預防，不要到头后悔。”所以我們采取这个預防性措施，把他們派去工作……我們沒有撵走任何人，絕對沒有，因为我們不願采取那种让人失去工作的措施。

这样……当然也有些人对此反应很好。有些老水兵也是貧苦人民，他們有了很好的反应，他們甚至抓住了企图携款逃跑的人。人家想夺走他們的船只，他們作了斗争。就是說，总是有反应良好的人和本性就是叛徒的人，在那里監督犯人的那些旧水兵就是叛徒，他們同十四个犯人勾結，让他們逃跑，并且自己也跟着一起跑了。

当然，如果我們彻底解散海軍，并且除了那些坐过牢、或者确实是公认的革命者的海軍人員之外，不留下任何一个海軍人員，那末我們就不会遇到这种事。

这些水兵中很多人仍然持有武器，我要在这里很誠懇地告訴他們，他們中間有些人可以走。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会做出那些

叛徒做过的事，另外有人又会表現得不同……。無論怎样，必須把話說得清楚和坦率，要对这三、四千个海軍人員說，我們希望他們从这个事实里得到一些教訓，想一想表現得好的人的例子和表現得坏的人的例子。我們不想使任何人失掉工作。我們知道那样做总是痛苦的。在他們还是带着武器的时候，我們的确必須對他們說明，革命政府是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的。何去何从，由他們自己决定，不过，我們已經提出警告，如果在一個武装部队中的人員不是完全、忠实和彻底地服从革命，并且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话，當我們不得不采取措施彻底解散这个部队时，我們將不能負責。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讲是不太策略、不太聪明的，但是我們向来是这样談問題的，向来是公开处理这样的問題的，这些水兵的問題同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之間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許多巴蒂斯塔分子一样。是怎样的呢？他們許多人不理會革命對他們采取的寬大态度，他們仍然有反革命的言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把革命的寬大看作是革命不得不如此做或是革命軟弱无力。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样想的。我們必須考虑到这样的事实：甚至在武装部队和国家机关里还有着过去留下的人員。

我們可以毫不困难地在明天頒布一項命令，彻底解散海軍和遣散全体水兵，但曾經受过監禁的和对革命立过功績的人例外。我們也可以毫不費事地把所有留下来的巴蒂斯塔分子驅逐出国家机关。比这难得多的事，我們都办到了，我們已經制訂了比这严厉得多的法律。

我不知道在我們必須采取这种措施之前，是否最好使这些还留下的人懂得革命是在尽力使他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們要

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我们的责任是要保卫革命，使之不受国内外敌人的损害。我们正在尽自己的力量，要让所有这些古巴人想一想，革命对他们是很宽的，革命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们也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宁愿他们继续工作下去，同整个国家站在一起，同自己的祖国一起努力，而不要使革命由于安全的原因而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希望能有一些军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我不是说所有留在政府机关中的旧人员都是坏分子。也不是说所有留在武装部队里的旧人员都是坏分子。问题是每当发生一次他们开小差、变节、进行反革命阴谋的时候，他们就使革命处于困难的境地，因而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尽自己的努力，而且是要协助肃清所有那些对革命忘恩负义、以叛变来回答革命的宽大态度的人。愿他们作出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无法比现在讲得更加清楚，无法比现在讲得更加坦率，无法把问题提得比现在更加明确了。

我们希望所有没有理由要反对自己国家的古巴人都来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我们也不是要求他们都成为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但是可以希望他们也来同整个国家一起努力。

我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以免忘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看看我是否已在这里记下……(查看笔记)你对我说人民都在变成法学家……

何塞·帕尔多·耶达：人民现在都在对法律进行解释，设想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房产。

卡斯特罗博士：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何塞·帕尔多·耶达：少校，如果您用几分钟谈谈今天《革命

报》的标题《蒙卡达的保证已经实现》，这问题现在至少是有兴趣的。就是说，这项法令是如何酝酿成熟的？

卡斯特罗博士：哪一个？现在有三项法令……。

何塞·帕尔多·耶达：城市改革法。

卡斯特罗博士：我还没有讲到今天我应该在这里讲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讲到革命政府从全面看来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

何塞·帕尔多·耶达：为什么我们不先谈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呢？

卡斯特罗博士：我现在就要讲。

何塞·帕尔多·耶达：讲什么？

卡斯特罗博士：就是你的问题！（笑声）我是为了把题目转到你的问题……。

你听着，小伙子，城市改革法是从蒙卡达时期起就想到了。而且一直是蒙卡达纲领中唯一未能实现的一点。所以城市改革的想法起源于那个时期。城市改革同普遍的住宅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一直在谋求用各种方法解决住宅问题。我们首先建立了储蓄与住宅委员会，以使用彩票方面的收益来逐步进行建筑。

这项法令的根本原则是把房客变为房主。为什么呢？因为房客已经交付了十五、二十、二十五年……的房租，有些家庭已交了三十年房租。他们已经付出的房租超出了房价好几倍，但从来不能够成为房子的主人。

当然，如果一户收入微薄的家庭修造一幢小房子出租，这本身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严重的是那些公寓大楼的情况，一位先生从银行里取得资本和贷款，就用来建造起公寓楼房，他购买了一块地，

进行建筑,就这样收起房租来了。实际上那块地价是房客付的,房客付出了那块地的价格,付出了用那块地进行投机的费用,付出了楼房的价钱,付出了房主因得到资本而付出的利息。而且那位先生动用那笔资金投资所得的利润也是房客付的。一切都是房客付的,而且到末了房客还是什么都没有。那时情况就是这样,地产日益集中。内地城镇中私人住宅建造的时期是在三十年代,在一九二〇年后的几年。四十年代开始以后,城市地产越来越集中。许多住家有一两间房子出租,但房子都是以前建造的。最近二十年以来,没有人造过小房子。很少有人造一点小房子来出租。出租房子的行业落入了掌握大量公寓楼房和一般住宅的公司和私人的手中。譬如说,据称萨腊家族掌握了一万两千幢房子。我们现在将进行确切的了解。

有些公寓楼房的收益达到五万比索。我们对这种情况有什么看法呢?为什么政府不向一个家庭贷款,而却把国民储蓄的资金交给某一位先生,让他建造起公寓楼房并且让他终身向住户收房租呢?为什么不调动资金来建造房屋,并且用住户交付的房租收回投资、使房屋属于这个住户呢?这样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这是不公道的吗?不,这样做是公道的,这也是我们的一项保证。我们说过并且提出过,革命的目标之一是降低房租百分之五十,大规模兴建住宅,使各个家庭都成为他的住宅的产权所有人。

我们很早以前就谈到过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在过去就考虑决定了。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规定一个什么标准呢?我们要确定多少年份作为收回投资的标准呢?如果不确定一个标准,是无法给人们住宅的。要以多少居住时间作为标准呢?不行,因为也可能有这种情况,某一个人新近才搬到出租了二、三十年的房

子居住，他就不必去付二十年房租以後才得到房屋的所有權。最後我們就採取以不動產的建築年代作為依據的辦法。我們設想，一九三〇年建造的房子事實上已經是收回成本了，而一九五八年或是一九五五年造的房子還沒有收回；一九五〇年造的房子也沒有完全收回。

這就是我們首先確定了的一個依據，即按照房屋的建築年份確定目前房客要交多少年房租以使造房成本得到回收。

如果我們今天宣布說：“好了，所有的人現在都是房子的主人了，大家都不用再交房租。”如果這樣，這項法律就會漂亮得多。

但是這樣做會引起幾個問題。我們所以沒有這樣做，就是因為有幾個原因：第一，為數甚大的家庭是依靠出租房子得到收入的。這些家庭現在沒有受到房租法的影響，有很多這樣的家庭，房子是一九四〇年以前造的，收的房租很低，因而沒有受到房租法的影響。特別是，房屋在一九四〇年前建造的小產業主數量最多。如果我們讓房客不交房租的話，我們就會使許多現在依靠房租維持生活的家庭失去收入來源。這是一方面的原因。

第二，一旦取消房租，人民將有多得多的錢用於消費，在我們現在正致力於增加生產、消費量有了極大的增加的情況下，取消房租將會造成通貨膨脹，因為消費量將會增加很多，每個月都將達數百萬比索，這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原因，即是我們現在正處在增加生產的階段，而消費量已經有了極大的增加。

再說，我們也必須考慮目前有人把房租作為唯一經濟來源的情況，我們不能讓他們失去這種收入。

第三，如果取消房租的話，國家從現在起就必須承擔起發放養老金的責任。這是有好些原因的，主要是這三個。

那末，打算用什么办法呢？是这样，最低是五年，这是所有一九四〇年以前造的房子的情況。就是說，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建造的房子里居住的房客，按目前付的房租再付五年，就将成为这些房子的主人。五年后就成为这些房子的主人……。

何塞·帕尔多·耶达：原諒我打断你，房客是不是向省一級的城市改革委员会付租金？

卡斯特罗博士：所有的收費，所有房子、所有出租房子的收費，將由政府負責。由政府向房主付錢……，他們就不必为收房租等事情折騰了，一点也不必麻煩了。他們將收到售賣房屋的全数。
(掌声)

市政稅將在其中扣除，就是說，仅仅扣掉他們現在必須向市政当局交納的費用。在第一个月还要扣除一小笔費用来办理將租房合同改为購售合同的手續。

关于支付的价格……不是，支付的年限……这项法律是这样說的：

“購售的价格将根据有关不动产的建造時間以下述方式来确定：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前建造的城市不动产的法定价格，將为本法律公布日之按月房租的五年总和。”

就是說，还要向他們支付的数量就是再付五年今天所付的房租，每月都按今天所付的标准付同样的数目，但扣除市政府的房地產稅和自来水管道的費用，連續五年。这些費用將逐月在房租中扣除。

“在上述日期后和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前建造的城市不动产的法定价格为本法律公布日之按月房租的五年总和，再加上

該不动产建筑日期和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之間按年月計算的房租总数之半数。”你懂了嗎？誰懂了？（笑声）

那末說，誰都沒懂，这些問題一用法律語言讲，就……。你是知道我們当律师的就是干这样的事，要尽力弄明白这些事情……。（掌声）

“再加上該不动产建筑日期和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之間按年月計算的房租总数之半数”。这很简单，房子是一九四六年建造的，要給一九四六年的房子付多少呢？

何塞·帕尔多·耶达：五年。

卡斯特罗博士：五年，还要加上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六年差額的一半。五加上六的一半，即加三，就是八年。

那末一九四八年的房子，五年加上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八年八年的一半，加上四年。一九四八年的房子是付九年。

一九四二年的房子。五年加上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的一半。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是两年。两年的一半是一年。五加一就是六年。你懂了嗎？（掌声）

而且是年份和月份。就是說，如果是四年六个月，四年六个月的一半就是……，譬如說，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到房子的建造年是四年六个月，那就是除了付五年之外，还要付两年三个月，即七年三个月。誰都可以根据这一点算出来的。

一九五〇年的……那就要付十年。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后建造的房屋其法定价格将为十年的按月房租加上該不动产建筑日期和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之間按年月計算的房租的总和。什么意思呢？如果房子是在一九五八年建造的，就要付十年加上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房租。这里就不是一半了，因为

掌握的标准是：一九四〇年以后建造的房子經過二十年就能大体上收回成本。如果房子是在一九五八年造的，那末就要付十年加上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八年。十八年加上已經在收房租的两年，共二十年。

如果是一九五五年造的房子，那末要付十年加上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年份，共十五年。如果是一九五三年的，十加三就是十三年。一九五二年的，十加二就是十二年。一九五一年的，十加一就是十一年。如果是一九六〇年的，就是二十年。

这就是一九五〇年以后造的房子的情況。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〇年的房子是五年加相差年份的一半。大家都懂了嗎？

譬如說你，你住的樓是哪一年建的？

何塞·帕尔多·耶达：那幢樓大体是一九四八到四九年造的。

卡斯特罗博士：我們假設是在一九四九年造的。那末你就要付五年加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的九年的一半，即四年半。要付九年半房租才能成为你那套房間的主人。（笑声）

你呢？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我是六年。

卡斯特罗博士：你呢？

伊蒂厄耳·莱翁：我的房子是一九二一年建的。

卡斯特罗博士：啊，你的运气好！（笑声）希望大家知道，唯一沒有从这一法律得到好处的人是部长會議的成員和共和国总統，因为有一条是这样說的：

“第四，共和国总統、总理和政府部长根据本法律可以取得的权益，属于古巴国家。”就是說，他們是整个共和国里唯一沒有从城市改革法得到好处的房客。（掌声）

主持人：卡斯特罗博士，有一个关于保障的重要问题，希望您也能谈一谈。

卡斯特罗博士：保障吗？我们要说，这项法令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这里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好处，而且既得利益者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首先，小房东是不是受了很大的损失呢？没有。为什么呢？对于持有某一房产、收租达八十、一百、一百二十以至一百五十比索而往往没有其他收入的家庭，此项法律怎样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一个家庭从一九三八年起就有两幢小房子，收租八十比索——从一九三八年或是一九二七年——，房客从现在起要在五年内向国家交费，而且国家将按房客交的数量付给房东。期满后，房客自然会得到房产。他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按今天的房租分期交付房产价格，但是，要在各个城市改革委员会成立后才能得到房产。城市改革委员会成立后，人们将提出合同申请，这样，从那时起，才能成为不动产的所有者，并将在以后付款。

那末，一户有两幢一九三八年建的房屋、收租八、九十比索的家庭在五年之后是不是没有收入了呢？不会的。过了这个向他们付费的时期，政府就会给予凡是收入在一百五十比索以下并且没有其他收入的家庭以终身补助金。如果有其他的收入，就要扣除其他收入的部分。这样还是合算的，譬如一个寡妇有两幢房屋，现在的收入是九十比索，五年期满后，她就得到补助金。就是说，国家给她的好处更多，她可以不管收房租，不管房屋的修缮，还领取一笔同以前房租收入完全相同的补助金，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用操心房屋的事情。

国家也关心着使这样的人不至失去依靠，并且改善他们的境况。因为他们收房租的时候，人们有时候会拖拉，有时候会不交，

而他們現在收入的形式有了改變，又有了補助金，所以就更合算。如果現在收租是二百五十比索的話，就給他一百五十比索和一百五十與過去實際收入差額的一半。假設有人過去實收二百比索，一百五十是基數，加上一百五十和二百差額的一半，即二十五比索，這樣，補助金將是一百七十五比索。

可見即使一個房租收入達二百五十比索的人，到時候也不會失去依靠。他仍收入一百五十加五十，或者說補助金將為二百比索。這樣，過了這個時期後，所有的小房主都得到補助金的保證。這就是我們在處理這種情況時找到的最公正最人道的解決辦法。因為有兩幢房屋的人同有兩千幢或一千幢房屋的人的情況是不同的。

占有許多房屋的人的問題怎樣解決呢？那就完全不同了。（笑聲和掌聲）占有許多房屋的人每月收入不得超出六百比索。如果收租達四萬，就要扣掉他三萬九千四百，（掌聲）只給他六百比索。

那末只讓這位先生收租六百比索，這樣的革命是不是殘酷呢？這樣的革命並不殘酷。今天有了六百比索，誰都可以過得不錯，這是毫無問題的。去問問任何一個工人，去問問收入二百和一百五十比索的人，是不是有六百比索誰都可以過得不錯。而且那些人通常有的私人住宅和“小荷包”都不算在內。你們知道什麼是“小荷包”嗎？（笑聲）就是他們的銀行存款，或者是存放起來的錢。

可能有一種驚人的情況：一個百萬富翁淪落為窮人，對這種情況的解決辦法是：可以向革命政府申請補助金。（掌聲）

所以沒有人會失去依靠。革命政府是一個公道的政府，它不同於過去這裡有過的那種為剝削制度和特權利益服務的反動而富於剝削性的政府。那時候一個人年老無靠，不得不睡在門檐下，警

察赶他，狗也赶他，他毫无依靠，在饥饿中折磨而死。革命政府公道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一个百万富翁失去收入，国家就给他补助金，让他维持体面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人，革命政府并不抛弃他。

我们革命者有着极其公道的天良和心肠，不抛弃任何一个人。我们不会做出过去这里的剥削者和特权分子所做的事，遗弃别人。我们也给富翁补助金，让他也能应付开支。（掌声）

这些话是对还有怀疑的人讲的。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少校，我觉得格拉·马托斯上尉的脸色有点焦急，我又怕我这个新闻席成员闹得发慌，我想在这里提出……

卡斯特罗博士：我现在要讲得更简短些。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您刚才解释了政府对各社会阶层的政策，我想在这个题目上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进行反击的另一个方面，即关于国有化法令的问题……。

卡斯特罗博士：等一等，你别忙着插到这个问题上去！（笑声）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博士：不是，我是向你提出刚才已经提到的那个问题。

卡斯特罗博士：不，不，我们先来讲完这一点，讲完这项法律对哪些人有好处，这是很应该的。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博士：很好，我觉得很好。

卡斯特罗博士：我们已看到所有的小业主都得到保障，但是这项法律首先使今天付房租的所有的房客得到好处，其次，使所有的城市商贩、使所有那些小商小贩得到好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在设法开设一个店铺，而总是未能如愿。这项法律还给予他们按规定购买房产的权利。我看到街上最高兴的人中间

有許多是小商人，因為他們開設店鋪的問題終於得到了徹底解決。

第三，使過去所有押抵房屋的人得到好處。為什麼呢？因為現在他們不必付利息了，現在付利息的錢用來償付本金了。那些依靠“住宅保證信貸”^① 修造房子的人得到了好處，這些人過去往往對我說他們什麼好處都沒有得到過，但是現在他們不用繳利息了。他們現在付的錢是用來償付本金，利息已經不計了。

所以，得到好處的是押抵房產的人、以“住宅保證信貸”貸款建造房屋的人、全體小商人和小工業家以及共和國內所有的房客。很少有過別的法律能夠一下就使比這次更多的人得到好處。

以上所說到的是得到好處的人。唯一得不到好處的人，我們剛才已說到，就是部長會議的成員，以後也應該借房屋給他們，或者給他們想其他類似的辦法。

此外，這項法律還確定了一個原則，即每一戶人家都有權利得到住宅的原則。我們也滿可以把這項新的權利包括在哈瓦那宣言里，這是革命確定的又一項權利，這項法律表明了這一權利。法律規定……在最後一個“緣由”中說：“鑒於：古巴革命認為住宅權是人類的一項必不可少和不可分割的權利。”

這項法律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因為這項法律是世界上第一次制訂的這種性質的法律，它包括了從現在起處理住宅問題的三個方面、三個階段。

目前階段，因為這項法律說：“所有的家庭都有權得到一所體面的住宅。”但是我們不能宣布了這種權利而又不去實現它，所以我們必須要馬上關心如何把這一權利變為現實。國家將分三個階

① 古巴革命勝利前一個建築信貸機構。——譯者注

段把这一权利变为现实：目前阶段，即将来临的阶段和将来的阶段，也就是更遥远的阶段。

今天的阶段，现在是怎样的阶段呢？是全体房客根据这项法律变成自己住宅主人的阶段。以后大家可以更换房屋，可以出卖房屋，虽然大家都有一所住宅，但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出卖房屋不会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耍卖的话也是可以的。

接着是第二步，还是在说目前阶段。国家将收回每户家庭居住的房屋的成本，国家根据不动产修造的年份按现在的房租确定收取不少于五年、不多于二十年的租金。

即将来临的阶段。现在国家每年都要有数百万比索的收入，即房租收入超过六百比索的部分以及这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收入。这笔钱用来干什么呢？将来的政策是实行两种制度。全国储蓄住宅委员会在进行建筑，它建造的房屋将属于偿付房屋价值的家庭所有，然而这还是一种要收回成本的房屋——包括材料的价格和人工的费用，尽管没有利息，这样的房屋也值五、六千比索或七千比索——，每月的房租也要二十五、四十或四十多比索。这办法很能见效；所以我们将用从这项法律得到的资金修建第二阶段的住宅，这个阶段不是打算收回成本，而是按住户收入扣下的百分之十的数额收房租。就是说，一户家庭收入九十比索，得到了一所带有两三间屋子的住宅，只要付九比索。他们将不是住宅的主人，因为要成为房主，就要每月付二十五、四十、四十五不等的比索来偿付住宅的价值，而现在只需付九比索。如果收入是二百五十比索，他和他一家所需的住宅只需付二十五比索。如果人口少，就住小的房屋；如果家里人多，尽管只付九比索，就根据住房需要，住一所三间屋子的房屋。

就是說，国家將用这些收入着手进行修筑住宅的計劃，并将收取少額房租。这是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里有些家庭是在逐渐偿付自己的住宅的价值，有些家庭在支付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房租。这是向着第三阶段，即将来的阶段过渡的一个阶段。将来的阶段，国家將以它自己的資金建造为所有的家庭长期免費使用的住宅。

这意味着什么呢？将来国家的生产达到了高度发展、国家有了充分的財力时，將确保免費住宅的权利。那末，什么时候呢？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十五年以后的情况將是这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已付出了自己住宅的費用，都是自己住宅的主人。

一部分人只是按照收入的百分之十交付房租。从那时起第二阶段的房租將被取消，人們可以不必交付新房屋的費用。人們可以免費得到房屋，其他的人，現在的这些人，也会有自己的房产，因为到那时他們也付清了房屋的全部价值。然而城市还在繼續发展。我們是用了革命的观点来考虑全部問題的，从第一个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再到第三阶段。尽管将来的阶段似乎还是遙远的事情，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在农村里实行。合作社里，住宅是由合作社的人出費的。也就是他們用自己的收入支付住宅的費用的。現在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在举办某些示范农場，国家在这些农場里建造的居民村技术化程度极高。在那里，劳动的人取得法定工資，此外还享受免費住宅和免費用电。这种制度在十五年后的未来阶段里也要在城市里实行，我們現在只是在农村的示范农場里实行，在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設在国内的最发达的农場里实行。

为什么今天在农村里实行这个制度是正确的呢？因为农村的收入低于城市。再者，这些农場是有利潤的，国家完全可以免費向

那里的住户提供住宅。有些情况更是可观，比如在罗沙里奥有一个农场，每家住宅里有三间房间。那个居民村即将完工，值得一看，再过不久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就可前去参观。每幢房子都有一间为游客准备的房间。他们除了得到经常的收入外，星期六和星期天还可以向前往游览的人出租一间房间，作为额外的收入。

而且房子已给了他们。十五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将取得巨大的发展，国家将能以自己的财力保证每个家庭享受免费住宅的权利。这些原则已经写在法律的第一条中，分作目前阶段、即将来临的阶段和将来的阶段来实行。就是说十五年以后任何人都不用支付任何房租费用，新房屋和旧房屋都不用付。

目前愿意接受全国储蓄住宅委员会的办法的人立即可以得到房屋，但是要多付一些钱，必须要付出房屋的成本。可以分期付款，每次付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比索。我想帕斯多腊^①现在在场吧！（笑声）

全国储蓄住宅委员会收回成本制度的房屋和按收入收租的房屋将继续建造。这就是住宅的两个种类，还有在农村建造的另一种制度的房屋，为合作社造的费用由合作社支付，为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农场造的由国家支付。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项法律考虑到了未来的远景，即住宅是一项权利，并且提出将来这一权利将是免费的。制订这种革命法律该不是坏事情吧！

帕尔多·耶达：有一个问题，少校。

菲德尔：说吧。

① 古巴全国储蓄住宅委员会负责人。——译者注

帕尔多·耶达：很短，因为時間已經不多了。

菲德尔：得了，球賽也可以在十点钟举行的。（掌声）

你知道球賽中打成平局时，还要多打一回，（笑声）有时一連多打四、五回甚至六回。我們在球賽之前也在这里繼續多来几回吧。（掌声）

帕尔多·耶达：法律的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条提到所謂貧民集体住宅、破旧簡陋房子的不动产将归国家所有，并且不給业主任何数量的补偿。后来第二十六条又說城市改革委员会将解决前段涉及的情况，使那些暂时居住在破旧簡陋的房屋等地方的人能在各自居住的地点定居下来。

菲德尔：当然罗，那些人还得在那里向城市改革委员会交付款用，但是委员会要逐渐累积資金以便……。（看文件）对了，用这笔錢要做的事是……。許多家庭一直在所有那些地方、在貧民集体住宅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并且还要繼續向一直以出租房屋剝削他們的人繳費，这是不公道的。他們現在还要繼續繳費，錢要累积起来根据政府在这个法律上所規定的原則用于新的建設。就是說，現在應該着手在所有那些貧民区进行建設。这就是这一条条文的意思。這項法律沒有給貧民集体住宅的房产业主以任何好处。住在那里的人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政府接收这些房产，以便建筑住房。你懂了嗎？

帕尔多·耶达：还有一个問題，我觉得也是一个容易回答的問題。公寓樓房的雇佣人員的处境怎样？这些人是过去的业主們雇佣在公寓樓房內做打扫清洁工作的。

菲德尔：是呀，這個問題的解决是……。他們这些人还是繼續工作，繼續照管所有那些樓房。這問題将由城市改革委员会解

决。我们将尽力维持所有那些人以及所有人的就业。我们将立即安排。

这里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我们目前正在快速调查没有出租的公寓房子，借以防止这项法律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和遭到抵制。有些人准备了好几套公寓房子，可能是在等待就要到达的反革命分子，现在却随便地马上让给别人，他们要把这些房子让给他们的好朋友，任意分给他们，抵制法律。所以，全体居民都应该向7-3772号电话报告，（有嘈杂声。菲德尔问：怎么了？）7-3772。大家手上都有铅笔吗？（答声：有）在家里的人^①也有了是吗？7-3772和7-5088。我把号码重讲一次，7-3772和7-5088，公共工程部。大家要报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没有租出的公寓房子的情况，因为现在正在将全部空房上封。今天有人看到有两个人从窗子里爬到某所公寓房子里。（笑声）如果没有合同而从窗子向里爬，这样做是没有权利的。必须防止那些现在掌握公寓房子的人破坏法律，必须把有关空房的消息火速上报，以便城市改革委员会加以控制和进行分配。我知道人民对没出租的公寓房子和对带着家具出租的公寓房子的情况是不满的。现在要把带家具的公寓重新作价，因为过去是带家具出租的，现在要对动产和不动产加以区分，就是说，公寓房子是单独作价的。

这样，所有这些问题通过法律就一下子都解决了。因而我们要求大家协助公共工程部解决没出租的住房和公寓的问题。

帕尔多·耶达：还有一个小问题，是关于……

菲德尔：你怎么一点不让卡洛斯·拉斐尔说话呢！（笑声）

^① 指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译者注

帕尔多·耶达：对这项法律，我們已討論开了，我們已討論开了……。

帕尔多·耶达：是这样的，我剛在这里看到，但是我現在找不到这一条文，我想这問題并不重要。

菲德尔：我看你呀，已成了法学家了。（笑声）你已对这项法律进行了研究……。

帕尔多·耶达：这里有一条，我記不得是哪一条了，这一条文說无论規定为五年、八年或其他年份的住宅的成本可以在交費人願意的情況下提前交付。

菲德尔：是呀，誰錢多，并且願意早一些結算清楚，那就更好，这样做是不加禁止的。

帕尔多·耶达：卡洛斯·拉斐尔，您来吧。

汪格麦特：請吧，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博士。（笑声）

卡洛斯·拉斐尔：好吧！这几天进行反击的三項法律已成了話題，我們来談談这些法律的另一个方面，兩項法律是关于国有化的，其中之一是銀行全部国有化……。

菲德尔：但是有两家加拿大銀行除外，人們都想知道为什么。你們想知道为什么嗎？我們來說說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两家銀行給予政府巨大的便利，便于我們在国际上进行进出口貿易活动。就是說，这两家銀行在所有支付手續方面給我們以便利，它們通过加拿大的总行在对我們的革命作出帮助。所以我們把这两家銀行算作例外。我們把它們放在这项法律的約束之外，它們将根据我們同它們在談判中达成的協議进行活动。就是說，由于这两家銀行通过其总行所起的作用，它們不受这项法律約束。

这就是这两家銀行沒有包括在这項法律內的理由。

就是说，我們每制訂一項法律，总是考虑到所有这种实际情况，来逐渐推进革命，并且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手段和便利条件。两家加拿大銀行沒有包括在法律約束之內的道理就在这里。还有一些别的单位也沒有包括在国有化法的約束之內。有人問为什么“西尔斯公司”、为什么“一毛錢”公司沒有包括在这項法律內。理由很简单，这些企业是美国的，因而受到保卫国家經濟法的約束，保卫国家經濟法是专为这种情况制訂的，它同現在的国有化法律有区别。受保卫国家經濟法律約束的企业，在对我們进行侵害活动时就逐渐被收归国有了。这些企业早就受着保卫国家經濟法的約束，这就是它們沒有被包括在目前国有化法律之內的唯一的理由，因为这些企业已受控制它們的法律的約束，而目前这一新法律是为了其他情况而制訂的。

目前这项法律也是一項保卫国家經濟的法律，但是針對着非外国的企业，即古巴人的企业。这些企业并不是国家的企业。有人讲：怎样能把本国企业收归国有呢？不是的。国有化的意思是轉为国家所有。这些企业是古巴公民或团体的私有企业，并不是国家的企业，所以这法律叫做企业国有化法，因为这些企业不是国有的，而是私营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兩項不同的法律，所以不必为此过多操心。如果他們繼續进行經濟侵略，我們就根据那項法律繼續把美国企业收归国有。这一点是否已清楚了？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非常清楚。

菲德尔：是呀，因为人們对这些問題有疑問。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少校，关于这一国有化以及在这之前的接管工作，我国有些有名声而且关系广泛的人跑到国

外讲了一些在这里讲是毫无价值的話,有些这样的人在国内也讲,說什么政府什么都要拿,什么都要收归国有,什么都要插手,說什么这里不会有……。 (掌声)

主持人: 电视观众先生們,这些掌声是因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他的随同人員、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团员陪同下走进电视播送室。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现在正在哈瓦那逗留,刚同古巴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一个文化协定。电视台里满座的观众向他們热烈欢呼。

(观众起立,向来宾欢呼)

几内亚塞古·杜尔总统沒有早一些来电视台出席《新聞对答》节目,是因为他身体不适。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博士,請繼續讲吧。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博士: 我剛才是說,有些有名声的人一直在宣傳說政府什么都管,什么都收归国有,什么都接管。这项国有化法的内容一发表,就看到所涉及的只是某种性质的并且只是具有一定規模的企业。而且就在这个法律里还說政府坚决給予小企业主以保证和便利。因此,我剛才就想就政府通过这项法律保护商人以及通过住宅法律保护小工业家的問題向你請問。

国有化法已經包括了小企业主的問題,但未作具体規定,政府对这个問題的方針和主張怎样?

卡斯特罗博士: 是呀,这种宣傳运动以及由于革命的某項措施而产生的害怕情緒使我們不断碰到一些困难,这种情况已經延續了一段时期了。

大約在一个月以前,我們在中央工会的劇場里讲了話,說明我

們并不要什么都接管，在許多情況下，接管是違背我們的意願的。我們是不得已才接管某些工廠的，因為那里發生了破壞生產、故意製造衝突等事情；甚至我們往往還沒有足夠的人員、足夠的幹部時，就不得不採取這種違背我們意願的措施。

我記得，過了一天有幾個人來找我們，告訴我們說那些話說得很好，因為我們十分誠懇地說清革命政府的政策不是要什么都接管，這種接管常常是在違背我們意願的情況下進行的。關於小企業、大企業、各種企業的接管問題，我們最好在這裡說明我們的路線，因為這也是我今天要在這裡談的問題之一。

有兩件根本性的事情：第一是說明革命將來的路線，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應該走哪一條道路；第二是說明革命到今天為止已經實現的綱領。我認為這兩天是歷史性的兩天，因為已經實現了蒙卡達綱領，蒙卡達綱領是指導了革命政府行動的文件，是指導着革命政府現在的行動的文件和原則。

十分明確和十分坦率地說來，革命政府最初二十個月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犯了一些錯誤。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願意犯錯誤嗎？不是的。是因為我們沒有去避免錯誤嗎？也不是的，我們無法避免那些錯誤。

政府碰到了許多問題。一次革命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當革命在離我們海岸九十哩的強大的美國帝國面前進行，就更是如此。我們在鬥爭中，在他們進行破壞的環境里，在國家儲備枯竭的非常困難的條件里，不得不面臨這樣的任務：締造一個一無所有的國家，開發一個不發達國家，以及滿足我國人民各種需要，並且在鬥爭中逐漸開展這項工作。人都是新的，他們中間許多人沒有經驗，我們在整個這一過程中不得不逐漸培養這些人，不得不逐漸

培养这些干部。

自然，我們无法避免錯誤。那些由于革命的某一錯誤而恼怒的人應該懂得，我們无法避免那些錯誤，我們实在是沒法避免那些錯誤。虽然我們已尽了一切可能来避免錯誤，但是我們还是沒有能够做到。誰也不能責怪我們沒有做工作、沒有作出努力。我們許多人在革命政府成立最初几个月、在革命政府成立后的二十个月中甚至因工作过重而几乎損害了自己的健康。

那些錯誤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犯下了那些錯誤。为了實現土地改革，为了防止土地改革遭受破坏，給予各級政府人員以职权是必要的；对土地、财产进行一系列的接管是必要的。有一个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在进行接管。劳工部为了解决劳資糾紛依法进行接管；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进行接管；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三十个开发区的首长进行接管；人民商店部进行接管；住宅修建部进行接管；商业部进行接管；交通運輸部进行接管；有一个时候这种接管权成了所有政府部門的普遍权力。尽管許多接管是正确的，但也有許多接管是不正确的。譬如接管一个漁夫的两三条船，接管一辆卡車，或是接管一台拖拉机。这种接管同向一个美国庄园主、向一家庄园企业接管五十台拖拉机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向某一位先生接管一台拖拉机的原因是因为开发区的首长或是某一个合作社的社长要用拖拉机来工作。

这样就发生了許多不正确的接管、許多違反政策的接管；不是对大产业主、大庄园主进行接管，而是損害了小产业主和貧苦人的利益。这样就发生了不公道的情况。是的，我們是沒有能够避免这种不公道的事情和錯誤，但是我們必須誠实地承认这一点。

人們对此作了斗争，但这不是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

面要反对接管的泛滥现象，另一方面又要在发生了破坏生产、企业主和资方采取反动态度的其他地点坚决进行接管。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农业部是负责用飞机进行大面积耕地的喷射虫药的工作的，他们问我们是否可以接管私人的喷药飞机。我们说：不行。我们要同主人商议来购买我们需用的飞机，并且要设法作出安排，但是不能去接管。我们作这种打算，并且准备这样去做。但是过了不久，四架这种喷药飞机的主人连同几个驾驶员——都是些旧航空人员——乘了这几架飞机跑到迈阿密去了。由于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制造障碍，要执行拟订的路线是有困难的。

然而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坚持下去。飞机呢？必须同飞机的主人取得协议，以便同他们把事情安排妥当，而不是接管。有时候我们也碰到紧急需要的情况。然而我们现在已采取了一项政策，因为我们通过这三项法律结束了革命的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阶段，并且开始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革命的一个新阶段。

在第一阶段，采取激烈的措施是必要的。这种激烈的措施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权力过大的现象，权力过大的现象又造成了各种错误和不公道情况。我们必须开始纠正这些错误。

譬如说，大家看吧，城市改革法的某些细节是经过比较充分的研究的，考虑到了小业主的问题，而土地改革法中就没有考虑到，因为当时还存在着很多收入依靠自己小块田地的小土地所有者。我们现在要改正，决定每六个月支出五十万比索现金来支付那些因受土地改革法的影响、田地的产权转移到别的农业耕种者手中的贫困清寒家庭所持有的债券。（掌声）

这是正确地改正错误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掌握政

权，人民在贊美革命政权。人民是强大的。当革命政权犯錯誤时，任何受害者只須找革命政权申訴就可以了，所以革命政权必須是公正的。每当做了錯事和不公正的事，就要改正，因为人民总是可以从这里期待一切都会得到公正的处理的。我們把公正理解为关心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我們永远也不会把剝削人民的投机分子的要求、把外国壟断企业的要求看作是正义的；但是我們总是认为：照顾一貫期望革命政权主持公道的貧苦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有些老百姓的利益受到革命措施的影响，这种情况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有这样的情况。我們要逐步改正这种不公道的現象，我們要成立一个处理賠償要求的办公室，来照顾那些失掉了一辆卡車、一台拖拉机或一份产业的人。这就是說，要在一定的範圍内进行現款賠償。我們要成立这样的办公室，使得利益受到某一种可能是錯誤的或过分的措施的損害的人能够提出申訴。

第三，我們要在这里宣布，革命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現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一阶段的方法必然是不同于第二阶段的。第一阶段的方法必須是激烈的。那时不能同外国壟断集团妥协，不能同大庄园主、大特权階級妥协。很简单，就是要消灭大庄园和大特权階級，要消灭控制着經濟政治权力的少数人的經濟实力；他們濫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經濟政治权力进行剝削。

古巴大特权階級的經濟政治权力已經被消灭了，我国的少数特权势力已經作为一种政治經濟权力被消灭了，少数人的經濟政治权力被消灭了，剩下的就是人民。對我們說來，人民有着广泛的含义。當我們愈是深入到人民中最貧困的阶层，人民的含义就愈广泛。

現在有好些反社会的活动倒不是少数特权分子进行的，而是那些一直在社会上干这种勾当的坏分子进行的。他們人数很多，必須加以注意。

我們认为人們历来交付的房租必須取消，但是我們也关心所有那些依靠少量房租收入来維持生活的家庭的利益，关心这些利益并給以公道和滿意的补偿是我們的責任。

在革命的这一新阶段里，經濟与社会方面的激烈措施将不再出現。为什么呢？因为經濟方面最大最主要的势力，即控制着我国經濟的那些人，已被我們通过革命措施打垮了。剩下的是人民，剩下的是为数众多的小业主。在革命的第二阶段，經濟与社会方面的措施将不会是激烈的。如果我們被迫采取某一激烈的措施，那是出于革命的原因，是由于我們要保卫革命、反对阴谋分子、反对勾結帝国主义和勾結祖国敌人的人，而不是由于經濟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因此我們要在这里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宣布，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完成，革命現在进入第二阶段，这阶段里經濟社会改造的方法将有所不同，将沒有激烈的措施，将不損害私人利益。当革命的某一經濟或社会措施不得不損害某些人的利益时，革命将考虑这些利益，将同当事人商談，总要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使得所有由于某一措施而势必受到影响的人都感到滿意。

革命面临着一項偉大任务，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教育、发展經濟与社会事业的綱領。我們掌握着資源，掌握着各种手段，掌握着国家財政力量和国家的資金。我們也掌握着国家的自然資源、基本工业、对外貿易、运输、公用事业，这一切都由革命掌握。革命有着一切手段来迅速有效地实现經濟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綱領，因此可以保障国内所有中小产业主的利益。

我們要讲得更明确：譬如說，如果沒有將三百八十二家必須收歸國有的企業收歸國有的法令，如果沒有將銀行收歸國有，如果沒有貫徹實行城市改革法，革命的第一階段就不能結束。完成了革命第一階段的這幾項任務以後，我們才能够開始一個對大家都是平靜和安寧的階段。譬如一位開理髮鋪的太太在昨天——法律頒布的時候——還非常憂慮，還以為她的理髮鋪也要給弄走，也要被收歸國有。許多城市小商人擔心着是不是要消滅城市的小商業，是不是在城市里也要開辦人民商店，革命是不是要消滅小工廠和小商販。革命絲毫沒有必要去消滅這些行業。更確切地說，我們知道國家現在正處於需要大家一齊努力的時候，需要所有的小商人、小工業家、小農、中農一齊努力。讓所有的人都去努力完成發展我國經濟與社會事業的宏偉綱領是他們和我們的共同責任。

總之，昨天還擔擾自己的理髮鋪會被收歸國有的女店主，今天得到了城市改革法的好處，因為她可能還在交店鋪的房租，而現在得到了占有理髮鋪房產的權利。可能她在住宅方面也得到好處，而且她也可以不必擔心她的理髮鋪了。

接管政策即將改變。接管將成為特殊情況的措施，而且一定要預先得到計劃委員會的批准；以前許許多多政府工作人員自行接管的那種廣泛的職權將被取消。現在這種接管職權要集中起來，並且要確立同計劃委員會商議後才能接管的制度。不管怎樣，接管只能是一種特殊情況的措施。

所有的人都應該在這方面予以協助，人民、工人都要協助。如果發生了勞資糾紛，我們的政策是設法求得和解、設法求得不用接管的方法來解決，因為整個國家的農民、工人、小工業家、小商人、全體人民，毫無例外地都需要一起努力；這樣的政策是目前可行的

最明智、最聪明、最爱国和最革命的政策。国家需要这样做，国家也必须这样做。

革命政府保证革命政权第二阶段所采取的方法是这样的：停止进行接管，只是在沒有其他办法的特殊情况下才进行接管；任何革命措施如果影响到业主的利益，业主将得到滿意和完全的补偿；革命的力量已經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任何意义上革命都沒有必要对我国中小业主采取激烈的措施。

可以告訴城市的商販，我們并不打算在城市建立人民商店。人民商店是在山上开始創辦的，过去山上的剝削很严重，小商人受到大商店的剝削，大商店以高价向他們出售貨物，还收取高额的利息，小商人高价进貨后，又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在山区建立人民商店是一种保护措施。后来，在其他农村地区也不得不建立了人民商店，因为商販們看到第一批的人民商店后都裹足不前，人民商店就負責整个农村地区的商品分配工作，而我們总是要他們不要发展到城市里来。为什么呢？因为城市里有大量的商販。在我們这样的不发达国家里，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小生意，因为沒有工作的人总是可以想出些事情来做的：摆个油炸食物摊、水果摊、开一家商店等等。沿着公路的一些小鎮里都是商販，所有的人都靠互相买卖过日子。我們必須考虑这部分为数众多的阶层。

在城市里沒有必要建立人民商店，而且建立人民商店的話，还会造成失业，造成社会上的混乱，使許多城市小商販失去收入。所以这种措施是沒有必要的。采取这种措施就会給革命造成困难。

革命掌握着对外出口貿易、进口貿易、大商店和銀行。只要城市的零售商店能維持公道合理的价格，革命是不会触动这种商店的。小商販可以帮助推动革命前进，革命也可以帮助許多小行业

小商販解决困难。

我們毫沒有兴趣。人民商店实际上也不能使政府得到收益，因为这些商店总是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商品的，这也是对的，因为农村的工資很低，比城市里低得多。我們在农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

像“米尼馬克斯”以及其他被政府收归国有的美国商业公司并没有改成人民商店，它們仍是商品价格維持原来水平的商业企业，其中許多公司是在消費水平很高的地区出售商品的。沒有道理要降低售价，售价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水平，只是設法提高质量、保证各种貨物的品种，但沒有規定出会使城市小商販破产的价格。这就是我們执行的政策。

現在，許多百貨公司已經收归国有。我們以后将采取什么政策呢？降低价格使所有别的商店都垮台嗎？不是的，將維持原有售价；政府将用从这种售价中获得的收益来实现革命的經濟与社会发展計劃。让現有为数众多的小商业破产是一个錯誤，而且那样做等于放棄可以用来建造更多的工厂、住宅、学校的收益，結果只使消費水平較高的阶层得到好处。这样大家都能清楚了解这项政策，我希望大家能清楚了解。

对这些百貨公司，譬如說对其中的“恩坎托”公司，我們怎么办呢？降低售价嗎？不是的。“恩坎托”公司仍保持原来的商标，“恩坎托”公司仍保持原来的售价，有人願意上“恩坎托”公司买东西、願意买“恩坎托”公司商标的东西，那么就請付“恩坎托”公司的牌价。那里商品质量、服务态度等一切都好，凡是喜欢在“恩坎托”公司购买东西的人能在那里买上他所喜欢的各种东西。“恩坎托”公司将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部門，但仍將保持着“恩坎托”公司的特

点。“恩坎托”公司、“費·德西格洛”公司的服务周到、待人和藹的女售貨員將繼續在那里接待所有的人。(掌声)

这就是要在城市实行的政策。任何收归国有的企业、任何为了新的需要而开办的机构,都将根据这一原則經營,它們將維持不致使城市小商販破产的售貨价格。

城市小商販也可以通过反对投机倒把、不帮助他人囤积居奇、安分守己、取得合理利潤使大家都能过得去等方面来帮助革命。我們方面也可以做更多的事,譬如說过去的大商店扼杀小商販,我們已經消灭了这种大商店,我們現在不去扼杀任何人。

过去許多銀行拒絕貸款,小商販无处貸款,有时就沒有商品周轉,人家就向他們高价出售貨物。就是說,在我們掌握了国家金融机构——各家銀行——的情况下,我們是可以而且也准备为小工商业者提供貸款、帮助他們摆脱无处貸款的处境和面临的困难,并且通过政府掌握的主要的商店对留存的小商店实行貸款和提供商品的政策,就是說,要把他們从大企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現在銀行由政府管理,政府将根据国家的利益来发放貸款,并向需要貸款的工厂发放,向需要貸款的小商販发放,向需要貸款的农村发放。也就是說,我們要分作三部分:对外貿易銀行、农貸銀行和另一个工商貸款机构,現在人們不需要什么靠山,不需要什么人撑腰,不需要使用棍棒了。革命政府願意通过銀行向小工商业提供貸款,願意向他們提供商品,願意帮助他們摆脱困难,因为革命政府絲毫沒有打算也沒有理由要消灭这些小企业。革命面临着巨大的任务,我們可以邀請所有留在国内的人——請注意,邀請所有留在国内的人——来实现革命的这一巨大的任务。留下来的人在道路上可以有两种态度:安心下来或是出走,留下来的人如果願意的話,

甚至可以要求一份补助,这是我們已在前面說过的了。

那些現在还在自己經商,还有着自己的作坊、工厂的人可以而且應該繼續工作。我們現在把話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将来的事实会证明我們的話,即誰今天留在这里,誰就有很好的机会参加革命。現在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貧苦大众手里,政权掌握在农民群众、工人群众、貧苦大众手里,而且紧紧地掌握在他們的手里。但是人民是不会任意濫用这种政权的,不会用政权来損害别的阶层的利益的,而是邀請这些阶层——他們的利益絕不会妨碍偉大的革命綱領的实现——同人民共同努力,人民也将帮助这些阶层摆脱过去大剝削者、大商人、大債主、高利貸主給他們造成的困境。

如果他們能认清大局,他們就能認識到我們也解放了他們。他們得到了定居在一个地方的权利,除此之外,还得到不动产的所有权。我們可以給予他們貸款,可以給他們的經營提供便利。他們也可以协助革命,为革命出力。

我认为这些話已說得非常明确、非常易懂,而且說明了革命政府将来的政策。大家不要再相信各种謠言,大家不要再相信这里会恢复过去的情况……,任何人都不能使革命的机器开倒車。我們一直是在坚持这一点,沒有人能够使之后退。(掌声)

小商贩沒有理由要支持过去剝削他的大商人、剝削他的高利貸者、剝削他的債主。小工业家沒有理由要支持过去剝削他的人,沒有理由要害怕。但他們过去是感到害怕的,我們已把話讲清楚了,我們已說明革命将采取怎样的政策,我們还請他們一起合作,还向他們說明了理由。这不是我們信口乱說,我們这样讲的理由都很清楚。我們要确立起我国全体公民、所有沒有在革命道路上停留的人得到安心的权利。

得到安心的权利,就是說,他們仍旧保持着他們的利益,并且能繼續經營。如果他們的什么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就可得到一笔完全滿意的賠償,不会对他們采取激烈的手段的,因为激烈的手段是革命用来对付大产业主的。我們誠懇地告訴他們,我們要乘这个大好机会,把所有留在古巴的人划分清楚:把大特权階級、大产业主划在一边;把其余的人民划在另一边。一边是所有同祖国的敌人勾結的人和阴谋反对祖国的人;另一边是所有决心为祖国服务的人。

这就是我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内容;所有曾經感到害怕的小企业主都知道这是他們可以支持的政策,人民也应该支持这一政策。大家都知道,我們总是非常坦率地讲话的,我們讲得很坦率,我在这里作了說明,甚至还向留下的旧海軍人員——虽然这些先生現在还有枪——和过去留下的公务人員发出了呼吁。我认为讲话这样坦率的人,要使別人相信他的誠意是不必使用任何手段的,而且我們是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的人。

請大家不要以为各項革命法律已把整个世界都給推翻了。被推翻的是几个王朝。譬如这里有一个家族……,我不去說哪一家了,我不願让人感到我們要在这里激怒什么人似的。这个家族过去有七家糖厂、一家銀行、八千卡瓦耶里亚土地,还有铁路、碼頭、畜牧业。另外有人有数千幢房子。还有人有五家糖厂、好些大公寓楼房、好些商店。总之,这里从前有些人的资产达到了两亿比索。你們过去是不是知道?老老实实地靠額上流汗是难以积累起这么大的资产的。我觉得积累起两亿、一亿五千万比索就要靠別人額上流很多汗。这些人的王朝是的确被推翻了,这些人和这些家庭中或許有人要向国家申請補助。(笑声)但是同时这也是不可能

的,因为他们有錢在国外。所有这些人都有錢和外汇存在国外。所以世界并没有塌下来。我們倒反而通过这些革命法律做了很多公道事。

我們犯过一些錯誤,我們將改正这些錯誤,但革命的措施將繼續执行,这些措施是永久的。我們將改正錯誤,因为这是我們的責任,因为政权應該是公正的,因为革命政权是任何受到不公正損害的人都應該向它申訴的权力机关,政权有責任使每个公民都感到安全。但是革命政权將严厉对待祖国的叛徒,將严厉对待反对革命的阴谋分子,因为革命有着最坚定的永远坚持下去的意志,革命必定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必定会公正地对待我国所有的公民、正直的公民、誠实的公民、願意劳动的人、願意为自己的国家出力的人。

今天,一个阶段已告完成。革命政府在二十个月中已完成了蒙卡达綱領,而且在許多方面超过了綱領。那时候我們怀着一系列的想法。这些想法今天已更加明确更加清楚了。那时候我們看来还是遙远的問題,今天我們已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有把握了,因为我們有了更多的經驗,而且事实已經表明,昨天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

因此当人們称馬蒂为梦想家的时候,他說:“真正做事的人不是那种寻找哪里可以生活得更好的人,而是寻找哪里有他的責任的人。只有这种真正做事的人才能使他今天的理想成为将来的法律。”

我們昨天的理想已經成了今天的法律。我們已經能够使这些理想中的某些方面更臻完善,所以效果更好。例如城市改革法就是如此。这项法律相当全面,許多方面的思想已經得到了发展,特别是这些思想在逐步得到實現。我国历届政府曾多次提出种种應該實現的綱領,但从来没有实现。

因此在开始时人們可能不相信我們，不理會我們提出的那種概念和解決辦法都不夠完整的粗糙的綱領。但是我們制定了綱領，是一個明確的綱領。這一綱領清楚地寫在好些文件里。

我們有一次說過，這次革命是屬於貧苦人、由貧苦人進行、為貧苦人着想的革命。我們在別的聲明里甚至談到了學校城，總之，我們談到了革命一直在實施的所有各項措施。

我們今天可以滿意地宣布，這個綱領已經實現了。過去有人不相信這個綱領，所以今天許多人感到驚奇。沒有什麼可驚奇的，因為我們沒有同大莊園主、同大剝削者、同壟斷組織、同掠奪我國經濟的外國利益集團作過任何一次妥協；對於特權、偷盜、政客手段、腐化墮落，我們也不容情。我們的諾言是消滅所有這一切丑惡東西，並為此同人民一起鬥爭，我們沒有背叛人民，我們沒有背叛我們曾經對他們許下諾言的革命先烈。我們對人民和革命許下的諾言已經實現了。

我今天重新看了一下有一次我們對民間團體的講話，我們在那次說過，謊話總是要找到我們頭上來的，人家使我們在謊言中生活，所以當我們聽到真話時，我們反而感到世界要倒塌了。

我們在那次革命勝利兩個月後作的講話中說得很明確，值得再把这些話念一念，因為那時我們分析了教育、經濟、農業、住房等方面各項問題，這些問題今天都解決了。聽眾鼓了掌，下面我就要念到受到鼓掌的幾段話。

我們談了所有的問題，無法全部重念。那次听讲的是中产階层的代表，我們像平時一樣，也是把話讲得很明确的，但是在革命鬥爭初期我們的話尤其說得明确，那時候我們談到了人民，談到了六十萬失業的古巴人，五十萬在茅草屋里居住的無地農村工人，談

到产业工人、小农、教师，总之談到了需要革命的各个阶层。我們那时候說：“这就是人民，他們遭受着各种不幸，因而他們能最勇敢地进行搏斗。”他們有着蒙受虛假諾言欺騙的痛苦的經歷，我們沒有对人民这样說：“我們要給你东西”，而是說：“这就是你的，为了你自己得到自由和幸福，你要尽力斗爭。”我們所做的事恰恰就是这样。

我們那时候沒有說，“我們要給你东西”，我們對他們說了：“这就是你的，为了你自己得到自由和幸福，你要尽力斗爭。”我們現在可以再讲一次：农民，这就是你的地，这就是你的学校、你的医院，这就是你的城鎮和变成学校的軍营，这就是你的房子，这就是你的海濱，这就是你的工厂——工厂过去是属于外国壟断集团的，这就是你的电力公司，你的电话公司，这就是你的炼油厂，因为你过去什么都沒有，今天有了，你今天有了我們能給你的一切，你今天得到了斗爭的果实。

就是說，这一切已不是諾言，而是事实；人民現在知道要爭取什么，要保卫什么。我們本来就有这样的信念：我們相信让人民懂得了这一点，人民就会响应，就会保卫已經爭取到的成果。

我們在那一次讲到了要給予占地五卡瓦耶里亚或更少面积的小佃农、二佃农、承租农、分成农和暫耕农以土地的不可剝夺和不可轉让的所有权，我們說要无偿地給予他們土地证，現在已經實現了。我們那时提出要沒收貪污分子的財產，我們說到土地改革、全面的教学改革、电力托拉斯和电话托拉斯的国有化，說到土地問題和工业化問題，有一段話是这样的：

“土地問題、工业化問題、住宅問題、失业問題、教育問題和人民健康問題——我們必須坚决努力求得这六个具体問題的解决。”

我們在那时候說：“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也許这样的叙述显得太冷酷和理論化了。”我們說：“古巴百分之八十五的小农要交地租，經常遭受着夺佃的威胁，一半以上的最好的耕地在外国人手中，在奥連特这个最辽阔的省份內，联合果品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土地将南北两海岸联成一片。有二十万农户沒有一寸土地可为他們的儿女們种些粮食作物，同时，大片的土地却閑置不用。”

我們在那时讲到了住宅問題：“古巴有二十万間茅屋和草棚，在城市和农村有四十万户人家挤在連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破旧和矮小的房屋里面；一百二十万城市居民要交付占他們收入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房租；二百八十万农村和郊区居民沒有电灯。”

“在这里情况也一样：如果国家打算降低房租，房东們就威胁着要使所有的建筑工程都陷于瘫痪；如果国家縮手不管，他們就在能够收取高昂房租的时候盖些新房，否則，那怕其余的居民都睡在露天里，他們也不会砌一块磚的。”

我們在那时談到了教育問題，特別說了这样一些話：“国家的前途和它的問題的解决不能再取决于十几个財閥自私的利益了，不能再取决于十一二个巨头在他們装有冷气设备的办公室里對他們的利潤所作的冷酷的盘算了。国家不能再跪着祈求几个金牛犢显示奇迹了，这种像《旧約》里那样的金牛犢是不会作出任何奇迹的。”

“只有我們以創造我們的共和国的解放者所表現出来的那样的毅力、誠实和爱国精神，投身到斗争中去，共和国的問題才能解决。这是不能靠卡洛斯·薩拉德里加斯之流的政治家来解决的，他們的政治活动就在于使一切保持現狀，整天胡說些什么‘企业绝对

自由’、‘投資保证’和‘供求法則’，以及談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部長們在第五大街的一座大樓里可以愉快地暢談，等到那些今天有問題迫切需要解決的人死后連骨灰都化得無影無蹤的時候，他們的談話還不會停止。”

我們那時說：“在現今世界上，是沒有任何問題會自然而然地解決的。一個享有人民支持和得到全民尊重的革命政府，在清洗了各個機構里的貪官污吏之後，就將立即着手實行國家工業化，調動全國的資金，并把這一巨大的任務交給專家和真正有才干的人去研究、領導、規劃和執行。”

“革命政府在使今天交付地租的十萬小農成為自己的小塊土地的主人後，就將着手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首先依據憲法分別按各種農業企業的性质規定其最大佔地面積，多餘的土地予以徵收，還要收回被霸佔的國有土地，排干海水淹沒的田地和沼澤地，建立大片的苗圃，保留造林地區，其餘的土地將分給農戶，優先分給人口眾多的農戶，發展農業合作社以便共同使用冷藏設備，共同得到對耕作和飼養技術的專業指導，最後，對農民提供資金和設備，採取保護他們的措施，教給他們以有用的知識。”

“革命政府將解決住宅問題，堅決降低房租百分之五十，房主自己住的房屋免除一切賦稅，出租的房稅則將增加兩倍，拆除特別破舊的房屋，在這些地方蓋起多層的現代化建築，並且以空前的規模資助整個島國上的住宅興建工程。這一切所根據的觀點是：如果在農村中最理想的是家家有自己的土地，那末，在城市里最理想的是家家都有自己的住宅或公寓。現在有足夠的磚石和充裕的勞力來為古巴每個家庭建造一所體面的住宅。”

“最後，革命政府將對我們的教育進行全面的改革，使之適應

前面提到的任務，給將要在一個幸福的祖國生活的後代以應有的培養。”

這個綱領不僅完成了，而且得到了發展，並超出了原來的範圍。事實上已做了多得多的事情。我們過去沒有打算組織青年革命工作隊，而今天已經組織起來了，過去沒有想到志願教師的事情，而今天古巴農村到處都有志願教師。我們講要把哥倫比亞兵營改變為一個大的學校城，哥倫比亞兵營現在已經改變成可以容納兩千名貧苦大學生、擁有供一萬多學生使用的教室的“自由學校城”。改變的不只是哥倫比亞營，共和國所有的兵營和整個島上大量的駐屯地點都變成了學校。

已經建造了供四千五百名大學公費生居住的宿舍，正在建造兩個大學城並且行將建造第三個。革命已經建造了一萬間教室，在這段時期里建造了兩萬五千幢房子，整個島上五十個居民鎮的建築即將完工，還有公共海濱浴場，總之……，當時那些革命者還沒有想到的許多東西，現在已在我們成為事實。

所以這個綱領已經完成。不僅是完成了綱領，而且超過了綱領。在所有能改進的地方都有了改進，更加切合我國實際。我們能夠滿意地向人民說，我們的諾言已經完全實現。

這個文件指導了第一階段的革命行動。我們不懂得為什麼有那種自稱為“受了騙”或“幻想破滅”的人……更好地說，我們是知道為什麼的。（笑聲）我們是知道為什麼的，因為他們那時不相信我們講的話，因為他們以為革命總是會被人出賣的，革命者總是要被人腐蝕的，他們還認為我們的話僅僅是說說而已的。當諾言變成了事實，於是他們就稱自己“受了騙”。倒是真的，他們過去受了騙，所以現在領悟了！他們認為那時說的是謊言，所以現在領

悟了！他們原来以为不会有土地改革，所以現在領悟了！他們原来以为不会有城市改革，所以現在領悟了！他們原先认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軍隊永远不会被消灭，所以現在領悟了！他們原来以为軍营不会变成学校，所以現在領悟了！他們原来认为人民永远不会武装起来，而現在有了武装着的人民，所以現在領悟了！他們原来认为任何一次革命都抵擋不了帝国主义，而革命現在却抵擋住了帝国主义，所以現在領悟了！因此，这些可怜的家伙把革命的領袖人物、把完成諾言的人、把向人民履行了义务的人称作叛徒。

这曾經是革命的根本文件。

革命今天有着一个新的文件，即人民在全国大会上通过的文件：《哈瓦那宣言》。《哈瓦那宣言》的各项原則已不是一部分人的綱領，而是全国人民願望的概括，这个文件表达了这些願望，并且宣布了人类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职责。我們現在可以給《宣言》补充一項权利：每个家庭有得到一所体面的住宅的权利。《宣言》說：“农民有取得土地的权利；工人有享有他們劳动果实的权利；孩子們有受教育的权利；生病的人有享受医疗的权利；青年有工作的权利；学生有受自由的、实验的科学的教育的权利；黑人和印第安人有充分享受人类尊严的权利；妇女有平等的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老人有安定地度过晚年的权利；知識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有以他們自己的劳动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权利；各国把帝国主义壟断組織收归国有以收回他們的民族資源和財富的权利；各国与世界一切国家自由貿易的权利；各国充分行使主权的权利；各国人民有把他們的軍营变成学校，以及把武器交給他們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識分子、黑人、印第安人、妇女、青年、老人和一切

受壓迫和受剝削的人們，以便由他們自己來保衛他們的權利和他們的命運的權利。”我們現在又確立了一項權利：每個家庭有得到一所體面的住宅的權利。我們革命的理想就是這樣地在擴大和發展，這種理想體現在這些權利中，體現在這些職責中。我們還要進行這樣的譴責：

“最後，古巴人民全國大會譴責人對人的剝削和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對不發達國家的剝削。”“古巴人民全國大會譴責大莊園制度，這是農民貧窮的根源，是落后和不人道的農業生產方式；譴責飢餓工資，譴責畸形的特權利益對人類勞動的凶殘剝削；譴責文盲，譴責缺乏教師、學校、醫生和醫院的狀況；譴責美洲各國老年人得不到保障的狀況；譴責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歧視；譴責對婦女的不平等待遇和剝削；譴責使我們各國人民處於貧困狀態、阻止各國的民主發展和完全行使自己的主權的軍事和政治寡頭統治；譴責把我們各國的自然資源出讓給外國壟斷集團，認為這是投降和背叛人民利益的政策；譴責遵從華盛頓的指令無視自己人民的感情的政府；譴責代表寡頭統治的利益和帝國主義壓迫者的政策的宣傳機構對各國人民進行的一系列的欺騙；譴責美國通訊社壟斷新聞，它們是美國托拉斯的工具和華盛頓的代理人；譴責鎮壓法律，這些法律阻止各國絕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為爭取自己的社會和愛國主義的權益的鬥爭；譴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企業，它們不斷掠奪我們的財富，剝削我們的工人和農民，吮吸我們經濟的血液並使我們的經濟繼續處於落后狀態，使拉丁美洲的政治屈從於它們的圖謀和利益。”

這就是今天革命新階段的綱領，我們現在面臨着新階段的長

期工作，要由我們和我們的后輩用很多年時間去進行，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要實行工業化，要發展我們的經濟，要發展教育，要徹底實行人民掃盲計劃，要改善人民的居住條件和健康狀況，而且我們還要在世界上起我們的作用。

這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要記住我有一次在《聖經》里看到的那種情況，即響應召喚的人很多，而被選中的卻很少。在革命初期，響應召喚的人、露面的人很多，而選得上的人非常少。

帝國主義敵人目前正在進行一種運動，要使我們沒有技術人員可用；憎恨我們的人和叛徒們也參加了這種運動，其中有的曾在革命政府里擔任過職務，像馬努厄爾·拉依工程師今天已成了反革命的头子之一，他已經無恥之極地同放炸彈的特務結合在一起了，並且同美國大使館勾搭，用答應在美國、波多黎各給予高額工資的辦法，進行唆使我國工程師出走的運動，這種運動要弄走我們煉油廠的技術人員，這種運動要弄走我們的醫生。帝國主義者在他們的國家里拒絕治療一個遭受暴徒槍擊的古巴人，槍擊後這個暴徒完全逍遙法外；同時要弄走我國人民的醫生，要使我國人民沒有醫生，要用給予高額工資的辦法把他們弄到國外，這樣的事是不足為奇的。有些可恥的、賣國的醫生居然響應了這種號召；有些可恥、懦弱和賣國的工程師居然響應了這種號召；有些可恥、懦弱和賣國的技術人員居然響應了這種號召。是有這種人的，我們必須這樣稱呼他們，因為他們這些人過去在我國人民出錢辦的大學里求學，在這裡享受了各種優待，而今天為了金錢卻賣身給國家敵人，干着使自己的祖國沒有技術人員、沒有醫生的罪惡活動。對從我國出走的技術人員——我們不禁止他們外出，願走的都走吧，我們這裡不強留任何人——最起碼的措施就是永遠也

不让他们有权利重返自己的祖国；（掌声）对于本来在政府、在收归国有的企业以及在国家机构中担任职务、但却抛棄自己的国家到国外去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人，我們判处他們喪失古巴公民权。

当然不可能全部都跑光，很多人会留在这里。不可能全部医生都跑光，因为在馬埃斯特腊山的时候，我們的确常常缺少医生，但是很多医生都到了馬埃斯特腊山。他們不仅到那里进行治疗和拯救了許多生命，而且也参加了战斗。在所有的部門，总是有好的、非常好的工程师、医生和技术人員，他們不会抛棄自己的国家，他們不会成为祖国的叛徒，他們不会为了金錢而賣身給剝削者，他們不会去过那种額上打着叛徒和奴才的烙印的丑恶生活。有人在苏联革命时跑到了中国，但后来中国发生革命，他們就离开中国跑到古巴，以后又发生了古巴革命。他們的命运是：不管他們跑到多么远的地方，但总是会碰到革命的，那些逃避现实的人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許多人身上，他們为了逃避革命，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們沒有想到有这种情况：就恰恰在他們去出卖自己的本領的地方碰到革命，因为世界在改变，世界在迅速地改变，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革命和巨大的改变。

世界可能通过这种或那种道路而产生巨大的改变。可能有一天这些叛徒們会无处投身。

但是人民必須知道，他們是在用各种手段反对革命，因此我們必須迅速培养技术人員，因为他們在对我国干出了种种无耻勾当和侵略行为之后，他們还觉得不够，現在正在用各种手段和資金，想使我国沒有技术人員。

如果有一天，山上有十个孩子得时疫病死去，或是一百个或一千个孩子死去，他們是毫不关心的。让你们沒有医生吧，帝国主义分子和向帝国主义出卖灵魂的人是毫不关心孩子們由于沒有医生而死亡的。他們甚至力图想把我們的技术人員减少到最低数量。这是我們要对付的另一个問題，但是像我們一直在对付所有的侵略和阴谋一样，我們是一定能对付得了的。

我想要讲的話已基本上讲完了。从今以后，誰要是感到害怕，那是因为他願意害怕，或是因为他确实有些过错或者参与过什么罪行。所有願意劳动、願意斗争的人都能得到机会。蒙卡达的綱領已告完成。我們現在进入另一个阶段。現在的方法不同了。我們的原則今天都概括在《哈瓦那宣言》里，我們要把時間和精力放在我們現在面临的任務上，我們和后继我們的人都要如此。

在結束講話之前，請允許我們回顾一下剛剛在这里看到的一段話……（在文件中寻找）……就是在那次对民間組織的講話中，我們說：

“問題不單是要使在斗争中倒下去的人沒有白白流血。別人教給我們历史，教我們唱国歌，教育我們尊敬我們的烈士、我們的先哲和我們的英雄，我們必須以某种方式使馬賽奥、馬蒂、伊格納西奥·阿格拉蒙特以及今天以前所有倒下去的人沒有白白流血，希望大家告訴我，为了使古巴人民不再过今天以前一直过着的那样的苦难的生活，不再忍受折磨，不再失望，我們过去所作的那么多的牺牲是否值得呢？”

我們为人民完成了我們的綱領，过去沒有任何人有过我們这样滿意的心情。（掌声）

主持人：我以自由电台独立陣綫的名义感謝菲德尔·卡斯特

罗博士出席今天晚上这样重要的电视节目，也感谢新闻席的同志们。电视观众先生们，晚安，下星期四再见。

(译自古巴《革命文献》杂志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七期)

在古巴五个产业工会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工会代表团的同志們，(掌声)

在这里集会的各产业工会的领导同志們，

全体同志們，

首先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抗議，因为我們听說来这里体育宮集会的人在入口处受到了檢查，(喊声：“是的!”)当然，我們首先應該承认，这些負責安全的同志这样做的动机是非常好的，而且还以为他們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掌声)但是，我們要向在这里集会的人道歉。(喊声：“不要!”)要，要，而且要告訴大家，要告訴大家，要是我們知道我們到体育宮来是同在入口处受过檢查的群众一起集会的话，我們今天晚上就不来这里了。(掌声和喊声)这是实话!

确实的，那边到处是左輪枪和短武器。我真不知道內务部将怎么处理執照問題!因为我看見，那边人人都挎着左輪枪或手枪，那边甚至还有大炮。总之，据說那完全是自由的。但是，說真的，我們希望在我们和人民集会，尤其和工人集会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为了防止坏蛋或被收买分子的混入而让所有到会的工人都遭

到有失尊严的搜身。(喊声：“不!”)

总之，我們要担什么心呢？誰願意用他的性命来換我們中的哪一个人的性命，就让他来換吧。(喊声：“不!”)同志們，他要出卖自己性命的話，在这里跟在街上、在馬路的拐弯处以及任何我們天天要去的地方一样，都可以出卖。說实在的，这些話說給你們听，实际上也同样是說給負責安全的同志們听的，我們要求他們不要采取这一类措施，因为對我們來說，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和人民保持接触的意义。(掌声)再說，誰知道我們还要开多少次群众大会呢！(喊声)不仅开群众大会，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带着武器和子彈游行，(喊声和掌声)也有妇女参加，(喊声和掌声)他們不仅将带着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游行，(掌声)而且还要带着迫击炮、带着高射炮和大炮游行。(掌声)所以，我們應該让自己习惯于生活在武器中間，这些武器是掌握在劳动者的手里，之所以要这些武器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緣故。(喊声：“打倒!”)

我們有一次提出过这样一个問題：“武器用来干什么？”今天我們这样肯定地回答：“武器用来反对雇佣軍。”(掌声和喊声：“菲德爾，坚定，狠狠打击美国佬!”)武器用来消灭敢于按照征服者或侵略者的計劃踏上祖国土地的人。現在正是需要武器的时候，(掌声)因此我們购买了武器，很多的武器，(掌声)比雇佣軍和帝国主义者想像的还要多得多，比雇佣軍和帝国主义者想像的还要多得多！(掌声)他們想像的恐怕还不到我們現有用来保卫革命和祖国的武器的数目。(掌声和喊声：“火箭!”)不，不要談論火箭，我跟你們解釋为什么。因为，想不用自己的努力，不准备三倍、四倍地加紧我們自己的努力来进行自卫，而只想舒舒服服地让人家送来火箭反对祖国的敌人，(掌声)这是非常輕松的事情。我們應該尽可能少

地談論火箭，免得躺在火箭上睡覺，（掌聲）免得人民在精神上滋長一種貪圖安逸的傾向，免得麻痺我國人民抵抗的意志。而且還因為，如果我們希望永遠不使用火箭的話，如果我們希望不要因為發生入侵我國土地的事件而使世界卷入一場原子戰爭的悲劇的話，我們有一個有助於防止發生這樣事情的办法，那就是使我們自己成為強有力者。我們自己軟弱無力就等於邀請敵人來進攻我們，而帝國主義的進攻可能會導致，可以說會導致世界的戰爭。我們自己軟弱無力就等於邀請帝國主義發動進攻。

要是他們相信我們這個島可以像占領薩爾島^①那樣容易占領的話，要是他們相信用几百個傘兵就能占領我們這個島的話，那要比他們知道對我國的任何突然襲擊都不可能得逞的時候，比他們知道對我國進行任何最典型的納粹“閃電戰”都不可能得逞的時候，更加可能決定發動對我們的進攻。當他們知道進攻我們的戰鬥並不是一場二十四小時的戰鬥的時候，當我們很好地使五角大樓的人們知道，為了占領例如像沖繩島這樣一個小島（那里守衛的人數很少，而且都是從另一個國家來的，他們並不是保衛自己的土地）尚且要戰鬥好幾個月，為了占領沖繩島尚且得動員了他們的大大小小的艦隊和成千成萬的海軍，那末，他們就得好好計算計算，必須怎樣才能試圖占領一個比沖繩島大得多的島，而且守衛這個島的是六百萬古巴人，（掌聲）武器又要比守衛沖繩島的日本人好得很多。

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讓五角大樓的人們知道，不要那樣地荒唐可笑，認為派一千四百名海軍陸戰隊到卡伊馬內拉去度一個周末

① 薩爾島是位於古巴本島北部的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譯者注

就能把我們吓倒了。

这一事实只能在我国人民面前，只能在全世界的面前再次表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多么的虛伪和多么的卑鄙！他們派遣了一船的海軍，同时又公布說这些海軍是去卡伊馬內拉“休息”的，而第三天那些去卡伊馬內拉“休息”的士兵却參加了一次抵抗假設的进攻的軍事演习，而这种进攻只有在五角大楼神經錯乱的將軍們害了热病的想像中才会发生。（掌声）

但是他們就是那样的人，就是那样地在嘲弄世界輿論，一面說派人去“休息”，一面又組織四十八小时后的軍事演习。

所以，要让人民懂得，只有增强自己的力量、很好地組織起来并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只有当帝国主义者深信我們的島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里被占領时，入侵的可能性才会縮小。

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够一开始就进行頑强不屈的抵抗，国际援助就会失去意义。如果我們自己不进行百折不撓的抵抗，国际援助就会无能为力，就会无法起作用。因此，不應該躺在火箭上睡觉，應該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因为沒有我們自己的努力，沒有我們一开始就进行的頑强不屈的抵抗，那末苏联的火箭支援、（掌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援（掌声）以及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支援就会沒有发挥作用的机会。

因此，我們必須懂得作好准备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們才有免受侵略的可能。

大家总还記得两三星期以前我們是怎样清楚地談論和闡述形势的，对人民就應該把各种問題都清清楚楚地告訴他們。那时我們告訴人民，雇佣軍正在危地馬拉集結，他們拥有全副战争装

备，有飞机和运输船只，企图入侵我国。我们还告诉人民，根据情况判断，美国举行选举的时期将是最紧急的时期，因为古巴问题已成了主要的争论点，竞选双方都争着要侵略古巴共和国，每一方都企图促使另一方对我们采取愈来愈富侵略性的立场。

此外，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领导人的头脑里，很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个想法在打转：在选举以前发动侵略，以便影响这次选举的结果。

革命政府揭露了这一阴谋，并在联合国里揭露了这些计划。革命政府利用了各种办法阻止进攻：在世界舆论面前进行揭露，并加紧对付进攻的准备。这几天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原因之一，毫无疑问是在联合国里进行的揭露、世界舆论异乎寻常和日益增长的声援，（掌声）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反抗，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可能的原因。大家记得，我们是怎样毫不留情地说过，“他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不好过”，很自然，他们会在我们还没有能完全发展我们的力量和威力之前就发动进攻的。我们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那时就发动进攻，对他们不利；如果再等几个星期，更不利；如果再等几个月，越发不利。（掌声）

认为敌人会等待我们，让我们充分利用时间来进行准备，这种想法是不合逻辑的。这样期望是不合逻辑的。此外，组织雇佣军的侵略和组织人民是不一样的，动员雇佣军和动员人民是不一样的，他们招募到一个雇佣军，我们就能在人民中组织三十个人。（掌声）运送一万个人和运送三万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的船只和飞机的数量会是大得惊人的。

其次，我们的国防建设是在以无法比拟的速度发展着，其速度之快是组织雇佣军侵略所无法比拟的。再说，他们碰到的问题不

仅在于招募和訓練，而且还在于運輸。

我們在几星期前就說过，我們清楚地闡明形勢和提醒說，敌人一定会不等我們充分发展国防力量就发动进攻，我們这样做并不会使事情的結果有所改变，因为他們既然已經組織好了，不是立刻动手，就是暫且不动。这里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在起作用，譬如說某些軍人的想法，尤其是那些五角大楼的軍人們的想法，这些滿脑子美国思想的軍人会因为还缺少八張吊床和十个軍用水壶而不作战，非要等到准备齐了所有的吊床、所有的軍用水壶、所有的炸彈、所有的跳伞和所有的武器才肯作战。

这就是說，他們在办公室里制訂計劃，計算所需装备的数量，不到百分之百的准备就緒他們是不会开始作战的。可能現在他們还没有凑齐所有的軍用水壶和吊床，或是还没有凑齐所有的毯子。
(掌声)

但是，确实已經过去两个星期了，在这两个星期里，革命的軍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掌声) 他們失去的这两个星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两个星期！(掌声) 过去的这两个星期是我們充分加以利用的两个星期！(掌声) 又一个星期快要过去了，我們又充分利用了一个星期。(掌声)

这一点人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这是发生在人民眼前的事。

这就是目前的形勢，我們再重复一遍：要是他們在这星期里发动进攻，已經比三星期前大为不利了。(掌声) 要是三星期后再进攻，将比这星期进攻更为不利！(掌声)

这当然是个真理，就像用一个手指无法遮住太阳一样，時間对我們有利，这一真理人民是應該知道的。時間总是对革命有利的。
(掌声) 革命是懂得利用時間的。

因此，我們很放心，我們應該很放心，因为每过一天都对侵略者不利，这一点可能他們連想都沒有想到！（掌声）我們應該預先申明，我們沒有任何特殊兴趣要泄他們的气。我們不是在跟他們說話，我們是在跟人民說話。（掌声）他們要是留在那里了，但願就留在那里吧！我們知道我們能够消灭他們，但是如果他們願意节省我們这份麻煩，最好就讓他們节省了。我們是連一个祖国的儿子都不願意失去的，（掌声）比起流血的胜利来，我們更願意要不流血的胜利。（掌声）

做好像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准备就是去爭取打不流血的胜仗，（掌声）因为他們，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已开始懂得事情并不是那样容易，已开始懂得，正如一句諺語或老話所說的，“有的事情像拉小提琴，有的事情像彈六弦琴——难易不一。”

由于好多个原因，皮諾斯島一直成为可能进攻的目标之一，因为第一，他們可把它当作作战的基地；第二，可把它当作扩大力量的中心，因为那里的監獄里关着战犯和反革命分子。但是我們已經采取了保卫皮諾斯島的措施，（掌声）皮諾斯島已不可能为任何雇佣軍入侵所占領！（掌声）在那里坚守陣地的起义軍战士和工农民兵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足以打退任何进攻。（掌声）

人民对这些問題應該了如指掌，以便每个人都能独立地作出正确判断，都能很好地认清問題，不致为一些虛无縹渺的想法所驅使，尤其不致被各种謠言搞昏头脑，虽然这些天里听到的那些謠言并不是反革命的，而有点像革命的，因为这几天听到了这样的謠言，說敌人企图派船来登陸，但給我們打沉了。这是个贊成革命的謠言，但謠言仍然是謠言。

人們應該相信，一切重大的消息都不会被隱瞞起来的。有些場

合可能对某个事实保守秘密，譬如說，有一架飞机在投擲武器和运输武器，那时可能以不声張为妙，这样，那架飞机才肯源源不断地投送武器。（掌声）在那样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谨慎行事。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不說話才是正确的。但是你們应该学会判断对某些事情是否需要保持緘默或采取保留态度，而革命政府的政策一贯是向人民清清楚楚地講話，能像我們那样清楚明了地講話的政府是不多的，（掌声）我們是一貫这样清楚明了地解釋一切問題的。对我們來說，沒有任何道义上的理由要对一些事实，哪怕是不愉快的事实进行隱瞞。为什么要隱瞞呢？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去隱瞞事实呢？所以，大家要永远記住这一点：将来发生的任何重大事情都不会不告訴人民的。

举个例子，譬如說爆炸了一颗小的定时炸彈，这是反革命的恐怖分子干的，它既沒有造成損失，又沒有伤人，报道它就沒有多少意义。也許这是人們很想知道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点重要性，如果造成了損失，如果伤了人，那就應該告訴大家。这就是說，新聞报道應該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要有积极的意义，而且要貫徹这一个原則：沒有一桩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人民不知道。（掌声）所以，那些贊成革命的謠言也不應該去听信。总之，謠言終究是欺騙，而欺騙是不会帶來什么积极后果的。

目前的局势很稳定，目前的局势很安定。人民可以放心，可以安心。保卫革命的措施已有很大的进展，不仅在首都，而且在全国，（掌声）目前有好几千人——我們不說到底几千人，但确实有好几千人——在訓練使用特种武器。（掌声）一支强大的人民軍隊、一支真正人民的軍隊正在組織中，正在依靠大家的努力組織起来。首先是組織好起义軍，（掌声）而起义軍又正在組織一支工

人、农民和一切爱国者的军队，这是一支人员众多和非常精良的军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只要这样说就够了：民兵要参加步兵营，应该首先能在一夜里走七十二公里路，然后才能进入步兵学校。（掌声）谁要是没有通过这第一关，就得等到所有的营都受训完毕，就得靠自己想办法受训，谁要是不能作七十二公里的行军，谁就进不了步兵营。（掌声）

这是不是說，那些由于体力上的原因不能行军的人就无法在民兵里或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了呢？不是的。但是可以这样来区别：哪些人适合做这一工作，哪些人适合做另一工作。那些由于某种体力上的原因无法进行这种行军的人，我们可以安排做别的事，同样可以训练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许多其他方面进行保卫祖国所需要的工作。（掌声）在后方照顾伤员或为战斗的人准备粮食、鞋子或衣服的人是跟在第一线作战的人同样重要的。（掌声）没有鞋子、没有吃的东西、没有衣服或没有药品，战士就会无能为力。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每个人都是有用的，我们应该争取做到的是：每个人坚守自己应该坚守的岗位。因为这不是兴趣问题，这是能力问题，我们正在设法使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岗位。

这些日子里，民兵中的女同志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叫到她们。（掌声）

女同志们我们也已经开始叫到她们了。（掌声）要她们做什么事情呢？做一切事情！包括打仗。（掌声）我们就要送她们去受训了，使她们能做一切事情，能同样地接替任何一个站在第一线的士兵或民兵的岗位，也要使她们站到第一线去！（掌声）

这就是說，我们也要去培养女民兵，要不带任何偏见、不加任何挑剔地培养她们。（掌声）我们怎么能放棄这一支妇女在革命中

所代表的力量呢?! 要不然我们就会使人民中的战士数量减少一半, 而且应该知道, 全国人民的口号, “誓死保卫祖国”的口号, 对男人和妇女是同样有效的。(掌声和喊声: “我们必胜, 我们必胜!” “一、二、三、四, 永远和菲德尔在一起!” “菲德尔, 坚定, 狠狠打击美国佬!”)

要不然, “誓死保卫祖国”的口号就不能成为全民的口号, 就不能训练全体人民为斗争作好准备。因此我们应该让全国人民都受到训练。有些时候, 由于民兵们过分的热情也引起了我们的某些困难, 突然, 某个企业没有行政负责人了, 或是突然某个企业里许多生产过程中无法由别人代替的同志不见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家或那家公司的人星期天被叫去受训了, 或是几千个人被选派去学习掌握某种武器了, 那些同志就这样给招募去了。第二天, 工业部、石油管理局或其他国家部门由于各工厂中这么多无法由别人代替的同志缺勤而大吃一惊, 而我们——当然也感到一半惭愧——实在无法向那些部门的负责人交代。

解决的办法是这样: 谁如果是一个工厂的行政负责人或者担负某一别人无法替代的技术工作, 就不应该为自己单纯的尚武精神所驱使, 而应该用革命的精神想一想, 他留在那里, 留在机器旁, 比之扛步枪有用得多。因为首先去拿枪的人应该是那些工作上走得开的人, 而那些走不开的人, 他们确实也要去拿枪, 但应该等到再也没有其他走得开的人的时候。(掌声)

因此, 负责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同志们首先应该把自己算在那些不该去参加民兵营训练的人的中间, 然后本着这种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开出所有脱不开身的同志的名单。当然, 在可能情况下, 还应该着手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 以便哪一天他的工厂, 也就是他

管理的工厂不致遭受工人人数减少的影响。因为百分之三十、四十或五十的人将要参加部队，他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不致出现生产瘫痪的现象。这就是说，企业的负责人也应该使自己受到如何应付紧急情况的训练，这一切大家可把它当作一条经验，因为可怕的是一旦出现了那样的情况而预先毫无妥善的解决办法。每个人都应该计划好怎样才能在缺少百分之几十工人的情况下照样维持企业的生产；但是，首先是那些在工厂里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人不能应征入伍或参加战斗部队的学校，他们要等待，要等到有人能接替他们时为止。

请大家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妨碍生产，不要等那些工厂的负责同志向我们问起他们的技术人员时，我们连他们在哪个营地都答不上来，这样我们就没有脸面去见那些工厂的负责同志了。原则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应该负责地照此做去。

我国人民必须不断地加强组织性，不断地加强责任感，不断地加强社会纪律性。因为胜利决不可能是哪一个个人的胜利，胜利决不可能是哪一个多打了几枪或多杀死了几个敌人的人的胜利。胜利应该是大家的，要让每个人都懂得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掌声）

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天天改进革命工作，我们应该天天改进组织工作。我们应该这样工作，保证每一努力都能收到成果。

今天大家都看到那些为购买武器和飞机，为购买奶牛和为土地改革所作的捐献。由于有了这笔购买武器和飞机的捐款，我们才能够组织起好多训练中心，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卓有成效地学习使用各自的武器，他们不会因此而减少收入。这就是说，

当一个每月挣一百或一百二十个比索工资的工人参加了某一军事训练学校,在那里耽上三个月,政府可以补偿他在这三个月里因缺勤而没有得到的工资。(掌声)

所以,当索多同志交给我们一张四万八千比索购买武器和飞机捐款的支票时,我们在想:“我们又可多一个步兵营了。”(掌声)

战士们也应该让他们受到训练。每一个战士都应该学会很好使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还应该学会和他班里、排里、连里和营里的其他同志一起行动。

也许最初有人以为民兵问题是闹着玩的,是个大人的游戏。现在可以看出,民兵问题是桩非常严肃的事情,(掌声)要参加战斗部队,应该有决心,应该有毅力,应该具有革命精神,(掌声)并且应该经受得起考验,因为有好多人自以为行,而当碰到一些稍为要费点力气的事情时,就发现原来的想像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应该说,经受得起考验的工人的人数是非常之多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好几个七十多岁的老工人都完成了七十二公里的夜行军任务。(掌声)

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是这样地在建立起来,这一训练好多万人的工作是需要花钱的。人员都是从生产岗位上抽出来的。今天的这些牺牲将来是完全能得到补偿的,因为这一个受训的工人在一天天进步,体力在增强,而且思想和道德也在不断进步。(掌声)这个工人对自己信心更足了,对本阶级的力量也更加认识清楚了。这个去受训的工人看到那里在组织一个迫击炮连或反坦克连,可以看到那里从前是一个军事要塞,一群军人控制着武器,垄断着这些武器的使用和操纵。一个工人到了那个营地,他会想起过去,想起过去当他要求某种权利,参加乡下或城里的罢工,争取不再受剥

削和能多給他一点他的劳动成果的时候，来反对他的武装人員的队伍出現了，这些武装人員的队伍用暴力冲散他們的行列，破坏他們的游行或殘暴地鎮压罢工。

这个工人可能从来沒有想到自己手里会拿起武器，对他來說，那些武器是压迫的象征，对他來說，那些武器是特权者的工具，因为那些武装人員的队伍不是开来跟他站在一起来保护他的，而总是来反对他的。当这个工人进入訓練营时，看到的不是一支步枪而是一门在他头脑里毫无概念的大炮，他看到这个威力强大的武器要由他来操纵，那些威力强大的炮弹要由他来发射，（掌声）而且看到和他一样的工人在操纵其他的武器，和他一样的工人和他一起組成了炮兵連，看到武器是掌握在自己階級的手里，那时他会更加深刻地懂得什么叫做革命，会更加清楚地懂得革命对他意味着什么。因为当他知道昨天还是压迫的象征、还是特权者的工具的东西，那些总是瞄准着他的武器，今天归他所有了，革命已把这些武器交給他了，那时这个工人懂得武器已成了自由的标志，武器再也不会用来压迫他了，武器再也不会用来迫害他了。（掌声）

那时，他自己問自己：我能用这些武器来做什么呢？我應該用这些武器做什么呢？他找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这些武器只能用来捍卫我們階級的利益和我国人民的利益。（掌声）

当一个工人已經具体明确地懂得了社会問題，因而懂得了他的前途就是他的階級的前途，就是他的人民的前途，懂得了應該为階級和为人民工作时，还有誰能够剝夺他的东西呢？（掌声）这个工人知道，現在他在自己劳动果实中少得到的那一点东西将完全用在还不会生产的儿童身上、用在殘廢人、病人或老人身上，用在为了发展祖国經濟而必須投資的地方，以便他的子女們明天能够

得到可靠的教育和劳动的机会，能够有一个比他现在已经得到的前途还要美好的未来。（掌声）

所以大家都懂得，进行革命是为了树立正义，进行革命是为了取消剥削，进行革命是为了解放人类。革命要把国家组织起来，要它为它准备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生活。这一美好的生活在政权不再属于那些通过武力骑在人民头上的少数特权者的时候起就得到了保障，政权属于人民了，人民已为确保他们的权益而武装起来了。（掌声）

如果说为了推翻一个特权阶级的政权、为了推翻一个少数掌握武装的人的政权，尚且需要流血和牺牲，如果说为了推翻一个像美洲所熟悉的那种军事独裁政权，有时尚且要花好几十年，那么一个武装了的人民的政权怎么能推翻得了呢？（掌声）如果说消灭一个少数人的特权阶级尚且很困难，那么一个武装起来了的并有高度纪律性的国家里占多数人的工人阶级怎能消灭得了呢？（掌声）

当工人阶级在军事训练营里受到了这样好的训练和培养了这样好的纪律性，同时又准备着为保卫自己的事业和祖国而进行斗争时，这一工人阶级的政权怎么推翻得了呢？（掌声）

这个工人回轉工作岗位时觉悟更高了，信心更足了，这个工人在那里，在机器旁，也就成了一名正在进行战斗的士兵，他在进行另一场我们必须进行的伟大战斗，反对经济封锁的战斗，反对经济扼杀的战斗，反对饥饿的战斗。如果我们在反对雇佣军的斗争中——打个譬喻——吃了一个败仗，那只能怪我们自己；如果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饥饿计划和经济封锁的斗争中吃了败仗，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在反对敌人企图把饥饿强加给我们的斗争中赢得胜利。（掌声）

我們應該让革命的敌人清楚地知道：我們要为反对軍事侵略并取得胜利而进行斗争，也同样要为反对經濟侵略、反对封鎖和饥饿运动并取得胜利而进行斗争。（掌声）革命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地取得胜利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反动派当然不会甘心看到革命胜利的，他們总是千方百計地想使革命失敗。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他們不取消我們的食糖定額，使他們不下令实行經濟封鎖，使他們不在經濟方面侵略我們，那就是繼續跪着当奴隶。这正是我国人民再也不願意容忍的办法。（掌声）我国人民已經站起来了，正因为我国人民已經站起来了，他們为了想叫我国人民再跪下便对我国人民說：“我們不买你們的糖了，我們不卖給你們机器零件，不卖給你們原料了。你們已站起来了不是？那好吧，工厂将再也得不到零件，汽車将再也得不到零件，各工业部門将再也得不到零件，你們将卖不掉你們的食糖”。虛伪而无耻的帝国主义重又使出了一套假仁假义的手法：下令封鎖一切，只有食物和药品由于人道的原因例外。

那末，他們为什么不尊重我們的食糖定額呢？也由于人道的原因嗎？我們連买东西的錢都沒有了，还去买什么食物和药品呢？他們的人道原因又到哪里去了呢？还能买些什么食物和药品呢？帝国主义是伪君子，是无耻之徒，是假仁假义者，它一面取消我們的定額，一面又說：“我們封鎖一切产品，但是食物和药品由于人道的原因例外。”帝国主义是无耻之徒，是撒謊家，是伪君子，是假仁假义者！（掌声）

他們以为用这个办法可以打敗我們了，他們在期待着經濟侵略、商品封鎖的結果。他們甚至做到了这样的地步：几星期前有一条船从加拿大开到这里来，船上装着五万公担馬鈴薯和几千公担

黑豆。美国对这家公司（公司是美国人开的）施加了影响，要使这条船不把貨物卸在哈瓦那而卸在波多黎各，結果这条船就沒有让开到古巴来。

还有这样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一群罪犯在飞机上打死了一位起义軍战士，打伤了一个小孩，舒舒服服地把飞机开到了迈阿密，在那里像英雄似的受到了欢迎。犯罪地点的小孩和士兵的血漬未干，而罪犯們却在那边受到了贊許式的款待。帝国主义者連这一点都不懂得，哪里还会管什么人道的感情？他們哪里还会去考虑那个小孩和那个士兵的亲人？他們把杀害古巴人、使我們同胞流血的人像英雄似的加以接待，这就是慫恿犯罪，这就是慫恿謀害。帝国主义不仅是无耻之徒、伪君子 and 假仁假义者，帝国主义还是杀人犯，帝国主义还是一切野蛮和犯罪行为的帮凶！（掌声和喊声：“枪毙！”“枪毙！”“菲德尔，坚定，狠狠打击美国佬！”“菲德尔，英雄，吃掉那鯊魚！”）

既然說由于人道的原因允許出口食物和药品，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让那条裝載馬鈴薯和黑豆的船到达古巴呢？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这里沒有馬鈴薯，沒有黑豆，为了让人民……。 （喊声：“要木薯，不要口香糖！”）

这是什么企图？企图扰乱人民的情緒、沮丧人民的斗志、破坏人民的士气。他們使用了各种手段。这就是說，我們應該作好准备来对付各种海盜行为。帝国主义不仅是无耻之徒、撒謊家、伪君子、假仁假义者、罪犯，帝国主义还是海盜，还是江洋大盜！（掌声）連我們根本不是向他們买的食品也不让运来。現在这些恬不知耻的家伙已經不只是不卖石油、取消食糖定額和进行种种侵略了，（喊声）已經不只是肆无忌憚地进行軍事演习来恐吓人民

了，——他們的軍事演習一直也沒有停止過，他們不是在波多黎各，就是在卡伊馬內拉或是什麼地方進行着各種軍事演習，企圖吓唬人民——這些人真是無恥已極！（喊聲）現在他們甚至企圖剝奪我們的食物了。

面對着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應該像現在我們正在做的那樣做去。不管怎麼樣，我們不會缺少豆类，不會缺少馬鈴薯，不會缺少雞蛋，不會缺少食物。十二月里我們就能收穫黑豆了，（掌聲）我們願意告訴人民，去年的產量是四十萬公担，而今年的產量將達到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公担。（掌聲）

因此，從十二月初起——我們可以滿有把握地宣布這個日期，絕對有把握地宣布，（掌聲）從十二月初起缺乏豆類的現象就要徹底結束了。

但是還不僅如此。去年馬鈴薯的產量是二百三十萬公担，由於馬鈴薯不能長年貯藏在冷藏庫里，我們在最近幾個月里進口了一部分馬鈴薯。我們去年進行了初步的試驗，結果很好。我們明年就有土地生產從前進口的馬鈴薯了。（掌聲）去年的產量是二百三十萬公担，明年我們也將在十二月收穫，將能收穫三百萬公担馬鈴薯。（掌聲）這就是說，明年除了木薯，還有馬鈴薯吃，愛吃多少有多少。（掌聲）

由於消費的增長，曾缺乏過雞蛋。那好吧，幾十萬只母雞即將開始下蛋，從十二月中旬開始，缺乏雞蛋的現象就要徹底結束了。（掌聲）

但是還不僅如此，為了过好聖誕節已進口了火雞；為了过好今年的聖誕節，人民農場將供應市場五萬只良種火雞。（掌聲）今年和明年我們要為聖誕節增產四倍的火雞，這在古巴是破天荒第一

次。人民农場里还破天荒第一次飼养了鴨子，这也将是为了过好圣诞节。为了过好今年的圣诞节，破天荒第一次在人民农場里飼养母鸡和鴨子。

但是还不仅如此。过去这里一年里只是一个时期生产西紅柿和蔬菜，其余时期要靠进口。現在我們在比那尔德里奧省圣·克里斯多瓦尔的松树人民农場里已經造好了第一套能全年生产蔬菜的液体施肥設備。（掌声）明年我們能全年生产蔬菜了。

为了过好圣诞节，我們將有苹果、葡萄……（掌声）我們將从捷克运来葡萄和苹果！（喊声：“菲德尔—菲德尔！”，掌声）还有玩具。我們从日本、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买来了玩具。我們將有全部过圣诞节需要的玩具。

不仅如此，大家可能已經听到一些关于“圣诞节礼物”的謠言，說今年将要取消礼物了。別听信这些謠言。我們將要做的是改变一下“圣诞节礼物”这个名詞，我們在考虑公布一个关于年終奖金的条例，要让每一个工人都能領到奖金。（掌声）我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过去往往有些部門有，有些部門沒有。我們要研究一个公平合理的办法，使得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我們要和工人們一起討論，和各工业部門一起討論，以便找出一个公平合理的办法，避免像过去那样一部分人拿得很多，另一部分人一点也沒有拿到。

为此，我們很关心食品的生产，要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有一样东西今年还不能有很多，但是明年我們瞧吧，这指的是烤小豬。今年我們吃到了鸡或火鸡。火鸡还不够供应所有的人，尤其今年飼养火鸡的成本要比明年的高。我們看吧，圣诞节会有些什么……。我們还将吃到大量的魚类和其他各种水产品，因为我們的漁业也在大量增加生产。我們一直維持着肉类的供应，虽然消費量的增

长非常的大。

我們正在大力生产食品以免发生物价波动的現象，我們要爭取不但不发生这种情况，而是有多余的食品以使物价稳定。明年我們將要有好多万头的良种肉猪。我們必須进行的战斗就在这里，生产脂肪和猪肉。我們已經积攢了足够数量的猪仔以便大量养猪，只是还需要再花些時間。

我們正在进行大养家禽的工作，指标是爭取月产一千二百万只，而过去的产量还不到二百万只。（掌声）

这就是說，在帝国主义向我們发动的饥饿攻势面前，我們要用我們的生产計劃来进行自卫。大家記住了我在这里对你們說的話：我說的十二月份将要有的各項食品一样都不会短少。就这样，我們要做了一件事又做一件事，首先是解决食品問題，然后是工业品問題。

現在农业正在大大发展，畜牧业也是如此。牛奶的生产也在大大发展，在比那尔德里奥省，我們将在明年一月建成一个日产五万升牛奶的奶牛飼养場，那里过去是一升牛奶都不生产的。（掌声）谷物的生产正在迅速地增加。在各甘蔗合作社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我們正在建造六百十四所牛奶棚，（掌声）明年六百十四个甘蔗合作社都将有自己的牛奶棚了，每所牛奶棚至少要喂养二百头母牛，这就可以保证种甘蔗的农民們享受到过去从来也沒有享受过的那种食品的供应了。（掌声）

还有一个消息。过去古巴从来没有生产过棉花。种棉花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我們先种植了四十八卡瓦耶里亚。今年已經有一千五百卡瓦耶里亚可以收获棉花了，如果按一卡瓦耶里亚需要四十人摘棉花来計算，那末十二月和明年一月初就需要有五万多人

参加收获工作。(掌声)过去这五万多人在这个季节里,在甘蔗收割季之前,在圣诞节之前这一段“死季”的最后时期里是到哪儿也找不到工作的。明年我们将要种三千卡瓦耶里亚棉花,这样,在这个月里原来失业的十万人将有工作做了。(掌声)

过去棉花全部要进口。明年我们要在甘蔗合作社里减少甘蔗的种植面积以便实行多种经营,我们要给各合作社规定生产马铃薯、西红柿、棉花和大米等的定额,我们的政策是要使六百四十个甘蔗合作社里的十二万户农户全年都有工作做。(掌声)

但是,此外,我们要给甘蔗合作社至少建造一百个居民点,这样,我们就将首先在甘蔗合作社在种甘蔗的土地上和首先在人民农场、在放牧的土地上实行农业的多种经营。

你们会逐渐了解这一农业的组织形式的,特别是我们将要在各个省里建立几个示范性的人民农场。在比那尔德里奥已经有几个非常先进的人民农场了,那里正在大力地饲养猪、家禽、火鸡、家畜、奶牛等等。那些人民农场将有自己的居民点,在这些居民点居住要比住在城市里好处还大,因为住在城市里那些人家至少在十五年里还得付房租,而在人民农场里,一个工人除了得到工资外还有一所免费的住房,电灯、俱乐部以及各种服务也都是免费的。(掌声)

这就是说,住在城市里的人家十五年后才能实现的事情在人民农场里的工人家庭现在就将实现了。在这些居民点里,有舒适、卫生、现代化的住房,有学校、俱乐部、日用品商店。这些并不是幻想,这些在古巴的许多地方已经开始是看得见的现实了!(掌声)

这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大办迫击炮连、反坦克连、高射炮连和步兵营,我们也在大大发展马铃薯、豆类、大米、火鸡、猪、各种作

物和一切食品的生产！（掌声）

不仅如此，我们在执行工业化计划方面也大有进展，明年在我国将建起许许多多的工厂。（掌声）其中有一个是拖拉机、卡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工厂。（掌声）

不仅如此，明年一月每个合作社和人民农场可派出一个姑娘去参加六个月的裁剪和缝纫训练班，我们已准备好了一所能容纳一千人的大楼。（掌声）这一千名姑娘学完后将回到各个合作社去教其他的姑娘。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我们将有一千所缝纫学校，因为在这里，在哈瓦那，古巴妇女联合会举办的缝纫学校里经过六个月精心训练的一千名姑娘每个人都将成为一名教师。（掌声）

一月里，将有一千名商业学校和初级中学的学生进入奥尔金综合技术学院，他们将在那里参加六个月的会计训练，学成后将派到每一个合作社和人民农场去工作。（掌声）这样，一月份就有两个一千了。

在原来马坦萨斯综合技术学校的地址将新建一所大楼，扩大成为专门技术学校。一月份每个合作社和人民农场可派出一名青年，一共一千名，到这所农业学院去学习。一月份已经有三个一千了！（掌声）

还不仅如此，（笑声）正当帝国主义为了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图谋夺走我们的技术人员、贿赂和拉跑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时候，第一批六百名公费大学生已从上星期起开始入学，他们将学习工程。（掌声）这就是说，从本星期起，他们将住进第一所公费大学生宿舍了，那里一切日常必需品应有尽有：衣服、书籍、饭菜、零用钱，条件好的地方他们甚至还能听到文化宫转播的音乐……这些是过去

連百万富翁的子弟都不一定能享受得到的！現在穷苦人家的学生都能享受到。这星期我們已招收了第一批中的六百名，够第一批二千人住的地方我們也已經安排好了。这个月里，就在本月里，我們將有二千名公費大学生了。（掌声）

还有哩！（笑声）另外两所大楼正在准备中，其中一所我們是在城市改革中得到的，（喊声：“没收！”）这所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很快就要准备好了。由于入学的人源源不断地来，另一所大楼一月份就能准备好了，也是在汶多街，这样，我們就能有四千名公費大学生了！（掌声）

随着大学城的修建——首先開設工学院——和第一所能住三千人的学生宿舍的修建，明年我們將要招收七千名公費大学生！（掌声）

还不仅如此：（笑声）在馬埃斯特腊山，有五千人在青年队里受訓，第一批二千人受了几个月訓練后已經出来了。他們馬上就要开始学习，一百人将进空軍学校；六百人将进技术学校，这学校将来能招收一千名青年，地点就是从前的“Havana Military Academy”^①，（喊声：“过去的名称！”）十二月里第一所起义軍技术学校就将为青年队敞开大門了。（掌声）像这样的学校，明年我們將有六所，将招收六千名青年，除了技术課程外，他們还可以学习航空或航海业务。因为我們正在建設第一个公海捕魚船队。（掌声）一方面在建造船只，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小伙子們已在学习有关的技术了。

这就是說，革命工作正在各个方面大力开展着。

^① “哈瓦那軍事学院”，英文名称。——譯者注

我們已派出了一千名教師到各个山区去教書，（掌聲）他們都在馬埃斯特腊山受過訓練，又有一千名教師正在受訓；現在古巴的每一個山区的角落里都有一名教師，如果那邊還剩下一些空白點的話，那末我們在一月份就全部填補好，因為又有一千名教師在整裝待發了。（掌聲）

與各國人民友好協會已經成立；在華哈依地方我們辦了一個兒童教育和手工藝學校，那里原先是一個很闊氣的莊園……（聽眾中有人喊道：“現在不是了！”）……現在不是了，過去是米蓋爾·安赫爾·葛凡多先生的莊園。（喊聲）在這個兩卡瓦耶里亞的漂亮的莊園里，現在已有四百個貧苦人家的孩子在上學，我們希望能有一萬個孩子到那里去學習。（掌聲）

大家想想看：有多少農民在學習文化，有多少個公費大學生，有多少人參加了青年隊，有多少個兒童在那樣的學校里學習。大家想想看：革命是在怎樣地加緊進行着創造性的努力；我國人民是在怎樣地在向前邁進；每當這些大人先生中間有人要滾蛋時，對我們有多麼大的好處。（喊聲：“滾蛋！滾蛋！”）

啊！許多“被剝奪者”先生離開古巴了。他們把“美國海軍登陸”的故事當作了真會發生的事……所以才捨得留下這些漂亮的房子！（笑聲）現在這些房子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我們首先要騰出一百所房子來派一個用場。（有人問：“派什麼用場？”）用來接待外賓，接待來我國訪問的青年領袖、工人領袖、農民領袖、學生領袖、政界領袖，我們有足夠的房子來接待他們；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小臥車閑着沒有人願意用。每所房子可以配備一輛小臥車，要使古巴成為一個好客的家，使得來訪問我國的工人、農民、學生都能在這里受到應有的殷勤接待，讓他們好好看看古巴的工人、農民、

青年和人民做了些什么。(掌声)

到底我們要用这些房子来干什么呢？这是一笔很大的財富呀！……多么漂亮的花园……我們要把它們变成古巴革命好客的象征。我們沒有撵走过一个人。(喊声：“沒有！”)有必要答复这一点，因为有些先生在临走时还做了一小笔三角生意，他們把房子借給了某大使館，甚至还簽訂了預支房租的合同。我們感到非常遺憾，我們十分尊重各国的大使館，同时希望共和国的法律也受到应有的尊重，我們要求別人像我們尊重大家那样尊重我們。那些以为通过这样的手續可以藐視革命法律的人是在自己騙自己，因为这些房子是屬于古巴共和国的。(掌声)因此，人家平等对待我国大使，我們也实行对等待遇，除了这些对等待遇以外，我們出租房子是我們的义务，同时希望每个外交使团也一定要履行遵照共和国法律办事的义务，向这些不动产的唯一的业主繳納租金，这个唯一的业主就是古巴国家。(掌声)

我們沒有撵走也不会撵任何人，走的人是他自己願意要走的。你們都看見每天上午在这里的某些大使館門前排着的队，誰也不找誰的麻煩，只有一件事情我們倒願意提醒他們一下：这里是一个美妙的国家，哪里也看不到我們祖国这样美丽的天空，哪里也看不到我們祖国这样美丽的太阳，我国人民的这种热情、这种欢乐、我国的音乐以及各种我們国家美妙的东西：这一切他們在那边，在“鄙視我們的囂張殘暴的北方”是找不到的！(掌声)

我們不去撵走任何人，也不去找任何想走的人的麻煩。不要自己作了孽，却让別人去懺悔。我們古巴人很幸运，要使这个島国成为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自由的榜样，要使它成为一个殷勤好客的地方，世界各国人民、世界各国的兄弟在这里将永远受到热情友好的

接待。在这里，朋友将找到他的朋友，敌人将找到他的敌人！（掌声）我們古巴人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具备各种良好条件的国家，一旦能够充分地开发它的资源，一旦能正确地使用現有的人力——今天还没有很好地使用——，我們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就能收到我們今天进行的各种努力的累累碩果。

这样，那些跑掉的人，他們的位子将有別人来接替，由那些留下来的人接替！（掌声）我們不会去撵走任何人。还有謠言說什么革命政府将接管私立学校。这也完完全全是不真实的。我們自己正在为人民办非常好的学校，干嗎要去接管那些私立学校呢？我們正在做我說过要做的事情：为人民创办条件更加良好的学校。我們正在这样做。（掌声）

当然，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的反革命勾当无法得逞而感到失望之余，常常会散布各种謠言的，有些謠言也实在是可笑。真的，最好連理都不理它們。有些謠言是如此的愚蠢、如此的令人气愤，以至降低了說这些話和听信这些話的人的人格。例如，有一天，有个人走近我，問我是不是真的要給每个有小汽車的人摊派一名司机以便解决就业問題。（笑声）对这类蠢話，难道值得去一一辟謠嗎？（有人喊道：“不！”）要是有人相信了这类蠢話，別人会怎样看待他呢？

还不止这样，有些反革命分子还散布謠言說政府将要剝夺父权，（笑声）有些人居然还为这个問題急得差点进精神病医院。人們会怎样看待头脑这样簡單的人呢？他不去想想，干什么要去剝夺父权呢？这样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土地改革取消了大庄园，城市改革剝夺了公寓大楼。土地改革把土地給农民，是为了增加生产，改善經濟；进行城市改革，是为了实现家庭的渴望，为了募集資金以便为最穷苦的人家建造几万間房子。現在，我們正在收容

无家可归的孩子，正在为上不起学的貧苦学生建造宿舍，使他們也能得到家庭的溫暖和一切在自己家里能得到的东西。我們收容那些沒有工作而又窮苦的女孩子，我們帮助她們，對她們进行教育，使她們也体会到人类的溫暖。我們正在为青年队的小伙子們建造学校，正在用自由的精神和教育学的原則教育儿童，培养他們对学习和工作的責任心，并帮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重要性，帮他們从小就培养良好的情感。

这就是說，我們正在給予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以过去所未得到过的溫暖。什么样的脑袋瓜里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个尽量把兵营和建筑物改为失学儿童的学校的革命要去集中全共和国的孩子，（笑声）并去剝夺父母們在教育子女方面应尽的責任和应花的开支？

真是荒謬可笑！我們正在開設許多学校，要让窮苦儿童或勞苦人家子弟能够受到过去只有富翁才能受到的教育。过去有錢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北边去学习，远离了家庭，远离了家庭几千公里，然后在那里住上好多年，而且又看不見家里的人。現在革命政府开办的学校連馬埃斯特腊山的儿童都能够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上学，并且有各种現代化教育的設備。家里的人可以探望孩子，孩子們可以常探望家人，因为学校离家很近，因为学校不是在北边，而就在这边自己的山区附近，在他們的山区附近我們正在建設学校城。（掌声）現在，这些把自己子女送到远离家庭、远离父母几千公里的外国去的百万富翁們，那些有錢人却在胡扯什么革命政府要消灭父权。稍为有点头脑、稍为有点邏輯性和稍为能思考一些問題的人是不难分析清楚这些事情的。

所以說，制造这类无稽之談的人以及听信这类无稽之談的人

都是十分丢臉的。这使我想起了和埃及納賽尔总统的一次談話，他告訴我帝国主义怎样策动了一个反对他的国家的革命政府的运动，它們甚至在埃及附近設立了十一个海盗电台，在某个时期里反革命分子大肆散布謠言，竟然使一些出租汽車的司机相信他們的汽車会被沒收。我当时对他說：“在古巴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曾几何时，在这里有些出租汽車司机也耽心起来了，因为听說他們的汽車也将被沒收。我怀疑有些摆煎餅摊的人是否也在耽心，以为他們的煎餅摊也会被国家接管掉。（喊声和掌声）

反革命会利用这一切。所以政府早已作出了規定，早已讲清楚：革命已經经历了第一阶段，现在是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里采取的措施不同于第一个阶段，因为国家已控制了极大部分的資源，这些当然是国家最基本的資源，足以能够順利地发展各項革命計劃了。已經不需要采用激烈的手段了，已經可以向全国人民提出保证：今后每采取一个措施，都将考虑到受影响者的利益，大家都可以放心，對他們决不会像对那些大的特权者那样采用激烈的手段。

这已促使全国人民团結一致，并使人人都感到更加有保障了。这并不是說革命已放棄前进，不再发展了。不，不是这样，真正的含意是：今后的措施将不同于第一阶段，要使人人都放心地前进，要使人人都懂得祖国在发展，而祖国就是他的，他将永远被考虑在里面，由于某些革命措施而可能受到的損失一定会用这种或那种办法得到补偿。这已使全国人民感到更加有保障了。我們也跟小商人和小工业家解釋过，信貸政策將繼續执行。我們跟工人解釋过，这样的政策加强了革命，因为它制止了反动派孤立工人階級的企图，并把人民中的中、小阶层团結到了工人階級和农民階級的周圍，从而使反帝国主义的国内陣綫更加强大了。（掌声）

政府已履行了自己的諾言。除了发生拋棄工厂的情况外，接管已經停止。我們一直在力图寻找各种解决的办法。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宣布上述政策时，有十四家企业已經奉命接管，但尚未执行，要到第二天或第三天才执行接管命令，在那种情况下，为了不让反动派乘机毀謗和破坏革命政府的威信，我們撤銷了接管的命令。（掌声）

我們确实提出过警告，有一个地区我們將在那里采取激烈的措施，将在那里进行一种特殊的土地改革，那就是埃斯坎布賴山区，因为那里有一些人……一小群二十几到三十卡瓦耶里亚的地主給反革命分子提供了援助。针对这种勾結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我們才决定，才提出警告采取激烈的措施。說坦率一点，就是在埃斯坎布賴地区进行一次特殊的土地改革，全部沒收了占地在二十卡瓦耶里亚以上的庄园。（掌声）

进行阴谋活动的阶层，图謀反对祖国的阶层，知道他們是在以自己的利益进行冒险，因此，我們已下令占領所有那样的庄园，在那里将由曾和反革命分子作过战的埃斯坎布賴地区的民兵建立合作社。（掌声）为了不至有半点含糊，我們就在这里把問題讲清楚。

革命是这样地在前进：很好，革命进行得很好。（掌声）我們大家都感到很滿意。我們知道我們正在做什么，正在怎样做，而且知道我們在做得（喊声：“很好！”）尽可能地好，我們在努力完成我們的各項任务，我們在向前迈进，我們在进行一个值得我国人民奋力保卫的事业，我們一定能够捍卫这一事业，因为我們有捍卫它的热情，有捍卫它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捍卫它的勇气。（掌声）

尤其因为是人民在捍卫它，因为它是人民的事业，（掌声）人民

的事业是不可摧毁的。我們祖国的敌人和我們革命的敌人，那些抱着徒劳而愚蠢的希望的人們，你們要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人民！（欢呼声）

（譯自古巴《革命文獻》杂志一九六〇年第二十八期）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 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

光临这次大会使我们感到鼓舞和荣幸的各国来宾们，
全体古巴人民，

我们又一次在这个伟大的、始终充满着我国人民的热情和干劲的广场上集会了。

但是，有许多人没有在这里，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民群众，他们像往常一样，现在不能同我们在一起，因为别的任务需要他们。刚才在人民面前受了几乎九个小时检阅的那些人，（掌声）他们也不能同我们一起在这里，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岗位，现在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了。（掌声）还有数万民兵也不能同我们在一起，当他们的伙伴受检阅的时候，他们正高度警惕地保卫着祖国，使敌人不能利用今天的庆祝活动从中取利。（掌声）

还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的古巴人，坚强的劳动者也没有来。以往，他们总是出席这种大会，以他们的革命热情使大会具有热情洋溢的特色。不过尽管这样，今天的热情和往常一样。参加大会的古巴妇女人数特别多，这是因为许多男人今天晚上不能来，而他们

的妻子、他們的女儿、他們的姐妹来接替了他們的崗位。(掌声)

今天，我們来庆祝我国革命两周年。大家都記得两年前的今天，那时，严格地說来，革命还刚刚开始。那时在我国社会上享受着特权地位的人中間，有許多人也許以为不会有革命，可能連什么革命的概念都沒有。那些不希望发生革命，不願意革命而且永远也不会接受革命的人今天沒有同我們在一起。那些当时就懂得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那些在这两年的过程中終于懂得了这种必要性的人，那些看到了，那些有如此难得的机会看到了什么是革命的人，在两年后的今天，正在这里，他們的热情和第一天一样高漲。(掌声)

这种热情好像……(开始下起濛濛細雨，群众喊声：“穿上雨衣，穿上雨衣!”)我希望雨水不会扰乱今晚的集会……(群众喊声：“我們淋雨，我們淋雨!”)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就應該淋雨，在今天的場合下，我要和你們一起淋雨。(群众喊声：“不!”)(卡斯特罗博士把已穿上的雨衣脫下；立刻响起一片呼喊声：“把雨衣穿上，把雨衣穿上!”“不要淋雨，不要淋雨!”)

同志們：我們懂得，我十分清楚地懂得，在別的情况下，淋雨会成为一个大或小的問題；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刻，当祖国正面临着危險，当全国人民准备以他們的生命来保卫他們的事业，(掌声)当国家面临危險，我們人民的領導人和人民一起准备以生命保卫我們的事业的时候，當我們大家都作好这种准备，而我們由于我們的責任首先作好了这种准备的时候，去注意在我們身上落下几点雨滴，那是难于理解的。(掌声，喊声：“穿上雨衣，穿上雨衣!”卡斯特罗博士重新穿上雨衣)

假如我們用道理說服不了你們的話——而我們相信我們是有

道理的——，我們不再討論了。無論如何，今天的會議，每一分鐘時間，和今晚我們要在這裡考慮的問題要比這重要得多得多。

我們剛才談到那些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革命的人和那些理解革命的人。首先，革命的发生并不是沒有緣故的。那些认为革命是我們引起的人搞錯了；引起革命的人正是那些不可能喜欢革命的人。（掌声）

假如我国人民沒有身受那么多的不平的話，就不会有革命了。應該这样来看問題：我国所以发生革命，是因为我国人民岁岁月月长期地遭受了专橫的欺压，是因为我国长期地遭受了剝削。任何人都能懂得，要是沒有这一切的話，我国就不会发生革命。

革命是一种必然性，革命正在进行，革命还要进行下去！（掌声）

什么是革命？难道是什么和平的宁靜的过程嗎？难道是玫瑰花鋪成的道路嗎？革命是一切历史事件中最复杂、最曲折的事件。这是一切革命不可避免的規律。历史指出：沒有一次真正的革命不是一个異常曲折的进程，否則就不是革命。当社会基础受到震撼的时候才有革命——只有革命才能震撼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支柱。假如社会基础沒有被震撼，那就不会发生革命，因为革命就好像破坏一座旧的建筑而造起一座新的建筑。（掌声）新的房子不能建筑在旧的基础上。因此在一个革命过程中必須有破才能有立。（掌声）

这两年来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破坏旧建筑的基础。

因此，那些喜欢那座为革命所破坏的旧建筑，喜欢那座給他們以特权、讓他們損害別人取得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建筑的人，怀着悲伤和失望的感情来看我們所进行的工作。而我們革命者，却生活

在我們正在建設的新社会所給我們的希望、鼓舞和蓬蓬勃勃的朝氣中，因為我們不留戀過去，我們面向未來，只向着未來。（掌聲）

兩年後的今天，當革命的敵人已經從言論進到行動的時候，事實越來越明顯地指出兩種思想、兩種力量之間的鬥爭。這是屬於過去的力量和屬於未來的力量之間的鬥爭；這是那些死抱着過去不放的人和我們這些追求明天的人之間的鬥爭；這是那些不希望變革，而希望繼續維持那種包含着最難以想像的不平的制度和生活的的人和我們這些決心為我國人民建設一個新世界的人之間的鬥爭。（掌聲）

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種衝突越來越激烈，所以必須使大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必須使人民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但是不僅要幫助人民認識，而且也要使人民的敵人認識清楚。（掌聲）

今天，我們不去談革命帶來的好處。不再重復那些人民早已清楚地懂得的事情，那些你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都親眼看到、亲身体驗到的東西。不是向我們尊敬的來賓們列舉革命所做過的事情。大家到這裡來參加集會並非偶然，你們並不是無緣無故地集合到革命的旗幟下面來的。大家都已知道，革命就意味着破壞一小撮剝削者的特權和利益，而為絕大多數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利益、權利和希望服務。（掌聲）讓我們拋開這一連串的事實，讓我們來談一談，分析分析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是如何地不可避免；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一小撮特權者的利益之間的衝突是如何地不可避免。

即使得到革命好處的人也不總是理解革命的。可能有一部分受到革命好處的人不具備理解這一點的能力。有些人是十足

的过去的儿女，过去的产物。少数的特权者对人民中或大或小的一部分人有影响，因为这少数人是受到过教育的，他们掌握着政权，壟断着一切文化手段和传播思想的手段，并企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塑造人民的思想。

有时这种未能理解革命的群众为数很多，例如，一个遭受剥削的农民，当他的国度里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叫道：我主人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拿走他的土地？（掌声）但是有时，革命为大部分的群众所理解，幸运得很，这就是古巴的情况。一小撮的特权者进行活动、革命的敌人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外是想使人民思想混乱。

一小撮的特权者和受到革命损害的大利益集团作了异常巨大的努力，想使那些身受革命好处的人、那些为革命所解放了的男女来反对革命。他们想使为革命所解放了的人民去反对革命。（喊声：“枪毙，枪毙！”）

任何统治阶级被赶下台后总是采取这种策略。例如，任何人都可看到人民是如何受欺骗的，通过有系统的欺骗性的宣传可能使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思想糊涂，就像在美国那里，非常不幸地，壟断资本家的通讯社经常使美国人民不能了解全部真实情况，各种影响人民思想的有力的思想工具被一小撮统治者有计划地用来使人民蒙在罪恶的欺骗中。任何人只要看到这些情况，他就能了解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使我国人民中一部分人思想混乱一事上所寄予的希望。但是，欺骗别国人民，欺骗拉丁美洲其他兄弟人民要比欺骗我国人民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亲眼看到所发生的事情，而美洲的广大群众所得到的绝大部分消息，却是来自对我国革命抱着刻骨仇恨的态度的通讯社。

但是，这些群众，他們虽然沒有亲眼看到古巴所发生的事情，却亲眼看見这些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这种痛苦和我們所遭受过的痛苦是相同的。这就說明，为什么虽然有着反对我国革命的瘋狂的宣傳，我們古巴革命还是得到拉丁美洲兄弟人民的广大群众的同情的唯一的道理。（掌声）亲身遭受的痛苦所产生的感情要比对我国革命真相所进行的歪曲有力得多。

另外，假如我們想了解事情應該是怎样的話，我們應該記得沒有一次革命沒有遭到过誣蔑，有些事情是如此不可变更地重复着，以致想要不遭到誣蔑，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歪曲真相、卑劣的誣蔑和侵略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偉大的革命的最早的收获。

如果我們想估量一下我国革命的功績，估量一下我国革命的价值，那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反动的大利益集团对它的仇恨有多大就够了。只要看一看世界上最坏、最富有剝削性的現代帝国主义对它的仇恨有多大，（喊声：“滚出去！”）只要看一看世界上最反动的报刊对它有多大的仇恨，只要看看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对它进行的瘋狂的誣蔑运动，就能懂得，我国革命也将成为历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这是我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掌声）但是任何革命都不能摆脱这些避免不了的坏事：遭到对真相的歪曲，遭到誣蔑，遭到侵略。我們不能設想我們可能摆脱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或其他一些一切真正的革命所有的后果，我們的革命也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掌声）

巨大的利益集团之間的斗争爆发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間的激烈斗争爆发了。两种力量之間的决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一次革命中，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掌声）只有那些做梦的人、无知的人才去幻想別的东西。我們从第一天起就知道这一点，而斗争

中得到的經驗和在革命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你們和我們都学到的——使我們日益清楚地懂得这一点。（掌声）

但是，沒有比事实更好的教育，因此，必須让事实来教育我們，必須让事实来使人民，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好地懂得什么是革命。首先，第一点，革命不是玫瑰花鋪的道路，革命是过去和未来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斗争，（掌声）一切革命进程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有別的可能性。在革命中，利害冲突是太激烈了，使它不可能成为別的样子。旧的秩序总是进行掙扎，不願意死亡；新的秩序，新的社会和在革命中創造的新的世界，以它們全部的力量进行斗争以求得生存。（掌声）这场斗争对两种力量說来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問題，不是反革命摧毁革命就是革命摧毁反革命。（掌声和喊声：“我們必胜！！”）

两种力量都有他們的目的和策略，两种力量都知道能依靠什么东西。一切反革命构成一种力量，沒有一次革命不产生反对革命的力量，革命本身就产生反对革命的力量。

反革命的社会依靠是那些經濟上、政治上被赶下台的大特权者，它的依靠是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大地主，那些失去了产业的有产者，那些失去了他們的工厂的工厂主，那些丢掉了官职的官僚。他們所依靠的是社会上的一切寄生虫，（喊声：“打倒他們！”）他們所依靠的是无知和剝削所造成的社会渣滓。

反革命所依靠的是一切寄生虫和社会上的渣滓。（喊声：“打倒他們！”）他們的軍隊，有时候人数很多，都是些在糜烂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这种龐大的軍隊的兵員都是卫星寄生虫，繞着大寄生虫团团轉的小寄生虫，这种人在我国被叫做兵痞、（喊声：“打倒他們！”）密探、政治流氓、游手好閑的人，是些靠作恶为生的人；有的靠

賭博，有的靠販賣毒物，販賣婦女，有的靠犯罪，把自己出賣給有勢力的人，保衛他們的利益，殺害和壓迫人民。所有這一切社會流氓、膽小鬼、惡棍、無恥之徒、寄生蟲就是反革命的依靠。（喊聲：“槍斃他們！”）

但是在我國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情況，反革命最有力的支柱，它的主力並不是這一群卑鄙的流氓、寄生蟲、剝削者、殺人犯、惡棍和膽小鬼。反革命最有力的支柱是在全世界都能感到的、非常有力以致構成今天人類進步主要障礙的一種力量。這一力量非常強大，它在世界各地製造衝突，對世界大部分國家進行干涉；它如此強大，以致企圖決定人民的命運，而在不少場合它就是這樣做的。古巴的反革命的主要支柱必然地就是外國大壟斷資本，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強大力量。

這個力量是如此強大，如此強大，以致在拉丁美洲，有哪幾個政府敢對它說“不”！有哪些政治家敢對它說“不”！這個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致只有少數的、非常少數的政治家和個別政府敢對它說“不”。這個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致拉丁美洲和其他大陸的大部分政治家和絕大部分的統治者總得對它說“是”。而我國人民卻對這個大多數人都對它說“是”的力量說“不”。（掌聲和喊聲，“要古巴，不要美國佬！”）

但是在一個強有力的力量面前說“不”字並不是容易的。人民在強大的帝國面前說“不”字並不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古巴革命必然只能對帝國主義說“不”，帝國主義就決定要摧毀這個革命，因為它說了“不”字，從而打亂了那些總說“是”的人的無恥的合唱。

強大的帝國決定要摧毀古巴革命。古巴革命必然要和強大的帝國發生衝突。世界上能否找到這樣天真的人，他竟相信進行土

地改革和剥夺帝国主义者的土地而不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有没有那样天真的人竟然相信能把公用事业国有化而不和帝国主义冲突？有没有这样天真的人，竟去相信能期望一个独立的经济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不和帝国主义冲突？

这样天真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尤其在现在，事实已经给我们指出了真理。反革命在帝国主义那里找到了依靠，于是古巴革命的斗争就不再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斗争，它已成了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利益的斗争了。这正是一切革命的一条规律：一国内被击败的反动力量总是到国外的反动势力那里去寻求支持。

世界上的反动势力是互相支援的，在一切革命中，反动的阶级总是想依靠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重新统治他们的国家。但是，这一次斗争发生在大卫和歌利亚^①之间，一个小民族对抗一个帝国主义巨人，这个巨人长长的胳膊伸向世界各大洲的人民。

古巴的革命斗争成了一首英雄史诗，一首革命的英雄史诗。它发生在一个小国里，和现代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帝国主义把它一切的机构和资源都拿来帮助反革命方面。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力量的头子，目前，我们正处在和拥有这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

也许这就是我国革命的最大的功绩，也许这就是将为历史所承认的我国革命的最大的功绩：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弱小的敌人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这个强大的敌人亲自策划，使我国的蛆虫们“倾巢出动”。（掌声）蛆虫们都动起来、骚乱起来了。

^① 圣经故事：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侵犯以色列，无人敢与对手，后来少年大卫挺身而出与他应战，虽然强弱、大小十分悬殊，但大卫终于把歌利亚杀死。——译者注

完全可以相信，要不是帝国主义竭力反对我国革命的话，我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土地，成为一个和平和劳动的国家。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革命的敌人能有什么作为呢？革命的敌人甚至会不敢作声，革命的敌人甚至会不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挑战，革命的敌人会在人民面前发抖，在人民的大多数面前发抖。但是帝国主义把他们从这种恐惧中拉了出来，帝国主义给了他们支持，给了他们物资，特别是使他们有了有一天他们会重新统治这些广大群众的信念，使他们相信，不管革命在人民群众中所得到的支持有多大，迟早总会被帝国主义摧毁，那时候他们这些蛆虫们又将回到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上去，而他们的希望和理想已为我国人民所粉碎了。（掌声）

蛆虫们真的竟相信有一天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会把他们重新放回来，带着一面他们想叫做国旗的旗子，唱着他们想叫做国歌的歌子，在地图上画上一小块颜色，来加强这样一种幻象，蛆虫们正在那里统治，蛆虫们是那里的主人。蛆虫们只能靠腐烂生活，他们在这里已经不能生存了，也不能替帝国主义作工具了，因为今天这里已经不是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以前的世界，已经不是以前我国人民生活其中的腐败的世界了。

革命使为恶习所腐蚀的国家站了起来，革命使曾经是种种政治恶习、各种罪行的基地的国家站了起来。革命有能力把一切蛆虫从人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革命有能力把一切政治流氓从人民生活中清除出去，革命有能力把一切刽子手和杀人犯从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革命有能力把一切寄生虫从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革命有能力清除一切恶棍和一切罪恶。

革命有能力结束一切公共道德败坏的现象，革命有能力消灭

偷盗，革命有能力消灭饥荒，革命有能力消灭贫困，革命有能力消灭文化落后，（掌声和喊声：“菲德尔，菲德尔！”）革命有能力消灭盗匪，革命有能力消灭不名誉的行为，革命有能力消灭欺骗，革命有能力消灭背信弃义的行为，革命有能力消灭不平，革命有能力消灭剥削。（掌声和喊声：“消灭这一切，消灭这一切！”）

革命有能力结束屈服于外国势力的可耻局面，革命有能力消灭这些外国利益集团，（掌声）革命有能力消灭偏见，革命有能力消灭不公正的野蛮的歧视，（掌声）革命有能力给人民以希望，革命有能力启发人民最崇高的意愿和理想，（掌声和喊声：“我们必胜！”）革命有能力激起民族羞耻心，有能力发扬和重振我国人民特有的美德。革命把我们国家从过着耻辱的生活、没有希望的过去，带到了大家以作为这个国家的儿子而感到骄傲的今天。（掌声和喊声：“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革命激起了人民的道义感，革命激起了我国人民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的精神，革命消灭了自私自利，使大公无私成了每个公民主要的美德，革命搜集了民族的精华，革命进行了扫除，革命进行了清洗，革命涤荡了一切糟粕。

但是蛆虫们并不甘心，在美帝国主义主子的帮助下，死心塌地地为帝国主义服务，接受帝国主义的可耻的金钱，他们竭力要腐化祖国，竭力要使祖国回到污秽中去，他们放炸弹……（喊声：“枪毙他们，枪毙他们！”）这些炸弹杀死了无辜的儿童；他们肆无忌惮地伤害男人和妇女，企图破坏人民的财产。这些人在过去没有在国外剥削者所有的工厂里放炸弹，今天却把炸弹放在人民所有的工厂中去。（喊声：“枪毙，枪毙！”）昨天当工厂是外国企业或某个百万富翁所有的时候，他们并不进行破坏，今天属于人民所有了，他们却

来进行破坏。昨天,当国民經济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时候,当我国的財富被用来增加外国壟断資本的惊人的利潤的时候,当生产出来的价值不是給我們的时候,当我国人民流汗生产出来的面包不是給我們的时候,当我国人民劳动創造的財富不是为自己所有的时候,他們并不进行破坏,不放炸彈,不放活性磷,不进行暗害,而今天,当一切都是人民的时候,他們却干起这些勾当来了。

我們这些上过山的人从来没有采取过恐怖手段;我們从心底里厌恶恐怖手段。但是,我們理解为什么青年們想破坏一所不是国有的而是外国人所有的作为剝削人民的工具的工厂。他們想破坏不是古巴的而是外国的財富。我們懂得这些青年怀着仇恨反对恶习,反对犯罪和反对偷盜。我們知道他們仇恨杀害,仇恨盜賊,仇恨劊子手。我們知道他們有着崇高的目的。

但是今天,放炸彈来反对誰呢?来反对我們共和国政府的清白廉洁的領導人?(掌声)他們放炸彈来反对誰?反对那些已經变成学校的兵营嗎?(掌声)他們放炸彈来反对什么?来反对我們給农民派去的教师嗎?(掌声)为什么放炸彈?反对我們派到全国各地去的医生嗎?为什么要放炸彈呢?反对我們已經交給农民的土地嗎?反对我們已經交給人民的一切东西嗎?为什么要放炸彈呢?要反对革命为我国人民創設的二十万个新的工作崗位嗎?(掌声)

我請这里所有有工作的男人和妇女举起手来,(大家举手)請看看这一片手的海洋吧!这就是革命所做的事情!我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們为什么要放炸彈呢?要反对这些劳动的手,这些創造国家財富的手嗎?(掌声和經久不息的喊声:“枪毙他們,枪毙他們!”)

他们放炸弹反对进行创造的劳动者的纯洁的双手，反对我国正直的男女民众，反对崇高地、出色地完成其职责的人们，反对那些尊重人的人们。那些以前不伤害那些兵痞的人，现在却想杀害士兵、民兵和那些从来没有殴打过一个公民的人，那些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人的人！（掌声）

那些胆小鬼，那些为帝国主义所慫恿的胆小鬼，认为那些受到强者庇护的坏蛋能够胜利而又鼓起了虚假的勇气。那些胆小鬼看到革命是那么宽大和无比人道，所以又鼓起了虚假的勇气。那些胆小鬼，知道革命曾愿意避免采取严重的措施，避免采取严厉的措施，而又鼓起了虚假的勇气。那些蛆虫们鼓起了虚假的勇气。

他们知道没有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会殴打他们，会对他们施刑，他们知道这是革命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另外，革命一下子取消了革命法庭，取消了死刑，后来又重新建立了革命法庭，但对反革命分子仍是非常宽大，于是，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呢？蛆虫们肆无忌惮地横行起来了。

放炸弹和进行破坏变成了一个报酬优厚而又没有危险的生意。假如不被发现的话，就能得到美国大使馆在这里付给这种恐怖行动的闪亮的金元。（喊声：“滚出去！”）那边有着一大群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五角大楼的特务，他们在这里进行活动而不会受到惩罚。（喊声：“滚出去！”）就是这些特务给恐怖分子提供了最新式的破坏工具，就是他们给恐怖分子提供了高效能的爆炸物，就是他们给恐怖分子提供了高效能的化学物品，就是他们给恐怖分子提供了各种破坏工具，就是他们给恐怖分子在美国的土地上提供基地，使恐怖分子的飞机不断地骚扰我们的乡村和城镇。正是他们在那里欢迎那些罪犯，招待那些杀害士兵而跑到那里去躲藏起

来的人，招待那些不惜旅客生命而偷盗飞机的人。正是他們不断地向古巴各地运送武器企图发动叛乱，也正是他們在給卑鄙的蛆虫們打气。

于是，蛆虫們找到了一件报酬优厚的生意。破坏人民的工厂，破坏人民的商店，这些勾当都变成了得到帝国主义优厚报酬的生意。假如被破获，他們在監獄里也不会有問題。另外革命也不枪毙他們。（喊声：“枪毙他們，現在就要枪毙他們！”）

以前革命只判他們徒刑，但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盲目地相信帝国主义会把他們从監獄里放出去，使他們重新上台，所以他們充滿着幻想。而且革命的历史也告訴我們，在这場各种利益集团之間的激烈搏斗中，反革命分子对坐牢根本不放在心上。由于他們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一种野心；有朝一日能够弄个有油水的官当当，所以他們关心的就是要活着；因为他們相信，帮助他們的强大的外国主子有朝一日会把他們从監獄里放出去，会把他們放出去。

这是严酷的事实，但是是事实。徒刑吓不住蛆虫們，他們认为这只不过是監獄里呆几天罢了。

因此，甚至当已經沒有一个家庭缺少他們所需要的东西、正过着幸福和平靜的生活的时候，（掌声）当革命已經能够在年終給每个工人加发薪金的时候，他們还肆无忌惮地把炸彈放到滿是人群的場所，放火燒掉存放着給孩子們准备的圣诞节玩具的仓库。（喊声：“枪毙他們！”）

他們以为可以破坏人民用他們的劳动、用他們純洁的正直的双手所創造出来的財富而不受到懲罰。那些坏蛋的手想破坏誠实的人、我国男女劳动者的双手所生产的東西，以取得外国主子的无耻的犒賞。蛆虫們认为革命不能消灭他們，但是已經消灭了許多

坏东西的革命也能消灭蛆虫！（掌声）

革命表现了极大的忍耐。革命让大批化装成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的情报局特务在这里策划了、慫恿了恐怖活动。但是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在四十八小时以前，革命政府已经决定，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一个也不能多于我们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打断了讲话）请让我……请让我……（继续欢呼）……请让我，请让我讲完这一句话。我们这样说是为了表达我国人民的一个愿望。我们并不说全体官员，而是说一个也不多于我们在美国的官员人数，那就是十一个人。（掌声）而那些先生在这里竟有三百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间谍……（喊声：“滚出去！”）假如他们愿意全走掉，那就让他们走吧！（喊声：“叫他们滚出去！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呔，滚出去！打倒卡伊马内拉！”）

一方面他们向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同我们绝交，同时又通过他们的外交代表机构，向这里输送进来了一支真正的从事阴谋和恐怖活动的部队。他们对人民利益的不尊重竟达到了如下的地步：最近我们在设法找一些房子来建立一个培养志愿教师的中心的时候，在一座属于一位被剥夺了产业的先生的房子里发现住着三个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已经跑到美国去的房主人把房子留给了他们，而这三位先生，竟不顾城市改革法，连房租都不交，真无耻。（喊声和嘘声）

还应该知道，美国佬买进了战犯偷出国的一大笔钱。就是说，他们用美金，以非常低的价格买进了比索——二十分美金买一个比索——，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无耻到竟要赖掉应缴给古巴人民的房租。（喊声：“滚出去！”）

他们一方面向其他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和我们绝交，一方

面又利用大使館向这里輸送进行陰謀和恐怖活动的特务，他們利用了外交豁免权来領導恐怖活动。因此，革命政府采取了剛才闡明的态度。我們不和他們絕交，但是他們想走的話，就祝他們一路順風！（掌声）由于革命是要前进的人民和想重新回到腐朽的时代去的蛆虫們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我們提出：革命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不是反革命消灭革命，就是革命消灭反革命。（掌声）不是反革命分子消灭革命者，就是革命者消灭反革命分子。（掌声）

因此，我們宣布我們决定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蛆虫們。

所有参加这次大会，参加两周年庆典的来宾都是我国人民的感情的极好的見证人。（掌声）也是那些为美国所收买的特务破坏人民的财产和殘害人民的生命的行为的极好的見证人。訪問我国的来宾也是一个小国在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进行真正的革命的見证人，这个帝国主义有着巨大的經濟手段来籠絡和收买良心，它有充裕的經濟手段来进行腐蝕，它有着非常多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破坏。古巴革命迫切需要消灭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掌声和喊声：“枪毙他們！”）

本月四日部长會議将开会来通过一条极其严厉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不仅是恐怖分子的头子，而是一切恐怖分子都将被处以极刑。（掌声）不仅要严惩放炸彈的人而且要严惩携带任何种类爆炸物的人。（掌声）一个带有爆炸物或其他可以用来进行破坏活动的易燃物的人都将被处以极刑。（掌声）一切反对革命的恐怖活动和一切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都将被处以极刑。（掌声）而且将采取簡化的程序来进行判决，一件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案件要在七十

二小时内审理完毕，（掌声）恐怖分子和破坏活动者将由革命法庭来制裁。（掌声）

我們知道如何来消灭恐怖分子，我們知道誰是恐怖分子，我們知道誰支持恐怖分子，我們知道哪些利益集团和恐怖分子勾結在一起。我們知道恐怖分子隱藏在以前享有特权的或者受到革命損害的那些先生們家里，我們知道恐怖分子藏在有錢人家里，我們知道什么社会階級支持恐怖活动，什么社会階級庇护恐怖活动。我們知道如何消灭恐怖活动，不仅消灭恐怖分子，而且还消灭一切特权和一切支持恐怖活动的利益集团。（掌声）

假如需要我們一所一所地占領帮助恐怖分子的特权者的房子的話，我們將占領特权者的所有房屋，而在那里建立起学校，或者让首都还剩下的貧民搬到那里去住！（掌声）

我們知道如何占領那些为反革命所依靠的社会堡垒，假如需要我們占領整整一个市区的話，我們將占領整整一个市区！請你們相信，这里有一个住在豪华住宅里的特权者，就有十戶全家住在一个房間里的家庭。（掌声）

我們說这些，就是說明我們消灭反革命的决定，消灭反革命分子和消灭一切对反革命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支持的决定。（掌声）因此，今年将是斗争的一年，将是艰苦战斗的一年，但是今年我們要消灭反革命分子！（掌声和喊声：“我們必胜！我們必胜！”）

他們在和革命打交道，但他們想像不到真正的革命所具有的力量和資源。革命准备用你們剛才所看見的受檢閱的武器来抗御敌人。这些只不过是人民所有的武器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剛才在这里受檢閱的武装力量只不过是我們用来自卫的武装力量的一小部分。但是，你們看到了人民的高昂的斗志、威武的精神和热情。

我們應該在这里說一聲，這些人好幾個月都沒有休息的時間，有時為了進行學習，一連幾個月犧牲了家庭的溫暖，往往為了掌握這些武器，不能見到家人。（掌聲）掌握反坦克炮的全是二十到三十歲之間的工人民兵，（掌聲）那些掌握重迫擊炮的全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工人民兵，（掌聲）掌握高射炮的全是青年，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十七歲，（掌聲）那些掌握火箭筒的是五次攀登圖基諾峰，經過極其艱苦考驗的青年隊員。（掌聲）這些來自平民的人，這些出身低賤的人，今天，在和我們一起的貴賓面前，成了民族的驕傲！（掌聲）

他們知道，如詩人聶魯達說過的，他們知道我們的戰鬥就是他們的戰鬥，我們的勝利就是美洲各兄弟人民的勝利。（掌聲）

他們將帶着今天所留下的不可忘懷的印象離開這裡。他們過去看見過些什麼？看見過一次古典式的軍事檢閱嗎？不，當武器還掌握在特權者手里用來對付人民的時候，我國人民從來就不看什麼軍事檢閱。但是，現在人民成群結隊地來看他們自己的武裝部队的檢閱。人民為坦克鼓掌，為大炮鼓掌，（掌聲）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坦克，是他們自己的大炮，因為這些武器是用來保衛革命為他們取得的一切的。不是由一個軍事集團來保衛他們，而是由普通的工人和農民的手來保衛他們。工人們、農民們學習掌握大炮和武器要比任何特權者都學得好。

那些企圖舉起犯罪和背叛祖國的可耻旗幟的蛆蟲們、特權者、寄生蟲和寄生蟲的兒子們，告訴你們吧，你們面對的不是些“少爺”；告訴你們吧，你們面對的是些懂得勞動和犧牲的人！假如你們還相信帝國主義將把你們扶植上台，假如你們還抱有幻想，就知道一下你們應該知道的這些事情吧。我們希望沒有人會懷疑剛才

在这里受检阅的人是不是已经作好牺牲的准备。(掌声)

人民要比任何寡头势力都要有力得多，人民要比任何少数利益集团有力得多。假如他们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想重新使祖国流血和遭受压迫，那就请他们知道他们将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得不到一所完整的大楼，得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因为每一所房子我们都将用自动武器、机枪、火箭筒、大炮来保卫！每一座大楼、每一座房屋，从最高一层一直到地下室我们都要进行保卫，当每层房子都被破坏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废墟上进行保卫！在每座大楼、每个堡垒中，都会有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在；在每一座大楼里，在每一群人前面都会有一个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首长！

那些肩上佩戴着起义军军官或民兵军官的荣耀的肩章的人都是懂得什么是他们的使命的人，每一个你们今天看到的列队走过的起义军士兵，每一个特种战斗营的民兵——一个特种战斗营的火力相当于第二次大战时一个师的火力——都是知道什么是他们的使命的人。每一个正直的、不愧为这个国家的儿女的男男女女都是知道什么是他们的使命的人，成千的青年队员中每一个青年都知道什么是他们的使命，每一个在这里受到检阅的男女教师都知道什么是他们的使命，每一个在这里受到检阅，或因为在战壕里没有来参加检阅的工人，每一个在这里的工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知道廉耻的人，都知道什么是他们的使命。(掌声)

这就是我们所挑选的命运，这是一条不容选择的道路。因此，我充满信心和警惕地等待着，镇静和坚定地等待着。祖国所面临的危险没有吓倒我国人民，而是燃起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充满信心地等待着，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任何事变。不管走狗有多么

卑劣和背信棄义，他們不能吓倒我們。我們生活在真正危險的危險時刻里，不仅美国政府而且美国新当选尚未上任的总统都对此有責任，因为假如他們以为能把責任全推到現政府的身上，我們將揭露：任何侵略，沒有美国新当选的統治者的同謀都是不可能付諸实行的。（掌声）

我們希望新政府有所改正。我們知道，假如新政府不想給世界带来真正的大屠杀、可怕的大屠杀的話，世界政治形势以及美国国内將发生的变化，会迫使它采取較理智、較冷靜的政策。（掌声）

我們正經歷着全世界經歷着的危險，全世界都面臨着的危險，世界面臨着的戰爭危險。全世界都知道是誰把人类引到原子戰爭的邊緣，人类和和平的这些敌人在許多地方制造冲突，人类有权利希望起碼的理智能使美国新的決策人采取比較謹慎和比較理智的态度，因为沒有一种利益，更不用說壟斷資本的自私的、令人詛咒的所謂利益，能說明人类應該生活在不安中，應該生活在一場戰爭后果給他們带来的恶梦中。全世界有权利希望这些人有一些起碼的理智，全世界有权利希望这十八天中，美国現政府的已經腐爛的領導不至于把美国引向最罪恶、最可耻、最卑鄙、最令人詛咒的行动中去！（掌声）

在这場斗争中我們已經接受了一切挑战。我們鎮靜地准备着应付一切需要应付的局面。因为對我們来讲，沒有不明确的道路。我們的一切道路，就是說一切引导我們和在未来等待着我們的東西都是明确的，因为我們已經制定了一条路綫，我們的命运不管如何，都会是偉大的命运，因为胜利的人民的命运总是偉大的，懂得宁死不屈的人民的命运总是偉大的！（热烈的掌声）

我們永远不会被战敗，对于保卫正义事业的人，不存在失敗！

他们在玩弄的不仅是我国人民的命运，而且是世界的命运，他们正在把人类的命运置于危险之中。人类将继续前进，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人类将战胜丑恶，人类将战胜一切不平，不知道的只是要付出什么代价，要付出多少代价人类才取得胜利，世界上落后的反动的力量要使人付出多少代价，人类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其希望，这一点人类确实还没有把握。有人企图使人类为进入一个没有殖民地、没有奴隶、没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世界而付出真正惊人的代价，因此，人类有理由对此关心并进行斗争。（热烈的掌声）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人类必将胜利，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能懂得，今天世界上的好战分子、挑衅分子这一类人必然注定失败，就像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必定死亡一样。但是，他们想要人类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人具有一点起码的常识，使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人类有一线希望！

现在世界的命运正在被玩弄。对我国的侵略必将遭到顽强的持久的抵抗，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场对全世界的侵略战争，因为世界人民是不会让我们孤立无援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立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确信帝国主义对古巴发动侵略必然会导致它们自己的灭亡。但是，我们不願意他们到我们这里来自杀。（掌声）

我们不仅想到古巴，那样是自私的，我们还痛心地想到对古巴的侵略会给别国人民带来的牺牲，想到它给世界带来的危险，因为国家高于个人，而人类又高于国家。（掌声）

因此，今天当我们离开这里回家或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时候，应该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我们正生活在我国历史的一个重大时刻，

正生活在世界历史的重大时刻,同时让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口号,不仅为祖国而且也是为全人类而提出的口号。(欢呼声)

(译自古巴《革命文献》杂志一九六一年第一期)

在拉丁美洲种植园工人第一次 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

种植园工人第一次区域代表會議的代表同志們，
同志們，
工人們，
农民們：

今天晚上，你們的大會就要閉幕了，在这次大会上討論了非常重大的問題。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們每个人都一心关注着某些重大的問題，这也許会使我們对这次大会的意义或重要性缺乏足够的估計。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差不多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他們代表了拉丁美洲的农业工人和中、小农民。他們到古巴来自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国的大門是向所有來訪者敞开的，我們国内沒有任何东西需要掩盖起来，我們有好多东西值得大家来观摩。当然，一个国家，在革命过程中被迫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止国际反动派的特务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古巴，我們並沒有为此操心，相反地，我們却使得革命的敌

人采取安全措施。

为什么不允許人們到古巴来旅行？为什么阻撓全美洲的工人領袖和农民領袖訪問我国？为什么甚至阻撓美国的公民、工人、学生和知識分子訪問古巴？既然說我国的情况那么糟，既然說革命的恐怖事情那么多，又为什么阻撓他們到古巴来看看？

原因是明显的。必須阻撓人們，特別是要阻撓工人和农民領袖来訪問古巴。因为亲眼看到和亲身证实在我国所发生的事情，会使帝国主义的一切宣傳破产，会使他們通过各种宣傳工具每时每刻捏造和重复的反对古巴革命的全部謊言破产。

每一个訪問的人都会向自己的組織介紹他們在我国所看到的事情。自然，整个大陆的反动集团妄图不惜一切来防止古巴的真理四处傳播。因为这对于壟断資本，对于寡头剝削者，对于美洲大特权階級意味着危險。因此，像你們这样的一次會議就不得不与困难作斗争。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多的代表参加了會議，會議举行了并且作出了一系列的結論，一当你們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些結論就将傳播开来。

土地問題是拉丁美洲的根本問題，也許是最严重的問題。我国过去也存在类似的問題，現在已經得到了解决。

在我們这些国家里，农民总是最穷苦的阶层。一般說来，他們受的教育最少，乡村的文盲人数总比城市多；城鎮居民上学总比农村居民方便得多。地区愈偏僻，找到教师就愈困难。此外，农民分散在全国各地居住，一般缺乏組織，他們的产品总要經過中間商人的手，在产品分配中获取最大利潤的就是这些商人。一般說来，农民也沒有价格的保障，他們往往是投机活动的受害者；价格从不稳定，产品的价格会突然下降，使得一大部分农民破产；此外，他們还

遭受着天灾、虫灾、暴风雨、龙卷风的侵害，而没有任何制度保护他们免遭这种意外。

但是，这还不算。城市的工人是有组织的，在所有大工业中心都有强大的工人力量。工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即使在那些压迫最重的国家，伴随着工业而形成的工人群众也拥有足够的力量从厂主和垄断资本家那里争得某些权利。当然，当城市工人某些要求得到实现的时候，被迫接受这些要求的利益集团往往要提高工业品的价格。

这样，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人达到了某些要求，生活有所改善，但是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被垄断资本和大工业家提高了，而这种高价却要农民来负担。其结果是，农村的工资更低，农产品价格低，而他们消费的工业品售价却很高。在大庄园里劳动的农民缺少在大工业中工作的工人的那种力量；他们往往大多数人是文盲，更容易受骗；他们缺乏组织，受到监工和庄园主的直接影响。小农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分散居住在山区或平原，缺少交通工具和组织。

在沒有正义的社会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在被剥削的阶层中农村工人处境最苦；在被剥削的阶层中，农业工人或农民是受剥削最深的。

我国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中，还存在着更加严重的现实。古巴过去发生的一切还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着，而且情况更坏。拉丁美洲今天的饥饿比我国从前的饥饿更加严重，你们瞧，我国过去也是有饥饿的！

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只十六分美元，甚至有一个国家每日工资只四分。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封建剥削的情况真正是惊人的。

要摆脱这些灾难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土地改革。（掌声）如果这个词还不够有表现力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土地革命。（掌声）

别种办法是绝对没有的。尽管全美洲反动派的智囊团绞尽脑汁想找到某种别的处方，可是他们是找不到的。

美洲农村的饥饿和剥削状况是如此的明显，就连帝国主义的头子们也谈起土地改革来了。但是要知道“谁去把铃铛系在猫身上”^①却是困难的。（笑声）因为他们懂得，在农村中实行土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实行这种改革，必然要触犯作为帝国主义盟友的经济阶层的利益，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则必须触犯帝国主义大垄断资本的利益。

当然，土地改革这个词含意很广，土地改革可以作多种解释。你们大概记得，当古巴一开始谈到土地改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支持土地改革，甚至庄园主也支持土地改革。但是庄园主支持的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他们有一种方案，——帝国主义者也有方案——譬如，他们大谈进行对未开发的土地的改革。

他们这样谈，当然是在看到土地改革已经落到头上的时候；他们以前甚至连这类土地改革也毫无兴趣。但是当他们看到革命的打击降临的时候，企图逃避打击，便大肆宣扬和鼓吹一种只触及未开发的土地的改革，自然，这种土地改革也还不是马上实行，而是要先规定税收，在几年后如这些土地还没有耕种再实行土地改革。这就是他们所主张的土地改革中的一种。

帝国主义还赞成另一种以迅速用现金赔偿的办法来实行土地

^① 西语，比喻冒险执行一件危险的事。——译者注

改革,这同样是一种空想的土地改革,因为当拉丁美洲各国算一算账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笔可怕的预算赤字,而且在收支差额上还有另一笔巨大的赤字。美国垄断资本一般总是要求迅速用现金、用美元赔偿,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美元,也没有现金,因此这种土地改革完全是空想的改革。

所有这一切方案,简直是蒙混和骗人的假药方。土地问题不仅是未开发的土地的问题,种植单一作物也是土地问题。单一种植是农业的另一个问题;但是土地问题不仅是未开发的土地或种植单一作物的问题,而且也是农业缺乏计划经营的问题;也是缺乏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问题;也是不合理使用土地的问题。因为土地必须种植最适合的作物;而特别是在农业中,尤其是在从事单一种植的农业中还存在一个社会问题。

这就是我国过去的情况。大部分土地用来种植甘蔗和用作牧场。在甘蔗收割季节,砍甘蔗的劳动力大大缺乏;但是,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依靠甘蔗生产为生的人家就没有工作做,他们只得依靠借贷过活,如果能借到贷款的话;他们买到的是高价的商品;然后,不得不在收割甘蔗的季节一一地偿付他们在“死季”欠下的债务。不种植甘蔗的土地则被极少数的人家用作牧场。

农村中失业的人很多;工资法令被合同制所破坏,因为没有工作而又别无出路的农业工人不得不接受合同。根据这种合同,农业工人最后挣得的实际工资有时还不到一个比索或半个比索。

为了在古巴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就必须进行一场土地革命。首先,根本谈不到什么迅速用现金赔偿问题;因为既没有现金,也没有美元;而且,无论如何,即使积累了现金,也不应该赔偿给庄园主,现金必须立即用于发展农业。

我們确定了以債券償付的原則。这当然不能使壟斷集团滿意，不能使庄园主滿意，他們大部分人不接受这种償付。同时，对于那些壟斷資本手中的土地，規定了新的法律，实行了国有化；（掌声）而且規定，一旦他們按照一定价格每年购买三百万吨以上的食糖，他們将得到賠償。（掌声）

我們的态度應該和壟斷集团对于古巴革命的态度針鋒相对。既然他們对于土地改革的回答是拒絕购买食糖，古巴革命对于他們拒絕购买食糖——即取消定額——的答复，就是拒絕給予他們任何賠償。如果有一天他們又想买我們的糖，那时还可以研究某种賠償的方式。这取决于双方在討論这些問題时所能够得出的互利办法。（掌声）

至于本国的庄园主，他們可以領到法律規定的債券形式的賠償費，但是他們的大部分人宁願放棄这种債券，甚至放棄法律允許他們保留的三十卡瓦耶里亚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們非常感謝他們。（掌声）

所以，第一个問題就是賠償問題。說真的，經驗表明了一件事：賠償問題只应当适用于被土地改革所影响的小土地所有者。起初，革命把以債券償付的方式平均地应用到一切土地上；后来我們才明白，正确的应当是，对那些一向靠地租維持生活的小康之家給予賠償，如果可能的話，給予現金賠償。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有許多家庭以前购买了或者继承了一块土地，他們自己不耕种，而把它租給了別人，并且实际上靠这笔地租維持生活。

我們在进行城市改革——或者称之为城市革命——（掌声）的时候，我們就考虑到了这个情况，制定了一項在这方面更加完善的法律。也就是說，我們注意到了在房产上有投資的小康家庭的情

况，在法律上规定，在一定的限额内将继续付给他们房租；而在五年或者十年分期偿付其房产费之后，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其他收入，甚至可以给予一笔津贴。

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社会有义务保障所有这些实际上并无其他依靠的贫寒人家。

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对于有关小土地所有者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得这样清楚。本来应该最好在法律上把大地主和小地主区分开来，规定对小土地所有者给予现金赔偿，而对大地主所有者不给予任何赔偿的原则。（掌声）假如我们再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这样做。

然而，在对待这些依靠出租小块土地过活的小康家庭的问题上有可能进行纠正。而绝对不可能的是允许土地的租佃制度继续下去。因为正是这种制度产生了这样完全荒谬的现象：一户人家耕种一卡瓦耶里亚土地，而靠这一卡瓦耶里亚土地生活的，除了耕种它的人以外，还有另一个从来不到地里去的人。

土地是大自然的财富。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土地占有的制度。人们没有占有空气，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占有的；人们没有占有阳光，因为也没有办法把它锁在百宝箱中。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去占有这些不能占有的东西。但是土地是能够占有的，能够打上一圈界桩，能够拥有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当然，但愿所有的人都占有一小块土地……但是，事实是，倒霉的人占了一小块，而“鲨鱼们”占有了一万块。

在国内发号施令的，当然不会是拥有小块土地的人，而是那些拥有大面积土地、掌握军队的人。现在我们才更清楚地明白了军队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过去有时以为，军队是用来毒打游行的学

生的，以为是用来解散罢工和镇压工人示威的。有人对我们说，军队是为了捍卫神圣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但是结果却是，领土在外国公司的手里。实际上，这支军队不仅远没有保卫领土的完整，而是保卫在我国的外国财产的完整：美国庄园主的财产，美国公司的财产，它们同时也是糖厂的所有者，是电力公司的所有者，是公用事业的所有者，是绝大部分工业的所有者。

这样一支曾经神气十足地扛着现代武器在我们面前走过的军队，人们曾经对我们说这是一支保卫神圣的领土完整的军队，事实上却是一支保卫外国或本国资本家利益完整的军队。但是归根到底，这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军队保卫他们占有自然资源，其中主要是占有土地的权利。

大庄园是触动不得的。为什么是触动不得的呢？因为在产权登记簿上写着：根据某某文书，某某先生拥有一千卡瓦耶里亚的土地；或因为他很便宜地买下了这块土地，或因为他反复搜索档案，终于发现一个公社的庄园——什么公社的庄园——原是西班牙人所分配的牧场之一，因为历史是从西班牙人来到古巴时开始的。在哥伦布以前的时期，土地属于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在土地上劳动生活，共同享有这些土地。实际上，这些土地的主人是印第安人，这个国家的土人。但是殖民者来了，殖民者不仅自己瓜分了土地，而且还瓜分了印第安人。

他们的制度是这样：到了一个地方就把方圆一里瓜^①以内的全部土地所有权赐与一个殖民者。我国最早庄园的形状就是以一点为中心所画的圆形。当然，土地是很多的，他们在分配时丝毫没

^① Legua, 里程单位, 一里瓜在古巴等于四点二四公里。——译者注

有考虑到当地的居民，因此居民也被分配了。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人送到矿里、河里去劳动，去寻找金子。我国原始居民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不能忍受那种生活条件甚至自杀了，这是确确实实的。

这就是土地所有权的来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属于西班牙国王的土地后来逐渐被瓜分了。到了共和国时期，或所谓共和国时期，美国公司也来了，它们用极低廉的价格买了这些土地；它们进行土地投机，用耕种的土地和城区的土地进行投机。

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受到一次关于这里土地占有制度情况的实际教育。这很简单，你们坐上公共汽车，穿过隧道，经过布朗加大街，首先就会看到正在建设的东哈瓦那的土地；然后你们会看到连绵不断的地段，其中有許多早已装上了路灯，铺设了街道和下水道管；再朝前走，就到了哈瓦那东部的海滩，这里的土地也被“鲨鱼们”占有了，从海边的沙地到瓜纳博的土地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等待着卖一个好价钱。

他们想卖给谁呢？是的，有人会买这些土地的，因为所有这些交易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那些地区的主人把土地卖给大庄园主，卖给大工厂主，或者卖给那些高薪阶层的人。这是一宗万无一失的交易。没有人怀疑，在几年之内他们会把这些土地以三十比索、四十比索一平方米，或者以更高的价格全部卖出去。东哈瓦那的土地几乎达到了五十比索一平方米的价格。

那些每年有巨额收入的人付得起这些地皮的价格，他们在这里建造房屋。不管怎样，如果建造出租房屋的话，这一切投机的后果就会落到房客身上了。

当你走过这些地区思索一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察到，革命使多少荒唐的交易落了空。你就会想到那些地段的主人，并且心里

問道：这些人現在在哪儿呢？他們的买卖本来是万无一失的；他們是从摩洛哥到瓜納博还要过去的这一大片土地的主人；根据他們出卖土地的价格，这是价值数亿比索的土地；要想住在这些地方，就必须付給投机者以数亿的比索。因为建造房子的土地售价是五十比索一平方米，而房屋的价錢当然更貴。

現在这些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了。也就是說，这一片土地国家可以自由支配，可以在那里建造所需要的住宅。（掌声）价格是多少呢？这里所要支付的只是人的劳动：鋪設一条街道所花費的价錢，鋪設一条下水道所花費的价錢，安装照明設備所花費的价錢和建造房屋所花費的价錢。給土地規定高价，如果这里劳动的投資是五个比索一平方米，却要人付五十个比索一平方米，这是荒唐的。这純粹是一种投机，一种无耻的搶劫。但是由于我們过去生活在一个这种搶劫成風的政权下，这种搶劫受到了法律的庇护，这种法律就是从这种搶劫中获取暴利、并且有軍隊保卫的那个階級所制定的；他們还得到了保护这种制度的强大邻国的援助。結果就是：他們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

几天以前，我們曾經談过革命的实际經驗，我們曾經提到，这里周圍的一切以前都不屬於人民，而今天都已屬於人民了。同样，当你走过这些地区的时候就会看到，过去少数特权人物霸占的东西今天已經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城市里土地所发生的这种情况也同样是农村里发生的情况；过去，他們买下了庄园；当国家花費数百万比索修建公路的时候，这座庄园的价格就上漲了一两倍。国家花錢修公路，而获益的却是占有这块土地的老爺。

正像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他們占有了土地，是因为他們能够实际占有它。一个国家不靠土地生活还能靠什么生活呢？一个国

家不靠土地吃饭还能靠什么吃饭呢？因此，农业生产制度必须是首先照顾到国家利益的制度，因为国家要靠土地来生活，很自然，适用于土地经营的制度，应当是能够真正满足国家需要的一种制度。

在各种生产制度中，最最荒谬和不公正的就是庄园制和单一作物制，它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也不能满足我国的社会需要。

革命已经着手实行正确的土地经营的措施。谁应当拥有土地？正确的应当是，直接耕种土地的人和其家属拥有土地。这个家庭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剥削别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向土地索取生产果实，因此革命考虑到这种情况，认为小佃农、分成制佃农和暂耕农享有土地所有权是合法的。

佃农，是交纳货币地租的农民；分成制佃农，是交纳实物地租的农民；暂耕农，则是没有任何合同保护的农民，他们经常遭受着被驱逐的危险。这种情况在山区特别多。

山区大多是未开垦的土地。农民到山上开发一块荒地，首先要砍伐树木，再播种，这一切对他们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先在平原上劳动一个星期，然后带着劳动的积蓄到山上，再在自己的一块荒地上劳动一个星期，之后再回到平原上劳动，挣上一个比索；就这样经常来来去去，直到三、四年之后，他们才能够靠生产出的一些咖啡或可可来过活。

差不多所有山地的农民都是暂耕农。当他们把山上的树木砍伐了之后，也就激起了庄园主的野心。庄园主为什么对那些山头感兴趣呢？他们所以感到兴趣，并不是为了生产咖啡或可可，而是为了办牧场。于是他们反复搜索档案，发现文件，制造文件，并且

借助乡村警察到这些地区把农民赶走。这就是历史。

因此，古巴土地改革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土地所有权无偿地给予所有的小佃农、分成制佃农和暂耕农。（掌声）到现在为止，已经把三万到四万张土地证发给了这些小农。（掌声）

当然，小块土地的生产制度并不是技术上最完善的制度。但是在社会意义上，这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因为每户人家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既然土地应当归某人所有，那就应当属于耕种者。

过去，我国一部分土地在小农手里，另一部分相当可观的土地是在大庄园主手里。对待大庄园应当怎么办呢？这里就产生了另一个重大的问题。大庄园主不愿意土地改革，大庄园主一向扬言耕地是不许动的。那么我们拿什么给那几十万每年只能工作几个月的农业工人呢？我们怎样处理这些土地呢？这些庄园主先是不愿意别人动他们的土地，声言土地不能分配，可是后来又说大种植园的土地应当分配。

任何人都很清楚一个拥有八十卡瓦耶里亚土地和四百个农业工人的庄园的情况。如果把八十卡瓦耶里亚平分掉，每户摊到的是五分之一卡瓦耶里亚。你们设想一下，一片甘蔗地被分给四百户，每户一小块土地。这样一来，有的农民辛勤劳动，施肥，耕种；另一些农民既不能施肥又不能耕种。而要在这八十卡瓦耶里亚土地上实行任何计划都必须把这四百家农民召集在一起进行讨论。

为什么庄园主提出这些土地应当分配呢？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意味着农业的破产，意味着革命的失败。大种植园如果真的分掉的话，那么农业生产就必然大大地下降。

譬如说，一块土地需要灌溉，你们想一想，怎么能够灌溉一块面积达一百卡瓦耶里亚而被分成三百份的稻田？在这每一小块土

地面上，每家每户还盖了自己的房子，结果就会是：大家都被水淹，都被泥潭所包围。因为分散土地提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散居。这样一来，人们居住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学校离许多人家远了，商店也距离远了，孩子们完全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分离了。结果就是，不管有多少教师，不管盖多少学校，永远不能像在一所大型学校里那样满足教育的需要。

但是，归根到底，大庄园耕地的分散带来的最坏的结果就是农业的减产。现代化农业应当使用大机器，有灌溉系统，施用肥料，大规模饲养家禽、猪和牲口也需要大型设备。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实践中看到只有一个办法。如果把土地分给农业工人，首先，每个人还分不到四分之一卡瓦耶里亚；其次，大规模生产的全部优越性也就不存在了。要想解决牛奶的问题，就不得不给每家一头奶牛。

那就会发生在马埃斯特腊山发生过的同样情况。在最初分配奶牛时，发生了这样的事：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牛不是少了一条腿，就是被砍了头。后来我们又分配了奶牛，许多奶牛还是受到了同样的遭遇，虽然这次的比例不像第一次那样高。每户人家爱怎样处理奶牛就怎样处理，许多人认为最好是把牛宰掉，肉可以吃上半个月。

我们认为，在多数的农民家庭里这一问题是一种生存的本能行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肉，身体需要蛋白质，肉是蛋白质的大量来源。农民的饥饿的身体要求他们牺牲奶牛。这当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比吃一星期的肉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全年孩子都有奶喝。（掌声）屠宰牲畜是一种错误，首先，它们不能再繁殖了。不然的话，一个家庭在两三年后就会有三、四头牛；他们还放棄了

一种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健康所不可缺少的食物。这对我們來說是一个經驗。

那么，我們怎样来处理大牲畜的牧場呢？我們能把全部土地和奶牛都分掉么？那只能葬送肉类生产。我們怎样来处理大农場呢？难道把土地分成无数小块，每家分一头奶牛嗎？那只会大大减少农业生产，使牲畜死亡。拖拉机怎么办呢？难道能为四分之一卡瓦耶里亚的土地給他們一台拖拉机嗎？不可能。如果二十个人都来使用一台拖拉机，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就只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爭执。

这样一来，你們可以想像，在一块被分給四百个人的一百卡瓦耶里亚的土地上使用八台或十台拖拉机的一番情景。这会引起多少鸡毛蒜皮的冲突！你們想一想，馬上就要提出利用这块八十卡瓦耶里亚的土地进行多种經營的計劃，可能想到除了种植甘蔗、西紅柿、花生、玉米、木薯等之外还需要种植棉花，（掌声）因为国家需要生产多种农产品，一些产品的产量比另一些产品要高；然而，产量較低的产品也必須生产，因为无論如何，它們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

播种这些农产品的季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人們就会要求給他一份棉花的份額或一份蔬菜的份額，也就是說，要求給他一份产量最高的那些产品的份額。但是，情况却会是这样：这一家的四分之一卡瓦耶里亚土地适合于这一种产品，而另一家的四分之一卡瓦耶里亚土地却适合于另一种产品。結果呢？如果我們把一百卡瓦耶里亚土地分給四百家，那末，分到四分之一卡瓦耶里亚好地的人家可以种西紅柿或馬鈴薯，而分到一块只适于种牧草的土地的人家，最多能在四分之一卡瓦耶里亚的土地上飼养四头小山羊，并靠这

四头山羊养活全家。不然的话，他们种上花生或者种上蔬菜、棉花都不会有所收获。结果就是：在一块一百卡瓦耶里亚的土地上的一百户、二百户或三百户人家，各家的收入差别将会很大，生活情况完全不同，而这块土地在农业上也很难有所发展，或者无法实现任何规划。

我们怎么办呢？特别是对于生产甘蔗的土地，也就是对于甘蔗种植园，我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呢？我们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掌声）大家都会记得，当人们从北方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土地改革吗？其结果只能是：甘蔗生产减少；古巴不可能完成它的生产保证，它对于美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保证。

他们以为我们会分掉土地，把土地分成小块，他们正估计着它的后果。但是他们却惊奇地看到，这些土地不仅没有分掉，而且组织了农业合作社。（掌声）其结果呢？我们今年收获的甘蔗比任何一年都多。（掌声）这只不过是把土地管理得好一些，在更大的面积上施了肥，而并没有靠种植新的品种，也没有灌溉，但就这样，同样面积的土地已经生产了更多的甘蔗。

在这些土地上还逐步实行了适合于当地农业工人需要的农业生产规划。如果在这一块土地上劳动的工人比另一块土地上的多得多，我们就把更多的资金投在这块已经变成了农业合作社的土地上，给它更多的机器，让它生产高产作物。也就是说，根据每一个合作社的社会情况具体解决每个合作社的问题。

这样，去年开始实行的规划现在正在显示出非凡的成就。有三千四百万比索用于甘蔗生产。正像贝格尔同志所说的那样，这三千四百万用于甘蔗生产的比索，不仅用于种植甘蔗，而且还用来实现了其他的固定投资。例如，在这些投资中，开始进行一项为每

一个合作社建設一个牛奶棚的計劃。(掌声)

到現在为止，我們大約有六百个到六百一十四个甘蔗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拥有土地一百卡瓦耶里亚，有的多些，有的少些，还有一些达到将近两百卡瓦耶里亚，在那里劳动的有十二万户。(掌声) 这些人都是过去种植园里的农业工人。每个合作社已經有一个牛奶棚。(掌声)

每个合作社里有多少畜栏呢？有两百个嗎？不，只有一个畜栏。就是說，假如我們分給每个社員一头奶牛的話，那就必須設立两百个或三百个挤奶站，可是現在为合作社所有的全部奶牛只設立了一个挤奶站，在这里，孩子們的牛奶供应得到了保证。合作社有一个管理处，有一个領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会允許任何人私宰奶牛，这样不仅保证了牛奶的供应，而且还保证了畜牧业的发展。

我們再来看，这些牛都是什么样的牛呢？都是产奶量很低的牛。怎样解决这个問題呢？解决的办法只能适用于合作社。我們建立了一所人工授精学校。每个合作社派两名青年去学习人工授精。这样一来，从今年起就要以人工授精来进行繁殖。通过这种办法，就能够提高牲畜的质量，以便繁殖产奶量最高的奶牛。

十万个单干的农庄所不能够实现的事竟在六百二十个合作社中比較容易地实现了。你們想一想，如果这十二万户人家拥有十二万块土地，每家有一头奶牛，我們怎能实行人工授精的办法？除非每个人都是兽医，每个人都是技术員。有了合作社，情况就不同了。我們給所有合作社的管理处发一个通知，提醒他們从今年起采用人工授精繁殖法。这就是說，一当来了技术員，合作社的所有奶牛就可以馬上开始实行这个計劃，在几年之内就会使每头牛的

平均产奶量提高到日产十升、十二升，甚至达到十五升。（掌声）养猪业也正在实行类似的计划。在每个合作社里将建立一个种猪饲养站，这在我們目前面临着被人断绝油脂供应的危险情况下，是特别重要的。

所有这些计划都能够非常顺利地進行，尤其是多种经营计划能够顺利地实现。农业上最糟的情况就是种植单一作物。为什么呢？因为它迫使劳动者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失业。种植单一作物的土地只是在一年的某一个月里收割，在另一个月里耕种；但是，如果不只生产甘蔗，还种植棉花，那么，本来是“死季”的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就可以用来收获棉花。在甘蔗收割以前没有工作做的两三个月，现在可以用来收获棉花了。如果再种上玉米，棉花可以在九、十月收获；如果种上玉米，或者比方说再种上稻子，那么十一月或夏季的几个月也就都有东西可以收获。

也就是说，种植甘蔗的一百卡瓦耶里亚土地只是在收甘蔗的三个月和收割之后的一段耕种期间有工做。而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等七、八个月内就没有工可做。当这一百卡瓦耶里亚土地种上甘蔗、稻子、菜豆、花生、棉花、蔬菜的时候，全年都会有工做，这种情况正是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

甘蔗生产由于集中了农业人口的大部分，这里的贫困也更严重，所以这里的多种经营计划也就更加紧地进行着。结果是这样：到今年，为了经营这些土地，十二万户人家全年劳动已经照顾不过来了。（掌声）这是土地改革在甘蔗种植园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农业的多种经营，这将使我们能够用较少的土地生产同样多的蔗糖，而且通过多种经营，使大家全年都有工作可做。你们估量一下，这在农村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死季”的消失。（掌声）这个古老的

梦魇，在革命胜利后只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从我们的农村里消失了。而且，伴之而来的是，农民家庭的收入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同时，农业生产大大增加了。你们算一算，这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利益。

在所有甘蔗合作社里，牛奶问题的解决是另一个成就；还有很大一部分甘蔗合作社已在解决住房问题。（掌声）

此外，甘蔗合作社还是革命的最牢固的支柱之一。我们参观过一些合作社，在二百一十四名社员中，有九十四个人是民兵。（掌声）没有当民兵的，不是因为残废就是因为年纪太大。在那里看管甘蔗的，已经不是乡警，也不是监工，也不是“巡夜人”，也不是……他们叫做什么啦？叫“护地队”。过去任何农业工人都不关心甘蔗会不会被人烧掉；有时甘蔗被烧毁，反倒对农业工人有利，因为这样一来，甘蔗的价格就更高。

今天，对一个社员——老农业工人来说，甘蔗被人烧毁是很不利的，因为甘蔗是他的；如果甘蔗被烧了，产量就会减少，根子也毁坏了，这样，第二年的生产也会降低，所以每个甘蔗合作社的社员都关心不让一棵甘蔗苗被烧掉。

过去乡警或者护地队、法警要来看守甘蔗。今天每个工人就是甘蔗的看守人；已经不需要一支军队。既然看护甘蔗的有十二万社员和新社员，还要军队干什么呢？鉴于原有的社员已经照顾不过来全部的作物，许多合作社将增加新的社员。（掌声）

有十二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也就是五十多万人看守着和护理着甘蔗，谁还敢烧掉合作社的一棵甘蔗？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成果。

每个甘蔗合作社有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负责人。这是什么意

思呢？维护公共秩序的负责人是一个社员，是合作社选出来的，他不领工薪——因为合作社的领导人都是砍甘蔗的工人，自己劳动，不因在合作社里担负领导职务而领工薪，（掌声）工人选举最负责的同志担当这些职务。领导成员之一就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负责人。他也有一个小的当地民兵指挥部，那里有步枪，他分派岗哨，巡逻。如果有什么事情，就召开大会……。你们知道过去的节日是怎样的吗？一般说来，都是“像瓜达奥的节日一样”结束的。（笑声）过去有节日时，监工总叫来两个乡警，乡警“威风凛凛地”骑在农民头上，在乡警的面前，裹着绑腿、拿着砍刀、带着瓦片帽的农民从心底里感到降低了身分。在愉快的节日时刻，他们酗酒，反抗这种恐惧心理，无缘无故地“打架”，“打架”，哪怕只是为了显示他们并不怕乡警；在所有的农村节日里都总有角斗。

今天你们再到农村去看看，你们会看到已经没有人“打架”了，没有人争吵了，而过去作为一般的普遍的现象今天已经成了例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里已经再没有乡警威风凛凛地骑在他们头上，从而降低了他们作为人的身分。（掌声）

谁来维持秩序？和他一样的工人，他的一个邻居，和他一样的人。今天维持秩序的是一个工人，下一个星期天可能会轮到他自己，他也就是当权的人。他已经不把当权者看作可憎的东西，看作侮辱性的压力。今天他也是当权者。他已经不把拿枪的人看作是可能侮辱他的妻子或女儿的人；拿枪的人就是他，即使不是他，也是另一个工人。他必须尊重这个人，在他拿枪的时候别人也尊重他。（掌声）

这个工人或者农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认为在他和国家政权之间有什么区别；今天国家政权就是他，

他是这个政权的一块基石，他和全国的利益已經合而为一。因为他看到和了解到，他是这个政权的一份子。他已經不像从前那样把当权者或政权实际上看作某种与他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东西。从前的政权是剝削他的政权；今天的政权是保护他的政权，不是与他毫不相干的政权，他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他感觉到这个政权使他能够享受这种平静和有保障的生活。全体社員、全体工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政权。

糖厂里的情况也一样，已經不是法警或者士兵在警卫，工人就是当权者，在每家糖厂里也有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負責人。在人民农場里也同样是如此。那里也有一个負責维护公共秩序的人。需要进行調查么？以前法官問誰呢？他們問监工，問庄园主，問乡警的班长；今天，誰报告这些事情呢？维护公共秩序的負責人将会向法庭报告糖厂里、人民农場里或合作社里发生的任何事件。（掌声）

这說明什么呢？这說明已經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为什么过去甘蔗种植园里要有一个监工或法警呢？为什么要有一队士兵呢？简单地說，这是因为必須有一支力量保护种植园主的利益。工人过去有什么要关心的呢？工人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那个不屬於他的种植园呢？为什么要去保卫那个甚至不許他在路边田塍上种一棵玉米的种植园呢？現在这个工人会有什么要請願的嗎？那里会发生罢工嗎？不会的。为什么？他去向誰請願呢？去向他自己的、他自由提名选举的領導委员会請願嗎？社員唯一可以請求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可以要求更多的工作。为了什么？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得到更多的收入。

看看那片甘蔗林，这都是他的甘蔗。看到这些甘蔗成长起来，

想到这就是他的甘蔗，感到很满意。下雨了，他就会想到这场雨对他的甘蔗有好处。有人要烧毁这些甘蔗，他就会宁愿被杀死也不让别人烧毁那些甘蔗。（掌声）

他知道，除了向自己以外不需要向任何人要求什么。需要更多的生产资金么？国家会提供给他。要得到更多的收入么？那就要更多地劳动，使土地生产更多的东西，因为土地生产的东西是属于他的。牲口快要死了呢？这头牲口是他的，他就要设法救活它。驾驶一辆卡车呢？这辆卡车是合作社的，他必须好好地爱护它。管理一台涡轮机或驾驶一台拖拉机呢？如果拖拉机坏了，或涡轮机坏了，遭受损失的是他自己。过去受损失的并不是他，今天受损失的是他。我们这样组织生产，使得种植园的利益和生产者、劳动者的利益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农村中的冲突消失了，问题消失了，因为正是他们自己领导着这些农作物的生产并享受生产的果实。

如果土地产量不高，就不可能要求更多的东西；如果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东西，他会做一切必需做的事使土地产量更高；如果提高了农作物的质量，这对他有好处；如果产量增加了，得到好处的也是他；如果奶牛产奶量从五升提高到十升，直接受益的是他的孩子们。就这样，在所有的合作社里完全可以展望到一个灿烂无比的未来，而事实上这个未来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只要去参观任何一个合作社，问问他们做了多少工作，还有多少工作要做，他们将实现怎样的多种经营规划，你们将会为之惊讶。他们前进得这样快，我们甚至看到一个合作社还建设了自己的剧院，组织了剧团，而且不仅如此，还有农民正在为这个剧团写剧本要他们上演。（掌声）

这說明什么呢？这說明农民已經不再是落后的了；农民在自己的根本願望实现了之后，已經关心到文化問題。这一事实鼓励了革命政府打算組織三千名艺术教师的想法，目的是給每一个人民农場和合作社派去一名戏剧教师，一名音乐教师和一名舞蹈教师。（掌声）也就是說，依靠最近几个星期就要开办的学校，我們能在两年之内，給每个人民农場、每个合作社派去三名教师。这样，每个人民农場和每个合作社将建立起自己的文艺团体，（掌声）到了那一天，当城里人星期天到农村去休假的时候，将能够愉快地和农民欢度一天，并且观看他們演出精采的戏剧、舞蹈；不仅如此，从那里将培养出优秀的艺术家，他們有一天也要到城市里来演出。（掌声）

农民的思想是單純的，沒有沾染过去城市中毒害人民智慧的一系列影响。革命像开发土地一样，也尽力发展这些丰富的智慧。这些过去埋沒了的智慧将投入国家建設当中。

合作社是土地改革所建立的第二种生产組織形式。但是，还有大片土地上居住着很少的人家，这些土地用作畜牧业生产。对于一个拥有六百卡瓦耶里亚土地的、以粗放制的办法进行肉类生产、仅有十到十二个工人的牧場，怎么办呢？那里不能組織合作社。为什么？因为只有十到十二个人。这是一种畜牧业生产的老法子。不能够把畜群交給十戶或十二戶人家，因为这样一来，十戶或十二戶人家就占有了两三千头牲畜。另外，这里也必須实行多种經營。

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对这些大畜牧場怎么办呢？

把土地分了嗎？沒有，因为向国家提供肉类的任务摆在面前。你們可以設想，如果有一天人民沒有肉吃，这意味着什么？这个責

任要不要严肃考虑？不仅要继续满足革命刚掌握政权时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家庭收入增加了将近四亿比索所带来的需要。（掌声）因为如果过去一间房子的租金要付六十个比索，现在只需要付三十个比索，一个人多了三十个比索，也许就会常常到市场上买几磅肉。（掌声）增加二十万新就业的人同样意味着增加二十万肉类的消费者。

过去，在一年的某个时期总要缺肉；这是大畜牧主的投机把戏。现在肉类几乎多消费百分之五十，然而并没有缺过肉。这意味着巨大的努力，因为牲畜并不是很容易繁殖的。牲畜的繁殖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自然过程。可是，必须用较短的时间在同样多的牲畜身上获得更多的肉；必须用饲料饲养几十万头牲畜来供应城市市场的需要。

革命对于大畜牧场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不分土地，不组织合作社，而是建立了人民农场。

人民农场是什么呢？这一点大家最好能够了解一下。现在产生了很大的混乱，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描写关于土地改革的人们并没有去认真调查什么是合作社，什么是人民农场，结果他们把两者写成了一回事，而实际上它们并不完全一样。

农业现在有三种生产组织形式：小农，主要在甘蔗种植园基础上形成的农业合作社；以及从畜牧业庄园基础上产生的人民农场。人民农场是全民所有制，在合作社里，合作社的产品归社员集体所有。人民农场是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好处在哪里呢？人民农场有它的优越性；合作社有合作社的好处。这两种生产组织形式国家都需要。

在合作社里，工人每月或每日的收入是从合作社取得的。也

就是說，社員的每月收入是合作社發給的。他們得到收獲的實惠，但是他們要負擔一些費用，比如說房租。也就是說，合作社必須以自己的收益向人民繳納水費、電費，負擔許多服務性的費用。相反，人民農場的工人免費享受這一切。（掌聲）人民農場的工人按照法律的規定領取工資。但是僅僅這些嗎？不。每個人民農場將建設一個新村。就是說，工人將有權免費居住；免費享受醫療待遇；（掌聲）免費使用俱樂部……（掌聲）當然，從他們成為工人並繳納百分之四稅收的那天起，他們就開始享受到各種權利。

但是，除此之外，人民農場里採用的是最完備的、最現代化的技術措施。例如，種植西紅柿採用液體施肥法，可以使全年都生產西紅柿，這需要一大筆投資，這種投資不能給合作社來搞，因為得到投資的這個合作社就會取得特別的利益，這樣，它就成了一個獲得其他合作社所沒有的利益的合作社。

這種投資給誰呢？給人民農場。如果進口一定數量的譬如上千頭的高產奶牛，送到哪里去呢？送到人民農場去。如果送到一個合作社去，那麼這個合作社就會得到其他合作社所沒有的好處。

任何一個人民農場的發展對誰有好處呢？對全國所有的人民農場有好處；對所有人民農場的工人有好處。一個合作社有了一塊非常肥沃的土地，得到好處的只是擁有這塊肥沃土地的合作社。（掌聲）如果一個合作社的土地沒有良好的水利網，那麼，它就不能灌溉，這個合作社的收入一定會低於擁有良好水利網、進行了灌溉的另一個合作社。

這就是說，合作社是一種好的生產制度，但是它也有缺陷。這種缺陷是由於土地的優劣不一、每塊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所造成

的。这样，拥有好地的合作社的集体，就会得到高于拥有坏地的集体所得到的收益。有些合作社的儿童就会比另一些合作社的儿童穿戴得好一些。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土地更肥沃。有些合作社的家庭收入就会比另一些合作社更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土地更好。

然而，人民农场的情况不会是这样。不管一个农场的土地贫瘠，另一个农场的土地肥沃，所有农场的工人都将得到同样的利益；所有农场的孩子都将得到同样的好处，不管这个农场的土地是贫瘠还是肥沃。（掌声）所有的工人都有权得到一所房子；在每一个新村里，人民农场的工人还能有一所学校。合作社也会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新村。（掌声）

在合作社里，新村是通过政府给合作社的贷款建设的，合作社要用自己的收益偿付新村的造价。在人民农场里，房屋的建造则是作为国家的一种投资。

所有的人民农场都有一所学校和一个儿童农场。在这个儿童农场里，年满十岁的孩子都有工作的地方。也就是说，孩子们有一个小农场；他们在那里饲养牲畜，种庄稼，早上劳动，下午学习。（掌声）我们已经做过实验；我们有两个先锋儿童农场，可以证明儿童从一定年龄起，是能够每日进行几个小时的生产劳动的。

他们将生产蔬菜、牛奶、鸡蛋、家禽，这些东西是他们自己在学校的食堂里吃的。也就是说，人民农场的孩子们是在学校里用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掌声）他们的一部分食品由他们自己生产，另一部分由农场，农场的管理处提供；但是他们至少能生产自己的一部分食品。此外，孩子们在学校里领到衣服和鞋子。（掌声）在人民农场里，戏剧教师、音乐教师、舞蹈教师的工资是由管理处付给的；在合作社里，教师的工资则由合作社负担。（掌声）这就是说，在两

种生产組織之間存在着差別。在一种生产組織中,生产屬於合作社集体所有,国家提供的帮助,他們必須用产品或現金来偿还;在另一种生产組織中,保证人民农場工人的所有家庭都享受到同样的公共福利。人民农場的儿童在学校里領取食物、衣服和鞋子,这一事实本身将意味着一次真正的革命。(掌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类的問題,我不知道是否我們大家都注意到了,因为我們一向关心所有这些問題,并且努力实现革命的原理,但我們有时却发现很棘手的問題。

譬如說,當我們到了农村,碰到一个家庭里有十个孩子,我們想,这个工人是領工資的;他和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工人領到同样多的工資。这样,这个家庭——有十个孩子、十二口人的家庭——只能靠和三、四口人的家庭同样多的收入維持生活。因此,人們要問:这个家庭怎么生活呢?这些孩子吃什么呢?同样是孩子,有着同样的需要,但是我們却看到那十个孩子所得到的营养比那一个或两个孩子要差得很多。

其結果明天就会看到。那十个营养不足的孩子一旦成人,成为祖国的公民,他們就会感到体力不足或者有其他疾病,这都是早期营养不良的結果。那些孩子仅仅因为兄弟姐妹多就从小注定在成年时承担这样的后果,这对他們是一种不幸:兄弟姐妹多。

怎样改变这种现实情况呢?以同样多的工資养活十个孩子的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个工人不得不放棄一切开銷。此外,如果他是一个一心为孩子的爸爸,他就一定会把工資花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他是一个不关心孩子的爸爸,他就一定会把工資花在其他方面。这样,孩子們面临的威胁不仅决定于兄弟姐妹的多少,还决定于父亲的关心和不关心。(掌声)

怎样解决这种现实问题呢？怎样保证孩子们健康地生活呢？怎样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营养呢？在学校里，在人民农场的学校里，孩子们将一早到那里去，在学校里吃早饭；最小的孩子们立即开始上课，大一点的去做他们早上应当做的工作，吃午饭的时候回来，在学校里吃饭；下午学习，在学校里吃晚饭，晚上回到自己家里。（掌声）

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孩子吃到他实际所需要的足量的牛奶、鸡蛋、肉类、鱼类、蔬菜等食物，保证所有的孩子有充分的营养；一个孩子不管他的兄弟姐妹多少，他的营养都有保障。每个工人不管他是否有很多孩子，他的工资也保证可以用到他认为适当的地方。（掌声）

这样，有十个孩子的父母将会和有一个、两个或三个孩子的父母一样，有权享受同样的东西。

在收获的某些季节里，妇女以至儿童都可以参加农业劳动。例如，收摘棉花的时候，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可以摘到和大人、成年人一样多的棉花，也许还少费些力气。在收获棉花、西红柿等许多农作物的劳动中，孩子们都能参加，甚至还能为家庭增加收入。

在工业上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只在某些工业上，而不是在所有的工业上。然而，在农业上有一些劳动，妇女和孩子都能够参加。（掌声）这样，在人口众多的家庭里，孩子们也有了机会帮助自己的家庭。

房子问题他们不必操心，因为房子是政府盖的。这就是说，孩子多并不增加房子的费用，费用完全照旧；并不增加衣服的费用，不增加伙食的费用，不增加医药的费用，不增加玩具的费用。总之，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每个孩子都有权得到玩具，和其他孩子一

样，不管他們的兄弟姐妹多少。这就是人民农場的情况，最好大家都了解这些詳細情节，因为在我国存在三种生产組織形式。

这是不是說，因为我們更喜欢某一种形式，我們就应当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呢？或者允許每个人自行选择呢？不。肯定地說，許多甘蔗合作社的社員准想把合作社改为人民农場，然而我們反对这种改变。为什么？因为我們正处在发展的阶段，結果还有待观察。我們知道，合作社这种生产組織形式是远比过去的生产組織形式优越的；这种組織形式甚至比小农生产还优越。国家需要这种生产制度。为什么？因为合作社已經显示出，它能够以极少量的投資大大地增加生产；社員們已經显示出，他們能够进行成本低的生产，下面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們領到了三千四百万比索的耕作貸款，完成了农作物的耕作，用去的款項并不到三千四百万比索，他們还将这笔耕作貸款的一部分作了农业投資，从而增加了生产。

革命需要合作社，因此我們規定了不許合作社自动轉变为人民农場的原則。讓我們看一看，随着時間的发展，經驗会告訴我們什么，关于这两种生产組織形式的經驗会向我們說明什么，会劝告我們做什么，哪一种組織形式会获得更多的产量，哪一种組織形式更能滿足我国的需要。

合作社有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我們的优点是：合作社是在斗争性很强的工人群众的基础上組織起来的；生产甘蔗的农业工人一向是受苦最深、斗争性最强的群众。这和人民农場的情况不同，人民农場恰恰是在沒有工人群众，只有很少工人劳动的地区建立起来的。譬如，“格拉馬”人民农場，那里过去只有一百五十几个工人，而且不是全年劳动，現在已經有将近七千工人在那里常年劳

动。(掌声)

“格拉馬”人民农場有三千卡瓦耶里亞土地，座落于貝利克地区，那就是我們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登陸的地方。(掌声)在比那尔德里奧省有一个“松树”人民农場，那里过去只有六个畜牧业雇工劳动，现在却有二千工人在工作。(掌声)这是一支混合的工人群众，他們不是在一个地区成长起来的工人，而是来自許多地区；他們不像甘蔗种植园里的群众那样是一支已經很有組織的群众，甘蔗种植园的工人是許多年以来一直在那些甘蔗地里进行斗争的，他們是有組織的群众，甘蔗生产合作社就是由他們組成的。这就是他們的优点。

因此必須維持这两种生产組織形式。但是，还有另一种农业生产組織形式，或生产制度，那就是小农制。

土地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小农的手里。革命对小农采取什么政策呢？采取下面的政策：革命不只是寻找理想的方式，革命还必须正視现实，革命必須改造现实，必須使願望符合现实。在古巴有无数小农，他們为发展自己的經濟作了很大的牺牲，付出了許多代价，他們与土地血肉相連。革命对这些小农采取了什么做法呢？首先，免除他們的一切地租，因此古巴已經沒有任何小农繳納地租了。(掌声)而过去，烟叶小生产者往往要繳納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地租；种咖啡的佃农也要付很大一部分地租；种甘蔗的佃农也要繳納一部分产品作为地租。

革命政府做了什么呢？取消了地租。我們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一点。在多数情况下这只影响到庄园主。在有些情况下影响到小土地所有者，但是我們已經說过，我們本来应当賠償他們現金，我們正在考虑再調查受到影响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土地出租者的

情况。我们将审查所有这样的情况，以便考虑赔偿他们现金的可能性。修改办法就是指这一方面。（掌声）

但是所有的佃农和小农都已完全摆脱了地租。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山区。个体生产的方法是完美的生产方法吗？不，不是的。然而，目前这可以说是一种合理的方法，是一种合理的生产方法，因为农民和他全家耕种这块土地。

革命对小农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呢？把他们组成合作社吗？不。这是反革命分子所企求的。反革命希望我们变成一些乌托邦的革命者，并且引起混乱。这不是革命应当采取的政策，革命的政策是把过去受剥削的各个阶层逐步团结起来的政策。过去小农是受剥削的：他如果是甘蔗佃农，糖厂剥削他；向他索取地租的庄园主剥削他，所有的人都剥削他；接着，还有当兵的来偷他的鸡，偷他的猪，而如果他不小心的话，还要拐走他的家庭。（掌声）

过去，小农还经常遭受驱逐，他们是以廉价收买产品的中间商人手下的牺牲品，也是允许物价动荡不定、使他们的生活毫无保障的统治制度下的牺牲品；这就是说，小农是受剥削者。革命解放了被剥削者，小农就是被解放的被剥削者之一。（掌声）

革命应当对小农继续执行什么政策呢？帮助他们，给予贷款，这就是正在做的事。他要买头母牛么？就给他贷款买牛。他要打眼井么？就给他贷款打井和安涡轮机。他们要十个人、十二个人或十五个人合起来买台拖拉机么？就给他们贷款买拖拉机。如果他们是在山地的农民，想种咖啡和可可，但是咖啡和可可的收获必须等上五年，这怎么办呢？那么就给他们四、五年的长期贷款，以便使他们种上要种的全部咖啡和可可，然后再偿还。（掌声）

这就是革命对小农的政策。在山区有几万小农已经领到贷款。

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得到贷款；已经发放了将近七千起贷款，手续十分简便，没有大吵大闹。在每一个地区，挑选一个当地的农民检查员，给他两匹马，一付马鞍，给他一笔不多的薪水，委托他审查农民的贷款申请，推荐这些贷款，同时调查贷款使用的情况。

在巴拉高有一所新开办的学校，有三百名咖啡和可可技术员在学习；他们都是农民。（掌声）这些技术员每隔三个月就要离开学校一次，到那些检查员工作的地方，根据自己已经学到的知识检查作物的种植情况，然后再回到学校去。

他们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毕业，但是在毕业前他们已经开始服务了。在古巴，咖啡的种植是很糟的，方法陈旧；农民在一小块土地上种的咖啡株数太多，而咖啡是需要空间伸展自己的枝条和结子的。过去，可可也是用陈旧的方法、不良的品种种植的。随着技术员不断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些作物的质量会不断改善。而且，还不止这些。现在正试种某一个品种，但是每到移植时，也就是说，当需要把那些长得不好的树苗换掉的时候，优质品种、杂交品种就会逐渐确立起来，这些优良品种产量高得多，但是也需要更多的知识。

在山区，我们正在执行这样一个信贷计划，我来给你们提供一些材料，使你们对它的意义有所了解。譬如，巴拉高地区一向是一个土地富饶、但人民非常贫困的地区。有一个时期，巴拉高的土地是由联合果品公司耕种的，或者说是由联合果品公司买去的，并在它的推动下种植了“约翰逊”香蕉。于是这种生产就得到了发展；许多年来，这对于巴拉高是一个“肥牛”时期。但是发生了虫灾，联合果品公司转而到其他国家种植香蕉了；但是巴拉高人的头脑里还留着香蕉的影子，他们留恋香蕉，梦想香蕉，为那个美妙的香

蕉时期而叹息。但是存在問題，特别是虫災問題。应当寻找解决办法，怎么办呢？

巴拉高有非常肥沃的盆地，土地富饒，某些作物，像可可和咖啡在当地生长良好；但有一个缺点：需要几年的时间。在独裁統治时期，有一次組織了一个专门修談政治的企业协会。他們募集了一笔四、五百万比索的基金，作为分几年投資的款項，但是他們却根据控制这笔基金的政客們的利益把这笔款子分掉了。

目前，我們在巴拉高地区正执行一項信貸計劃，和“肥牛”时期香蕉生产的总产值——总产值是四百万比索——相比較，可看出，根据信貸計劃，在今后四年中，巴拉高地区仅仅通过发展可可和咖啡的信貸就将得到每年七百万比索的貸款。（掌声）这就是說，比他們在“肥牛”时期获得的全部产值还要多几百万比索。但是更重要的是，五年之后，巴拉高的可可和咖啡的产值将增加到每年三千万比索。（掌声）

同样的計劃也在奥連特省北部的整个山区，馬埃斯特腊山和拉斯維利亚斯省执行着。

山地不适宜种植棉花和其他一系列的作物，这些作物在任何平原地区則能使許多人有工作可做。在一些有失业者的地区，只要派去一队拖拉机，只要有灌溉，有几架机器，失业就会消失。在山区問題要困难得多，这里修路是較困难的，崎嶇的地形使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因此必須实行长期貸款的办法，以便使农民能够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开始生产之后再用产品归还貸款。

这作为支援小农計劃的一部分今年已經开始实行了。在今年的預算中，小农信貸总共有三千五百万比索。（掌声）这就是說，将要向八万名小农发放貸款。

什么样的贷款呢？这些贷款是使他們发展自家有能力经营的种植园的。如果給小农一笔大的贷款，也就是說，这笔贷款可以发展一个比他自家能够经营的种植园还要大的种植园，那么，以后他就需要雇工人在那里劳动，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天他就会有一座大种植园，而且需要雇許多工人。

如果一个农民占有的土地比他能够用每月給他的四十比索贷款可能耕种的土地还要多，我們怎么办呢？沒收他的土地嗎？不，要問他是否有兄弟或年滿十八岁的长子願意和他一起劳动。如果他有一个年滿十八岁的长子，就再給他四十比索贷款；如果他有一个兄弟，就再給他兄弟四十比索贷款；这样一来，和他的兄弟、儿子一起，他就有了一百二十比索的收入。如果他有地，他就可以不止耕种半卡瓦耶里亚，而是耕种一个、一个半或者两个卡瓦耶里亚了。这样，只要有土地，就可以促进小型家庭合作社的发展。（掌声）当他們有較多一点土地的时候，并不去动他們的土地，而是給他們机会带动一个家屬，領取一笔贷款，和他一起在那块土地上劳动。

这就是革命对小农的政策，因为小农是被剝削者，小农是革命的同盟軍，是农业工人、合作社社員和人民农場工人的同盟軍。（掌声）

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反革命分子企图恐吓小农，对他們說我們要实行合作化；甚至有这种情况；有些热心于合作社的人开始进行合作化的宣傳。

不，这是一种錯誤。問題是有些农民自願加入合作社，还有的个体农民已經組織了合作社，其中有，比方說，伊达伯合作社，他們已經建設了一个大面积的公共区，也就是一个有将近两百幢房子

的新村。毫無疑問，這些小農建造了這座新村，將比他們獨自生活時要得到更多的好處。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堅持的原則是什麼？我們不僅不鼓動小農組織合作社，而且採取相反的做法：如果有一些個體小農想組織一個合作社，我們就對他們說：不。他們要堅持呢？我們還說：不。他們還要堅持呢？我們就在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里討論，研究是否批准他們。

為什麼這樣做？這正是為了避免任何人犯擅自鼓動組織合作社的錯誤；也就是不許土改委員會的官員企圖在小農中間號召組織合作社。因為這樣做就是一種錯誤，這樣做只會有利於反革命分子到小農中間去宣傳說，我們要把小農合作化，而有的農民是和自己的一塊土地血肉相連的；對國家說來這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對國民經濟也沒有影響。合作社和人民農場的手里掌握了這樣多的土地，農業完全可以大大地發展。一個農民有一塊自己的土地，並且一心想保留這塊土地，這絲毫不會損害農業的發展；這對革命沒有任何影響，而卻有了與土地血肉相連的農民。（掌聲）應該給他們這樣的保證：他們可以保留這塊土地並且得到國家的幫助，願意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

為了避免“隨隨便便地”鼓動組織合作社，為了避免犯錯誤，我們規定了除非是一再申請，決不批准成立小農合作社的原則；規定了必須是自發的、全體要求加入合作社的人一致協議的原則。只有這個時候，土改全國委員會才能同意小農組織合作社，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給他們提供便利，建造新村，即建造擁有學校以及合作社所具有的一切好處的新村。

只要他們還是個體的農民，就給他們提供貸款、技術援助，就

要帮助他们。这就是革命所制定的对于小农的政策，因此小农完全不必提心吊胆，任何时候他们都将得到政府的帮助。

这样做容易么？不，并不很容易。小农的情况怎样呢？事实上，有一些人并不是小农，而是“大”农，这些人一般都是控制农民协会的人，如牧民协会、咖啡生产者协会、甘蔗生产者协会。这些“懒汉们”干些什么勾当呢？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专门煽动小农，专门要代小农讲话的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召集了所有的小农，那些拥有五卡瓦耶里亚或少于五卡瓦耶里亚土地的农民，要他们参加全国小农协会；他们中间有小佃农、小咖啡农、小牧民、小烟草农，总之，他们已经组成了全国小农协会，协会手中掌握了三千五百万比索，以便向小农发放贷款。（掌声）

有些事情人们不得不忍受。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有人竟然利用家庭联系——在这里我不得不极其谨慎地谈起这个问题——趁机企图煽动小农。自然，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帝国主义是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活动，施展一切手段，它甚至一有机会就企图制造家庭分裂和挑起家庭问题。

我们在这里一直忍受着这种情况：我们是曾占有土地的家庭的子女，而革命的法律必须触及我们自己家庭的利益，他们就经常企图利用这种情况，（掌声）去制造分裂，挑起问题，甚至把我们说成是我们家庭的敌人。很简单，我们必须履行公平地执行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责任，对大家一视同仁，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掌声）

我们这个政府还有这样的特点：政府的所有官员得到的是绝对正当的收入，（掌声）没有人享有特权。如果有一天我们竟然听任像过去统治者的一贯做法那样的一些做法摆布的话，那我们就是叛变革命。（掌声）我们的家属中没有任何人享有任何一类的特

权。(掌声)这难道是我们的冷酷无情吗？不是。譬如，我们有个姑母，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帮助她。这就是我们能够也是正在做的。我们并不冷酷无情，我们是正直的，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时就是冷酷！（掌声）

然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却企图利用这种情况。有人别有用心地接近我们的家属，想找到对革命的批评，散播这种批评，并且把我们描绘成受到自己家庭攻击的人。这是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阴险狡猾的诡计，他们为了到处造谣，不尊重任何人的生命和荣誉。有时，有些疏忽大意的家属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我们和小农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制定了一项法律，决定砍掉全部甘蔗；我们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必须砍掉全部甘蔗，因为让一万卡瓦耶里亚的肥沃土地种了甘蔗而又放在那里不收割简直是一种罪行，要知道这是一万卡瓦耶里亚的肥沃的上等地；既然有一万卡瓦耶里亚的土地可以用砍刀砍倒甘蔗，实现大规模的多种经营，使农业大大增产，却要用国家的推土机去推倒丛林荆棘，这岂不是荒唐！（掌声）所以决定砍掉这些甘蔗。

在蔗糖不能保证卖出去的情况下，能否按甘蔗的原价付款？不能。我们要求劳动者和全体人民共同合作来砍甘蔗，因为即使卖不出去，也必须砍掉甘蔗把土地腾出来使用。（掌声）所以，决定砍掉全部甘蔗。现在，全部甘蔗中，按四分的价钱我们只能保证卖出四百万吨，其他一部分卖给世界市场……大家议定了一个二分五厘的临时价格，以后还要算清按二分五厘支付的价钱和实际卖出去的价钱之间的差额。假如国内消费的糖有三十万吨能够按四分价格卖出，那么就有了一个一分五厘乘三十万吨的差价，因为甘蔗是以二分五厘的价格砍掉的。

这怎么分配呢？譬如说，如果生产了七百万吨，很自然，七百万吨中有四百万吨应当按四分付款，而其余三百万吨按二分五的价格付款。这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应当再想定额，因为国家实行自由榨糖的办法，榨糖是自由的，如果有四百万吨已经按四分作价，那其余的就按二分五付款。应当怎样分配呢？如果估计全部甘蔗榨出来的糖总共是七百万吨，四分之三按四分的价格，七分之三按二分五的价格，那末对所有人都是公道的。这是任何人都无须争论的公平的事。甘蔗佃农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呢？煽动家，轻信的人，祖国敌人的驯服的工具，始终是存在的。要使佃农免除百分之十五的负担么？这已经是佃农所取得的一项利益了，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缴纳地租了。啊！但是大佃农却来对小佃农说：“好吧，我们现在要求把百分之六十的蔗糖生产给我们。”这就是说，他们开始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

难道要夺取、占有或者没收公家的甘蔗地，国家经营的甘蔗？在这个时候应当考虑到谁的利益呢？难道是那些只有一卡瓦耶里亚或半卡瓦耶里亚或者一点土地也没有的人吗？公家的甘蔗地应当怎么办呢？应当组织合作社，因为在这些甘蔗地里劳动的甘蔗工人必须靠这个生活。可是那些佃农中的懒汉们却盘算些什么呢？啊！他们在盘算如何煽动人们提出在他们中间分掉这些份额的要求。

有一回我被邀请参加佃农的一次会议——当时领导协会的当然还是那些大懒汉们——，我对他们说：你们甚至不必梦想谈论什么分配公家甘蔗的定额的问题，因为以前可以这样做，你们以前和糖厂讨论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你们以前可以向这些甘蔗的主人——糖厂提出要求，请求定额，但是现在公家的甘蔗已经榨完

了，只剩下合作社的定額了。在那些已經有了定額的人中間不会再分配了。結果怎么办呢？給全体确实有甘蔗的小佃农四万阿罗瓦的份額，也就是說，全体小佃农的三万五千到四万阿罗瓦的甘蔗可以榨糖。我們就这样做了。

在我們組織合作社的时候，他們提出把所有小佃农的土地增加到两卡瓦耶里亚的要求。先生，可能有一个佃农只有四分之三卡瓦耶里亚的土地，但是，当有十戶人家一块土地也沒有的时候，把这个佃农的土地增加到两卡瓦耶里亚是錯誤的。因此我們把公家的甘蔗地全部放到甘蔗合作社里了。

現在决定自由榨糖。去年甘蔗的平均售价是三分四厘多；但是所有的佃农拿到的是三分七厘的临时价格……政府承担了这个差价，为的是不让魔爪的打击——它剝夺了我們的一百万吨糖——使小佃农蒙受損失，而且为了使佃农得到好处。（掌声）

今年，他們的一部分甘蔗可以按四分价格卖出。这样就出現了煽动家和輕信的人利用家庭联系，向所有的小佃农发出备忘录，把事情描繪成是对他們不公平的，并且提出定額問題，也就是說，要我們按定額榨糖，过去有定額的，按四分作价，但是过去沒有定額的甘蔗，即合作社的甘蔗，过去最忍饥受餓的人的甘蔗，也就是，所有超出公家甘蔗的定額的部分，一律按二分五的价格榨糖。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社員如果有四、五百万吨甘蔗，他們只有两百万吨的定額，因此就必须把其余三百万吨按二分五的价格砍掉，这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說，正确的做法必須是自由榨糖；任何人都可以榨他自己的甘蔗，如果全部榨糖是七百万吨，那么每七份中有四份按四分作价，三份按二分五作价。这是能够提出的最合理的办法。（掌声）

我认为有必要說清楚这一点,为了使小佃农能认清方向,并且告訴他們:这里的革命領袖,有两个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掌声和喊声:“菲德尔,劳尔”,奏国歌后才使喊声平靜下来)

我們举起了一面旗帜,开創了一个事业,这使我們有权利在这里讲话。我們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我們并没有从事私人的买卖,我們对买卖不感兴趣,对金錢也不感兴趣,对这一类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掌声)

简单說来,这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的事业,我們的爱好,我們一生都贡献給这个事业,而且有义务完成我們的責任。一句話,我們对国家充滿信心,至少我們对国家的絕大多数充滿信心,也就是說,国家的一切都使我們感到兴趣。(掌声)

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組成我国貧苦阶层的几百万人民是把革命放在一切之上加以捍卫的力量,我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們。(掌声)

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喊声,“打倒!”)以家庭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現。而事实上,它們是家庭的最大的摧毁者。不仅如此,經濟利益是这样根深蒂固,阶级利益是这样根深蒂固,以致于有时甚至超过最密切的家庭关系。

但是,总之,有人民同我們一起,我們的一切属于人民。(掌声)这是我們的生命,这是我們的生命,人們必須把这一点放在一切之上。正因为这样,当卡洛斯·曼努埃尔·德·赛斯佩得斯的一个儿子被敌人俘虏,人們問他是否准备拋棄自己的旗帜,拋棄他正在捍卫的事业来換取儿子的生命的时候,他說他的儿子也就是所有其他公民的儿子。(掌声)

这是說,我們也是这样想的;我們永远不会因为任何理由把我們的什么感情放在我們对国家,对人民所負的义务之上。我們的一生就只献身于这一事业,我們至死献身于这一事业。(掌声)我們永远和人民共命运,(掌声)同呼吸。(掌声)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决心……。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更值得和人民共命运。当一切都走上正軌,进展完全順利的时候,到那时,这就算不了什么特殊的优点了,我們也就有权利退休,不再工作了……(掌声)

这就是說……順便提一提,几乎从来沒有人談起这样的事,但是上面已經說过了。我們不会做終身的政府官員,完全不会这样。当然,我們也沒有想过这个問題,因为我們处在斗争中間,在斗争中是不会想不相干的事的;需要对付当前的一切,别的顾不上;我們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一切武器,一切苦难,一切人类的弱点,总之一切,都将被投入这个斗争,正像反动派一向所做的那样。离我們很近的地方有一些邻居,他們是我們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們想在这里干出一切荒唐的勾当来;从他們那里我們始終只应当准备对付最坏的一切。因此,我們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而且要使用一切武器。他們倒霉的是,他們使用武器是徒劳的,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大火是他們永远扑灭不了的。(掌声)

上面已經闡明了我們对于所有小农,包括甘蔗农的政策,任何人都沒有权利在小农中間讲话,因为我們这里有小农的代表。拜培·拉米雷斯可以代表小农讲话,他一生都是一个农民革命家……(掌声),他的的确确了解农民的利益!本身不是小农,也不是革命者的任何人都无权发言。我虽然不是小农,但是我是革命者,而且一天天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个革命者。(热烈的掌声)他們

不能代表小农讲话，特别是那些大佃农；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谁要想代表小农讲话，就请他首先放弃租佃地，再说：“我现在来替小农讲话”。（掌声）消除事故。聪明人不必细说。

我们在农业方面所做的事，大体说来就是这样。这些事情代表们可以亲自看看。我们相信农业会获得惊人的顺利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抵抗住经济侵略的打击。如果没有合作社，过去的任何一个政府一旦被剥夺了定额，就只能存在四十八小时，因为人们会饿死。为什么现在不会呢？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定额，人们就砍掉全部甘蔗，然后这里再种上食粮，等等。（掌声）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后来，一些拥有二十多到三十卡瓦耶里亚土地的人来说：“我们可怜的工人”。对于“我们可怜的工人”来说，有一个绝妙的公式：把二十多或三十卡瓦耶里亚的土地交给我们，你们再看我们怎样来解决问题。请不要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我们可怜的工人”了吧！因为“可怜的工人”实际上是那些还留在许多租佃地上，既不願意退还这些土地又不願意劳动的人。我们想到这些“劳动者”就感到遗憾，合作社的社员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而这些人却还“啃着土地”。（掌声）

这是现实情况……请那些拥有二十多到三十卡瓦耶里亚土地的人耕种这些土地吧！如果他们需要贷款，可以向国家银行申请，但是如果他们不耕种这些土地，我们可要再来一次土地改革了。（掌声，经久不息的喊声：“菲德尔，坚定，狠狠地打击神父”，“菲德尔，菲德尔，让神父砍甘蔗，他们如果不愿意，就让他们滚回西班牙！”）

在这些占有二十多到三十卡瓦耶里亚土地的庄园主中，有些人不给工人工作，然后把罪过推到政府身上……（有人喊叫：“轰

裘!”“与神父算账!”等等)……我很高兴大家都清楚地了解,我們有几条战綫,我們必須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們必須为反对一切坏蛋:反动派和这里的保守分子而斗争……(喊声:“神父,神父!”)……人民清楚地認識这一点,这就好。革命还只有两年两个月另七天的时间,人民就学到了相当多的东西。应当越来越清楚地認識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才能知道誰和革命站在一边,誰是反对革命的。(喊声:“神父!”)

应当清楚地了解哪些是拥护革命的社会力量,哪些是反对革命的社会力量。(喊声:“神父!”)……在这些力量中間,例如……有神父嗎?……大家等一等……我們让大家来讲……(喊声此起彼伏)……好,等一等,大家不能一起讲话;我們让这个女孩子来讲……例如是誰?你說……(一个女孩子回答说:“神父!”)……是神父嗎?为什么?(女孩子回答说:“因为他們是反动派!”)……为什么神父保护反动派呢?……这里还有誰相信反动的神父嗎?(喊声:“沒有!”)你們是怎样弄清这一点的呢?站在穷人一边,还是富人一边?(喊声:“站在穷人一边!”)不,我是說神父。(喊声:“站在富人一边!”)比如說,他們昨天发表过反对盗窃的教书沒有?(喊声:“沒有!”)你們有誰看到过保护甘蔗工人的教书沒有?(喊声:“沒有!”)呼吁过为农村儿童开办学校沒有?(喊声:“沒有!”)反对过暗杀工人和学生領袖沒有?(喊声:“沒有!”)抗議过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的价格沒有?(喊声:“沒有!”)从来沒有过。他們抗議过一次政客的招搖撞騙行为沒有?(喊声:“沒有!”)反对过进行食品投机沒有?(喊声:“沒有!”)反对过高价房租沒有?(喊声:“沒有!”)抗議过赌博沒有?(喊声:“沒有!”)反对过走私沒有?(喊声:“沒有!”)

他們說和我們有思想分歧。這就是上述一切的同盟軍和上述一切的敵人之間的分歧。從來沒有任何一次講道、一本教書保護過人民，無論是現在還是獨立戰爭時期，大家不要忘掉這一點，這是由來已久的，自從他們和把印第安人活活燒死的殖民者一起到來的時候起就一貫如此。他們並沒有抗議活活地燒死印第安人的行為，而是許諾活的印第安人進天堂。印第安人問：這些把我們活活燒死的人也要進天堂嗎？當神父給以肯定回答的時候，他們就說：好吧，那我們不願意進天堂。

我說：如果莊園主進天堂，我們不願意去；如果帝國主義進天堂，我們不願意進天堂；如果罪犯們進天堂，我們不願意去；如果剝削者進天堂，我們不願意進天堂。（掌聲和喊聲：“槍斃，槍斃！”“神父是強盜，讓他們脫掉袈裟，換上褲子！”）

是的，我們清楚地了解這些。學會識別我們的敵人，知道鬥爭是艱巨的，知道革命愈深入，反革命分子愈多，鬥爭就愈艱巨，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具有的優點是：它恰好得到人民中最具有戰鬥性的群眾的支持，這部分群眾必須和國內外敵人進行鬥爭。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會贏得這場鬥爭的勝利。我們從第一天起就知道這一點。（掌聲）我們還沒有看見什麼，我們還沒有看見什麼！他們將繼續冒頭來，不管他們在哪裡冒頭……鬥爭是免不了的，鬥爭是免不了的！

你們知道，自從這位先生上台的時候起，這位現在正在……（聽眾中有人說：“新的那位！”）新的那一個，他和其前任走着同樣的道路，甚至更富侵略性，可是整個拉丁美洲的“愛吵架的僕從們”正對他礙手礙腳。我相信事情並不像他們“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所

梦想的那样顺利。拉丁美洲的事情并不这样容易对付。现在正在举行一次重要的墨西哥大会，(掌声)它是由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拉薩罗·卡德納斯发起的，(經久不息的掌声)他是我国革命的朋友，我們美洲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厄瓜多尔和巴西的政府已經明确地、坚决地表示了态度。美国佬的訛詐和恫吓(噓声)沒有产生像过去那样的效果。訛詐家們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当被剝削的工人，渴望土地的农民，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們所代表的人們觉悟到自己的力量，相信能够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一天将会是怎样的呢！他們觉悟的这一天，他們觉悟到那些雇佣兵們是很容易从地图上扫掉的这一天，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掌声)

革命已經告訴人們：这些几乎耗費百分之五十的国家預算的龐大的軍隊是一群廢物。用这笔錢足够建造几百万所房子。(掌声)就只拿今年來說……他們用什么来和革命对抗呢？肯尼迪先生(噓声)将帶給拉丁美洲，獻給拉丁美洲什么妙法呢？

你們看到，一个政府，薩尔瓦多政府，我們並沒有承认它，我們也不想承认它，因为我們不承认也不想承认这样无耻之尤的軍政府，虽然根本沒有人承认它，它竟匆忙宣布已經和我們断絕了关系，为的是要人家給它几块骯髒的美元。(笑声)多么无耻，多么可怜！在这个国家里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是文盲！

可是，我們今年却能看到六百多个合作社，三百个人民农場和得到革命帮助的八万小农的发展；(掌声)能够看到我們的扫盲运动在今年将彻底扫除我国的文盲；(掌声)能够拿出我們建設住宅的計劃，这个計劃包括在今年建造二万五千套农民新住宅。(掌声)我們向革命的敌人挑战，向国际反动派挑战，丢掉你們的造謠

吧，(笑声)丢掉你们的蠢话吧，丢掉你们的愚蠢行径吧，去回答人民希望知道的问题：教师在哪里，教师什么时候来，学校在哪里，学校什么时候有，贷款在哪里，贷款什么时候有，失业问题怎么解决，何时解决，房子在哪里，土地改革在哪里，为什么不把兵营改为学校！

不管他们对我们的农民说了多少话，不管他们怎样企图用帝国主义实验室里制造的论据使人们改换脑筋，但只要农民知道我们这里所做的就是把所有的“公司”赶回它的老家，成立了甘蔗合作社，那么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以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农业工人就会说：“这些人不会是坏人；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兵营都改为学校。这里也需要这样做！”(掌声)“在古巴消灭了文盲吗？这里也需要这样做！消灭了庄园制吗？这里也需要这样做！人民有了步枪吗？这也正是这里所需要的！”(掌声)

他们空谈“自由”的理论是骗不了谁的，因为这是“懒汉们”到巴黎去挥霍几百万比索的自由，是百万富翁每年购买十辆“凯迪拉克”汽车的自由，是百万富翁强奸民意的自由，是百万富翁向帝国主义出卖灵魂的自由，是欺骗人民，操纵一切大学、一切报纸、一切电台和电视台进行欺骗人民的无耻勾当的自由。

假如他们对印第安人说——这些印第安人没有文化，渴望土地，仅仅靠几分美元的工资生活——我们剥夺了庄园主的土地，印第安人就会问：“他们还对庄园主做了什么？”“庄园主走了，给他们留下了房子……”；“对他们还做了什么呢？”我怕他们唯一不很赞同的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把他们统统都枪毙。(喊声和笑声)挣扎在拉丁美洲的饥饿、贫困和剥削中的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唯一会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竟然让他们平安地走掉；唯一会责备我们的是，

我們對他們太溫和了。

但是，我們相信，在拉丁美洲，由於生活條件更惡劣，被壓迫的人民會少一些溫和，被壓迫的人民會更嚴厲一些。我們並不需要槍斃他們，因此沒有槍斃他們；如果他們再來搗亂的話，如果他們再來的話……我們讓他們走掉是做得對的；也有一些人留下了，他們現在生活很安定，已經不再剝削人了。現在，有人還願意到美國去，依靠美國政府生活嗎？（喊聲：“去刷洗碟子！”）……假如是刷洗碟子的話，還是好的……，但是現在人家給他銀子，一些人刷碟子，另一些人拿銀子……；（笑聲）一些人洗碟子，另一些人撈銀子。（笑聲）可憐的美國人民，他們不得不供養這些寄生蟲！難道美國人為這些走狗工作不是一種憾事嗎？美國工人在鋼鐵工廠勞動、在农村勞動，却為了使這些被我們從這裡清除出去的“懶漢們”到那裏去吃飯，難道這不是憾事嗎？但是，他們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美國政府做的事。

你們聽說過“貴族”，聽說過“王子”、“侯爵”、“侯爵夫人”、“伯爵”、“公爵”和“子爵”么？（笑聲）你們沒有聽說過這些戴着洒滿香粉的假發的寄生蟲彼此攀親，“這家的王子”和另一家的“公主”結婚的事情么？這些寄生蟲不管從哪一個國家裏被踢出去：從蘇聯，從波蘭，從捷克斯洛伐克，不管從哪裏被踢出去，（掌聲）從人民中國，（掌聲）從革命人民把這些寄生蟲踢出去的任何地方，你們知道他們都流落何方么？在美國。世界上有多少寄生蟲，有多少“伯爵”、“侯爵”、“貴族”、官僚、強盜、走私販子、盜賊、莊園主、剝削者、暴徒、罪犯！（喊聲：“滾開！”）全世界的本圖拉都要流落到何方呢？全世界的馬斯費雷爾都要流落到何方呢？全世界的皮拉尔·加西亞都要流落到何方呢？全世界的走狗都要流落到何方

呢？在那边！

这就是帝国的写照：收揽人类的一切渣滓，堆积在那儿。而美国人民却必须用劳动养活这群“懒汉”，因为这群“懒汉”一辈子也没有弯过腰，一辈子也没有生产过，……就连一根牙签也没有生产过！（笑声）他们消耗很多，这是确实的！他们的房子是最高大的房子，他们的凯迪拉克汽车是最豪华的，衣服是最华贵的；他们从来不到小饭馆去吃饭，（笑声）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硬些的肉，或者碎肉，如果不是某一天在野外“卖弄”的话；这群家伙吃的是最好的肉。他们从来不劳动，然而他们吃的总是最好的东西。谁啃骨头呢？是人民。

但是革命却使人民既有权吃骨头也有权吃火腿。（掌声）啊！一旦人民的眼睛豁亮起来，一旦美洲各国人民学会古巴人民在两年时间内学会的一切，那么任何一个走狗就没有藏身之地了！不管怎样，世界对他们来说是越来越狭窄了；总有一天他们将没有藏身的地方；总有一天美国也要发生革命，为什么不呢？（掌声）美国日益明显的经济危机、经济混乱将把美国引向一次革命，有一天美国将会有有一个革命政府，我们的朋友。（掌声）有一天，工人和农民也将统治美国。根据历史规律，这一定会到来。无论是一个五角大楼，还是二十个五角大楼，都不能挽救自己的命运。

他们明白这就是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危险性也由此而来，因为他们知道在一定的期限内就将被消灭；他们对于人类的危险也由此而来，他们的战争冒险，该国领导人的好战狂、战争狂热也都由此而来；由此也产生了他们干下的拙劣的罪行和各种威胁。因为在亚洲，在非洲，以及在过去沉睡的美洲，当看到一个世界正在升起来的时候，（掌声）他们清楚地知道历史已经注定他们要失败，要

死亡!

因此,我們看到他們千方百計地破坏我們的革命,干着荒唐可笑的行徑,因为再沒有任何东西比荒唐更可悲的了,帝国主义对付我們的一切勾当都是荒唐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切勾当都是荒唐的。

前几天他們派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現在一定在……(听众中喊声:“把它打落了!”)……是的,把它打落了,(掌声)把它打落了,它落在靠近巴拉高地区的海里。我們从那里掌握了一切证据,一切东西,我們沒有发表,想等一等看他們的反应如何。但是不仅如此;同一天,来自危地馬拉的这些海盗的一架飞机——这里有事实——,你們已經在报上看到了一則关于飞机的消息,恰恰是合众国际社发出的消息,消息称:这架飞机返航时被打坏了一个引擎。这样,他們的家底和所进行的活动就暴露无遗了,这甚至比它掉在这里或掉在海里还好得多。

这架DC—4型飞机是在星期六的清早开始在卡瓦尼亚斯地区盘旋的,它的命运这样糟糕,恰好碰上有几个防空連正在那个地区进行演习……(掌声)当他們看到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开始打圈子的时候,就开了炮,把它全身上下都打成了窟窿。(掌声)后来,这架被击伤的飞机——显然是来空投武器的——扔下了武器,看来为了減輕負載,投下了这些武器:一門小型迫击炮,五門零散的榴彈炮,六箱手榴彈,三挺三十毫米机枪,十四箱三十毫米机枪子彈,三挺“白朗宁”机枪,七箱加侖步枪——共二十八支加侖步枪,三箱“湯普生”机枪——共九挺,六箱胶质爆炸物,一箱用来破坏的全套装备,六个“美軍伪装”式降落伞。

这就是說,这架飞机被击伤之后空投了武器……之后很明显地沿着海岸綫繼續飞行,由于害怕不能再飞了……这就是它沒有

朝迈阿密方向飞的原因；它明显地沿着海岸线飞行，然后在危急关头降落在牙买加。他们被牙买加当局逮捕，发现飞机的一只引擎不能运转了，有许多弹洞；当局并且证实他们来自危地马拉。这样一来，飞机的来路，他们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建立的海盗基地上所一直进行的侵犯领土的无耻活动就都暴露无遗了，这比飞机在这里粉身碎骨还要好得多；他们彻底暴露了；他们投掷了武器，却忘了投掷传单；他们降落时满身伤痕，而且无法解释这些伤痕是怎么来的，他们是干什么的。就是说，他们从危地马拉起飞，然后到牙买加降落。

由于这是一架海盗飞机，由于他们是国际海盗罪犯，我们希望牙买加当局把这些侵犯主权和国际权利的人转交给我们。（掌声）这是牙买加起码应当做的。我们希望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曾经对海盗活动如此关切的大英帝国，能够遵循自己的传统，将这些海盗送交古巴法庭审判。（喊声）无论如何，英国政府不应做这些雇佣分子所干下的国际罪行的帮凶，这些匪徒经常侵犯领土，使我国遭受空投武器、空投炸弹的威胁。事实是，那些被打伤了的雇佣兵不得不在牙买加降落，在那里，古巴所一直揭露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了。现在我们在联合国的外交部长又多了一个论据……（掌声），如果说我们的所有证据，所有这些即将展出的装备，在这里缴获的全部新式的美国武器——用这些武器可以武装一支军队——还不够的话。（掌声）

这确实是个可笑的角色，在一天之中就被击中了两架飞机，而且在最近几星期还给我们送来了一大批武器。这不是荒唐可笑又是什么呢？事实是，他们正在扮演的角色，是任何政府，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目空一切政府，像美国新总统这样“聪明”的人（喊声）

不能不感到难过的。他們正在扮演的是真正的丑角，真正可笑的角色。这就是他們的道路，因為我們要把他們投到我們領土上的所有的雇佣兵都彻底歼灭。（掌声）

他們的这一切敌对活动都不能阻止我們实现我們革命的全部綱領：工业化，扫盲，发展农业以及革命所制定的一切指标。我們知道，現在真正提心吊胆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他們知道自己已經陷入死胡同。我們知道我們依靠的是什么，我們正在劳动，不浪費一分钟，我們对胜利有絕對的信心；而他們却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忧心忡忡。无可置疑，这些先生們終將因此心胆俱裂，一命嗚呼。（笑声）

这样，他們是失败接着失败，我們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們知道历史是与他們作对的，我們知道历史是有利于我們的；（掌声）他們知道時間是与他們作对的，我們知道時間是有利于我們的；他們因古巴革命而痛苦，我們則欢欣鼓舞地展望古巴革命終將成为全美洲和全世界的革命！（欢呼声）

（譯自一九六一年三月八日古巴《今日报》）

在紀念攻打總統府四周年 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同學們，
工人們，
全體同胞們，

今天我們又來紀念一個日子，紀念又一次犧牲，又一批先烈，紀念祖國歷史上的又一個重要日子。

值得我們紀念的日子很不少，然而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是光輝的象徵；今天，三月十三日就是這些有象徵意義的日子之一，是我們祖國永遠應當紀念的日子。

幾天以前，我們集會追悼了在“勒庫布尔號”爆炸事件中犧牲的工人和士兵；今天我們集會紀念三月十三日的英雄事跡，紀念在那天犧牲的同志們，紀念那些為了我們今天的幸福付出了高昂代價的青年大學生們。

我們這些代表革命人民的人在這裡集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今夜在這裡聚集一堂的人代表祖國的革命力量，代表革命的社会力量，代表這些力量的革命組織。

剛才講話的同志們重溫了這一段歷史。毫無疑問，在這裡留下來忠實於革命旗幟的人，是那些確實希望進行真正的革命的人。庫維拉同志列舉了曾經同埃切維里亞並肩作戰的革命指導委員會的成員，並指出他們當時全都在場，那個革命組織的領導人當時全都在場。同樣的評語，也可以給予一切在山區鬥爭的艱苦日子裡堅持留在山區、決心面對一切困難的同志；同樣的評語，也可以給予那些在遭受迫害和進行地下鬥爭的日子裡不背叛自己事業的人民社會黨的同志們；（掌聲）同樣的評語，也可以給予一切在漫長的歲月裡、也許是畢生企望今天的好時光降臨祖國的古巴人；同樣的評語，也可以給予一切在我們共和國的历史上為理想而貢獻了自己的生命的青年和革命者；同樣的評語，也可以給予在一八六八和一八九五年英勇戰鬥、英勇犧牲的起義者，可以給予那些雖然沒有犧牲但不像我們今天這樣幸運地親眼看到祖國的旗幟自由地迎風飄揚的人們！（掌聲）

人民的历史是那些忠心耿耿、百折不撓、決不中途退縮的人所創造的。革命本身不斷地整頓自己的隊伍，保持它的純潔。我們曾經看到過，在一些像今天這樣的紀念會上，在紀念革命烈士的集會上，也有一些沒有理想，沒有道德，沒有人格，因而無權上台講話的人，也假惺惺地來參加會議。

革命本身的前進往往使這些人半路拉下，其中好些人不久前跑到另一邊去了。然而，實際上我們留下來的人感到更加舒暢了。有一些人，是我們大家需要很大的耐性來容忍的，既然革命不拒絕任何人在鬥爭中占有他的地位，既然革命對任何人並不見外，既然革命不是任何人的專有物，這些人要是願意的話，完全有權利成為革命者。然而他們不行使這種權利，而是寧願行使成為僱傭分子的

權利。他們有權保持忠貞；人民是寬宏大量的，可以不追究許多罪惡，然而犯罪者却一誤再誤，他們不是保持忠貞，而是成了叛徒。

留下來繼續擁護革命的人們，都是毫不动摇的人，他們是樂觀愉快的，甚至碰到痛苦煩惱，也可以像沒事一樣，一笑置之。（掌聲）我們所考慮的正是這點，我們所考慮的是老百姓的堅定；我們所考慮的是這點，是革命的人民的的神奇力量，是昨天和今天的差別，是昨天凭着一時的热情冲动而集合起來的人群和今天集合起來的緊握着自己的旗幟、扎根在本國土地上的人民之間的差別，對這樣的人民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掌聲）

這樣的人民不是經濟侵略和這種侵略造成的艱苦環境所能動搖的，不是危險和恐怖所能動搖的；這樣的人民昨天遭到剝削他們的人的輕視，遭到那些今天仍然不知自量的人的輕視；這樣的人民遭到那些從來不曾與人民有過共同感情的人們的輕視；這樣的人民遭到那些與最丑惡的利益狼狽為奸的人們的輕視，這些人狼狽為奸，力圖奪走革命給予人民的東西，力圖奪走革命為人民贏得的東西；他們企圖奪走的首先不是目前——目前仍然每時每刻地需要進行鬥爭，仍然要求我們刻苦努力，還可能要求我們忍受艱苦犧牲——，而是企圖奪走人民的未來，奪走鼓舞着我們人民的希望，奪走我們全體所奮鬥爭取的前途。

現在，我們應該了解，應該明白，應該知道革命是怎麼一回事。革命是一件異常鄭重的事；革命是人民生活中一件異常深刻、異常偉大的事；進行革命不是輕而易舉的。革命的事跡將永遠流傳後世。我們讀歷史知道了不少偉大的革命，我們談到這些革命，首先是談到進行革命的人民和那一輩人時，無不感到肅然起敬。

我們的革命就是這些將要創造歷史的事跡之一。在古巴、拉

了美洲和全世界，后世的人們談到进行這場革命的人民、进行這場革命的我們這一輩人時，也將會肅然起敬。（掌聲）

因此，我們應當無愧於我們正在致力的事業，我們不應當幻想這是一場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業。很可能，到目前為止還不算十分困難；很可能，到目前為止，還不會要求我們付出很巨大的犧牲；很可能，到目前為止，人民還是得益多，在短短的時期內得到了很大的好處而只付出極少的犧牲。因為事實上，人民還不會受到損害，實際上，只有那些過去壓在人民頭上的剝削者感受到他們再也不能享受某些利益了，他們的某些個人利益得不到滿足了。那些壓榨人民的剝削者眼看他們喪失了許多利益和許多特權。然而，這個階級對人民還有某些影響；這個階級不是宣揚犧牲的階級，而是宣揚異議的階級。這個階級沒有帶頭主張在貧困的情況下鼓起干劲，而是帶頭表示不滿，帶頭口出怨言，力圖使他們的憤恨和怨氣感染其他人。

因此，我們必須學會如實地分析革命，必須了解革命就是各種利益之間的一場激烈搏鬥，進行革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是為了你們青年人和貧苦的人們的利益；進行革命就是為了給從來不會有過幸福的人帶來幸福，就是為了給從來不會享受過福利的人帶來福利，為了達到這個正義的目的，可以犧牲少數人過多的特權和利益。（掌聲）

統治階級生活腐化糜爛，無所事事，只知道尋歡作樂，不僅如此，他們還散布他們腐化的生活方式，力圖把這種生活方式侵蝕到其他人民階層中；他們力圖以他們無所事事、尋歡作樂的精神感染其他階層；他們力圖以他們的趣味和怪癖感染他們統治下的階級，力圖以他們缺乏犧牲精神、缺乏創造精神、缺乏進取心的精神面貌

感染這些階級。

的確，為了能夠更好地了解革命，你們必須知道，你們出身於人民貧苦階層的青年男女必須時時記住，這是一場鬥爭，鬥爭的一方是那些昨天剝削你們的人，另一方是你們以及同你們并肩戰鬥的人們，鬥爭的目標是使人民獲得他們過去向來得不到的東西；你們應當知道，由於革命的現實而受到損失的人，那些自覺受到損失的人正是過去的特權者；革命毫不顧惜地犧牲的正是那些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者。（掌聲）至於鬥爭加於我們的其他犧牲，則是我們為了取得勝利所必需忍受的犧牲。

正如我們不久前所說的，過去人民一無所有；那些在財富中打滾的人和那些在貧困中打滾的人之間，有着異常驚人的差異；一些人有好幾所房屋，有好幾輛汽車，做着大買賣，有巨額的入息——例如，試想有些人家每月僅房租一項收入就有十五萬比索，一些人的衣櫥中塞滿衣服，家中陳設着最豪華的家具，有最新式的電氣用具，一切能夠設想到的舒適奢華他們都享受到了，而另一些人卻沒有房子住，沒有鞋子穿，沒有家具，買不起藥，甚至沒飯吃。這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兩類人之間真是天上地下的差異。

因此，在革命當中，每當某些物資供應不足時，感到東西缺乏的絕不是那些向來一無所有的人。過去住土房、今天分配到一所有水電的現代化住宅、兒女能夠上學、病了有醫生給診治、不愁失業的農民家庭，並不感覺到缺什麼；過去一無所有的人，今天覺得什麼也不缺，過去一切不缺的人，今天覺得樣樣都缺。（掌聲）

我們應該談到這個問題，因為革命正在進入激烈鬥爭的階段，對不甘心滅亡的特權進行激烈鬥爭，對不甘心滅亡的制度進行激烈鬥爭。當這個階段來臨的時候，我們應當振作精神，應當鼓起勁

头，应当加强警戒，应当提高革命觉悟，应当提高警惕，应当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应当为投入战斗作好准备。（掌声和喊声：“我们必胜，我们必胜！”）

当我们说到我们要吃苦牺牲时，我们并不是说，人民将要没得吃，人民不会缺吃的；当我们说到我们要吃苦牺牲时，我们并不是说，人民将要没得穿，人民不会缺穿的，人民将不缺学校，人民将不缺住宅，人民将不缺医院，人民将不缺工作。（掌声和喊声：“我们必胜，我们必胜！”）是的，人民将不缺少这些东西，过去没有工作、没有住宅、无法供子女上学、治不起病、没吃没穿的人今天绝不会感到缺什么；过去一无所有的人会很容易熬过艰苦的时刻；人民的一切基本需要都不会感到欠缺，然而必须知道，因为我们缺少某些非必需品，昨天的剥削者会来影响我们。（掌声）即使没有必需的东西，我们也能活下去，即使没有必需的东西，我们也能继续前进。

侵略和经济封锁，可能使人民感到缺少许多并非不可缺少的东西；侵略和经济封锁，可能使国家暂时感到缺乏某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例如工业上需要的东西。这是很明显的，革命的敌人想要怎么样呢？他们是想帮助革命获得成功呢，还是想在革命的道路上处处设下障碍？革命的敌人是想要使革命遭到失败。为了什么？为了恢复昨天的情况，为了恢复过去的时代，恢复少数人样样不缺、在财富中打滚，而千千万万的古巴老百姓一无所有、在贫困中打滚的时代。（掌声）

当帝国主义政府下令削减我们的食糖定额时，它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当帝国主义政府决定禁止卖工业零件和机器给古巴时，它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它想给我们带来饥饿，想叫我们在经济

上一籌莫展，想使我們的運輸業陷于停頓，癱瘓我們的工業，剝奪我們的經濟資源，要想使我們陷于失敗。為什麼想叫我們失敗呢？只是因為我們再也不許他們侮辱我們的人民，因為我們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國家的土地，因為我們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國家的工業，因為我們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國家的公用事業，因為我們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國家的銀行，因為我們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國家的糖業生產，（掌聲）因為我們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國家的主權，因為我們收回了昨天仍然屬於外國壟斷資本的財產，交給了人民。

正是因為這些，正是為了不讓美洲的兄弟人民跟着這樣干，為了免得壟斷資本在美洲其他地方遭到同樣的麻煩，他們恨不得我們的革命失敗，因為他們不想喪失他們在世界各地的礦山、土地、銀行、工業和買賣。因此，他們恨不得我們的革命遭到失敗，因為是我們首先做了美洲各國人民都想做的事，（掌聲）因為我們決心自己管理自己，因為我們取得了獨立和國家主權，因為我們是自由的人民，做任何事情用不着請求任何人的許可，（掌聲）因為我們是堅強不屈、敢于同強大的帝國主義對抗的人民。（掌聲）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沒有卑躬屈節的統治者，因此他們恨不得我們的革命失敗；因為古巴人民向美洲各國人民指出了真正的解放的道路，（掌聲）因為我們告訴了他們，永遠不要坐待解放，永遠不能期望那無恥的主子會賜給我們解放，他們花那麼幾百萬美元就想收買美洲的良心！（掌聲）

因為我們向美洲各國人民指出了正義和解放的真正道路，告訴了他們永遠不能對那些一心一意只想保持本大陸的殖民統治、繼續霸占本大陸的資源、保持高利貸投資市場并攫取巨額利潤而使人民陷于赤貧境地的人寄予任何期望。

这就好比农民希望庄园主给他土地，这就好比奴隶希望奴隶主给他自由，这就好比穷人希望富人给他面包。

我們正在給拉丁美洲指出真正的道路，告訴他們，只是由于古巴，只是由于古巴革命，帝国主义政府开始滿腹心事，記起了还有一个拉丁美洲存在。不过两年以前，美帝国主义还不同意拉丁美洲是客观的存在。古巴的例子告訴了他們，美洲是存在的，因此他們現在开始操心了，然而这不是为了美洲的福利，而是为了害怕丧失美洲。（掌声）

誰能相信，大財团、財迷心窍的貪心鬼、美国的百万富翁会关心拉丁美洲的进步？美国百万富翁和美国政府中那些代表他們的人物不关心別的，只怕丧失他們在美洲開設的买卖，只怕丧失他們在美洲的油井，只怕丧失他們在美洲的大庄园，（掌声）只怕丧失他們在美洲賤价雇佣的工人，只怕丧失他們的資本市場。

百万富翁肯尼迪今天口口声声談个沒完的什么“爭取进步联盟”，真是历史上最大的騙局，要想在整个大陆範圍内实行的騙局。（喊声和嘘声）爭取进步联盟！他對你們談到什么呢？他對你們談到土地改革嗎？不！因为肯尼迪知道，他在拉丁美洲的同盟者和朋友不是貧农，不是沒有土地的印第安人，不，肯尼迪知道他在拉丁美洲的同盟者和朋友是大庄园主。

他對你們談到什么呢？也許，他對你們談到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发展吧？也許談到开发这些国家的自然資源吧？也許他對你們談到經濟独立吧？不！那么他對你們談到什么呢？他對你們談到住宅、学校，對你們談到道路，也就是說，談到花費五亿美元，然而这笔錢不是花來建設工业，不是花來进行土地改革。不是这样！为什么不这样呢？因为肯尼迪是美国百万富翁的代表，而美国百

萬富翁不希望拉丁美洲有民族工業；美國百萬富翁們看到，他們在喪失亞洲的資本市場；美國百萬富翁們看到，他們被排擠出了世界其他地區，美國百萬富翁們不希望拉丁美洲各民族有民族工業，而是希望拉丁美洲各民族有美國工業。

因此，當他談到施舍，當他談到想用來收買拉丁美洲的良心的五億美元時，他不敢提到“工廠”這個字眼，不敢提到“民族工業”這幾個字，不敢提到各國人民能借以解決自己的問題的任何措施。

肯尼迪不可能談經濟發展，因為他同大壟斷資本、同百萬大富翁的沆瀣一氣決定了他不能這樣做。百萬富翁們如果給施舍的話，這筆錢所派的用場絕不能是促進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實現經濟的獨立，因為出錢的財團不會答應任何意味着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政策。更別提給的施舍是掌握在誰的手裡了，這些掌權的人一般都是把鑰匙攥得緊緊的，他們把美元在這兒拿進來，卻從另一個地方搬出去，送往歐洲或送回美國。

因此，他們所談的是什麼呢？他們談的是學校。解決學校問題，卻用不着肯尼迪的五億美元。古巴是拉丁美洲第一個已經具有充足的初等教育師資的國家，（掌聲）連美國計算在內，古巴是美洲第一個徹底掃除了文盲的國家。（掌聲）到今年年底，古巴將是全美洲唯一有資格在飛機場上大書特書“這兒人人會讀書寫字”這句話的國家。（掌聲）

解決住宅問題也用不着肯尼迪的五億美元，古巴革命已使每個家庭獲得它原住房子的產權。（掌聲）除此之外，古巴今年還將在農村建造二萬五千所房子。（掌聲）

建築道路也用不着美國的五億美元，因為我們古巴的交通可以直達窮鄉僻壤，甚至幾百年來與世隔絕的地方，如薩帕塔半島，

在革命政权建立只有两年的今天，也有了刮刮叫的公路。(掌声)

解决学校建設的問題也用不着肯尼迪的五亿美元。我們这里，上自学校城，下至最小的兵营，全都被革命政府改成了学校。(掌声)

也就是說，为了解决这些問題，用不着这五亿美元的施舍，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国家財富。

我們沒有五亿美元，我們甚至沒有一百万美元——而且我們也不想要，(掌声)我們不但沒有求人，沒有伸手向人家乞討，反而在一次罪惡的侵略行动中就被掠奪了几亿美元，在一次不可想像的侵略行动中，我們这样一个在經濟上完全依靠別人的市場的國家，我們这样一个以往任由他人按照他們的利益形成了畸形經濟的國家，被掠奪了几亿美元，因為他們在这次不可想像的侵略行动中完全取消了我們的食糖定額，只有帝国主义强盜才干得出这样的事，只有帝国主义强盜才干得出这样的国际强盜行徑，掠奪我們几亿美元。我們既沒有这五亿美元，甚至还遭到凶惡的侵略，可是为什么我們能有教师，能有学校，能有住宅，能有道路，能有医院呢？为什么我們尽管遭到凶惡的侵略还能增加就业人数二十万人呢？为什么我們尽管遭到凶惡的侵略还能在哈瓦那大学供給一千名公費学生呢？(掌声)为什么我們尽管遭到凶惡的侵略还能执行向小农发放八万宗貸款的計劃呢？(掌声)为什么我們尽管遭到凶惡的侵略还能大大地增加生产呢？为什么我們尽管不要施舍，尽管被剝奪了我們份內应有的权利(固然我們的这种权利只不过是因为我們的經濟是由他們按自己的利益安排的，单一作物經濟是一种完全違反馬蒂的原則的只依賴一个市場的經濟)，我們还能在两年內实现肯尼迪先生遙遙无期地許給拉丁美洲的那些东

西呢？這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呢？很簡單，因為我們把一切美國壟斷資本轟出去了；（掌聲）很簡單，因為我們進行了革命，並且把基本財富收回到人民手中了。

這是施舍所阻擋不了的，這是高利貸的美元所征服不了的，這是他們永遠無法為拉丁美洲做到的。我們的美洲不是五億美元所收買得了的，我們的美洲是用什麼也收買不了的，因為經濟獨立是不出賣的，民族尊嚴是不出賣的，人民的前途是不賣給任何人的，出賣人民前途的人到頭來其實是欺騙買主！（掌聲）

肯尼迪想收買沒有人能賣給他的東西。因此，看到這個小國人民的行動，看到這個全美洲最小國家之一的人民的行動，本洲“法力無邊的巨人”不安了，滿肚子心事和恐懼了。因此他說古巴問題已經不是它這個大國同一个小國之間的問題；這個大國面對着一個小國的道義、公理和威信，感到自己軟弱了。（掌聲）因此竟說古巴不是美國同古巴之間的問題，而是整個美洲同古巴的問題。我們也可以說，古巴同美國的問題不是古巴同美國之間的問題，而是整個美洲同美國之間的問題！（經久不息的掌聲）

杰出的墨西哥革命領袖拉薩羅·卡德納斯（掌聲）說得對：假如肯尼迪要對南美進行一次訪問，他准會受到同尼克松先生一樣的接待；（喊聲：“滾出去！”）也就是說，人們會像迎接前副總統那樣，用示威來迎接他。

原來拉丁美洲正在覺醒。為什麼呢？因為人們都注意到美洲在覺醒，因為各種計劃接連遭到失敗。

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左派人民力量的勝利，就足以使美帝國主義者惶惶不可終日；巴西總統（掌聲）和厄瓜多爾總統（掌聲）在保衛古巴革命，亦即採取了保衛各國人民自決，反對單獨或集體干涉

他国人民的正确态度；烏拉圭現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声明；（掌声）帕拉西奥斯在阿根廷的胜利；（掌声）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候选人的胜利，（掌声）——在那里，人民行动陣綫的三位候选人取得了大胜；剛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爭取經濟解放、主权和和平會議”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掌声）墨西哥政府对古巴的态度，（掌声）像拉薩罗·卡德納斯这样在墨西哥和整个美洲极有威信的可敬的政治人物的坚决支持，都足以使美帝国主义者惶惶不可終日。一个荒唐的美国参議員竟然要求对即将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會議进行調查，而且要在美国参議院中进行調查；这样的荒唐人物在美国参議院中确实不少，他們差一点要深深伤害墨西哥的民族感情。然而，看来拉薩罗·卡德納斯（掌声）的巨大威望和人格把他們鎮懾住了。

不妨看看帝国主义的报刊对雅尼奧·夸德罗斯采取怎样的态度，（掌声）不妨看看帝国主义一贯的反应如何。夸德罗斯宣布了一項彻底维护民族主权的政策；夸德罗斯宣布了巴西有权同全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貿易关系；（掌声）夸德罗斯宣布了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掌声）夸德罗斯宣布了不干涉的原則；对于美国成立反古巴集团的計劃，夸德罗斯說：“不成”。（掌声）这是一个美洲国家絕對自主的表现。

一位特使被派到巴西去，派的是誰呢？噢，真是美国智慧的奇迹！派的人恰恰是一位前駐巴西大使，他过去在巴西的活动表明了他絲毫不尊重巴西的主权。当然，巴西总统客气地接見了他；当然，是在适当的时间接見，而不是像拉丁美洲其他統治者那样点头哈腰，一副奴顏婢膝的样子。他保持尊严的态度，保持总统的風度和尊严。仅仅是为了这一点，别无其他原因，帝国主义的报刊就对

他進行了一場凶猛的宣傳攻擊。這使我們想起了這些報紙對我們的態度！

這不是什麼經濟措施或社會措施；不過是有關國際禮節的措施罷了。就這麼一點事，美帝國主義就以為是奇恥大辱，這就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美帝國主義絕不能容忍拉丁美洲有人奉行獨立的政策，不能容忍拉丁美洲有人採取保持自身尊嚴的態度。某些美國報紙甚至對夸德羅斯發出威脅。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讓大家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一篇罵人的文章在提到巴西總統時是多麼不敬。

《紐約時報》全文刊載了雅尼奧·夸德羅斯單獨接見拉丁美洲通訊社社長豪爾赫·里卡多·馬塞蒂時的談話，並接着發表一篇社論，攻擊巴西總統和拉丁美洲通訊社。《紐約時報》說：“夸德羅斯上星期差點拒絕同肯尼迪總統的特使、前駐巴西大使伯列會談，現在却專誠接見拉丁美洲通訊社社長，宣布他支持人民中國，支持蘇聯並且支持古巴政府。”（掌聲）

《紐約時報》最後威脅巴西總統說：“如果夸德羅斯繼續奉行這種方針，我們相信，他對這個西半球最大國家的統治就保不長了。巴西的軍隊——請注意他們開始提到軍隊了——儘管在無可懷疑的高級職位上受到職業共產黨人的滲透，却不是共產黨人，也絕不能容忍一個菲德爾分子的政權。”（喊聲）這就是說，這篇美國的文章已經對巴西總統發出政變的威脅，這篇美國的文章已經談到軍隊。僅僅因為巴西總統表示了維護主權的態度，這篇美國的文章就宣布說，如果他繼續走這條道路，那就保不長了，如果繼續走這條道路就會被推翻，這僅僅是因為他表示了維護主權的態度！

帝國主義說到做到，不久就從責難轉入實際搞陰謀，要搞政變

和反革命陰謀了，這是每當一個政府宣布自己的獨立，每當一個政府宣布自己的主權時它必然要干的一手，它在拉丁美洲已經不知干了多少次，現在還千方百計要在我們這裡搞，但沒有一星半點成功的希望！（掌聲）

我們確信，在帝國主義報紙的誹謗宣傳面前，在帝國主義的威脅面前，唯一的結果將是巴西人民團結起來，像古巴人民那樣團結起來，擁護保持獨立和民族主權的路線的總統。（掌聲）

過了沒多久，有人開始罵雅尼奧·夸德羅斯總統是共產黨人，有一些報紙展開了這種宣傳運動。而在厄瓜多爾，總統本人勇敢地宣布，有人以提供經濟援助為條件，要求他的國家同古巴絕交。

請看，帝國主義的政策是多麼卑鄙無恥，放高利貸的百萬富翁們的政策是多麼卑鄙，他們拿出一把把的美金，收買美洲的統治者干沒廉恥的勾當。肯尼迪先生所大談特談的爭取進步聯盟就是這麼回事。

可是，讓我們來看看拉丁美洲的情況到底怎樣。讓我們看看到底帝國主義對呢還是古巴對。讓我們看看到底能不能收買美洲的良心，看是肯尼迪的想法對還是古巴的想法對。（掌聲）當然，他口頭上也沒少了念叨古巴，也沒少了念叨什麼對古巴人民的“極大同情”；不錯，對莊園主是同情的；不錯，對這裡的美國公司是同情的；不錯，對操縱銀行的大老板是同情的；不錯，對操縱賭場和走私生意的流氓惡霸是同情的；不錯，對特務和戰犯是同情的；不錯，對叛徒是同情的；不錯，對歧視者是同情的；不錯，對剝削者是同情的；然而，同情工人嗎？不！同情莊稼漢嗎？不！同情黑人嗎？不！同情貧苦人嗎？不！同情被剝削者嗎？不！因為放高利貸的百萬富翁總是同情和他同類的高利貸者，而不能同情人民。（熱烈的掌聲，

喊聲：“呸，滾出去，打倒卡伊馬內拉！”）

美國總統先生也不是第一次這樣假情假義地對我國人民表示好感了。前些日子發生的一件事向我們清楚地暴露了美國新總統的真正人格；這是一件很能說明問題的事。

原來，有一次，關塔那摩市發現了小兒麻痺的疫情，當時，那里正巧沒有疫苗，市紅十字會的負責人不是立即電告全國紅十字會請求馬上派飛機運疫苗來，却自作主張向基地的紅十字會求援，誰知道他是等不及了呢，還是頭腦簡單，也許是以為這樣做很漂亮大方吧。反正無論全國紅十字會還是衛生部都毫不知情。

對這件事，基地是怎麼處置的呢？他們是不是像平時那樣處置呢，是不是像平時有人來索取疫苗去預防兒童傳染病時那樣對付呢？是不是慎重地供給一些疫苗，並對此謙虛地不去大事張揚呢？不。當這位紅十字會負責人接受疫苗時，馬上來了一大群亂哄哄的記者和攝影記者，煞有介事地舉行了儀式，在這件事上大做文章，熱鬧了一陣子。當然，這已是够惡劣的了。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事情過去還不到四十八小時，美國總統本人竟在記者招待會上不光彩地利用這件事來招搖撞騙，看得出他對古巴是那樣又恨又怕，迫不得已地說，他——啊，大善人肯尼迪！——對古巴人民懷着極大的同情，他送去的疫苗就是見證云云；這不過就是那位負責人自作主張而毫無必要地要來的一百六十幾份疫苗。

這件事對我們說明了，並不是人人都和我們一樣，並不是人人都會區別政治事實和人道事實；對敵人也是可以幫忙的。假如有一天這些帝國主義者來要求我們幫助，去拯救美國兒童，我們會給他們疫苗，絕不會大吹大擂，絕不會趁機招搖撞騙。（掌聲）

這種行為就像地方上俗不可耐的招搖撞騙的政客，就像我們

这里大家过去司空見慣的那种人：招搖撞騙的政客。尤其可笑的是，他們着了迷似的借这些疫苗来招搖撞騙，却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他們送来的疫苗是已經过期三个月的。

这件事向我們很好地說明了这位先生的性格，他經常利用这件事来证明他的一种阴險的論調，說什么他爱古巴人民，但是不爱古巴革命政府。既然如此，肯尼迪先生听着，古巴政府和人民是二而一的；（掌声和喊声：“菲德尔，菲德尔！”）肯尼迪先生听着，他不能把我們同人民分开，正如我們不能把他同壟断資本和百万富翁分开一样；（掌声）今天古巴人民和革命政府是一个整体，正如今天美国的百万富翁、高利貸者和政府是一个整体一样；（掌声）革命政府不是財主階級和政府是一个整体一样；（掌声）革命政府不是財主階級政府，不是盜竊分子的政府，不是剝削者的政府，不是招搖撞騙者的政府，不是有权勢者的政府，而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掌声）革命是由貧苦人进行的、为貧苦人着想的、屬於貧苦人的革命！（掌声）

感謝他給古巴人民上了一課；感謝他給予古巴人民的教益；感謝他让古巴人民睜开了眼睛。

感謝他教会了古巴人民如何識別真理和謊言；教会了古巴人民如何区別人权和自由的实质和外表。

感謝他让古巴人民懂得了，帝国主义者自由世界就是有两百万人死于佛朗哥暴政之下的西班牙的自由世界；（掌声）这个自由世界就是德国黷武分子和軍国主义者的自由世界；就是日本黷武分子和軍国主义者的自由世界；就是蒋介石的自由世界；（喊声）就是杀害了卢蒙巴的劊子手的自由世界；就是杀害了桑地諾的劊子手的自由世界；就是在“勒庫布尔号”輪船上杀害了大約一百名工人和士兵的罪犯們的自由世界；把武器交給特务去杀人的那些

人的自由世界；那依靠剝削者、依靠自私自利的寡頭分子，當人民貧困到不名一文時却在財富中打滾的那些人的自由世界；壟斷資本和托拉斯的自由世界；偽君子的自由世界；就是那些表里不一的人的自由世界。這些人無耻地大談特談自由，却玷污了自由，玷污了人類尊嚴，因為他們想把各國人民變成替高利貸者和懶漢干活的奴隸！（掌聲）

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從他們那里領教了帝國主義是怎么回事，領教了它是怎樣容不得一點兒自由的表現；是怎樣一個沒有思想、沒有原則的世界，在那里是怎樣時時刻刻干着并且崇拜着罪惡、暴行和侵略；是怎樣崇拜戰爭，崇拜金錢。

他們的唯一理想，唯一目標就是黃金，那怕是沾滿了鮮血的黃金；就是金錢，哪怕是浸透了全世界千千萬萬人汗水的金錢。這也是他們的唯一宗教。他們信仰上帝嗎？不，對他們說來，除了黃金，再也沒有第二個上帝。他們崇尚自由嗎？不，對他們說來，除了黃金便無所謂自由。他們崇尚民主嗎？不，對他們說來，除了黃金便無所謂民主。他們崇尚尊嚴嗎？不，對他們說來，沒有黃金買不到的尊嚴，他們沒有、也想像不到不能賣錢的尊嚴本身。他們沒有不能出賣或不能換錢的理想！他們沒有黃金不能換取的原則！黃金，黃金，黃金，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哲學！（掌聲）

這就是我們得到的教益。假如美國人民不知道這一點，那是因為控制刊物、電視、報紙、電影和一切思想交流工具的大老板們不讓他們知道。他們甚至能使全體美國人民陷于浩劫，還懵然不覺。假如美國人民不了解這種真相的話，那是因為有一整套欺騙他們的機器，叫他們用購買一瓶可口可樂或一包香烟的眼光去看待國際國內政治中的最本質的問題。

他們用进行商业宣傳的方法来灌輸謊言。誰敢秉笔直书，就会遭到迫害；哪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敢于起来背叛这个謊言的世界，他的作品就会被查禁，本人甚至会鐐鑕入獄。一切宣傳工具都遭到絕对的壟斷。

因此，美国人民是有眼看不見，虽然也許将来不久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会睜开眼睛，会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随着美国处于战时体制的人为地支撐的經濟遭到危机的襲击，而大开眼界；美国人民終有一天会睜开眼睛，終有一天会觉醒过来。

我們可以告訴肯尼迪先生，他将看到的是美国革命的胜利，而不是古巴反革命的胜利。（掌声）因为古巴政权是有巩固基础的，古巴革命政权是立足于正义之上的。而美国政权無論在国内国际方面都是建筑在不义的基础上的，建筑在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样已經命定要灭亡的基础之上的。（掌声）

因此，我們可以向往一种新生的新生活，而他們則死抓着一种正在死亡的旧生活；我們可以瞻望未来，为創造美好的前途而奋斗，而帝国主义者則不得不怀念着他手拿鐐鑕作威作福的往日，不得不在苦恼中过日子，力图防止在全世界和美国出現更美好的世界。

这就是两者的巨大差別。另一种差別是力量上的差別。物质力量的差別嗎？不是的，我們有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理性的力量；我們有另一种力量：正义的力量；有另一种偉大的力量：二亿拉丁美洲人渴求正义、权利和改善生活的力量。（掌声）这不是武力所能制止的。美洲各国人民已經决心爭取自由和爭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几百万海軍陆战队无力制止它；美国的全部士兵和飞机，甚至原子彈也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当全美洲各地的人、全美洲饥饿的人一旦知道获得自由后能做出怎样的成績时，整个帝国主义的

威力將變得毫無作用。

帝國主義孤獨地面對着全世界，它能怎麼樣呢？納粹分子過去曾統治過大半个歐洲，但他們又能怎麼樣呢？各國人民群起投入戰鬥，抵抗日益激烈，在整個歐洲，愛國人士拿起武器抗击納粹侵略者。

帝國主義者同納粹分子一樣凶惡嗎？是的，因為納粹主義不過是帝國主義的產物；納粹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它是帝國主義制度的目標或歸宿；它那樣好殺成性，消滅整個整個民族，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是同美國黷武分子有着同樣的動機的，那就是他們的統治欲、剝削欲和金錢欲。

美國黷武分子同納粹分子一樣凶惡嗎？或者說會變得和他們一樣凶惡嗎？這沒關係，納粹分子是够難對付的了，他們却終究沒能統治歐洲；美國黷武分子就更不用提了，不管他們辦多少學校來訓練寡頭統治階層的人物，不管他們怎樣絞盡腦汁籌劃鎮壓革命的策略，他們是注定要失敗的。歷史將證明，他們的全部策略，他們的所有學校，他們的所有預防措施都阻止不了美洲的發展。

他們有物質力量，我們有理性的力量同它相抗衡；而且，我們不止有理性的力量，世界並不只是古巴一個地方，古巴不是唯一會受殖民奴役的民族；世界幸而要廣大得多，世界是廣大的，已經掙脫了剝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各國人民的世界，也是一個強大的世界！（掌聲）為人類服務的科學、為正義服務的科學所發揮出來的力量，要比為剝削服務的科學不知強大多少；因此，從力量對比的角度來看，與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相比，帝國主義的力量不過是一種腐朽的力量！（熱烈的掌聲）

而且，帝国主义的老爺們已不能像几十年以前一样在全世界取得人們的敬畏，今天他們兴風作浪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他們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前途——我們想一下这一点是有好处的——是：十年之后，苏联的生产力和实际生产量将超过美国的生产力；（掌声）将来苏联的生活水平必然会超过美国。（掌声）这个国家曾遭到內战的破坏，在外国策划的反对十月革命的內战中，受到十三国軍队的襲击，弄得滿目疮痍，它从半封建的經濟发展起来，可是又遭到帝国主义侵略而化为一片瓦礫……請回想一下，当上次战争結束时，苏联成千成万的工厂被毀了，成千成万的村鎮城市殘破不堪，田野化为一片焦土，牲畜群被消灭殆尽，与此同时，美国的全部工业設備不曾受过一星半点摧殘，美国的工厂不曾挨过一顆炸彈，美国任何一家工厂不曾損失一顆小螺絲釘。

十五年过去了。在所謂自由世界，饥饿和貧困日益严重。誰承认这一点呢？啊，是肯尼迪本人，这还是今天承认的事。（宣讀：）

“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經濟增长速度；低下的生活水平势将进一步降低”——这是在“自由世界”¹——“在一个了解到他們終于能够过富裕的生活和享有进步的工具的人民当中，不滿情緒在增长……”肯尼迪沒有說明，为什么美国的生产量大大低于工业生产能力；他沒有說明，这种饥饿的危机、这种貧困化的現象正是帝国主义的后果；我們看不出除了帝国主义灭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問題。

这是沒有任何謊言所能蒙蔽得了的真理，是无可置辯的真理，不是任何反动牧师的說教所能歪曲得了的；（喊声：“滾蛋！”）不是任何反动报纸的社論所能歪曲得了的；战后的美国有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能用来造福人类，这是一桩确定不移的事实。战后十五

年，一個被納粹蹂躪得滿目荒涼、四十多年來兩次遭到戰爭破壞的國家在大踏步前進，不久就要超過一個近五十多年來不曾損失過一顆螺絲釘的國家，這個國家所喪失的只是國家領導人的理智。（掌聲）

這就是一個無可置辯的事實。怎能阻擋世界繼續朝這個方向前進呢？怎能阻攔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呢？認為只有一個辦法：發動戰爭，殺人的戰爭，毀滅那些正在前進的國家；這就是那些自知失敗的人們的哲學，因為他們除了打算盤，除了加加減減之外，沒有別的办法。帝國主義現在還面臨它的盟友的競爭，遭到其他殖民主義國家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競爭，它們你搶我奪，爭奪一個地盤越來越縮小、矛盾越來越激烈的市場。

因此，只要按照常理推論一下，就不難明白人類進步的敵人在遭到失敗；他們完蛋了，連同他們的謊話完蛋了，連同他們的黃金哲學完蛋了，連同他們的非人的制度、他們的飢餓和貧困的制度完蛋了；他們將要滾開，他們將成為人類歷史的陳迹，他們將躲到他們該去的地方：歷史渣滓的角落里。

人類在前進；一世紀前人們還從非洲販運奴隸，而現在再也沒有奴隸從非洲運出了；過去人們從亞洲販運奴隸，現在再也沒有奴隸從亞洲運出了。

人類在前進，人類打斷了奴役的鎖鏈，人類朝着正義前進；世界在前進，終有一天各國人民將取得勝利，殖民地將獲得解放，各民族將獲得完全的主權，實現經濟獨立，開發富源，發展民族文化。除此之外，難道還能有別的結局嗎？（掌聲）各國人民不可能再度被奴役，不可能再度淪為殖民地，不可能再度在經濟上受人統治。

殖民主義者不可能給人類指出方向，帝國主義者不可能給人類指出方向。那些做了虧心事對不住千千萬萬被奴役者的人，那

些曾經像販牲口一样从非洲販运出千千万万奴隶、对整个大陆的历史問心有愧的人沒有資格以未来的名义讲话；（掌声）那些販卖亚洲土人的人不可能給人类指出方向，那些使拉丁美洲处于落后和饥饿境地的人不可能給人类指出方向；肯尼迪不可能給人类指出方向。能給人类指出方向的，只有我們这样的人民，只有中国人、苏联人、捷克人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掌声）能給人类指出方向的，只有埃及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刚果人民，在祖国同民族主义革命領袖一起斗争的刚果人民；能給人类指出方向的，只有那些打断了鎖鏈的人民，而不是那些几世紀来給人类套上鎖鏈的人。

末了……（喊声：“不！”）我想提下一件事，这件事对爭取进步联盟——这些大人先生津津乐道、大吹特吹的文明的爭取进步联盟，是一个很好的說明！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在我們这个专心致意于劳动的国家，在这个并不与任何人交战的國家，一艘炮舰一大清早闖进了古巴第二大城的港灣，无缘无故地开机关枪扫射我們的民族工业。

我不知道全世界对这个消息会有怎样的反应，然而，我們的国家竟会受到这样卑鄙、罪恶的襲击，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說明了帝国主义的无耻，說明了美国統治者不要臉到何种地步。試想，当他們在大談其大陆安全，大談其古巴对大陆安全的危险的时侯，一艘軍舰竟干了这种見不得人的事，而能把这条軍舰供給反革命分子的，唯有美国政府，（喊声）它的唯一可能的基地就是美国政府为反革命分子設立的基地。要不是因为我們不断遇到这类事情，我們的港口有过成百工人遭到杀害，我們的甘蔗經常被焚，我們的領空經常遭到侵犯，一批又一批的炸药运入我們的領土破坏我們的工业，使得这一切似乎已成为本大陆的常规的話，这样一件

見不得人的事准会引起美洲的憤怒抗議；要不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經常公然侵犯我們的領土，杀害我們的工人，杀害我們的兒童，焚燒我們的甘蔗，炮轰我們的工厂，使得这一切似乎已成为本大陆的常規的話，这样一件見不得人的事准会引起整个美洲的同声斥責。

这就是我們今天經常可以遇到的事。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說明了侵略在变本加厉，說明了我們国家的敌人是越来越不要臉，既然敌人的飞机經常飞来投擲武器和傳单，誰能保險它們不会有一天飞来扔炸彈呢？

既然他們今天能来襲击我們的一家工厂，杀害一个海軍士兵，打伤一个民兵，又怎能保險我国的港口和我国的市鎮、村落不会像海盜橫行的时代那样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的飞机的襲击呢？人人都知道，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些武器、提供了这些飞机、提供了这些舰只。我們这个小小的民族遭到那些在反革命活动上失利的人們不断的騷扰和侵襲，这些人搞的雇佣匪帮計劃失敗了，他們的擴張計劃失敗了，他們的經濟侵略失敗了，他們看到古巴革命巍然屹立，古巴革命坚持住了，而且在繼續前进，因而气得发瘋，竟想以空襲和炮轰来摧毀我們的工业。

美洲应当从这个事实看出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应当从这个事实看出他們的行為是多么无耻、多么罪恶，他們是如何毫不尊重他国人民的权利，如何毫不顾念他国人民的生命。請看，这儿就是一枚打到古巴圣地亚哥炼油厂的炮彈，一枚美国制造的五十七毫米炮的炮彈……（喊声）

自从那位先生上任以来，这种襲击愈鬧愈凶，我們自問，我們是否会繼續遭到这种襲击。对此我們說不准，但是我們必須对此有精神准备，对一切意外有精神准备。假如他們對我們开仗，我們就

要抗战；假如他們决心长期以这种燒杀破坏的海盗行徑对付我們，干这种除了在古巴再也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的帝国主义慣技，假如我們不得不針对这种情况在全国各港口建造炮垒和要塞，我們就要动工兴建；（掌声）假如我們得抵御这种海盗行徑，我們就要起来自卫；我們將既抵抗实际侵略也抵抗經濟侵略。

因此，我在开始讲话时就告訴了你們，我們应当对艰苦牺牲作好精神准备。我告訴了你們，因为我們不应允許那些受革命触动的人对人民发生思想影响，不应允許他們的怨言对人民发生影响，我們应当对一切有准备。假如我們沒有这种剛毅的意志，假如我們沒有这种其他民族所具备的剛毅意志，我們就不成其为偉大的人民，就不配担当我們正在从事的事业，就不配成为美洲革命的旗手。我們現在还没有机会证明我們具有这种意志，因为我們这里还有人因为看不到加利·庫伯的影片而口出怨言；（笑声）我們这里还有人因为缺了一些零碎用品而发牢騷；我們应当清除我們身上的牢騷，我們应当清除革命环境中的牢騷。我們既然不得不过战时体制的生活，既然不得不在当前不断受到騷扰的条件下过日子，就得时时刻刻具备一种思想，就像一个随时可能遭到进攻，随时可能有工人遭到杀害的民族一样具备一种应有的思想，一种正在战斗的民族的思想，一种正处在战争条件下的民族的思想，馬埃斯特腊山的农民的思想，我們在馬埃斯特腊山的士兵的思想。

我們不会感到缺这少那，而且我們应当使自己有所准备，来明智地解决我們的問題，我們应当反对不时可以觉察到的不良現象。

每当傳說某种东西供应不足时，往往有許多人拥到市場上去搶购这种物品，造成人为的缺货，奸商們屯积居奇，闊佬們大批搶购积存起来。若干物品就是这样弄得供应不足的，其中包括肥皂

等等東西。如果真的物資缺乏，就让它缺乏好了，但是不能容許奸商倒買倒賣而造成物資的缺乏。人民應當承擔起對這種現象作鬥爭的主要責任，公安人員應當同群眾結合，取締這種活動。以前，商店主人和大商家投機倒把，現在有許多人干倒買倒賣獲取暴利的勾當。必須取締這一切生活必需品的非法買賣。（掌聲）

有許多人跟在貨車後面轉，實際上打劫倉庫。我們絕不能容忍這種現象；如果真的缺乏，就让它缺乏好了，但是絕不能容許這些不良現象發生，人民不應容許流氓和盜竊犯橫行不法；既然買賣金鈔的大投機商都已經絕迹，就絕不應容許這些盜竊人民財產的犯罪分子冒頭干投機倒把的勾當。（掌聲）

這些都是沒有教養、沒有廉恥、沒有良知的表現，人民應當對此進行鬥爭。

有另一些事件引起了人們的牢騷，我們聽說公共汽車站的某些措施……這個問題已經調查過了，負責市區交通工作的了解內情的同志們報告說，採取這些措施，是由於零件的問題，是由於公共汽車的損耗問題；這不是異想天開的措施，採取這些措施是為了度過美國封鎖造成的零件危機，因為汽車大部分都是從美國進口的，必須大大節約零件。也許這些同志們的錯誤是沒有把這些問題解釋清楚。

我們相信，人民是能夠盡量合作的，人民是能夠盡量去做的，只需要向他們進行解釋就成了。因此我們人人應當遵從這樣一條準則：決不應該只下命令採取某一措施而不說明原因；全體政府官員應當遵從這樣一條準則：永遠同人民商量着辦事情，向人民解釋，要確信人民永遠會同我們合作；真正的人民永遠是這樣的，他們像保衛自己的東西一樣地保衛革命，他們知道革命的挫折就是

他們的挫折，革命的威信就是他們的威信，革命的缺点就是他們的缺点。（掌声）

因此，我們应当經常在一切方面的活动中寻求实际的解决办法，即使當我們不得不采取措施的时候，如采取反对破坏者的措施的时候，也应当如此。

一些单位會不得不进行彻底的审查。这是某些破坏的結果；然而我們知道，工人领导人本身正在考虑慎重地重新审查一切案子，以昭雪一切可能的冤屈。

革命的敌人同某些劳动阶层有一定的接触，尽管接触很少。反破坏分子的斗争首先应当是警惕的結果，是在工人当中进行工作的結果，是努力使他們明了真相的結果。一个工人竟为剝削者的事业卖力，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一个工人竟同壟断資本站在一边，一个貧苦人竟加入了敌人的行列，竟加入了向来剝削他們的人們的行列，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当然，有些人的思想已是不可改造的，某些人的头脑已是僵硬、老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然而，在工人阶层当中，我們的斗争應該是爭取每一个工人拥护革命，因为除非是頑固不化的头脑，除非是老朽腐敗的头脑，一个工人終归会明白他本身的利益何在，終归会明白保卫工人的事业是正义的。必須以警惕和革命工作对反革命和破坏行为进行斗争；（掌声）爭取工人。如果一个工人的表現证明，留他在某一工业部門的關鍵崗位工作很不可靠，那就应当調动他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可用的話，应当另外用人，把他頂替下来。然而革命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这些被开除的人进行工作，我們也應該让这些人有工作的机会，当然不是讓他們留在有可能造成損害的崗位上，而是調到工厂和农业的其他崗位上去。

革命宣布了每個公民有勞動權，革命也有義務自衛，把破壞分子清除出去；然而應該遵守這樣一條原則：只有那些無可救藥的二流子、只有那些僱傭分子才不能在我們這裡工作，（掌聲）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人，一切願意勞動的人都應該有工作；因為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每個公民都享有的一項最神聖的權利——勞動權。

為了使革命不致迫不得已採取激烈措施，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革命工作，人人成為革命的戰士，不論在什麼地方，不論是在工廠還是在學校，人人成為革命的捍衛者。

我們今天講話時，有人喊必須清除學校中的壞分子。我們能夠在學校中進行整頓，我們甚至還想更換學校的領導；我們能夠而且應當採取措施以保證沒有人能引誘青少年參加反革命活動。（掌聲）革命為什麼不在學校中進行整頓呢？革命有教導和教育的義務，我們怎能聽任青年人誤入迷途呢？我們怎能聽任青年人走上不愛國的道路呢？我們怎能聽任他們由命運支配呢？孩子們會相信什麼呢？會相信灌輸到他們頭腦中的謊話；會相信有些人捏造的無稽之談，相信這些人天天不斷地誹謗革命的謠言。

一個孩子遇到一個革命的教師教導，會對祖國的種種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同樣，一個孩子遇到一個反革命的教師，思想上就可能受到極嚴重的毒害。孩子是无辜的。那麼說到頭來，到底該責怪誰呢？該責怪我們。（掌聲）因為我們聽任犯罪分子掌管少年的心靈，讓他們有可能把少年變成反革命分子。

兒童應當是我們經常最注意的對象。許多兒童對革命的事物十分熱心，對革命表示同情，却被他們的父母帶到外國去了，我們是首先對這感到惋惜的人。我們想到這些孩子的命運，他們被人帶走，離開了他們原先所處的傳奇般的氣氛，被帶到外國去。

这些儿童将会怎样呢？那些被野心迷了心窍而往北跑的人，他們的儿女将会怎么样呢？这些孩子实际上是受害者。因此，我們应当帮助孩子們，革命政府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因为革命将不会停滞不前。那些以为靠海盗行为、侵略、威胁和恐怖就能阻擋革命的人，会大失所望。他們阻擋不了革命，他們只会使得革命更急剧发展；这就是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掌声）他們对革命展开斗争，却只会使得革命进一步深入。

革命将坚定不移地胜利前进，依靠誰呢？依靠优秀的、出类拔萃的、坚定的、真正的革命者；依靠那些准备为进行真正的革命而锻炼意志的人；依靠那些不貪生怕死、不出卖自己、不投降屈服的人們。我們將依靠这些人在斗争中前进；對我們的敌人作斗争，對我們自己的錯誤作斗争，糾正我們的錯誤，千方百計加强革命，千方百計攻占敌人的陣地，尽力保卫每一个人的觉悟，保卫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妇女，尽量說服每一个能够說服的人，中立那些說服不了的人，打击那些既說服不了又中立不了的人，对于那些以武力对付我們的人，我們要照样以武力回击；（掌声）至于那些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既是寄生虫，（喊声：“枪毙！”）又是帝国主义的奴僕，（喊声：“枪毙！”）對他們要加以消灭。

革命应当对敌人严厉；革命应当对敌人老实不客气。現在我要重复說一遍，要再次強調一下我們在一月二日說过的話：革命是人民利益和反人民利益之間的生死斗争，是革命者和反革命之間的生死搏斗。不是革命消灭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消灭革命。

反革命在我們这里已經沒有力量，反革命已經十分衰弱；反革命所能依靠的唯一力量是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是一个强大的外国的力量，这就是他們的力量的来源。反革命从它那里得到鼓

舞，從它那里得到激勵，從它那里得到金錢、炸藥、武器、飛機、海盜船。這就是反革命還有的唯一的實力靠山：這是外國的實力，我國敵人的實力，民族敵人的實力。

因此，既然我們正是面對強大的敵人作鬥爭，既然反革命分子是敵人的代理人，是敵人派出的，我們感到遺憾，然而我們有必要鐵面無情，有必要嚴厲，毫不遲疑。

革命是對所有人敞開大門的。我們這裡不否認任何人為國效勞的權利。但是，必須對那些反對國家、賣身投靠敵國的人十分嚴厲。我們甚至沒有取消剝削者生存的權利，甚至讓他們過得比較安逸。因此，我們必須嚴厲對待那些不知感激革命的寬大、而同外國人勾結一起、企圖再次剝削人民的人們。

我們甚至對招搖撞騙的政客寬宏大量，不究既往。三月十日以前的罪惡可以不予追究；然而，我們密切注意那些故態復萌、并投到帝國主義敵人方面去的慣犯。對於那些投到帝國主義敵人方面去的慣犯，要嚴厲，要毫不留情。我們曾經看到過，恐怖分子和罪犯是怎樣翹尾巴；而革命甚至取消了革命法庭，革命取消了死刑。

這就足以表明，革命是怎樣處理問題的，革命的意圖是怎樣的。然而，革命必須反擊那些殺害工人、槍殺兒童、破壞工廠的壞蛋。這些壞蛋甚至只要看到有人穿民兵制服，就下毒手；而這只是因為他們不穿僱傭分子的制服，因為他們不計報酬在工餘時間參加了工廠的保衛工作。（掌聲）

特務、殺人凶手、恐怖分子使革命迫不得已而設立了革命法庭，對他們實行嚴厲的懲處。革命不得不採取這些措施，雖然使我們感到遺憾。然而這不能怪革命，只能怪反革命，只能怪帝國主義，只能怪那些企圖卷土重來給幸福的家庭帶來悲哀、企圖任意殺

人的特务。

他們要想怎样呢？难道要革命袖手不管嗎？不。难道让过去的老日子再来，每天清晨看到滿街尸首，让学生再次受到酷刑和屠杀嗎？不。他們要想怎么样呢？难道要革命袖手不管，让杀人凶手和盗窃犯卷土重来嗎？不。工人、学生、农民都身受过往日的恐怖和恐惧。今天担惊受怕的是叛徒了，今天时刻忧心忡忡的是阴谋分子、恐怖分子了，劳动的工人、念书的学生、种地的农民、劳动的人民、战斗的人民都曾亲眼見过往日的恐怖，仅仅因为是学生、仅仅因为是工人、仅仅因为是农民而被杀害，他們都是过去的見证人，他們决不会袖手不管。

我們知道，是誰的手操纵着犯罪分子；独裁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并維持的；杀害了那样許多人的子彈和炸彈是美国子彈和炸彈，制造“勒庫布尔号”事件的是美国炸药和美国特务；在商店、学校和工厂爆炸的是美国炸药；雇佣分子手上拿的是美国武器；侵犯我国領空的是美国飞机；對我們的城市进行海盜式襲击的是美国船只；訓練雇佣分子的是美国軍官；过去操纵我国經濟的是美国人；强迫我們接受普拉特修正案的是美国人；阻撓起义部队在独立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是美国人。（掌声）

这些罪惡的黑手想要卷土重来，而那些为这些黑手卖命的人、那些甘願替祖国的敌人打头陣、执行他們的意志的人，那些在过去的年代里阻撓人民取得胜利的人，對这些人我們必須严厉，必須毫不留情。

我們倒要看看，他們是否要繼續侵犯我們的領空領水。我們倒要看看，他們是否要繼續海盜式的襲击。我們倒要看看，他們是否要使我國經常处于战时状态，处于經常受到侵略、受到破坏的

狀態之中。我們倒要看看是否如此。因為拉丁美洲人民將會有反應，拉丁美洲人民將狠狠教訓我們人民的敵人。

我們隨時準備抵抗，沒有人懷疑我們將進行抵抗；我們永遠保持堅定，沒有人懷疑這一點；我們決心前進，沒有人懷疑這一點；革命將繼續前進，沒有人懷疑這一點！（掌聲）我們將進行自衛，我們知道怎樣自衛；我們知道如何動員必要的力量來自衛；面對着虎視眈眈的敵人，面對着侵略的危險，我們將像不久前所說過的那樣做；我們將繼續武裝起來，我們將繼續購買武器，我們將繼續運入堆積如山的軍火！（掌聲）

假如敵人用海盜船隻來騷擾我們，我們將購買艦艇去打海盜船隻！（掌聲）假如敵人用強盜飛機來騷擾我們，我們將購買飛機去打強盜飛機！（掌聲）假如敵人策動反革命來對付我們，我們將發動革命去反對那些策動反革命對付我們的政府！（掌聲）我們將要武裝起來，我們將作好準備。

特務分子、僱傭分子和帝國主義者听着：我們不是孤立的！（熱烈的掌聲）你們切勿輕舉妄動，不要在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敗之後還不死心，還要一再地干蠢事！

看來他們已不敢妄想在這里建立政府，而是盤算着建立流亡政府了。（笑聲）很好！美國佬高興的話，就請成立流亡政府吧，我們也將在這里成立許多流亡政府，頭一個將是自由波多黎各流亡政府！（掌聲）只要帝國主義成立一個流亡政府，我們就要成立許多革命流亡政府！（熱烈的掌聲）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他們不敢在我們這里登陸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他們明白了他們沒法子在古巴占得住一小塊地盤；他們明白了無論在哪兒登陸都支持不了多久。在

絕望之余，他們不顧一切，要想成立流亡政府。很好，我們在等着它成立！他們要記住，他們自命在本大陸享有的每一項權利，也是我們認為我們有權在本大陸享有的另一項權利；（掌聲）我們絕對不要怕帝國主義！（掌聲）我們希望帝國主義明白我們決心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帝國主義要明白，古巴革命是吓不倒的，是不怕它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樣在聯合國答復古巴的譴責的，他們是怎樣在聯合國為現代海盜行為辯解的，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的！（笑聲）我們記得，我們在聯合國向美國代表說明了實際情況，然後等着聽他怎麼說；然而他却干脆閉口不談！他是那樣厚顏無恥，面對着真理竟不哼一聲；在那裡揭露一個帝國主義的代表，向他提出無法反駁的真理，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

他們在全世界的表現就是這樣：丟臉接着丟臉，出丑接着出丑，笑話接着笑話。（笑聲）這些蠢東西竟不知道聰明的道路只有一條，（笑聲）那就是讓古巴安安生生過太平日子；他們竟不知道，愈是讓古巴不得安生，對他們愈糟；愈是騷擾古巴，古巴愈是堅決自衛；愈是想努力製造反革命，古巴革命愈是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同情。（掌聲）假如他們明白這點，他們就會干聰明事；然而他們不是聰明人，而是蠢東西，既然如此，他們的行徑自是意中之事。

與此同時，我們在繼續前進，對勝利滿懷信心。過去，勝利的希望比現在還要遙遠；當何塞·安東尼奧在哈瓦那被殺害，革命指導委員會另一些同志犧牲了的時候，勝利的希望比現在還要遙遠；當時，三月十三日，我們查點了一下我們的人數，你們知道我們那時有多少人嗎？在四年前的那個時候我們只有十二個人。（掌聲）

現在，我們的人數是十二乘五十萬；（笑聲）現在我們擁有的槍

支是十二的几万倍；（掌声）今天是整整一个国家的人民，今天革命已不是希望，而是现实。革命曾經許下的諾言还有哪一項不曾履行呢？有人能指責革命許諾过一項不曾履行的諾言嗎？（喊声：“不！”）假如主要的諾言都已履行，还应该做什么呢？还应该准备怎样做呢？应该許新的諾言。假如新的諾言也都履行了，应该准备怎样做呢？应该再許新的諾言！

事实正是如此：革命履行了它的主要諾言，革命提出了新的諾言，革命准备履行一百万人在那次盛大的人民大会上支持的原则。

那些向联邦調查局、向中央情报局、向情报机关哭訴的人对此能說什么呢？那些向五角大楼哭訴的人对此能說什么呢？他們能有什么道义法宝来对付我們呢？他們能拿出什么道理来呢？沒有！他們只有叛徒的道理，懦夫的道理，动摇者的道理，逃兵的道理。

前进，永远前进！这就是我們份内的事！永远坚定，永远信心百倍，永远准备迎接牺牲！到目前为止，牺牲还是微小的，我們有毅力、有勇气經受得住更重大千百倍的牺牲，爭取实现革命的胜利！

“誓死保卫祖国！”

“我們必胜！”（掌声）

（譯自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古巴《今日报》）